

宣宗章皇帝宝训

序

朕惟古昔圣帝明王之御天下其功德隆盛凡命令告诫之辞皆有以垂世立教若尧舜禹汤文武典谟训诰之言炳然如日星之丽天千万世所共仰也洪惟我

皇考宣宗皇帝赞承

列圣尊居大宝德化之盛万方清宁爰暨

祇嗣洪业永惟帝王之孝莫先于丕显

先德爰敕儒臣编纂实录

神功圣烈备载不遗又辑

圣言之淳切者总若干条分类为十二卷题曰宝训用朝夕览省呜呼我

皇考兼文武之资备中和之德缉熙圣学刚健不息是以一令之颁一言之出皆蔼然道德仁义之懿上足以媲美典谟训诰者也 朕方逊志务学思迪大猷周书曰敬明乃训用奉若于先王诗曰于乎皇王维序思不忘敢不惓惓服膺用图无忝谨序诸篇端以自励云

正统三年四月十二日

宣宗章皇帝宝训序终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一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 胤- 丿 >昌谨阅

敬天

○宣德元年正月甲辰以大祀

天地

上致斋武英殿命礼部太常习礼殿上

上观之既谕尚书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曰祭享之礼莫严于此朕承大统躬祀天地为天下苍生祈福不敢不敬卿等亦宜秉诚相朕庶几感通之道义等皆叩首而退

○三月乙巳灊县民充郊坛户者有司责令养官牛又俾充递运夫民诉于朝

上谓侍臣曰国家重祭祀而郊祀最重旧制郊坛户悉免他役者虑其不能专有司不知所重不恤民难可责也姑宥之遂命行在礼部申明郊坛户免杂役之令

○九月庚戌行在太常寺奏

天地坛每岁皆自十月拨军扫除今已及时

上曰

祖宗敬事

天地故立法如此朕念谨守成宪卿等亦当恭体此心躬亲临视务令洁净

○宣德八年正月丙寅

车驾诣

郊坛自

祖宗以来皆朝百官后乃行至是

上先日谕礼官明旦早行不视朝既至南郊躬诣神厨凡诸祭物一一阅视召太常寺官谕之曰祭物固应精洁典祭之官皆以虔诚为本宜秉寅清以率百执事口毫无慢庶几神明有歆享之道晚御斋宫旗手卫奏请暮夜如故事放烟火不从顾谓侍臣曰朕早来不视朝之故盖一心对越无暇他及今又暇观烟火乎是晚阴云四合至夕雨雪行礼之际云歛风静星月朗霁天气融和助祭执事咸中礼度

上大悦

圣孝

○洪熙元年六月丙寅礼部尚书吕震奏

大行皇帝丧礼请依遗诏二十七日而除自七月初一日为始

上服浅淡色衣于奉天门视事

上曰固是遗诏然朕心何能忍古人云虽加一日愈于已初一日仍素服坐西角门不鸣钟鼓待漏百日再议

○八月甲申遣郑王瞻埈还南京谒

孝陵

上谓之曰

太祖高皇帝开创鸿业以遗子孙陵寝所在如何能忘今即位之初政务所系不遑躬谒汝其代行其洒扫有弗虔封树有弗勤周卫有弗备皆严饬之必恭必慎以称予意

○九月壬寅葬

献陵先是

仁宗皇帝宾天

上命有司择葬地得吉兆于天寿山之阳召尚书蹇义夏原吉等谕之曰国家以四海之富葬其亲岂惜劳费然古之圣帝明王皆从俭制凡孝子思保其亲之体魄于永久者亦不欲厚葬秦汉厚葬之患足为明戒况

皇考遗诏务从俭约天下所共知今建山陵予以为宜遵先志卿等之意如何义等对曰

圣见高远发于孝诚万世之利于是命成山侯王通工部尚书黄福总其事其制度皆

上所规画三月告成至是葬其山周正圆厚冈峦拱揖川源逶迤与长陵相比云

○宣德元年二月乙酉初

上谓侍臣曰朕自幼钟爱于

皇祖未尝一日不侍左右弘谟伟略随事训教

皇祖妣同历艰难弼成国家抚育朕躬慈爱备至我

皇考德绍

先烈仁覆苍生不期年而_上宾劬劳之恻终身先

山陵在望霜露之感尤切将以清明日展谒至是

车驾启行丙戌

车驾至

天寿山

上遥望

二陵松柏郁茂因呜咽流涕诣

陵行谒祭礼不胜哀恻左右亦皆感泣

○五月乙巳

仁宗皇帝小祥

上躬祀凡筵出御奉天门谓侍臣曰皇考圣仁爱民如子万为国家培固基本以遗子孙而_上宾传之于朕今及小祥岂胜哀感因呜咽流涕

○宣德三年二月丁卯

上奉

皇太后游西苑自

上即大位尊事

皇太后极其孝敬每旦暮谒西宫朝谒愉色奉承惟恐弗及

皇太后慈仁隆至每见

上则忻然从容询及政事及所平决

上敷陈明达

皇太后喜动颜色凡军国大政必禀命而行四方贡献虽瓜果之物必先以奉

皇太后

皇太后或时召

上虽有急务必促驾而往至是恭请

皇太后游西苑皇后皇妃皆侍行

上亲掖

皇太后舆登万寿山奉觞上寿献诗颂

圣德

皇太后悦酌酒赐

上且谕曰今天下无事吾母子得同此乐皆

天与

祖宗之赐也天下百姓皆

天与

祖宗之赤子为人君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于饥寒则吾母子斯乐可永远矣

上拜稽首曰谨受教是日甚乐将晚

上及皇后皇妃送

皇太后还宫

○九月癸亥

上巡边大败虏寇驻蹕铁将军店遣诸将索虏巢穴未至以孟冬庙享之期不远应早旋师群臣有言宜少俟诸将庙享之期如迫请敕一亲王代行礼

上曰事

祖宗与待将士孰重孔子言吾不与祭如不祭必不可待有如诸将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必以明日班师

○宣德五年二月庚辰

万寿圣节

上诣

奉先殿行礼

皇太后前上寿毕出御正朝受贺谕文武群臣曰朕初度之旦上念劬劳大德夕切于心幸侍

圣母皇太后洪福万年每当兹晨奉觞拜庆伸婉愉之诚致天伦之乐必在从容以愜所志尔文武群臣应宴者悉于光禄寺给宴物自今悉准此例

○癸巳

上以清明节近召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等谕之曰

皇太后圣心笃念

祖宗朝夕弗寘每谕弗寘每谕朕曰

祖宗之鸿业惟勤□荷

祖宗之成宪惟敬遵承朕不敢怠忽昔汉明帝奉太后谒陵著于史册今朕将奉

皇太后谒

长陵

献陵庶少慰

圣心礼欤义等对曰

皇太后圣孝

陛下敬承之天理人心之正也

上以闻于

皇太后

皇太后曰是吾心也遂命钦天监择日敕五军严备有司供具越二日

上躬橐鞬骑导

皇太后攀至清河桥下骑扶攀既渡桥

上复乘骑时畿甸之民迎拜夹道瞻望感悦山呼之声震动林野是日

驻驿沙河

上侍

皇太后膳退召义士奇等谕之曰

母后天性至孝今日朕随侍于道中指

天寿山言此下即

二陵所在

母后望之感怆今日天气清和人心欢悦亦是

母后诚孝所感义等对曰

太后圣孝

陛下奉承之足以感格天人既而

上恻然曰朕昔侍

皇祖往来两京每令朕过农家问其疾苦盖欲知稼穡之艰难自嗣位以来凡昔

皇祖教诏之言未尝敢忘今出都门望村落居民及其田作追思往事怆戚之情自不能抑义等对曰

陛下圣孝久而不忘

祖宗在天之灵应当永佑丙申

车驾至陵下

上易浅淡服先诣谒

陵毕徘徊陵下召学士杨士奇杨荣等曰

皇祖尝言古帝王陵寝有崇奢丽及藏宝玉者皆无远虑吾子孙宜戒之不可蹈也此语朕恒记忆不忘今所建寝殿皆

皇祖当时规画不敢有增益又曰

皇考遗诏山陵务从俭约盖平日仁民爱物之心不忘于弥留之际朕不敢违越士奇等对曰

陛下钦承

先训此圣孝之大者

○宣德六年二月乙巳召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杨荣尚书胡濙至文华后殿谕之曰昨日恭侍

太后进寿觞

太后甚欢朕及暮还宫不觉亦醉既觉而思仰荷

上天眷祐

祖宗庆泽

圣母之训教今田谷屡豊天下粗安得朝夕侍奉

圣慈遂天伦之乐可谓幸矣又念国事赖卿等旦夕同心协虑遂出御制诗赐义等并赐特宴云

○十一月壬戌朔以御制述祖德诗赐少傅杨士奇等谕之曰朕念我

仁祖积德累善笃生

太祖皇帝维天立极创业垂统

太宗皇帝汛扫奸回再安

宗社我

皇考仁宗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鸿业朕承大位夙夜不忘记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传不仁是用撰述成诗揭之座上朝夕观览勉图继述庶几永保天命今以刻石特赐卿等摹本卿等亦当思我

祖宗开创之难守成之不易尽心辅朕国家安卿等亦与享荣利士奇等稽首受赐圣学

○宣德二年三月己酉

上御文华殿翰林儒臣讲孟子离娄章毕

上曰伯夷太公皆处海滨而归文王及武王伐纣太公佐之伯夷扣马而谏所见何以不同讲臣对曰太公以救民为心伯夷以君臣之义为重

上曰然太公之心在当时伯夷之心在万世无非为天下生民计也

○宣德三年二月癸酉

上退朝御文华殿翰林儒臣讲舜典竟

上曰观二典三谟则知万世君臣为治之道不出乎此历象日月星辰以闰月定四时天道以明平治水土奠高山大川分别九州任土作贡地道以成克明峻德以至协和万邦人道以建九官十二牧所掌礼乐刑政及养民之道后世建官繁简虽不同大要不出乎此当时君臣都俞吁咈更相告戒用图治功气象蔼然何后世之不能及也讲臣对曰明良相逢故其治化之盛如此

上曰是盖天生圣人为后世法程孔子删书断自唐虞使人知有尧舜诚所谓万世帝王之师也

○十月庚寅翰林儒臣进讲春秋竟

上曰圣人匡世之功忧世之心备见此书当时先王礼乐法度日隳废乱臣贼子接迹而起有此书而后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书以尊周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劝

齐梁之君何也侍臣对曰孔子之时周室虽微天下犹知尊周孟子之时七国争雄天下不复知有周矣

上曰圣贤之心无非为天下生民之计孟子时不有王者兴何以角口羊生民之涂炭遂赐讲臣坐命左右赐菓茗

○宣德四年四月甲申

上退朝御便殿与儒臣论史因问汉唐诸君在位孰久对曰汉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

上曰汉武好大喜功海内费耗末年能惩前过玄宗初政有贞观之风久而恣欲疏忠任邪遂致祸乱窜身失国武帝犹为彼善于此又曰善心生则明欲心生则闇武帝以田千秋为贤玄宗以李林甫为贤此乱治所由异也

○宣德八年四月丁亥

上御奉天门视朝罢顾谓少傅杨士奇杨荣曰朕在宫中无事时偶有真趣则赋一诗自适不然则取书籍玩味亦得胸次开豁故在皆置书籍及楮笔之类今修葺广寒清暑二殿及西琼岛欲于各处皆置书籍卿二人可于馆阁中择能书者数十人取五经四书及说苑之类每书各录数本分贮其中以备览阅

○七月戊寅

上与侍臣论汉高帝唐太宗皆开创之主侍臣有盛称太宗英武过高帝者

上曰太宗才胜高帝义胜高帝不事诗书而大义了然太宗文雅足称而大义未明

○宣德九年十二月辛酉

上退朝御文华后殿召少傅杨士奇等出御书洪范篇及御制序文示之且谕之曰所论或未当卿等宜直言勿隐士奇等对曰

圣论皆当真得古人精蕴

上曰朕在宫中虽寒暑不废书册士奇等曰帝王勤学问则宗社生民有赖矣惟愿陛下始终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湏直言朕不为忤

英武

○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汉王高煦反

上亲征之命太师英国公张辅曰今朕亲督师一切机务卿其相朕辅对曰高煦徒怀不臣之心而素怯懦且今所拥悉非能战之人愿假臣二万卒保为

陛下擒之不足仰烦

至尊

上曰朕任卿一人足以擒贼但新即位小人尚有怀二心者亦当有以慑服之朕行决矣分遣诸将严各城守备中外戒严下令京城搜索高煦所遣奸细许自首免罪给赏敕各处守帅以兵从征庚辰

车驾至盐山阳武侯薛禄等驰奏前军已至乐安城下高煦约以明日出战

上令大军蓐食兼行尚书蹇义夏原吉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进曰军临敌境尤宜慎重古云师行日三十里况万乘亲征兼行非所宜也英国公张辅安远侯柳升等亦进曰前军已至乐安彼知大军在后或设伏林莽间伺我不虞况百里趋利兵法所忌请少驻兵广哨望而后进

上曰兵贵神速我师直抵其城下则彼为阱中虎耳虽有爪牙将安施乎况彼以反为名乌合之众人怀疑贰闻大军至凶凶为计不暇又岂能设伏御我乎卿等无过虑也遂行辛巳昧爽抵乐安城下壬午高煦就擒

○宣德三年九月辛亥

上巡边至石门驿喜峰口守将遣人驰奏兀良哈之寇万众侵边已入大宁经会州将及< 𠄎十见 >河

上览奏曰天遣此寇投死耳召诸将谕之曰孽虜无能为也今湏擒之不可纵也然此出喜峰口路狭且险单骑可行若大军并进虑缓事机先以铁骑三千进出其不意禽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与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办擒贼遂决策亲征乙卯

车驾出喜峰口明日昧爽至< 𠄎十见 >河距虜营二十里虜望我军以为戍边之兵即悉众战

上命分铁骑为两翼夹攻之亲射其前锋三人殪之两翼飞矢如雨射虜虜不能胜继而神机铳叠发虜人马死者大半馈悉溃走大获其生口驼马牛羊辎重

谦德

○宣德三年九月庚午

上巡边还至三河县在京诸王及文武衙门各遣官进平胡表至

上览表竟以示近臣曰称道过矣朕于虜寇初不过严备之耳岂有意诛剿之而虜不悛其恶朕安得坐视民患而不救至于诛之擒之皆

天与

祖宗之祐将士之用命朕何与力焉

○十月辛巳直隶常州府进粳米且言今岁雨旸顺调田谷茂盛

上谓尚书胡濙曰今年各处多奏水灾深虑百姓艰食常州独言豊熟颇慰朕心濙对曰

陛下爱民常愿豊稔圣心所欲天必从之

上曰天果从之岂有他处水潦之患亦是为善未至不能格天也自今朕与卿等更当勉之

○宣德四年二月己丑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献驹虞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请上表贺

御批答曰祇敬

祖宗恭養

圣母皆职分当然何德之有感瑞之云良增惭愧朕夙夜祇念

祖宗付托之重惧弗胜任荷惟赖尔文武群臣同心同德赞辅不逮溢美虚词非所乐闻其止勿贺

○宣德五年七月戊申四川茂州守臣进瑞麦有一茎三穗五穗者时

太庙之侧产嘉禾有一茎四五穗至六七穗者礼部臣请表贺

上曰瑞麦嘉禾固是豐年之庆但朕以菲德居位且比来四方屡奏水旱可言贺耶然产于

太庙侧实

天与

祖宗神灵之所敷佑昔周人贻我牟来之诗必归于先公之德

上帝之命朕何德以致此其勿贺

○闰十二月戊戌行在钦天监奏含誉星见群臣上表称贺贺毕

上谕群臣曰表辞称道过实朕甚愧之今海内粗安皆由

天地

宗庙垂祐

圣母皇太后训教及群臣匡辅所致朕何德也书曰儆戒无虞诗曰夙夜敬止朕及卿等相与饬励罔有怠心庶几共保福祿于永远

○宣德七年八月辛丑陕西永寿等县献嘉禾有同本三茎或五茎茎十数穗穗一尺有余者有同本十九茎或二十茎茎十余穗又多至数十穗者又有一茎五岐六岐或一节一岐者

上览之谓群臣曰诸物不足为瑞谷以養民今蕃异如此可以为瑞是日又有献嘉瓜者尚书胡濙言瓜连理而生有瓜瓞绵远之兆二者皆祯祥请奉表贺

上不许曰嘉禾瑞瓜虽年豐物阜之应皆

天地

宗庙之所垂祐朕何德以致之夙夜内省有歉多矣其止勿贺

节俭

○洪熙元年八月庚午行在工部奏内府供用纁丝纱罗计九千匹请下苏杭等府织

上曰供应之物虽不可缺然当念民力今百姓艰难可减半造又谕尚书吴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为言卿等其体此意

○十月壬子行在工部奏制造御用膳亭及器皿所用物料不足请买于民间

上曰汉文服御帷帐无文绣史称其恭俭爱民朕方慕之以俭约率下所造服食器

用当从朴素不须华靡所用物料就库藏中给用不必买于民

○宣德元年二月庚辰司苑局言种蔬上供当用葛秸三千束芦苇蒲五千余束例于顺天府取给

上曰内用蔬菜几何而取于民如此可三分减二顾谓侍臣曰大禹恶衣菲食惟恐奉养之过劳民费财朕安可以园蔬重劳费百姓

○宣德二年八月壬申行在户部奏光禄寺明年所用厨料请如例买之民间

上曰光禄供祭祀宾客之费固不可缺然与其多取于民莫若俭以足用卿等宜斟酌樽节不可过中

○宣德三年四月辛酉行在户部奏内府供用库岁用香蜡银朱等物凡三万余斤当下郡县支官钱买办

上曰所买太多所用太侈其会计可省者省之且闻买物支官钱近时为有司克减屡有告讦者必令从公毋蹈前弊

<☰十见>仁

○洪熙元年十月乙巳陕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挥同知李英至京进所获安定番童一十五人

上谓兵部臣曰番人作过不得已征之得其首恶足矣童子何罪即遣还本土无父母可依者付各卫令善养之

○宣德元年八月

上亲征乐安州癸未

驻蹕城南

上谕户部尚书夏原吉曰今高煦就擒与之同谋者数人罪不可赦其余军民被胁从者一切不问其榜谕安业勿有疑畏仍命阳武侯薛禄兵部尚书张本及御史给事中等官抚安军民

上谕之曰今罪人已得除同谋首恶外其余一切不问民有兵器者令送官免罪

○宣德七年三月乙酉广西总兵官都督山云奏斩获广西桂平等县蛮寇覃公专等首级之数

上顾尚书许廓曰蛮夷害我良民譬之蠹贼害稼不可不去然杀之过多亦所不忍廓对曰兵以诛有罪彼皆自取灭亡非朝廷有意杀之

上曰天地以生物为心今虽杀贼官军亦岂得无损朕之意但欲两全之庶几不愧天也

○六月甲午

上谕三法司官曰今天气炎热见系罪囚宜速决遣轻罪有例者皆如例情重者具实奏闻复命法司凡强盗病死狱中但验实勿斩首先是强盗死者例悉斩首至是

上悯之以强盗罪恶当斩戮死人则太过故罢之

明断

○洪熙元年夏

上奉

命往南京

仁宗皇帝不豫驰书召

上即日就道时南京颇传言

仁宗上宾臣下未敢以闻但言兹正戒严之时宜整兵卫而后行或劝

上从间道行

上曰

君父在上天下归心岂有他虞且予始至山口处还非众所测况

君父召岂可稍迟遂由驿道还北京

○六月壬寅

上自南京还京城以

仁宗皇帝上宾戒严已久

上至之明日召英国公张辅谕之曰山陵之期尚远今天气炎热戒严甚久将士烦劳其悉撤之辅等对曰

殿下未正大位军卫未可撤

上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

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遂即日解严

○宣德元年三月己亥行在户部言驸马都尉宋瑛奏求白河边废地牧马其中间有民田四十七顷

上曰人与马孰重此辈生长富贵恃恩恣肆岂知轻重湏遣人覆勘如果皆是废地与之但有民田勿与

○宣德元年八月癸酉

驻蹕冰河铺顾谓侍臣曰朕待诸王皆厚至如汉王以其

皇考至亲待之尤厚何为而反邪侍臣对曰彼蓄反心非一日非恩德所能驯者

上曰试与卿等言之彼计今将安出或对曰乐安城小彼必先取济南以为巢穴或曰彼往时不肯离南京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以朕计之不然济南虽近攻之未易下况大将军至彼何暇攻城彼所集土民及护卫军父母妻子皆在乐安肯弃之走南京乎且高煦临事狐疑不决外为夸诈中心实怯今敢猖狂为此一则轻朕年少且新立众心未附二则料朕不能亲出必遣将来讨彼得以危言厚利诱之以侥幸成事今朕亲征其新聚之众已胆落又敢出战乎况天下无事无故弄兵以毒生灵

天地

祖宗岂容之大军一至即成擒矣

○宣德四年三月壬子行在都察院奏山海卫指挥赵忠领军备御开平斡军财行赂求回原籍而私有其半事发当降用今所领军以忠能恤下告乞复其职

上曰彼能恤下曷为科斡而私有其半此必以贿求之朝廷赏罚至公有罪不惩何以令众小人敢以私情挠公法邪不听

○四月戊戌

上御奉天门谓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曰昨会宁伯李英言西宁卫旧选随驾官军五百人请于内拨五十人赴京随从满岁而更朕思所选五百人盖是

太宗皇帝征沙漠时所用今京师侍卫自有亲军何必外求其意盖欲自随非为国家计也旧制在京公侯伯皆无官军随从之例岂可以变

祖宗之法英言不可听

○九月壬戌辽东总兵官都督巫凯以哥吉河卫指挥秃能哥等入境剽掠送京师法司讯之秃能哥等云初入境求贸易耳实非剽掠

上曰此或实情剽掠则当有兵器命释之

○十二月己卯临洮卫指挥李敬千户王瑀尝与临洮府推官许壘同捕强贼敬瑀畏贼退缩角口羊铠甲腰刀付民丁赴斗民丁奋斗直前皆有擒获壘尝奏之敬等闻之惧得罪遂诬府官受赇事

上命陕西按察司逮问且谕都察院臣曰其令按察司必明虚实不可枉人已而语侍臣曰此必指挥诬府官忿府官前所奏也武臣国之爪牙一有调发当奋不顾身今遇小寇輒畏缩设遇大敌岂能奋勇成功乎

○宣德五年四月戊寅初监察御史李骥巡通州仓遇军斗高祥等盗粮执而鞫之祥父妄告祥同张贵等盗粮骥受贵等白金纵之不问而独问祥行在刑部论骥绞罪骥上章诉冤

上曰御史既擒盗岂有受赃之理若其受赃即此事泯灭不发安肯尚存事端命尚书侍郎都御史等官同讯之骥实冤但应奏不奏当杖

上曰既实冤并免杖令复职因谕刑部侍郎施礼等曰人命至重尔等论刑何为不详慎骥不自言几于冤死后将何以使之礼等顿首谢

○五月戊辰豹坊勇士奏与民分居

上曰勇士在京师皆十余年安得今尚无居此必民居<民六十见>好欲舍而就彼民艰难作一居尔徒欲得之民何罪尔何功锦衣卫指挥王节奏此人今有居在城中上怒命杖之一百以百斤枷号令警众

○宣德六年二月己未上元县人王拜住年十四为陈氏养子其父死生母贫行乞于途拜住遇之哀哭不告养母以情诉于官乞归养生母养母闻之讼其詈已刑部论拜住死罪

上曰彼年十四依陈氏養母之恩岂能踰生母遇生母行乞而不动心是禽兽也今归養生母但失于不告養母耳可杖之二母皆令終養

○六月庚子先是直隶定兴县民王林子锁定输草虚买实收事觉行在刑部四川司鞠治林当斩以瞽得赎大理寺审允以奏

上曰瞽者能输草乎更详审之勿使无辜受枉奸慝幸免遂下刑部再问林瞽实锁定冒父名代输用白金绮赂收草千户张敬虚收至是覆奏

上以刑部大理寺堂上官治狱不谨姑宥其罪而罚刑部四川司并大理寺左寺官俸三月

○九月丁卯浙江都指挥许亨言海宁等卫军告本管官人命等事牵连至百余人及追逮鞠问而原告皆逃被告淹滞年久者多

上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此不难知盖小人始造诬词及当质对恐露实情则必反坐故逃匿不与之辨意使困滞以快其私此小人之尤者其令放遣被告各还职役而严督追捕俟捕至与别白是非苟有诬罔不可轻恕

○宣德八年正月甲戌常州府知府莫愚朝覲至京有府吏告愚受赇等事愚亦言此吏尝盗用府印及犯他罪论徒而逃所告臣事皆诬请与质对

上谕行在刑部臣曰朕选用郡守责其除奸可使为奸人反噬即杖吏一百发赤城充军令愚复任

○宣德九年八月戊申辽东都指挥黄顺王祥张荣等五人赴任至蓟州分宿民家荣酒醉自刎死荣弟永等报顺顺与祥等疑其事擒永遣人械送行在刑部鞠治永永憾顺擒已遂诬顺杀荣逮顺至论谋杀重罪顺妻诉冤枉法司久未决

上曰顺何有恶于荣且何所图之遣御史张聪诣蓟州荣等止宿处复实其所舍之家皆言荣畏往辽东守边坐卧口语不已晚因醉遂自刎实非杀死聪还奏

上曰朕固疑非顺所谋苟不审察其冤曷伸今得实矣即释顺还职并荣弟释之儆戒

○宣德三年十月戊戌大雪

上喜谓侍臣曰今年四方多言水旱生民艰食朕恒为忧惟冀

天地垂祐雨暘及时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见雪其来岁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

天心朕当日加兢惕因赋雪诗以志不忘

○宣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当食阴雨不见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以为即同不食请率群臣上表贺

上不许敕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谨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贤去邪而后当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

祖宗大统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祇惧惟甚可比于是欤传不云乎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阴雨不见得非朕昧于省过而

然况离明照四方阴云所蔽有限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朕尚图修省以仰答天意尚赖尔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贺

○十二月庚辰朝罢

上示群臣喜雪之诗复赐赏雪宴盖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

上喜而成诗群臣遂进和章

上视阅视择其有警戒语者别录而为之序其中有曰冬雪消毒疹殄遗蝗滋茂宿麦迨冬不雪民心则忧民之忧朕之忧也乃十二月己卯之夕大雪盈尺遍于远迩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又曰古之明君未尝因一事之顺适而忘致警于其德其臣亦未尝因一事之顺适而忘致警于其君唐虞三代皆然也又曰朕以凉薄之德嗣

祖宗大业为天下生民主恒惧不克口荷而所望于群臣戒警辅翼者惟日不足今是诗之副予所望者裁十一二诗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朕安得不表章之以朝夕自益哉

○宣德七年七月庚辰

上燕闲阅内库书尽得元赵孟俯所绘豳风图而赋长诗一章召翰林词臣示之曰豳诗周公陈后稷公刘致王业之由与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艰难万世人君皆当鉴此朕爱斯图为赋诗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励尔其书于图之右

监成宪

○永乐八年春

太宗皇帝亲征北虏命

上留守北京以尚书夏原吉赞辅时诸司政务填委且师行之际调度挽运事烦左右有言艰大者

上曰

祖宗悉有成法惟遵行之耳

○洪熙元年六月丁巳主事陈良建言武职亦须考核黜陟

上谕行在兵部臣曰军职以功为秩次子孙承袭者试弓马有罪者论功定义

祖宗成宪如此毋庸他言

○宣德元年五月甲午朔

上听政罢御左顺门语侍臣曰朕祇奉

祖宗成宪所以诸司事有疑碍而奏请者必命考旧典盖

皇曾祖肇建国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详备况历涉世务练达人情谋虑深远子孙遵而行之犹恐未至世之作聪明乱旧章驯至败亡往事多有可鉴古人云口周子孙能守先王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此诚确论

○宣德二年九月丙午

上语吏部尚书蹇义等曰昨四川龙州奏地连生番近遭攻劫盖缘州治势轻请升为宣慰使司筑城置军镇守庶几民得安业已令卿等议今思之龙州开治历年久矣生番接境自昔已然近日之事盖因失于防慎若能觉察岂致疏虞且彼土人若有征调聚则为兵散则为民岂不自便今欲编集入伍蛮性未必乐从

祖宗建置已定惟当谨守彼盖乘势要求若使得志边方小人必将仿效生事造端不可不慎今但湏遵守旧章不必更议

○宣德三年四月丙寅

上朝罢谓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等曰朕近著一论以曹参为说卿等试观之论曰汉世贤相称萧何曹参何之相业著矣参惟守何之法以清静宁民后世谓之以为不事事朕意不然嗣世之君当守祖法为辅相者固当清静处之书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参亲见秦政纷更以乱天下又亲见高祖立国之不易则以镇静辅嗣君固老成之士也观其居齐用盖公清静民自定之言及属后相无扰狱市至为相务掩人细过择谨厚长者为丞相史吏刻薄者辄斥去此其意固有在岂诚耽于酒而块然不事者哉吾固曰参国之老成人也后世有老成如李沆相宋真宗务守祖法不变一切浮薄新进喜事之人不用君子论宋名相得大体者推李沆第一则亦参之心也有不为参者如王安石吕惠卿辈相神宗以毙天下之人其效可见矣嗟乎安石辈动引经谊述三代非参所能与也然国家用参未至乎病民参其未可深谓哉士奇等观毕

上问曰卿等以为何如士奇等对曰此诚确论自古创业之君辅运之臣皆老于人情熟于世故立法垂宪至精至密子孙奉而行之足以为治若变乱纷更必致祸败往事昭然可为明鉴

陛下所论非惟得参之心实万世继体图治者所当取法

○六月戊申

上阅

皇明祖训终卷顾谓侍臣曰自古创业难守成不易我

太祖皇帝起布衣与群雄并驱将二十年乃悉平僭乱奄有中夏申明礼义之教而万几之暇复制

祖训一编示法子孙盖历六年始克成书思虑之周防范之密至矣备矣后世子孙但谨守

先训每事遵用不敢违越岂有过举哉侍臣对曰诚如

圣谕然以今日言之躬蹈当自

陛下始

上曰然亦赖卿等匡辅若一言一行或背

祖训卿等湏直言之书云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亦贤臣以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宣德四年十二月癸未有建言洪武永乐中法制有当改易以从宜者

上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创业垂统必有成宪以贻子孙子孙能谨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聪明或惑于小人而变更之不免生祸乱如唐府兵其制颇近古后一变为彍骑再变为方镇遂使武夫悍卒得专方面唐遂以亡宋赋役祖宗时皆有定制其后信用小人变为新法民不胜其烦扰自是朝政反覆国事日非卒致夷虏之祸是皆可监侍臣对曰子孙惟恭俭则能保守

上曰然亦湏任老成人如宋任用李沆岂有改祖法之事

○宣德六年二月丁未陕西平凉卫指挥佾事哈刺苦出奏永乐中尝选本土军民北征师旋之日军归原伍民还原业今虑或有征调未经操习马匹衣装皆无素备请以原选之人免其远差令之操习每月朔望点阅

上谓行在兵部尚书许廓等曰

太宗皇帝虑事周密其立法已定不可改更命悉如旧论治道

○宣德元年正月癸丑

上退朝御左顺门与侍臣论理之道

上曰民为国本闾里小民或阽于饥寒或困于征徭或为豪强所抑岂能达之朝廷所赖良有司抚养存恤庶不至失所侍臣曰亲民之职莫若守令必严选举以副

圣意

上曰人之贤否恒不易知必任之以事而后可见古帝王选任贤良三载考绩三考黜陟盖以此也然以今观之九载而后黜陟藉使所任非人民受其毙多矣今在外有司从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考察贪婪不律者即糾举之最为良法朝廷择守令固为急务而御史按察司官尤宜择人御史按察司官得人则守令贤否有不待于考绩而后黜陟者矣

上又曰继自今御史及按察司官考满亦湏以考察有司贤否为功绩

○宣德二年十二月乙卯侍臣进讲贞观政要

上曰予尝反覆是书谓安天下必湏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谓治国犹栽树根本不摇则枝叶茂盛君道清静则百姓安乐皆要语也

○宣德三年二月乙亥

上退朝御文华殿谓侍臣曰朕观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给衣食设学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顽慝者然后刑之盖非不得已不然则无以安善良然观肉刑亦过于惨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至汉文帝除之自是人轻冒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备故犯法者少后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系于

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赎而四凶之罪止于流放窜殛可见当时被肉刑者必皆重罪况汉承秦弊挟书有律若概用肉刑民受伤残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讫口处断其肢体刻其肌肤亦所不忍隋唐以后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观明堂针灸图禁鞭背皆后世仁政文帝培植汉之国脉太宗肇启唐祚享国长久有以哉

○八月辛巳

上御武英殿问侍臣历代户口盛衰侍臣举夏禹以来至高宗户口盛衰之大概以对

上曰户口之盛衰足以见国家之治忽其盛也本于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观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岂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知悔过炀帝遂以亡国玄宗至于播迁皆足为世之大戒

○宣德五年三月戊午

上御武英殿偶与侍臣论汉以下创业诸君侍臣有言汉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权力袭取天下唐太宗惭德尤多汉高帝及我朝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而礼文制度不脩我太祖高皇帝剪除群雄革前元敝俗申明中国先王之教尤为过之侍臣皆叩首以为至论

○七月己酉

上燕闲与侍臣论口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汤武顺天应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时德垂后裔所以天下归之传之子孙历世长久

上曰天命所归盖非偶然唐虞之时契敷五教百姓亲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汤放桀武王伐纣遂有天下诚以先世功德在民笃生圣哲周集大命有不可辞者于其子孙享国久亦惟仁义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九月戊申有献历代纪年图者

上览既顾侍臣曰唐之后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祸极矣周世宗英武观其进取之略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对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非人谋所及

上曰国家创业垂统贵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汉高帝扫除秦苛以济苍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规模皆弘远所以传之子孙皆长久若后周之主称兵为逆劫掠京城曾无匡济之功家室先覆而世宗以养子继之欲其宗祀长久得乎宋太祖陈桥之变一号令之间秋毫无犯拯生民于沦溺革叔季之兵祸子孙享国与汉唐同久者盖有仁厚为之根本岂偶然哉

○宣德八年正月癸酉

上宴闲问侍臣王政所先侍臣对曰教养为先

上曰然先王法制猝难复后世惟重农抑末轻徭薄赋足以致富庶兴举学校惇崇孝悌足以立教化固不必尽合古制

○四月癸卯

上问侍臣曰唐虞何以为盛治侍臣对曰尧舜圣人以德为治所以盛也

上曰有其君亦贵有其臣使是时无禹稷契皋陶伯益尧舜能独治乎元首股肱必相资也但当时君臣又皆互相戒谨不敢有一毫自满之心此其所以盛也万世之下论唐虞盛治当本诸此

○宣德九年三月癸巳

上与侍臣论两晋侍臣曰晋武惩魏氏刻薄奢侈之弊欲矫以仁俭及平吴之后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外戚用事势倾内外曾不一传祸生闺闼驯至戎羯之乱元帝继统江左恭俭有余明断不足大业未复祸乱内兴明帝明敏有机断故能诛剪凶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后类为孱弱寄命于强臣奄奄百有余年亦为幸矣

上曰晋武以开创之主不为远图树立失宜托付非才况羗胡鲜卑杂处内郡而不能以时区处所以国祸方殷而戎寇遽至东晋仅能立国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犹延数世者亦有贤人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维持天下以礼教为本两晋风俗淫僻士习浮薄先王礼乐教化于是荡然岂久安之道哉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一终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二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 彖-丿 >昌谨阅

严祀礼

洪熙元年闰七月癸卯行在太常寺奏明年春

郊祀及各坛祭祀牺牲请如例遣官赍钞往保定及山西诸郡收买

上谕之曰此奉

天地神祇宜戒所遣官必加敬慎所市牺牲必依时值毋一毫损民苟有怨咨神不顾享旧制凡买祭物直隶移文巡按御史在外移文按察司官严督使无渎慢尔等其勿违旧制庶几称朕敬

天地

祖宗之意

○九月丁未太常寺奏岁暮孟春当享

太庙而牺牲瘠小请于顺天府预买喂饲以备用

上从之谕府尹王骥曰祭享大事牺牲不成岂可以祭若低价抑买人情不悛神亦

不享尔宜慎之

○宣德元年正月壬寅行在太常寺奏祭祀

上谕之曰国家祭祀掌之礼部而复置太常尤重其事也卿等佐朕事天地事

祖宗非他职事之比协恭同寅以承祀事朕盖有赖然必诚敬之心素有持養粢盛之荐极于精洁庶几神明歆格而生灵蒙福卿等勉之

○二月乙亥以初即位改元遣永康侯徐安等祭告

祖陵

皇陵及历代帝王陵寝岳镇海渚等神谕之曰

列祖陵寝庆泽之源朕永念在心若名山大川镇奠宇内及圣帝明王皆朕所向慕者今即位改元之初特命卿等往修祀礼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惟诚与敬其往慎之

○壬午尚膳监奏

奉先殿祭器及帷幔岁久漫漶

上曰

祖宗神御所用皆宜鲜好其令工部新制不可苟简俭薄

○壬辰南京守备太监郑和等奏

天地坛山川坛殿廊厨库俱朽敝请加修理

上谕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等曰祀神国之大事其祠宇皆当完固况郊坛山川坛尤重其令南京工部即发匠脩葺

○十二月丁丑

上御左顺门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明年二月祭先师太社还用上丁上戊日不可改初有言是月上旬祭期适当

万寿圣节恐妨行礼请改用中旬

上曰此

祖宗以来定礼今以为未便而轻改岂诚敬事神之意至是申命焉

○宣德二年正月丙辰北京牺牲所養牲百户叶贵坐罪罚工当复职

上曰国家重祭祀凡与其事者皆选清慎之人養牲卒有过尚黜况官乎贵调外任别选无过者补之

○三月乙卯行在太常寺奏供祭少北羊请买之平阳府

上曰朕昔侍

皇考见太常寺奏买牺牲

圣意倦倦以事神为重以爱民为心盖事神之物买之民间若有一毫损民民心不悦虽以奉祭神岂歆享天之视听在民尔等当体此意

○宣德三年正月辛丑四川万县儒学训导李铎言各处从祀先贤名位多有差讹且失次序若不考正实乖祀典

上谓礼部尚书胡濙曰昔我

太祖皇帝断自圣心大正神祇名号惟于先圣先贤悉从其旧将以垂宪万世岂可差谬其速考正颁示天下

○二月己卯

上退朝御左顺门语及祭祀谓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等曰南京造制帛祀神最为重事洪武中尝选无过犯恶疾工匠更衣沐浴焚香浣手然后用工其人专供此役更无别差

祖宗礼神之意谨严如此卿宜申明旧制务令精专毋有褻慢

○四月丁丑总兵官都督谭广奏天下郡县俱设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坛春秋祭祀为民祈福宣府久置军卫请如郡县立坛致祭行在礼部言宣府边卫似难比例

上曰奉祀神明为人祈福军卫独非吾民乎其准所言令于农隙之时为之纳谏

○宣德二年十月丙寅

上谓侍臣曰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言之效善言有益于君德有补于治道如此岂可不听

○宣德五年四月辛巳有建言请设谏官者

上曰

祖宗定制不可改但朕有过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谏而纳之不为违岂不所得者多欤因谓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纳谏当时之臣若魏徵王圭亦善谏故有贞观之治宋太祖曰唐太宗受人谏常自引咎不以为耻不若己不为非使人无可谏一者孰是侍臣对曰宋太祖所言为优

上曰宋太祖固是务本之论然人所行岂能皆是若禹闻善言则拜汤从谏弗拂改过不吝禹汤犹取善于人况其下者乎朕以为人君者当以太宗为法

求言

○洪熙元年闰七月己亥都督府吏左辅等建言驿站养马等事礼部尚书吕震言其希求进用

上曰圣人不弃刍蕘之言前下诏书凡军民利病许诸人陈言朝廷但当察其言之当否不必计其人之贵贱其如例会官议果有可行者即与施行

○宣德二年三月癸卯行在工部侍郎蔡信请取大同诸卫军匠在京执役者家属至京凡二万余人

上以兵备国家重事不可减彻不从谓兵部尚书张本曰昔魏文帝欲徙冀州户十

利军民者苟有所闻必为朕言之

○六月庚寅以右都御史王彰言事不切遣敕责之曰朕欲闻军民休戚安否之实故命卿出按今所言率常事不切于军民利病卿为国大臣岂当不识朕心敕至凡有关于军民安危利害之故皆详具以闻慎勿应故事而已

上谕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数千里常虑驿使往来或有暴扰或水旱灾伤疾沴民有饥窘不安皆朕所欲闻者朝臣往还御史巡历皆不以告故遣王彰巡视冀闻其实今其所言乃毛举细故不切大体大臣如此予复何望尔等朝夕左右当悉朕意凡所见闻皆湏详陈君臣同体勿有所疑

○宣德三年四月癸亥行在礼部奏官民建言请同六部尚书都御史六科给事中会议以闻

上曰致理之道莫先于广言路盖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谓明主视天下犹一堂满堂饮酒一人对隅而泣则一座为之不乐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妇不得其所实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讳言或激切亦其心发于忠若以其言激切而弃之孰肯进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闻庶几有补于治

○宣德四年正月己巳

上罢朝御斋宫学士杨溥侍

上曰比来臣下往往好进谀词令人厌之卿宜勉辅朕于善道溥对曰臣受国厚恩敢忘报称

上曰但觉朕有过举直言无隐是即为报矣溥顿首曰自古直言非难而容受直言为难

陛下乐闻忠言如此臣等敢不尽心

○四月庚辰监察御史张纯言四事

上皆从之谓右都御史顾佐等曰朝廷立法凡诸司官员及百工技艺之人皆许言事况风宪官职当言路朕所倚信者岂可有所顾忌尔宜以其职喻之若当言不言以失职论

○宣德六年三月戊辰巡抚侍郎周忱请蠲松江府被水淹没官民田粮又官田古额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太子太师郭资等以忱欲变乱成法请罪之

上曰忱职专粮事此亦其所当言朝议以为不可则止何为讷口处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

○宣德九年九月戊子

上率师巡边驻蹕怀来夜召侍臣杨士奇等至幄中问道途所见对曰居民比五年过时增多矣

上曰朕亦觉之但未知生理何似对曰臣曾过道傍人家问今秋所收言大熟前二

三岁皆不及

上喜又问军士道中扰人否对曰虽未闻扰人但行军常湏警饬之

上曰然因出示御制诗数篇谕士奇曰此朕马上遣兴也士奇拜观毕

上命左右取楮笔命士奇赋诗遂赐酒馔又谕之曰道路所见有当言者勿隐教太子

○宣德三年二月乙卯赐

今上皇帝名且以玺书谕之曰朕为天下之君尔为朕长子所以正国家之大本承万年之天序皆在于尔今赐尔名为□□夫祁者至大之义镇者安重抚定之道

宗社之尊海宇之广民庶之繁所系甚重必有至大之德用能膺之惟诚惟敬永奉宗庙

社稷惟<田十见>惟仁弘福海宇民庶道德功用斯为至大而上天之眷祐下民之归戴皆本于斯尔其敬之服膺惟永

○二月御制帝训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亲仁民经国勤政恭俭儆戒用贤知人去邪防微求言祭祀重农兴学赏罚黜陟恤刑文治武备馭夷药餌以教子孙词简义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大要备具又亲为序以致惓惓之意云

○宣德九年三月己卯群臣以初朝

皇太子贺

上于奉天门奏曰

皇太子龙姿凤表天命人心所在国祚隆长之庆天下生民之福谨以为

陛下贺皆五拜稽首

上曰太子虽美天资尤湏学问古人云蒙以养正将来尚赖卿等讲论赞辅以成其德庶几天下受福

睦亲

○洪熙元年七月辛卯赵王高燧奏彰德军民之家多有闲地而护卫军无地置营请令有司勘实拨赐

上从之谕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曰细民有不得所朝廷当与处置况亲王乎且裁有余以补不足亦是均平之道

○宣德元年三月丁酉

上以旧制诸王子女婚娶皆由朝廷选授比以宗室蕃盛选之难悉得人乃致书诸王曰自今婚娶或有不及时者悉自行选配然后闻之朝廷授以冠服册诰仪物诸王便之

○五月丁酉永兴王府镇国将军志垞奏请从人命秦王于西安护卫量给秦王奏护卫官军俱有他役而永兴王府自有校尉五百人请量给与之

上曰是秦王不爱弟也拥三护卫不肯分乃欲五百人中分之何其不推恕心命兵

部于西安三护卫以五百人给之

○七月辛丑赵王高燧奏今之国彰德北京广有仓原存禄米八百五十石请归之户部

上谓尚书夏原吉曰赵叔至亲今方就国正资用度禄米在北京者姑从所言即令平江伯以所运粮米如数送彰德偿之

○十二月庚午行在户部主事李仪上〈金 疏〉言高煦作送今已讨平赵王高燧尝与同谋宜去护卫兵以绝后患

上览所言谓侍臣曰汉赵虽兄弟然兄弟亦有不同德者今事未著何名而夺其兵且朕惟此叔当厚以待之诚以感之彼其心独无天理耶宜寝勿言

○宣德二年十月丙寅

上御武英殿观唐玄宗所书孝经顾谓侍臣曰尧协和万邦本于亲九族舜绍尧致治本之克谐以孝盖帝王之治皆自亲亲始

○宣德三年五月戊辰先是朝廷尝命洛阳中护卫左右二所军建伊厉王享堂及修葺宫宇免其下屯至是河南都司虑亏子粒取军回屯种伊王颺焮以闻

上谓工部曰伊府军士朕已免其下屯亏子粒与亏宗亲之恩孰重军官不识大体将使朝廷失信于王其速移文止之

○六月辛卯辽王贵爚奏请以前荆州府教授陈绍先为本府纪善永兴王志璞奏举陇西县学教谕冯益为教授

上谕行在吏部臣曰王欲亲近儒者讲论经史且资辅导此意良嘉其从之吏部言选才授官出自朝廷王岂可自择

上曰朕推诚以待宗室不必校此

○七月丁卯宁王权遣人进扇且奏求铁笛

上命工制铁笛与之谓左右曰古人谓笛者涤也所以涤邪秽纳之于正宁王之意其在此乎铁笛虽无当新制与之

○宣德四年二月乙未命内官杨礼移郢靖王宫眷居南京旧内敕太监王景弘等每岁时朝暮衣服饮食百需皆内府依期给之仍时遣人省视不许怠慢先是

上谓侍臣曰郢靖王无嗣其宫眷尚留安陆国中无主朕欲移寘南京旧内庶供给皆便于义何如侍臣对曰此

陛下亲亲之仁处置当矣遂有是命

○宣德五年三月丙辰平江伯陈瑄遣其子仪密奏湖广大藩楚王兵强国富又卫所之官多结婚亲或有异图乞尽选其精锐运粮北京就留操备则剪其羽翼矣

上不纳顾谓侍臣曰从来楚国无过

祖考待之皆厚朕尤加意礼之瑄何其过虑也调兵运粮一时权宜运毕则遣归拘留操备上失宗亲之心下失军士之心鄙哉瑄也

○甲子宁化王济焕奏本府旧除教授一员后起送吏部今有子五人皆堪入学请除教授俾专训诲

上谓行在吏部臣曰人未有不学而能成才德者苟失时不学纵有美质亦徒然矣宗室子弟其伴读教授有阙宜速迁授不可稽误

○四月癸未玉牒成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以进

上览之曰古人重世谱盖欲正伦理笃恩义我国家宗族之盛皆由

祖宗积德所致又曰今于朕虽有亲疏然泝所自实本于一人朕何敢忽士奇等对曰周自后稷以来世积忠厚是以子孙众多维持王业历年最远国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如远宗帝尧明俊德以亲九族则将来盛福当过有唐

上曰然

○宣德六年六月丙辰建昌府知府陈鼎奏荆府承奉萧韶强占民家池塘土地护卫指挥文斌纵军牧马伤民田稼又生事繫縛捶辱军民掠取财物

上谕都御史顾佐曰朝廷待王以礼王亦安分守藩凡此害民皆小人之罪百姓未知归怨于王王之令德悉为所累其取韶至鞫之令江西按察司执斌治之凡所侵夺百姓者即令退还禾稼计亩给偿遂遣敕谕王使知小人之罪

○宣德八年四月戊子监察御史王绍等劾奏应城伯孙杰往蜀府行丧礼受文绮白金工部主事张鲁为沈府治坟受鞍马金币又闻比者朝臣以嘉礼诣王府者皆受馈遗当明正典刑以励廉耻

上曰御史言是昔

皇祖尝言凡朝臣以事至王府者惟酒食待之不以财货若与之出于王意犹可岂当需索近颇闻有尚宝司丞至楚府王已厚与钞币又逼求白金形之词色王执礼终不与此礼部不择人而遣也然朕闻此语于一人更俟详察而后罪之今御史所奏者姑宥其罪凡所受皆追入官礼部仍移文各王府长史司使启王今后朝廷凡遣人至勿与财物

戒饬诸王

○宣德元年十一月己酉汝南王有勋数奏兄周王有燬之过

上知有勋之曲也遣书谕有燬曰过虽在彼叔宜笃爱弟之心不足与校因谓侍臣曰人之兄弟所以失和者多因谗言致忿驯至阋墙浸成大恶当念同气至亲各生爱敬则自然和协古人言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又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毋相犹矣此言最好凡为兄弟者皆当以此存心

○宣德三年十月庚辰宣谕各王府长史俾戒戢下人勿为非明日郑王瞻埈等入谢又谕之曰在下小人所为王当戒之吾与王同气有至爱存焉人情爱木者必去木□<□虫虫>爱苗者必去莠况吾兄弟至亲爱乎小人者其为害甚于木□<□虫虫

>与莠也戒之于早可以消患于未萌不早戒之及其著则难制矣

○宣德六年十一月乙酉伊王私怨河南府知府李骥以冬至行礼来迟械系于狱而言口屈辱之事闻

上谓右都御史顾佐等曰朝臣遇节于大廷行贺礼亦皆于味爽之际未尝以四更此必王府谗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计朕于王府官每礼待之未尝厉色盖以亲亲之故也纵令知府有过王当以闻朕自有处置岂可辄加威福此皆长史典仪承奉之过致书伊王宜谨守

祖法勿信谗枉下承奉长史典仪悉械送京师治之
正风化

○宣德元年四月甲戌安东屯卫指挥佾事姜通奏为其子裕聘朔州卫指挥使周忠女为配今已二年近为平阳王选妃不得成婚

上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婚姻人道之始风教所关昔唐太宗聘郑仁基女为充华闻其已许陆氏遂罢之亦是重礼教忠女宜归姜氏令平阳王别选妃

○五月庚子行在礼部奏锦衣卫总旗衡整女母病笃封肝煮液饮之而痊宜旌表上曰为孝有道孔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剖腹割肝此岂是孝若致杀身其罪尤大况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岂不大坏风俗女子无知不必加罪所奏亦不允

○六月庚寅旌表孝子权谨等孝行

上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孝者人道当然贤智之人不待劝勉中人以下湏激励乃能为善旌表之意正如此若权谨则朕所知谨质实人也宜旌之使人人见而思奋其于治道岂不有益

○宣德二年正月乙未行在通政使司奏刑部岁问罪囚数万余应死者六百余人上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曰唐虞成周刑措不用朕每以此自期今百姓轻犯法如此盖由教化未至卿等宜申明教化使礼让兴行风俗淳美庶几有成濙等顿首受命

○五月丙午行在吏部奏监察御史喻俊居亲丧不守礼法因与下人有隙诬以罪輒自拘问有亏孝道

上曰古人居丧自有礼节岂与外事况为御史尤当置身礼法之中今悖谬如此岂可用其黜为民

○七月乙卯

上谕礼部臣曰昔皇考在位禁止自宫之人谓其毁伤父母遗体最是不孝凡有此等皆发充军朕遵承

先志亦尝援例发遣比者小人复有冒犯盖缘不知故尔妄作孔子曰示之以好恶

而民知禁卿宜出榜遍谕天下使之遵守

○宣德四年二月丁酉

上谕三法司曰致理之道人伦为先五刑三千不孝最大今在外有司往往贪受贿赂<目六十见>纵不孝吏之坏法莫甚于斯自今但犯不孝及烝父妾收兄弟之妻为妻凡败伦伤化者在外有司毋擅决断悉令送京师如律鞫治若武官及其子弟有犯此者不许复职承袭永为定例

○五月庚申行在通政司奏神策卫经历郭豊考满当受敕命封赠父母其父尚存误作已故申吏部今自首乞免罪

上曰事固有无心而错误者然父母存歿岂当有误于此有误即平日所治职事可知不准所首付法司治之

谨名分

○宣德三年十二月甲午初宁王权言仪宾品秩未有定制

上命礼部考定其仪礼部奏洪武礼制云郡主仪宾秩从二品县主仪宾秩从三品郡君仪宾从四品县君仪宾从五品乡君仪宾从六品若遇行礼宜序于同等官员之左上曰礼不踰等仪宾虽亲当守定分此为定制其颁行遵守

○宣德四年二月乙未

上视朝罢御左顺门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朝廷之礼最先正名尊卑等级不可僭差凡内外官员士庶服饘仪从序立及尊卑称呼之类皆有定制近多越礼犯分亦有在内府私行揖拜礼者其揭榜申明定制使无僭越

重名爵

○宣德四年六月丁酉

上御奉天门谕行在吏部刑部都察院臣曰文官久任有政绩者给诰敕以示奖劝劝惩有道则人勉于善而耻于不善尔等其循旧例但受诰敕之后有犯赃者追夺未授而犯者勿给

推诚

○宣德二年正月乙未

上以廷臣清理军伍凡有重役不与归并致其纷然陈诉谕兵部尚书张本曰清理军伍皆是廷臣朕所倚信君臣之间诚心相与但湏务实勿怀疑畏卿宜以朕意移文喻之

○宣德三年九月丙辰

上巡边出喜峰口击败虏寇分遣诸将搜掳巢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请自效

上从之有密言于

上曰虏兽类也往则不复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为天下顾独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虽朝夕置于左右亦终去宁能久繫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则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诚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素厚犬马识豢養之恩况人乎彼当有以见报遂遣之数日皆获虜口及马牛羊来献

上喜命中官赐之酒馔而饮以大金爵并爵赐之顾□□臣曰王者任人亦诚而已既用之即勿疑上疑之则下思保身免祸谁复尽心昨者如惑于人言岂不失此二人心侍臣言外夷之人亦不可信任太过

上曰外夷人亦未必尽不可信但在审处得宜耳汉用金日磾何不可也

惇信

○宣德元年二月庚午

上谕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前下诏书令民间应有抛荒官田召人开耕依民田例起科近来各处有司多言户部不除旧粮总额仍复徵收若果如此岂不失信民粮远运艰难必致逃避则田将复荒卿等宜遵依诏书无失人心

○辛未巡按山西监察御史张政言各处逃民近奉诏书令其复业逋负税粮悉为蠲免欢腾远迩莫不来归今户部仍徵前所负租原其旧徵久弃生计尚无若复追徵则恐又逃

上谓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逃民初归固当<䷁六十见>恤大赦之后何逋不除岂可谓初未申闻便要徵纳累年逋负民何以堪其即下有司皆与蠲免

○三月庚戌巡按监察御史姚震奏山东诸州县夏税小麦奉命折钞已徵在官今户部仍追小麦乙准钞为便

上从其言谓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令出惟行不惟反前行折钞复改徵麦何以取信于民卿等朕所倚任切湏留意

○七月乙未以山东无麦下诏免其夏税

上谓户部尚书夏原吉曰山东民食大半仰麦今久不雨麦已无收秋穀亦未可知朕特免其夏税但旧闻诏书所蠲户部每复催徵或云已收在官或云伤未甚多方沮格致朝廷失信于民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已饥之伊尹作相一夫失所若撻于市卿国之大臣宜体此心慎勿复蹈前弊

○九月己未广东始兴民李克廉奏永乐八年犯徒罪发充交趾化州驿夫历十五年遇赦始归今化州复取供役虚□

圣恩乞矜免

上命释之谕行在兵部臣曰徒止于三年今已十五年且遇赦矣有司不恤下情又失朝廷大信用不得人如此其行外有司令遵诏书不许故违

○宣德二年八月甲戌

上视朝罢御便殿问侍臣曰颇闻朝廷下<䷁六十见>恤之令或为有司沮格者

诚有之乎侍臣对曰亦闻有之

上曰治天下以信为本朕每出一诏令必豫度可行可守而后发不然徒失信于民岂为君之道为臣辅君理民以信义为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于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对曰此实政事之臣□

陛下所赖

陛下明断耳

○宣德三年四月丙辰行在户部奏去年十一月颁降诏书宣德三年税粮盐粮以十分为率蠲免三分而今年郡县实徵粮数未报拟差官催促并督粮税之当徵者

上曰免粮以<田六十见>恤百姓比闻有司多违诏书但用旧额徵粮不顾失信于民今徵粮必依诏书使民受惠遣官催办亦当选择庶不扰民

○宣德九年十二月癸亥巡抚江西侍郎赵新奏九江府岁办芦柴瑞州府盐钞宜从诏书例蠲免停徵

上谓尚书吴中胡濙曰诏书布大信于天下为大臣者乃欲使朝廷失信耶其悉免之岁徵盐钞本欲钞法通行民既饥窘皆湏停徵毋为苛扰

防微

○宣德元年七月己亥

上谕六科给事中曰尔官近侍职在记注凡朕一言一令内使传出者尔当备录覆奏再得旨而后可行庶几关防欺蔽不然必有诈伪者尔等自今恪谨乃职不许依阿随附

○宣德七年二月癸丑甘肃总兵官都督刘广奏西番邀劫朝使命臣追理臣敢不用心然番寇劫掠是其常事乞勿加深究

上谕尚书许廓等曰邀劫朝使岂可以为常事自古寇患常起于细微是以君子必防微杜渐今广欲养痍长疽矣尔移文诘之令具实对

○四月辛丑御史林英还自山西言汾代等处多强盗

上曰山西有三司又命李谦镇守所宜察奸禁即以图安辑今强贼不制岂以为小盗不加意耶涓涓不已将成江河岂可使之滋蔓遂遣敕切责谦等令发兵捕之

○六月乙巳朔州卫指挥王瑛私役军卒出烟墩十里为虏寇所执卒后逃归白于千户谷胜胜与瑛等议匿不以闻事觉

上曰自古祸乱之兴皆由小人苟近利而忽远虑每以小事为无害隐而不言养痍长疽遂至狼狈今虏寇偷窃虽小事人臣蒙蔽乃大恶渐不可长令武安侯鞫之定罪以闻

继绝

○宣德元年四月丙寅

上视朝罢御文华殿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侍

上曰

太祖皇帝祖训有云四方诸夷及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其自不忖量来扰我边彼为不祥彼不为中国患而我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伤人切记不可后因黎氏弑其国主毒害国人

太祖皇帝不得已有吊伐之师初意但讨平黎贼之后即求前王子孙立之盖兴灭继绝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孙为黎氏杀戮已尽乃狗土人之请建郡县置官守非出

太祖皇帝本心自是以来交趾无岁不用兵一方生灵遭杀已多中国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

皇考常念及之深为隐恻故即位之诏施恩于特厚昨日遣将出师朕通夕不宁诚不忍生灵之无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乐初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义原吉对曰

太祖皇帝平定此方劳费多矣今小丑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

上顾士奇荣曰于卿两人云何对曰

陛下此心固天与

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当时不有其地而尧舜禹汤文武不失为圣君

陛下天下之父母何用与此豺豕辈校得失耶明日士奇荣奏事毕

上曰昨日所论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两人意与朕同第未可以讷口处言耳

○宣德二年正月乙巳

上退朝御文华殿召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谕之曰前者论交趾事蹇义夏原吉拘牵常见若从所言恐中国劳费未已朕观春秋之世夏徵舒弑陈灵公楚子讨之杀徵舒既县陈矣申叔时以为不可楚子即复封陈古人服义如此

太祖皇帝初定交趾即欲为陈氏立后当时下人不能顺承朕今欲成先志使中国之人皆安于无事卿等为朕再思果以为何如士奇荣对曰此盛德事惟

陛下断自圣志

上曰朕志已定无复疑者但干戈之际便令访求恐未暇及俟稍宁静当令黄福专意求之未晚也

○十月癸未成山侯王通遣指挥阍忠同前安南国王陈暉三世嫡孙暉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京请复其国

上览表以示文武群臣且谕之曰昔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安南最先四裔朝贡及贼臣篡弑其主毒害国人

太宗文皇帝发兵诛之固求陈氏之后立之不得乃郡县其地我

皇考每念陈氏无后形诸慨叹数年以来一方不靖屡勤王师朕岂乐于用兵哉今陈氏既有后宜与之群臣皆曰

陛下之心

祖宗之心也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与之实便

上曰论者不达止戈之义必谓与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亦奚恤人言于是遣礼部左侍郎李琦等赍诏往交趾罢兵且询曷果陈氏之后则复其国

仁政

○宣德元年四月兵杖局工匠二人老且盲诉乞免役

上问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等曰匠以万计何必此两人古之仁者不以羸马驾车尔等亦可谓忍人矣其即免之今后一应匠作老疾者准此例

○五月丙午陕西淳化县丞吴整言自京师通州至河南两岸多漂流骸骨乞官为瘞之

上谕行在礼部尚书吕震曰文王仁及朽骨丞所言当从之其即施行勿缓

○十一月戊戌

上谕顺天府尹王骥等曰自古仁政必先鰥寡孤独朝廷设养济院意正如此近闻京师颇有残疾饥寒之人行乞尔为亲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收养济院毋令失所

○宣德三年十二月庚子立春

上罢朝御左顺门礼部尚书胡濙等待

上曰献岁发春生物之始人君当脩德行仁以承天意卿等宜同此心辅朕不逮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庚申

上谕行在兵部尚书张本曰前者诏书凡民年七十之上及笃废残疾者许一丁侍养念思各处取军其中岂无独子而父母老疾者若令远役则父母不免失所令有司勘实应充军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之上及笃废残疾者许于附近卫所充军

○宣德六年三月丁丑

上退朝御武英殿与侍臣论养民之道而叹井田之难复

上曰朕谓为国养民在有实惠何必拘于法古诚能省徭役薄税歛重本抑末亦足养民

○宣德七年九月癸亥顺天府尹李庸言所属州县旧有桑枣近年砍伐殆尽请令州县每里择耆老一人劝督栽种官常点视

上谕行在户部臣曰桑枣生民衣食之计洪武间遣官专督种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前屡有言者已命尔申明旧令至今未有实效其即移文天下郡县督民栽种违者究治

○宣德九年五月壬午

上谕顺天府臣曰比闻京城内外工匠罪人有死于道者无人收瘞暴露旬日此必穷苦无依者其令五城兵马及大兴宛平二县时常巡视遇有露尸即收埋瘞

勤民

○宣德二年二月丙子通政司进各处雨泽奏本

上览之顾谓侍臣曰

祖宗爱民之心保民之道于斯可见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藐不闻者岂是久安长治之道我国家自

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泽世世相承为成宪岁之丰歉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虑深矣

○宣德三年二月壬午浙江临海县民奏本县旧有胡谗诸闸积水灌田比因大水坏闸而金鳌大浦湖涑举屿等河遂皆壅塞或遇天旱禾稼不收粮税多欠乞为开筑

上曰水利为政急务使民自诉于朝此守令不得人尔工部即下郡县令秋收发民用工仍行天下凡水利当兴者命有司即行不许坐视

○宣德五年六月辛未

上罢朝御武英殿与侍臣语及礼记月令

上曰古人为治之道大概可见于此侍臣对曰是篇杂举三代及秦事如劝农讲武祭祀刑赏皆国之大计贵能顺乎天时

上曰为治之道敬天勤民为本尧历象日月星辰舜齐七政周协五纪皆为民事计国家之政不以时脩举则渐至废弛又如称兵动众不以其时则人受其弊月令大意上观天象下验庶物以脩人事耳又曰明堂之制可考大抵为政贵有实惠及民

○九月丙午巡抚侍郎成均奏苏松嘉湖等府春夏雨泽调均至六月禾皆茂盛秋成有望

上谓侍臣曰朕所忧者四方旱涝况苏松诸郡国用所资今其地雨泽及时良快朕心但未知他处何如耳

○宣德六年三月壬申

上以时雨初降四郊沾足召少傅杨士奇杨荣至文华殿谕之曰农务正殷而雨泽久阙朕夙夜在虑夜来此雨殊快朕意士奇等对曰

圣心惓惓念民天必鉴格

上曰朕承

祖宗付托未尝敢忽遂命尚膳赐酒馔继出御制喜雨诗赐之

安民

○宣德元年四月癸巳召山东清理军伍大理卿汤宗还时山东久旱禾麦焦枯民饥流徙

上闻之谕兵部工部臣曰近数有言山东旱饥朕寝食不宁夫治国在安民无水旱之灾民足于衣食则安今民未安而汤宗往清军伍郡县官吏听受约束稽核兵籍奔走喧呼倍加骚扰民必惊骇逃者所以益众令兵部驿召宗还凡外卫军旗在山东取军者

悉令还卫一切买办皆停罢

○宣德三年三月乙未朔顺天府官引京城坊厢长老人入见

上谕之曰京师五方之民杂居习尚不同不易治朝廷供亿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责办视外郡犹烦劳皆朕所悉今嗣承

祖宗大统期于海内相安于无事矧京师乎尔为民者胥相训告勤务本业孝亲敬长和睦乡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宪章则为良民有司体朝廷之心视民如子恤其饥寒均其徭役抚绥良善诘治奸恶俾吾民乐生则为良有司朝廷于为善者赏之为恶者罚之赏罚之典皆

祖宗成宪朕不敢违时纪元之初政今维新京师之民拱听

圣谕莫不称庆

○宣德六年五月甲戌巡抚江西侍郎赵新奏初永新县梅花洞贼萧彦真等出没劫掠调军三千剿除今踰年未获而官兵所至居民受害乞召回止以百人驻要地捕之

上谕行在兵部臣曰谚有恒言贼盗尚可官军杀我此甚言官军之害宜从新言遂敕江西湖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古人有单车喻贼而降之者有用计而贼自骇散者顾方略何如不在兴师动众也今此小寇用兵三千无益而有害其令官军各还原卫所止留二百人巡捕

重农

○宣德元年二月戊寅行在工部尚书吴中奏造军器缺熟铁请于江南收买道远恐不及期拟于遵化铁冶先运以备用

上曰遵化既有铁何用买于江南况铁重滞远运尤劳民今当农时而有此役官吏里胥逼迫民必受害而妨废农功止取于遵化足矣

○五月戊申早朝退

上语侍臣曰天气向炎正农夫耕耘之时因诵聂夷中锄禾日当午之诗且曰吾每诵此未尝不念农夫又曰朕八九岁读书

皇考临视亲举笔写是诗以示且问曰解否对曰稼穡艰难在此也

皇考笑而颌之自是常教以农事铭于心不敢忘今宫车不复还矣言已泪下如注

○宣德二年正月丙申

上命行在户部申明屯田之法因谓侍臣曰今海内无事军士量留守备余悉屯种所收足以给衣食则国家可省养军之费且军士平日不习劳苦遇有征调畏惧艰难即思逃避使之屯种服劳农隙习武亦无骄惰之患我

皇祖临御深用意于此劝惩考较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强然朕以为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选老成军官提督屯田仍命风宪官以时巡察

○宣德三年四月戊午民有建言朝政当以重农为首务者

上顾谓侍臣曰此言有理国家重农则百姓得尽力天下富庶古之重农莫如周后

稷以教民稼穡开国公刘克笃前烈文王时耕者九一武王重民食周公述豳风以戒成王备言农事当时民用阜成治协泰和周以下莫如西汉高帝困贾人以抑其末文帝二十余年勤勤以劝农免租诏有司武帝虽以土木兵戈劳民至其末年亦知劝农作以休息民至于元成之间朝政固有乖阙而百姓安业自若天下富庶几二百年成周享国过于夏□王莽篡汉终以民心不忘而复之养民之功大矣朕于斯事盖寝食未尝忘也

○宣德五年二月壬辰罢采木之役

上谕侍臣曰为国之道农事最急今国家无大营缮当东作之时而工部采运木植未已岂不妨废农业遂命书敕谕尚书李友直等凡已采之木随处堆积军夫悉罢遣归农

○三月辛丑朔

上以清明谒二陵毕驻蹕陵下是日雨

上召少傅杨士奇等从容语曰谚云一岁之计在春去冬少雪今春雨亦未洽朕昨观田陇间尚未有耕种者心为之忧今雨连日皆霏霖不骤远迩沾足甚慰民望士奇等对曰惟

皇上忧民一念不已

天必昭应

○戊申

上谒二陵还道中遥见耕者以数骑往视之下马从容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执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为

上也既而中官语之乃惊罗拜呼万岁

上顾谓侍臣曰朕三举耒已不胜劳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劳苦莫如农信矣命耕者随至营人赐钞六十锭已而道途所经农家悉赐钞如之

○宣德六年六月丁未

上罢朝御左顺门出御制悯农诗一章示吏部尚书郭璘曰朕昨宵不寐思农民之艰难能使之得其所则在贤守令因作此诗卿当为朕择贤母使农民受弊

○宣德七年九月庚辰

上视朝罢御便殿问侍臣曰民何事最苦侍臣曰四民之中农最苦

上曰朕固知之朕尝历田野见织妇采桑育蚕缲丝制帛累寸而后成匹亦甚劳苦侍臣曰惟

陛下明圣知民之艰难及此已而

上出所赋织妇词一篇以示左右臣曰朕非好为词章昔真西山有言农桑衣食本为君者当诏儒臣以农夫红女耕蚕辛勤之状作为歌诗使人诵于前又绘为图揭于宫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艰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赋此也

恤民

○洪熙元年七月戊寅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弋谦言有司于民间买办诸物多亏价值

上览之谓侍臣曰科买诸物每令实与价值亏益上则为损民宜速行戒约有不悛者必加之罪

○八月癸未以直隶及浙江诸郡有司不得其人土豪肆虐良民不安命大理卿胡概等巡抚

上谓行在吏部尚书蹇义等曰朕为生民主恩泽所施必先贫弱岂知奸豪为虐如此譬如治田不去稂莠嘉穀岂茂其命概等往巡察犯者悉治以罪必使小民皆得其所

○九月乙丑北京民党保等奏工部令买沙鱼皮造卤簿及器械之用此物北京素所不产

上谕行在工部臣曰凡物之需当随土地所产沙鱼皮产于近海郡县此何以责京民其给官钞就出产之处买之庶不扰下

○宣德元年三月丁未

上以春雨频降召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等谕之曰朕初承大统政化未洽念自古国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穷以致祸乱是以夙夜祇畏用图政理所冀天时协和年谷丰熟去年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泽似觉秋成可望然一岁之计在春尚虑小民阡于饥寒困于徭役不能尽力农亩其移文戒飭郡邑均徭役劝课农桑贫乏不给者发仓廩赈贷之

○四月辛巳山东清理军伍大理卿汤宗奏济南等府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无雨雪麦苗焦槁工部派买颜料甚急乞暂停止尚书吴中言颜料皆陵寝殿宇待用之物

上曰山东之民

祖宗之民也艰难如此

祖宗所不忍尔可以苛急扰之耶其悉停罢

○壬辰行在户部奏比者山东青州府言民艰食请借官粮赈济而未见开报饥民多寡之数请覆勘给之

上曰民饥无食济之当如拯溺拯焚不可少缓若待覆勘而行岂不有馁饥者宜遣人驰驿往山东令布政司与府官从实取勘就便分给庶几有济

○宣德二年正月乙巳汉州绵竹县民奏世以采捕为业岁纳麂皮初地荒林密人少兽多采纳常足今以屯戍废地皆为良田兽少捕之难得岁久逋多乞赐< 田 十 见 >恤

上谕行在工部尚书吴中曰田野辟人民众此好事虽羽毛齿革以资国用若果难得理当除减不宜以此困民

○壬子山东泰安州奏永乐十七年十八年人民艰食于预备仓借粮二万一千三百石赈之洪熙元年秋成止偿四千余石多因逃徙复业未有偿官欲待年丰悉偿

上谓行在户部臣曰逃民初复且当优恤岂可遽口处责之偿朕常虑有司不体人情今所奏良协朕心其准所言听家业已成之后年穀有收则令偿官

○八月庚申行在户部奏徵岁用马草

上曰古者纳总纳轻皆量地之远近虑劳民也宜从减省毋困民力

○宣德三年四月癸亥四川参政李衡奏户部令民运河州茶六十万斤赴陕西今剿捕番寇方运军饷民力不足乞暂停运

上谓尚书夏原吉曰蜀地险民贫今方用兵供给实难安可复以不急之务扰之民扰则不安不安则怨怨则为非宜从衡所言止勿运凡诸司有买办于彼者悉令停止

○闰四月甲辰行在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还言山西饥民流徙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口有司军卫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谕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民饥流移岂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饮食居处医药皆为区画山林河泊之利听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余万人今乃驱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县官加意抚绥发廩给之随所至居住敢有捕逐者罪之

○七月乙亥青州民刘中等二百余户因岁歉流徙至北京枣强县二十余年有司欲追还山东中等奏乞附籍枣强

上谓尚书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而已又曰唐宇文融捡括流民过期不首者谪边州容庇者抵罪州县承风劳扰百姓愈毙逃窜益多尔其申饬有司以此为戒

○宣德四年四月庚辰陕西绥德州奏去年旱灾州民艰食而上司赋役浩繁如运粮运茶之类乞稍_■宥_■十见_■之

上览奏以示行在户部尚书郭敦等曰卿等宁不与朕同忧乎恤民力当如掇焚岂可以缓运粮可酌量使之运茶之类一切停止

○宣德五年七月丁巳

上视朝罢御左顺门谓行在户部臣曰人情皆欲安居谁肯弃业他徙只缘有司不善抚恤横征暴斂致其如此比闻漳州强贼皆是逃民罪虽可诛情亦可悯推原其始责在有司尔即榜示各处戒约务从_■宥_■十见_■恤若有扰害致其逃亡者必罪不贷

○九月戊申

上谕兼掌行在户部事兵部尚书张本曰闻各处细民多因有司失于抚字及富豪之家施贷取息过虐以致贫窘流移外境既招复业蠲负租免差徭以优恤之尚虑贪墨官吏并豪民仍前肆虐尔户部榜示天下严禁约之并劝谕亲邻同里之人协助周恤有扰害者罪之

○十二月庚寅初镇守山西都督李谦奏阳曲县民张福等逃居大瓮寨请发兵捕之

上曰民逃岂其所欲必科差频频为有司逼迫故耳加之兵则伤其生但令府县招

抚免其徭役彼必来归遂令太原府招之至是皆复业

○宣德六年二月戊午行在户部奏遣官巡视民瘼

上从之因谓侍臣曰堂下远于千里人君深居宫禁岂能尽谙民隐故不免遣人巡视若所遣非人下情犹未能悉达侍臣对曰国家仁民惟在择守令守令得人田里之民自安

上曰然

○宣德七年二月己未行在兵部请再遣官清理军伍

上曰军伍当清若果户绝勿累平民大抵深刻之徒妄意朝廷在于得军展转牵连累及良善遂至诉讼纷纷不知军与民皆国之根本朕抚视如一未尝有偏今宜谕以朕意是是非非务尽至公不可枉滥

○十月己未山西平阳府蒲州万全县丞何福全言本县民充军及死亡所负粮草悉属存者代纳又令运送京师及边卫民不胜敝比又令民办纳薪炭乞蠲所负而粮草之运输者止就近处并乞止薪炭之役

上谓行在户部工部臣曰山西土薄民贫朕恒念之加以徭税如此人何以堪自今粮草输官者改就近地荒地租税及薪炭悉蠲之

惜民力

○宣德元年三月丙申

上谕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等曰朕闻陕西去岁薄收军民艰食而脩襄陵乐平二王府汉中运茶及采红花茜草之类皆用民力今东作之时何暇及此宜遣人驰驿谕所司姑停止所遣之人皆令还京

○戊午太子太保阳武侯薛禄奏万全右卫城在德胜关口地高乏水宜徙于近城七里宣城堡

上曰此城戍守已久安得重劳军民唐太宗时有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者太宗曰当扫清沙漠何用劳民远修堡障此役姑止

○宣德三年三月癸卯行在工部尚书吴中言山西人夫在京用工者今当更代

上曰山西去年旱人民艰食者多自给未能安可役之凡被灾之处一切停止见役于京者即皆遣还

○六月辛卯

上谕行在工部尚书吴中曰今天气炎热工作未休军民劳苦其必不可已者略加缮完他不急之役皆罢之

○十二月庚子行在户科左给事中许侃等奏六科俱合增盖板房如南京六科之制

上曰近日稍有营建言者多谓劳民朕皆从所言已之况六科规制已定且岁终当息民亦姑已之

○宣德四年六月丁丑

上退朝御奉天门召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等谕之曰去岁各处薄收湖广为甚其民艰难所宜<䷗六十见>恤比闻工部采办竹木科买诸物动以万计何得不为国家爱惜民力而劳扰如此宜斟酌事之轻重缓急痛与裁省果是紧要合用之物则令营办余不急之事俟民力从容以渐为之<䷗六十见>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卿等宜体朕意

○十月癸未行在工部奏明年正月四方番夷例应朝贡而北京会同馆虑不能容宜预增修

上曰四夷朝贡皆承

祖宗之旧昔能容矣今日岂便不足但脩葺其坏者不必增创劳民

○宣德六年五月庚辰

上视朝罢御左顺门召工部尚书吴中谕之曰各厂所贮材木初采甚难劳困军民殫极粮赏方得至此朕故加意爱惜卿亦当体朕意有不当用切勿妄费若本大材而工匠斲小用之罪亦不贷盖时有以事闻于

上者

上曰姑戒之戒之不改而后罪之

○九月壬戌朔行在户部奏平江伯陈瑄请再僉民运粮又工部令各处采木送淮安脩船又令福建造船海运

上曰民运粮已非易事又欲僉点助军是重劳民此不可行山东江西等府采木宜减其半福建地远不可造船且度关踰险纵有船岂能度淮役民当度人情地势此事尤不可行

○宣德七年正月丁卯直隶兴州中屯卫奏去年十二月所给使臣车辆人夫之数

上谓行在兵部尚书许廓等曰使臣经过应接烦劳今东作渐近湏爱惜人力其令所过之处量度节省

谨财用

○宣德元年六月丙戌

上谕户部尚书夏原吉曰国家养民今六十年卿

祖宗旧臣朕所倚任在户部四十年矣今户口登耗如何钱穀豊约如何皆当留意制节谨度使国本充实卿亦将有令名于世不可不勉原吉顿首谢

○宣德二年八月壬申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奏南京户部公宇栋梁榱桷多朽腐恐颓坏则愈费工力请预脩理

上从之因曰凡人治家治国理皆如此思其艰而图于早则用力少而成功不难若及艰难然后图之则劳费数倍功成不易矣

○宣德三年正月辛丑行在工部奏淮安脩改漕运船所费不少

上谕之曰漕运国之大事脩船岂可惜费昔刘晏于江淮造船皆豊其费船成经久

不坏其后有司慳吝减损大半船遂脆薄漕运竟废此事足为监戒

○宣德二年七月壬子

上视朝罢因语侍臣曰隋文帝时户口繁殖财赋充足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在当时必有良法后世因其享国不永故无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财国之大务若汉唐初间立法未尝不善至其子孙或恃富厚遂力役频兴费用无度天下不能不凋敝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俭薄足至富庶岂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后世犹有存者亦未尝计其享国长久也大抵人君恭俭国家无事则生齿日繁生齿繁则财赋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乱之阶使炀帝不纵其奢欲能谨守隋文之业安得讫口处至败亡哉

○宣德六年三月丙寅

上视朝罢御便殿命翰林儒臣进讲大学平天下章竟

上曰治天下国家不可无财用即如生之者众四语行之固不必暴徵横歛而国用有余矣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二终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三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宽赋

○洪熙元年八月辛未行在户部奏镇江府金坛县官民田二千余顷水灾无收应纳粮未免

上曰田无收则民无食尚可徵粮乎即与开豁

○九月丙午福建连江县奏永乐初户口蕃多岁输盐粮二千余石后户口减而粮额如旧皆小民代输

上谕行在户部臣曰计口给盐以米输官口既耗减而犹准旧额徵米是厉民也即令有司勘实徵收无拘旧文

○宣德元年十一月戊申巡按湖广监察御史刘性善奏武昌荆州诸郡县旱潦民饥税粮难徵今又该运米百余万石赴北京乞宽恤

上谕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曰国与民本同一体民既无食若复逼迫之是不恤民凡被灾处税粮皆令折收布钞远运之粮令于见有仓储内运米

○宣德四年三月壬子四川安县茶户杜思聪诉本户茶株枯槁人一死亡积欠茶课郡县责徵日急乞如例免杂役得专办课

上谕尚书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资之不但为公家之用今有司以他役苦之则民不得尽力于此矣即令四川郡县缓其徵茶户当免徭役者皆免之又曰宋陈恕为三司使

稍增茶课取利当时非之此事今任于卿岁课决不可增果虚耗则当减税课但当从宽耳

○宣德五年二月癸巳敕行在户部曰各处旧额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年为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自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

○闰十二月丁未

上御奉天门谕行在户部臣曰恤民必有实惠若惠民无实非恤下之诚比者郡县间有水旱税粮多欠积岁既久未能输官有司催徵逼迫而民愈困四方奏逃亡逋赋者皆以此故朕闻之惻然其宣德三年以前民欠粮税悉令折收钞与布绢尔户部定议务得其中无亏于民户部议以十分为率三分折阔布三分折阔绢四折钞

上曰如此虽然但布绢阔幅者亦难得宜只随民间所常用者依时价收之则民易办庶几民受实惠

○宣德七年三月庚申朔敕行在户部曰近年百姓税粮远运艰难官田粮重艰难尤甚自宣德七年为始但系官田塘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十日恩例减免中外该管官员不许故违

○辛酉

上谕尚书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赋重百姓苦之诏减什之三以苏民力此令务在必行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卿等皆士人岂不知此

○宣德九年五月乙未行在户部奏昨江西宜黄县耆民李崇政等言县民连年遭疫死亡者多官田重租艰于纳徵乞如旧例折纳土产苧布以为民便

上曰旧例折布正以租重故也况今民多死亡何忍复徵米使生者重困乎宜从其言

弛利

○宣德元年三月丙辰行在礼部奏锦衣卫力士甯直言山西中条山产胆矾乞令有司采进

上曰胆矾何切于用使民耕则有粟充饥桑则有帛御寒矾如山积何益饥寒乎小人之言不足听也古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泽之利皆弛其禁若矾可利民听其自采

○宣德三年闰四月庚子广东都司奏番禺县有铅沙县民私取烹炼可得白金铅錫请官开冶

上曰山泽之利民取之勿问冶不可_レ口处开命巡按御史勘视至是御史何善奏发工匠取沙烹炼所得不偿所费

上谓尚书夏原吉曰朕料铅沙之烹所得无几若果有银利置冶烹炼岂待今日彼小民或窃取以求毫末之利无足怪朕已宥之不问其令有司悉填坑洞国家之利不藉此民亦免逐末之毙

○宣德六年九月丙戌初河南民言嵩县白泥沟地产银矿宜开官冶

上命主司郑诚往同三司官覆勘于是诚等用人力二千七百工止得黑铅五十斤银二两至是还奏

上曰小人献利之言不可听其罢之

○宣德九年六月甲戌行在工部尚书吴中言湖广及山西蔚州产木山场宜禁民采伐

上曰卿为国计意甚厚但山林川泽之利古者与民共之今不必屑屑其已之崇儒

○宣德元年正月庚子朔孔颜孟三氏子孙十人来朝辞归

上谓礼部尚书吕震曰朝廷待贤当厚彼皆圣贤子孙其给道里费又谓震曰孔颜孟三氏旧设教官训其子孙必选端重有学行者尔以朕言谕吏部知之

○十月癸未袭封衍圣公孔彦缙来朝既退

上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

先皇帝于其来朝亲定赏赐盖重圣人之道师其道则爱及其子孙今当加倍于是赐彦缙金织纁丝裘衣钞羊酒等物

○宣德二年七月丁酉改翰林院侍讲陈敬宗为国子司业

上曰侍讲清华之职司业师表之任秩虽末其任则重亦可谓儒者之荣矣

○宣德四年正月戊辰衍圣公孔彦缙欲遣人以钞往福建市书虑远行不敢自擅咨于尚书胡濙濙以闻

上曰福建鬻书籍无禁先圣子孙欲广构亦何必言审度而后行亦见其能慎其令有司依时直为买纸摹印工力亦官给之

○十月庚辰

上临视文渊阁少傅杨士奇等侍

上命典籍取经史亲自披阅与士奇等讨论已询以时政从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馔赐士奇等并赐纂修实录官士奇等叩首谢

上曰朕闻有道之治愿治之主崇礼儒硕讲求治道卿等为朕传保与诸学士皆处秘阁朕躬至访问冀有所闻耳稍暇当复至

○宣德五年九月甲寅升北京国子监博士汪奉许子谟为翰林院检讨初监官考满者但复职至是行在吏部言奉等应复职

上曰国子监官有例复职因是优待儒者但他官九载俱升职监官独不可升乎亦升其秩仍典教事其升为翰林院检讨仍理博士事又曰若教官有学术才识出众者尤当不拘资格拔擢勿谓儒者不可用

○宣德七年五月辛未

上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王英母卒问尚书胡濙曰英母亦应得赐祭及营葬否濙

对曰旧制官三品父母曾受封赠者官为营葬今英官四品其母受五品封

上曰儒臣吾所优礼者况非此母无此子其遣官赐祭仍命有司治葬勿为例
兴学

○洪熙元年七月己卯交趾布政司请除府州县学正官以董教事训土人庶革夷俗复华风

上曰古称立贤无方又曰有教无类况师者人之模范用夏变夷莫先于此其令吏部选除

○十一月辛酉贵州镇远府奏本府新设儒学训教生员期有成效请给廩膳以养人

上曰边郡开学教夷人若使自营口腹彼岂乐于为学凡贵州各府新设学校未与廩膳者皆与之

○十二月戊辰贵州铜仁府知府周季言本府新设儒学庙堂斋舍未备生徒讲肄无所欲发民创构未敢自擅

上曰远方初开学校若无庙宇斋舍何以事祀饬变夷俗命工部从其所言

○宣德二年四月己巳行在礼部奏天下岁贡生员考试不中者发回原学肄业以待再试教官提调官如例责罚

上曰此辈在学若府县官勤于提督教官勤于训诲未必无成泰山之溜可以达石何况于人今上下偷惰虚度日月是以临文不知所措循例责罚薄示儆耳宜令内外风宪官程督之考其勤惰明示劝惩庶几教学有成国家得用

○宣德五年四月庚辰南京国子监司业陈敬宗奏先圣庙及太学六堂诸生斋舍皆损坏

上谕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等曰庙学以尊礼先师教育贤才非细务其行南京工部即与修葺不可苟且

○宣德六年八月庚戌镇守洮州卫都指挥使李达奏修孔子庙材木皆备惟少油铁胶丹乞于陕西官库支給

上谓工部尚书吴中曰武将兴学使其下人皆知尊礼孔子而务忠孝诚可喜之事其悉从之

育人材

○洪熙元年七月丙戌交趾各府州县儒学选贡生员王宪等至京师

上谕行在礼部尚书吕震等曰交趾距京师万里远离亲戚而来须是教养得宜彼方乐学可望其成材尔与学官宜知朕此意其衣服岁赐一如云南之例

○宣德三年七月庚午行在六科给事中引奏监生王伦等办事半年例应给赏回监读书

上因谕伦等曰自古大贤君子通知古今然后能立功名垂久远所以国家立法令

尔等习诗书又令通政事宜各勉力不惟国家得人为用尔亦能立身荣家显祖宗矣伦等顿首而退

○十一月辛未

上退朝御文华殿召侍臣问曰国家恒欲人才足用官使得人而才每不足官或旷职何也侍臣对曰人才出自学校学校兴不患无人才人才众多则官得人矣

上曰今国家郡邑有学以育秀民京师有学以升其成才者而复命之历事诸司考其才器之高下而用之立法可谓备矣然

祖宗时咸称得人闻比年生徒多不务学徒记陈言为出身之资及授以职讫无实用是盖师范不得人也唐阳城为国子师斥诸生之久不省亲者于是人知孝宋胡瑗教授苏湖置经义治事斋当时成就者多此政古人所谓师严而道尊道尊而官正侍臣对曰诚如

圣谕

○宣德五年三月己巳命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曰新进士多年少其间岂无有志于古人者朕欲循

皇祖时例选择俊秀十数人就翰林教育之俾进学励行工于文章以备他日之用卿等可察其人及选其文词之优者以闻于是士奇等选萨琦逯端叶錫陈玘林补王振许南杰江渊八人以闻

上命行在吏部俱改为庶吉士送翰林进学给酒馔房舍月赐灯油钞悉如永乐之例复命兵部各与皂隶

上又顾士奇等曰后生进学必得前辈老成开导之卿等日侍左右无余闲其令学士王直为之师常提督教训所作文字亦为开发改窜卿等或一两月或三月一考阅使有进益如一二年怠惰无成则黜之

○八月丙戌

上罢朝御文华殿学士杨溥等侍语及治民事

上曰民之休戚系乎庶官之贤否何术可尽得其人溥对曰严荐举精考课不患不得

上曰欲得贤才当厚教养之法教养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责效于荐举考课之间盖求十一于千百也汉董仲舒言素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诚知本之论于今但当崇学重教

求贤

○宣德二年二月乙酉行在礼部尚书胡濙请以三月初一日临轩策士

上曰设科求贤国家大事昔之为君尝有祝云愿得忠孝之人以资国用今朕之心亦如此濙对曰

陛下心存用贤且养之有素必有可以当

圣心者

○十月丙辰

上谕吏部尚书蹇义等曰书云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盖天下未尝无贤贤者亦皆愿仕在乎人君举用之耳朕下诏求贤意亦诚切天下之大岂无若伊尹傅说诸葛孔明者而皆不见举比者一二大臣有所举荐或既受职即以贿闻或以庸鄙旷位大臣所举如此朕何赖焉卿以进贤退不肖为职尤当为朕留意举能其官惟尔之能必使野无遗贤官无废事然后副朕意义等顿首受命

○宣德三年正月戊申朔州知州张复奉举军中子弟杨鉴等有志操堪任使行在吏部言旧无举武人子弟例

上曰古人出贫贱中任大事成大功者多有之安知军伍中无才能者其召至京考察也

○宣德四年二月丁酉

上览欧阳脩文至梦卜求贤之说顾侍臣叹曰君臣相遇岂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贤辅未得说筑傅岩虽有致君泽民之志不能自达一旦得于梦寐间遂相与讲学论道而功被当时垂后世诚千载奇遇由此观之人君诚心求贤固无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猎遇太公亦岂非诚心相感盖天佑国家必生贤哲为之辅翊高宗思道之心盖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后可以梦言有传说之贤然后可以为相若汉文以梦得邓通光武谶用王梁岂不误哉

○宣德五年正月庚午

上谕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曰古人云惟贤知贤又曰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昨所举拔指口为都指挥者皆将领众任事其令各举二人以观其才识如何举不称者罚之

○三月乙卯

上御奉天门策试举人陈诏等一百人发策毕退御武英殿谓翰林儒臣曰朕于取士不尚虚文欲得忠鲠之士为用其间有若刘蕡苏辙辈能直言抗论庶几所望朕当显庸之于是赋策士歌以示诸读卷官云

○五月乙巳行在兵部覆奏工部尚书黄福言宜令天下都司于所属官员旗军内每岁慎选智勇廉能一人礼送来京都府会官从公试验用之宜如所言悉令选举

上曰此言诚是天下未尝无才但患访求未至耳然亦不可滥举以塞责其令尽心访举勿有遗才蔽匿不举者有罚滥举亦不恕

○八月甲申

上罢朝谓行在吏部尚书郭璉等曰东汉之初窦融保河西以孔奋为姑臧长姑臧最富饶奋独以洁廉自守众皆笑之谓其身处脂膏不能自润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属入朝即擢奋为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扬清浊为治之道使清浊无别何以劝惩天下光武

即位未几举卓茂又举孔奋东汉多循良吏此之由也今天下未尝无廉洁士卿宜为朕甄别以闻朕当有以旌之若人有善而不知则为善者怠矣

○十二月戊辰

上谕行在吏部尚书郭璉等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当为朕择才昨郡守多缺乃劳廷臣共举古之人当斯任者必勤于访问有得即录之故官不乏才吕蒙正之夹袋虞兑文之材馆录是也自今留意璉等皆顿首

○宣德六年十二月丙申朔

上屡诏求贤虑尚有遗逸作招隐之诗以示大臣又自为之序其略曰朕闻君子之学将以致于用也故其未仕则汲汲以明道道既明矣则汲汲以措之天下伊尹耕于莘以尧舜之道自乐然致君泽民未尝忘也其后圣莫如孔子贤莫如孟子辙环天下亦欲行其道岂以独善为高哉又曰士君子当以伊尹孔孟为法顾乃卷而怀之遁于深山穷谷之中与麋鹿为伍而废人之大伦岂得为贤哉

○六月壬戌

上谕少师蹇义等曰朕尝作招隐诗赐群臣以示求贤之切然古亦有招隐诗盖彼欲招隐者与之俱遁朕则意在招徕贤者而用之使无久淹滞岩穴恐才德之士犹未悉朕意不肯轻出再赋七言招隐歌今以示卿等又谓义等曰卿等为国重臣同朕欣戚特示观之夫举贤为国人臣之忠其必有以勉副斯意勿徒视为空言可也

○宣德七年八月乙未

上视朝罢召少傅杨士奇杨荣至榻前谕曰今春命京官三品以上举方面郡守后又出旧作招隐猗兰之诗以示意已踰半岁都不举一人近因卿二人举黎括等朕思今天下之广岂果无人才但群臣不以国家生民为心故往往视朕言为虚文此由吏部之怠忽也其降敕责之

任官

○宣德元年正月庚申南京礼部左侍郎兼国子监祭酒胡濙来朝

上谓吏部尚书蹇义曰昔

皇祖

皇考皆尝言濙敬谨小心可用盖亦朝廷旧人可罢其所兼官留于行在礼部

○四月癸酉行在吏部尚书蹇义等奏请选官

上从容谕之曰庶官贤否关国家之治乱掌铨衡者以进贤退不肖为职一事得人则一事理一邑得人则一邑安推之庶政达之天下无二致也朕嗣承

祖宗大统维新治理以安民生选贤任能尤为切要古人取士于乡以其道艺著闻有素后世以言貌求其底蕴盖亦难矣况笃实之士率多恬退便僻之才巧于进取非至公无以胜私非至明不能格物严选举以遏冗滥精考核以防矫伪毋俾小人贻患于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贤事君国家膺福苍生受惠声名流芳于永世卿等勉之

○七月辛亥召四川按察使陈珪至改南京通政使专掌国子监事珪儒者持宪非所长是以吏部请改用之

上既命之顾尚书蹇义等曰命官称其才则不劳而职易举向所用非所长矣今其庶几乎然为天下贤士师表尤不易也

○宣德三年五月丙辰巡抚苏松等处大理寺卿胡概奏浙江嘉湖杭三府税粮浩大府县有治农官理辨粮税宜增布政司官一员以总之

上谓行在吏部臣曰税粮自是常赋国初以来徵歛输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滥岂得复设古语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

○十一月乙亥吏部言监察御史杨昺朱惠俱九年考满昺练达政务惠政迹未著上曰考绩黜陟所以示劝惩兴事功果得其宜则能者益劝中才亦将自勉于是以昺为浙江佥事惠为太仆寺丞

○宣德四年正月壬申浙江布政司奏所属缺府县及杂职官百一十员

上谕吏部侍郎郭璉等曰庶官所理皆天下事郡县亲民事尤切要久旷可乎自今内外大小职事有缺皆须早除勿致废事

○五月癸酉行在吏部尚书郭璉引中军都督府经历彭远等及进士监生二百人拟除御史主事及郡县正佐等官

上谕璉曰古人授官必量度才德之高下与职事之烦简而授之庶几能称选事方咨于尔其更勉修厥职

○宣德五年正月乙丑行在吏部奏选官退

上因与侍臣论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汉以下视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对曰时世不同也

上曰唐虞三代事简民淳不可比拟唐太宗定内外官七百三十员去古未远亦足为法侍臣对曰然必由君心静则事可简事简则官可省官省则民安矣若国家多事政务烦杂小人幸进冗食者多欲百姓免于烦扰难矣

上曰此诚确论清心者省事之本

用人

○洪熙元年七月戊子章丘县训导张居杰考满当升学者乞留

上命以为给事中因谕吏部尚书蹇义曰前代命官内外更践近颇闻外间言仕者一为教官即老于学校有志于世用者多不乐就此职自今用人不得执一

○庚寅四川雅州学正何源言本云南人以监生授学正不通经学难为师范愿改他职

上谕行在吏部尚书蹇义曰非经明不可为人师云南生固不通经量才授职则人皆效用官不废事此亦初授之际失于酌量其改为土官衙门吏目彼知土俗亦得展布

○闰七月甲寅兴州左屯卫军范济建言钞法等八事

上欲用之行在礼部尚书吕震言济故元进士洪武中尝为广信知府坐事戍兴州今年已八十四矣

上曰吕望八十遇西伯何不可也国家用人正在取老成者但不可处以烦剧耳命吏部以为训导

○九月庚申初汉中府训导李蕃上端本策于

仁宗皇帝

仁宗嘉之命召至是始至以为行在兵科给事中

上谕之曰古之人用其言则显其身朕嘉尔故擢此职夙夜匪懈进思尽忠尔尚益加勉

○十二月庚寅

上与侍臣语及汉光武保全功臣不使之任吏事

上曰功臣固贵保全然天生贤才以为世用彼诚公辅之器国家惟诚心倚任之待之以礼隆之以恩固无不保全者以其为功臣置而弗用亦过矣

○宣德元年九月辛亥亦马刺等处女直野人刀兀等二百余人来朝贡马命为指挥千百户等官

上因谓侍臣曰夷狄为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若究祸之本根盖自熙宁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变易法度民苦征徭军无纪律国家政事日陵月替遂为夷狄所侮致有此祸高宗南渡政宜委任忠良恢复旧疆洗雪大耻乃复用小人力主和议为偷安之计以岳飞之忠卒死秦桧之谗小人之败国家如此

○宣德二年七月壬寅

上谕吏部尚书蹇义等曰唐太宗尝言用人当以德行学识为本此语甚是今之所用多是进士监生彼读书知古必能务德行广智识间有人才吏胥终亦少在要职大凡用人正如工匠用木小大长短各当其宜然后能成居室若用人不当何以成治功卿宜更加详察有在高位而德行学识未称则改用之有在下位而德行学识优长则进用之庶合至公而人莫敢不服

○宣德三年正月辛亥有举范文正公十二世孙范希正端敏诚笃才堪抚民者

上命行在吏部召用之因谓侍臣曰范仲淹尝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君子皆当以此存心

○宣德四年三月庚午

上退朝御左顺门谓吏部尚书蹇义曰今日都察院奏云南按察司吏受赂洗改文案脱免有罪法当绞朕闻

太祖皇帝尝言吏心术不正不可任用

圣见深远今六部都察院政本之地所用之吏尤须择人苟有赃私必寘之法若九

年考满应授官者尤当考察庶不滥用以病百姓

○宣德六年九月壬申

上退朝遇与侍臣论汉唐诸君知人孰优或曰汉高帝用萧曹唐太宗用房杜皆称得人

上曰太宗非汉高比也其论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后皆如所言太宗遗命李世勣最为失当汉高优矣自古人君知人为难信哉

惜才

○洪熙元年七月丙戌以进士蔡子宜为训导子宜永乐六年以亲老归亲终服阙七年不起及是遇赦始起吏部劾其顾私忘公难以任用

上曰怀土人情之常非有大过且辛苦学问得成进士不可终弃其授以训导

○宣德元年十二月乙亥行在礼部奏两京国子监生多给假还乡年久托故不来请遣人提问

上曰古云才难诸生未及仕先负罪名即为终身之玷宜量地方远近定与限期如再于限外不来皆发充吏

○宣德二年八月庚申

上语吏部尚书蹇义等曰国家建学育才以资任用

祖宗以来得人为多比者各处考黜生员例应充吏有以患病为词者告乞再试彼既耻于罢黜必能悔过自新又或是学业垂成不甘中弃者宜从所请然须令翰林院严切考试庶几人知所警自然向学

○宣德四年四月乙卯浙江上虞县人李志道充军死其孙侃已中乡试而卫追其补役尚书张本请依洪武中事例开其军伍俾读书会试自效

上从之曰

祖宗立法如此正以作士气成贤才朕遵承旧制又何急于一卒之用乎

○己丑行在吏部奏第二甲进士王<■>焮心应授从七品官其兄尝为御史以误决死囚抵罪<■>焮心乃极刑家属当罢不用

上曰士勤苦学问始登第一弃之可惜朕记忆

皇祖时一进士以极刑家当罢念其成才之难特命吏部录用此故事也其以<■>焮心为州判官

○宣德六年四月甲寅行在吏部奏求贤所举官四十三人例当会官考试中有南试海卫丁难与考例

上曰古人立贤无方耕钓之中有王佐才其可以军丁弃之命考试如例

○宣德七年三月庚申敕吏部曰唐虞之世罚弗及嗣自洪熙元年五月以前犯罪典刑者已屡经赦宥其子弟今果有才行文学者听保举选用惟犯谋反大逆典刑者其子弟不在选用之例

○戊辰行在兵部尚书许廓奏比者武昌推官姜蕃诉其祖充五开卫军已死其父老病户无余丁今五开数取蕃补役援洪武中例乞除免今覆勘是实

上曰

太祖皇帝于生员有成尚不忍弃况蕃为官岂止一卒之用其除之俾修职自效严选举

○洪熙元年闰七月乙丑

上谕行在吏部尚书蹇义侍郎郭璉等曰天下之治必赖贤才古之大臣皆以进贤为首务卿等今居此任必当为朕择才若官得其人民安政举卿等岂不流誉后世昨观在外考核方面一处有去一二人或三四人者至于府州县尤多或一州一县全不称职者如此用人岂得民安政举今后除授方面官及府州县正官皆须慎择其人以称朕委任

○八月乙酉行在吏部以天下教官多缺请如旧例推选

上谓尚书蹇义等曰今之人才多出学校若无明师训诲何以望其成才监生选除固是旧例须令祭酒司业及诸学官务选经明行修之人不得滥举

○丙申陕西按察使陈智奏举咸宁县丞黄维等八人公勤有才能

上谓行在吏部尚书蹇义曰用人须辨贤不肖不肖者必退贤者必进智所言如询察果实即擢任之

○九月乙卯行在礼部奏定科举取士之额

上曰国家设科取士为致治之本其冒贡非才盖是有司之过人既苟得遂启幸心今角□羊额已定果行之以公不才者不得滥进自然人知务学其令各处凡考试官及诸执事先须择贤庶免冒滥

○十月丁亥都御史刘观王彰李素奏举才能之士前应天府尹于潜等十余人

上曰卿大臣所举必当昔孙抃言吾辅政无功惟荐一二台臣无愧卿等必能知此复谕之曰古者除官则署举主姓名贪秽则连坐今亦当循此法

○宣德元年三月辛酉行在湖广道监察御史谢瑶荐贤奏牍误书姓自陈改正

上谓行在吏部尚书蹇义曰古人奏牍皆存敬慎石庆书马字欠一点惧及死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其改外任遂为交阯知县所荐者亦不用

○十二月癸未吏部尚书蹇义等俱给事中彭璟等所举贤才姓名奏请取用

上曰近命京官举贤欲得真才前日待诏边文进保赃滥之人苟徇私意不顾公论人言惟贤知贤文进不才小人故狂妄如此今已皆罪之卿等自今更须详审勿为小人所欺

○宣德二年正月庚戌

上语行在吏部尚书蹇义等曰诏书求贤不问已仕未仕近观各处所举亦有拔自

民间天下之大岂无遗才皆当召至考其所学试其所能然后命之以官君子小人各以类进但观所举之贤否则举主之贤否可知卿等切须详慎务得真才勿容滥举

○六月甲戌

上谕吏部尚书蹇义等曰今之武职皆是勋旧子孙少谙政事一切皆由首领官若能公心亦克有济近有告科歛害军减克月粮者盖首领官多至吏胥除授卿等初除之际必谓此小官不及精详及其受罪而去军士已被其害以此言之不可不慎

○宣德三年二月己卯

上御奉天门谕尚书蹇义等曰比下诏求贤欲得实才为用而所举多非其人自今召至者引于内廷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命题考试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锦衣卫官监视理明辞达者用之否则罚其举主

○四月癸未

上谕行在吏部臣曰唐尧用人犹曰试可乃已况于后世更当详慎朕下诏求贤四方荐举来者甚众卿等未尝考察岂能知其贤否而辄授以官欲官皆得人难矣今未授者必会官考试取其可者用之已授官者俟考满至日试之如例试不中者黜之

○宣德七年四月己丑应天府奏请乡试同考官乞命兵部给脚力

上从之顾谓礼部尚书胡濙等曰考官取士但据文章不悖经意即可充选然应举之人皆凭学校有司保送其人果孝弟忠信而又通今博古科目取之足为世用若德行不修而徒有文辞亦终无益考官须是学问老成心术正大之士不然亦能颠倒是非卿等宜申明朕意亦使知慎

○宣德八年七月庚辰四川按察司副使朱与言言设科取士

圣朝盛典洪武间考官必用经明行修之士比年有司多举亲故去敢不公今后考官必访求文学老成之士

上命礼部从之顾谓侍臣曰朕亦闻在外举考试官多出私意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已无学识安能分别人之高下贤才鲜有不为所枉矣

重守令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巩昌知府孙亶满九年当去军民乐其仁恕奏乞留之

上谓行在吏部臣曰郡得一贤守则一郡之人安古之龚黄亦人耳人苟有志无不可及孙亶能得众心可以为贤宜允所奏使天下郡守皆如此人百姓岂有不安

○戊午安平县丞耿福缘累以冗员当汰民怀其惠累奏乞留之

上谕行在吏部臣曰州县官爱民如子则民亦爱之如父母若贪虐无道民视之如仇讎岂肯保留至于再三不已其升为平知县

○七月辛未山东平度州同知王璠以冗员去昌邑主簿刘整以旧官代还民皆言其能恤民瘼戢吏弊请复其职

上谕行在吏部臣曰为人上者惟顺民心古语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尧舜

之治亦民好恶而已其悉从之

○闰七月庚子靖州知州张干以旧官代还州民赴京诉前知州贪刻干廉勤乞留以惠民

上曰新知州可为君子其留之以慰民望又曰古人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若其慎终如始则愈善矣

○九月乙卯山东长清县知县薛慎以亲丧服闋县民相率诣阙奏乞复慎长清吏部尚书蹇义以闻且言长清别除知县已久即如民所言又当易之

上曰必其不如慎故民求旧国家任守令但欲其得民心苟得民心虽屡易何害

○宣德元年正月丁巳博野县知县陈哲以旧官代还县民诉于巡按御史言其有父母斯民之心乞留哲事闻

上谕吏部臣曰朝廷选用守令正在求民安耳哲能得民心如此称所用矣古人有言所欲与之所欲与之所恶勿施其召旧官还而令哲复任

○宣德二年三月辛丑

上谕西汉循吏其略曰以一郡一邑之民付之守令者欲其教养之而已教养之道农桑学校而已农桑之业修则民足于衣食而遂其生学校之政举则民习于礼义而全其性如是足以为善治矣

○五月丙辰浑源州知州陈渊有罪当罢为民耆数十人诣阙言渊爱民如子逃亡复业因备御千户陈贵纵军毁民室庐占民田地渊不忍民被害列奏贵罪为贵所诬自渊离职民失所望乞复渊职

上谕吏部臣曰守令中未尝无贤者往往为小人所伤法司又不能别白是非枉直亦岂得无过其从民所言令渊复职

○宣德五年七月癸亥

上视朝罢御左顺门谓侍臣曰郡县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贤否混淆无激劝则中才之士皆将流而忘返吏部以进退人才为职亦未闻有所甄别何也因降敕申谕

○十一月癸卯湖广沅陵县有恶虎为民患敕总兵官都督萧授等捕之

上因谕行在吏部尚书郭琿曰古之守令有善政者蝗不入境虎自渡河今沅陵有虎患其有司之政可知即移文戒飭之使之脩政弭患则固胜于人力也

○宣德六年正月庚辰苏州知府况钟奏长洲知县徐亮到任半年政事不理民失所望乞别除知县代之

上谕吏部臣曰长洲剧县须廉干吏乃能治何以不量才授任即选贤能者驰驿代之

○癸巳行在吏部言镇江府知府同知苏州府吴县知县皆以贪去请用丁忧起复知府尤（音） 嵩同知赵郁知县宋彬代

上曰守令当用廉正有才能者毋拘拘循资格此数人既可朕当从但旧官以贪鄙

去今所用胜彼则可不然徒劳费无益

礼群臣

○洪熙元年七月戊寅行在吏部言四川永宁宣抚司经历张规等皆年七十之上不能任职

上曰七十致仕古今通典然亦有不听去者以其尚可也既皆聪明不逮留之何益听致仕去以顺人情

○宣德二年八月庚申监察御史严继先言近吏部放遣患病官还乡例皆革去冠带为民中亦有曾授诰敕封赠父母者既非得罪輒去冠带无以激劝后进敦厚风化

上谓尚书蹇义等曰以理去官与见任同今后曾受诰敕以老疾去者皆令冠带还乡

○宣德三年十月乙酉

上谓群臣曰古者师保之职论道经邦寅亮燮理不烦以有司之政今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杨荣皆

先帝简畀以遗朕者而年俱高令兼有司之务非所以礼之于是赐敕谕义士奇原吉荣曰卿等祇事

祖宗多历年所忠谏谏议积效勤诚朕嗣统以来尤资赞辅夙夜在念图善始终盖以卿春秋高尚职典繁剧忧劳待贤礼非攸当况师保之重寅亮为职不烦庶政乃副倚毗可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相与讨至理共宁邦家职名俸禄悉如旧

○宣德四年八月戊寅翰林院学士沈度乞致事

上谕行在吏部尚书郭璉曰度诚谨

皇祖眷之弥厚今虽老精神未衰亦不可烦以事但令京居食禄免朝参有召则入

○宣德七年三月辛巳南京国子监奏请给学官皂隶充使令

上曰旧不与皂隶者以其非常参官然贵贱相承礼之常分遂命兵部如例与之

谕臣下

○宣德元年七月甲午

上御奏天门谕兵部尚书张本等曰近来民有诉妄角□羊充军者此乃有司之过彼意盖谓朝廷所重在军不知民乃国家根本夫朝廷于军民正如舟车任载不可偏有轻重今后卿等须令有司审实军则为军民则为民毋致妄冒违者必罪不恕

○宣德二年正月辛卯敕谕群臣其略曰惟尔群臣执德以廉为要廉者发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为本仁者施之厚而下得其所忠以奉国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其勛之哉

○六月乙亥直登闻鼓给事中以所受词上闻

上因谕之曰朝廷虑刑狱有冤下情不能达故设登闻鼓然前代置院设官托耳目于一人非兼听广览之道我国家命六科给事中轮直最得其当尔等无畏权势无易孤

哉惟其所言即时为达庶几事无壅蔽幽隐毕闻况给事中为朝廷近侍诚能效职当显用尔无或阿比以忝所任

○宣德四年八月丙子命工部右侍郎罗汝敬等往苏松浙江等处督运粮赋汝敬等陛辞

上谕之曰比来有司徵收多弊输纳违期今命尔等往督之催科当戒苛刻持已当加廉慎无袭奸贪所为也

○宣德六年五月丁亥巡按四川监察御史王翱奏西安卫官军二百余人随都督陈怀至四川既支行粮原卫又支月粮而并无差遣请令还西安

上谕行在兵部尚书许廓等曰近来边卫多奏缺官而此辈乃优闲无事若总兵官当有随从四川未必无人古之良将为国家立功名者必使人各尽其才而有志之士亦不肯自暇自逸苟安务得者小人事也遂敕怀尽遣还原卫

○宣德七年六月丙辰御制官箴成以示百官

上谕之曰朕承大宝临抚兆民实赖中外文武群臣同心同力以兴起治功昔舜命九官十二牧皆孜孜训谕虞史书之夫以大舜为君禹皋稷契辈为之臣犹致傲如此况朕菲薄敢不究心然远臣既不得数见而人谕之近臣虽朝夕相接亦不得数以言谕因取古人箴傲之义凡中外诸司各著一篇使揭诸厅事朝夕览观庶几有傲然古之君臣有交傲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谏告朕者尤朕所乐闻也箴凡三十五篇

戒饬臣下

○洪熙元年七月壬午遣鸿胪寺司宾署丞焦循摄礼部郎中颁诏朝鲜

上谕之曰朝鲜为国东藩世修职贡朕嗣承大统所宜诏告简尔将命当以礼自持用副任使其慎之

○闰七月癸卯

上谕尚书吴中等曰比闻工部差人催办诸事多有暴酷伤人事有不可已者亦当从容使人措办若暴酷逼迫为朝廷歛怨失人心矣宜询察一二人痛治之以儆其余

○丙午行在吏部以内外官应给诰敕封赠为请

上从之谕尚书蹇义曰国家封赠之典所以劝励百官苟能修职显亲扬名岂不忠孝兼尽若纵盗贪婪旷废职业上亏朝廷下辱父母非朕所望也

○丁未

上谕行在吏部尚书蹇义等曰前命御史考察在外等官正欲任贤退不肖庶几民受其惠近闻考察之官少能着实但信偏言更不博询其有勤于职业因理公务不免施刑小人不喜诬为酷暴今輒罢退庸滥之官纪纲不立人所狎玩或贪赃贿低首下气依阿度日小人贪其易与乃更保留如此不当孔子曰众好恶必察焉宜严戒饬之务尽至公毋使正人受诬小人得志如或不当责有所归

○宣德元年正月甲寅

上御奉天门谕群臣曰前日御史奏通政秦川往湖广督赋受赃川大臣何得全无知汉大司农田延年贪求赃贿一旦败露自杀身命为重财贿为轻此乃以至重博至轻况赃物法当入官于己何益

太祖皇帝尝言守俸如井泉井虽不满日汲不竭川俸亦不薄若清廉公正尽忠为国岂不长享富贵今至此罪岂可容古人云祸福无不自己求之凡在官者当以此人为戒群臣皆顿首受命

○四月戊寅初

上以载籍所记前代外戚及臣下善恶足为鉴戒乃采其事制外戚事鉴历代臣鉴至是书成颁赐群臣及外戚谕之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亲亲始至于文武之臣亦欲同归于善然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故于暇日采辑前代近戚及文武群臣善恶之迹与其所得之吉凶类为此书用示法戒其择善而从以保福祿于悠久

○宣德二年正月丁未

上谓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曰昨有四川千户调除广东不欲赴官奏乞仍旧者朕不许古之忠臣惟上所使每有征伐奉命即行今天下无虞调之广东亦复何患乃欲徇私自便岂是忘身徇国之人朕以其无知姑容不问若再有此必罪不宥

○宣德三月五月庚辰

上出酒谕示百官时郎官御史以酤酒相继败或请遂禁酒

上不从故作酒谕其文曰天生谷麦黍稷所以养人人以麴蘖投之为酒周官有酒正以武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国用书柜鬯二卣曰明禋诗既载清酤我思成以享祀神则也厥父母庆洗腆致用酒以事亲也岂乐饮酒以燕臣丁也酒醴维醕酌以大斗酺酒有衍筵豆有□□□(□□戈)□燕父兄及朋友故旧皆其大者酒曷可废乎而后世耽嗜于酒大者亡国丧身小者败德废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 跬 铤金 > 仪狄戒甘酒成汤至帝乙罔敢崇饮文王武王戒臣下曰无彝酒曰德将无醉曰刚制于酒孔子言不为酒困礼有一献百拜然则酒曷为不可有乎夫非酒无以成礼非酒无以合欢惟谨圣人之戒而礼之率焉庶乎其可也

○宣德四年七月丙寅给事中贾谅张居杰言户部郎中萧翊等不理职务惟日挟妓酣饮命悉下之狱

上谕尚书夏原吉等曰饮酒人之常情朕未尝禁但君子当以廉耻相尚倡优贱人岂宜褻狎近颇闻此风盛行如刘观辈尤甚每赴人邀请輒以妓自随故此辈仿效若流而不返岂不坏礼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当以朕此言遍谕之

○八月丁亥

上谕六科给事中曰朝廷置给事中所以出纳命令封驳章奏关防百司之弊而朝政阙失庶官贤否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其他职事比也

祖宗时慎重用人其有敷奏详明莅事勤敏智识优长有补于政治者皆不次用之

朕嗣承大统期于庶政修和尚赖左右侍臣之助古之士君子力学养德得君而用之莫不建功于时施泽于民流芳于后尔等受职有年谙达宪章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几朝无失正官无废事不惟国家有赖尔亦有闻于悠久其< 憚心 > 勉之

○十一月己巳

上御奉天门御行在刑部侍郎施礼等曰昨日大理寺奏尔等遣吏送强盗赴寺审录中道受财纵之逃逸于律当绞朕已可其奏夫吏人心术已坏惟知利耳其中有廉耻者百无一二尔等宜严饬之使知守法畏刑彼能保身此亦省事今彼陷入死地非尔等宽纵之过乎当以为戒礼等皆顿首谢

○宣德五年二月己卯行在光禄寺厨子告言光禄窃减外夷供给之毙通政司以闻

上命行在刑部侍郎施礼执而罪之且谕礼曰光禄寺之毙不止此

祖宗以来饮食供给皆有定规比闻擅自坛减应给之人率不得凡得者率非应给之人惟虚立案牒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顾侍臣曰毋谓饮食细故然亦干大体华元杀羊享士羊斟不与遂致丧师勾践投醪于江与众共饮心感悦遂成伯业以此而论所系岂轻

○八月壬申湖广按察司奏五开卫指挥倪善赵兴怀私不和妨废职务请皆治其罪

上谕右都御史顾佐令按察司俱治之谓佐曰同僚有兄弟之谊当情意相孚可否相济譬如操舟行车虽众论不齐但欲舟车可行而已何必争兢此辈皆胶于私意以致妨废职务若仓猝蛮夷有警不能协和何以济事故不可不治以示儆也

○宣德六年六月癸丑建昌府知府陈鼎以县丞徐政率里长供给饮食日费钞五十贯贪饕害民执之械至京

上命付行在都察院治之顾侍臣曰饮食虽小事然廉节君子务养大体不肯以口腹累人羊续者不可学邪

○七月丁卯行在刑部侍郎施礼奏强盗反狱请遣人四出擒捕从之仍命锦衣卫执其巡狱官及司狱卒治罪

上谕礼等曰罪囚系狱凡狱具轻重各有宜施尝闻

太祖皇帝言仁于仁不仁于不仁强盗何足矜悯而待以姑息今之逸如虎出柙人复被害矣此由堂上官纵施故下人得以生弊推情论法尔亦当罪姑停俸治事必俟盗获而后与俸盗不获尔罪不免

○八月癸巳朔

上御奏门谕都御史顾佐等曰各处体审官员本欲分别贤否使人有所激劝近日累有奏陈言奸民摭拾其罪或言御史及方面官以好恶为去留纷纷不已朕惟矫诈者固多诬枉者亦未必无之卿等其以朕意申戒饬之去取务合至公今后有徇私偏听以

枉为直以贤为不肖者必罪不宥

○宣德八年二月乙酉以戊子祀

社稷預告

宗庙請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配太常寺所進祝版誤書日月

上覽之促命改書召太常寺卿姚友直責之曰一歲之間兩祭

社稷而于

祖宗前怠忽如此豈是小過汝等皆授職有年正是官怠于宦成自今宜常加敬慎

○六月庚寅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羅銓等劾奏刑部郎中厲思溫員外郎孟芳屢爭忿公堂侍郎吳廷用施禮寬縱不言又不具奏

上命執思溫芳鞫治召廷用禮諭之曰凡為官長當寬不至縱嚴不至殘爾今縱矣刑部掌天下刑罰豈應其如此繼今宜勉自飭勵

勵風紀

○洪熙元年十一月丁酉擢翰林庶吉士王璉等為監察御史

上諭之曰爾在翰林久故擢爾為御史爾亦知御史之職乎正其身端其志振肅憲綱糾擊奸宄反冤獄庶幾其可或尸位素餐或擅威虐下或貪黷貨賄有玷風紀必罰必黜不爾貸也

○宣德元年三月乙卯行在都察院奏引監察御史唐舟等二十一人分往各布政司直隸諸府州照刷文卷

上諭舟等曰刷文卷以察奸弊正違錯須以清潔無私為本不然則是非黑白不能分別然又當安詳平恕勿事煩苛爾等宜職朕意

○十月癸亥升行在河南道監察御史張政為山西按察使

上諭之曰今以一道憲綱付爾當謹守禮法以肅眾儉正庶官事有當為者即為之務合至公勿有所循

○十二月癸酉升行在貴州道監察御史林碩為浙江按察使

上諭之曰浙江地大人眾有司未必皆賢軍民之中亦有豪橫非理者必須紀綱修明法度整飭然後奸豪斂戢善柔得安然後治人必先自治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爾其勉之碩頓首受命

○宣德二年二月甲申行在都察院奏遣御史往巡江西浙江

上諭都御史王彰曰御史巡按當務大体先須清心寡欲然後能明察庶事伸理冤抑興利除害若逞小才作威福此豈朝廷委任之意卿須戒飭之

○四月癸未廣東按察司初分四道後以所轄州縣多增設廣州道而僉事仍舊至是按察司請增置僉事

上从之曰按察僉事分巡一道官吏廉污民生休戚系焉宜慎择人不可滥授

○宣德三年八月庚寅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奏监察御史多缺臣访举进士邓棨等十四人监生程富等十一人听选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谨堪任御史

上曰风宪固当用端谨者亦须有才猷方称未可迂口处授此职俱令于各道历政三月尔察其言行考其贤否第为三等朕将选择而任之

○宣德五年五月壬寅行在都察院请差御史巡按福建广东

上命章杲陈汭因谕之曰御史出巡先须考察官吏官吏守法然后百姓受福凡为恶有迹者易于惩治其有贪暴虐民而强辩饬诈及外示善柔心实险恶者最要明白切实若徇私废公媵媵姑息容恶长奸使百姓受害则尔罪均杲等顿首受命

○八月甲午行在都察院奏巡按江西御史刘伯大以同行监生买布亏价罪之监生告伯大枉道还家受人馈遗请罪伯大

上从之因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古云无诸己然后非诸人已身不正而欲正人得乎凡在风宪必以洁己为先

○宣德六年二月庚子命监察御史于奎往蓟州等处缘边点阅戍守官军

上谕之曰缘边关口戍守已定所以频点阅者虑有怠纵失于防关尔为朝廷耳目官若知其纵弛而不举或苛细生事皆失其职奎顿首受命

○五月己巳初御史傅吉巡按江西布政使孟桓等俱率官属出郭迎候又陪朝王宁府官奏其违法

上命吉等自陈至是吉等皆服罪

上宥之谕都御史顾佐等曰风纪官先须守法乃能以法治人今御史多轻薄少年不以礼法自治喜人谀佞苟失迎送輒生事挫辱在外官亦不能自执礼法諂佞成风其榜示禁约违者悉罪之

○十月己亥

上谕行在吏部尚书郭璉等曰朝廷置御史托之耳目凡政务阙失民生利病百官贤否皆得奏举岂可以任匪人比来有相朋比同流合污者有依势作威凌蔑良善者甚至贪淫秽浊不可以言者如此何望其能举职虽以逐之自今必择老成谨厚识达治体者以闻朕将试用之又谕之曰在外按察司掌一道风纪亦宜慎选毋任匪才

恤旧劳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山东盐运司唐鉴故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铎之弟

太祖皇帝选为散骑舍人累升今职年老目眇巡按御史言其昏怠不任事鉴亦以病自陈行在吏部言当免为民

上曰闻铎洪武中名臣鉴之进用盖以铎故今老疾无过亦可见其循谨宜体太祖进用之意俾冠带致仕以全始终之恩

○八月壬申行在礼部右侍郎邹师颜卒行在礼部尚书吕震言其家贫不能归丧

上曰朕闻其人清慎其卒可惜遂命给官舟载归因谓左右臣曰为官而贫可嘉今岂独邹师颜但朕未悉知耳自今京终于位皆仿此例

○十月壬午

上谕行在三法司曰卿等所奏刑名多有军职杂犯死罪及应徒流者朕念其祖父立功或本身效劳艰难得官一因愚戇遂致罪戾情有可悯但令于边境充军立功其真犯死罪者不赦

○甲申行在兵部引奏故军官子孙之当优给者

上从之谕尚书张本曰古之从军死事者其派养于羽林盖念前人之劳而怜其孤幼惟恐其失所今优养已有定制闻比来亦有不能自给者尔兵部当如期给俸厚加抚恤且时督武学训诲使知道理长成袭爵庶几得用

○宣德元年五月辛亥宁王权奏诸女将嫁未有第宅请以都指挥吴干等所居处之

上曰干等皆

先朝旧臣其居处已久一旦夺之人必谓朝廷重私亲轻旧臣非所以示天下遂贻书王别择闲旷之地以护卫军创造庶几得宜

○七月乙卯行在兵部尚书张本以故官妻子优给事闻

上曰武臣生勤王事没无资产所遗妻子寡弱与独无子者非得优给岂能自存今后若此者审覆是实即须奏给更勿迟疑

○宣德二年十月丙子行在兵部奏隆庆右卫故百户霍玉无应袭子孙止一女十岁当如例月给米五斗候其适人则罢给

上从之因谕之曰

祖宗立法最为仁厚既不负前人之功亦不使其为无告之人恩意曲尽矣凡若此等卿等当务推行

○宣德五年三月丙寅行在兵部奏各卫故总小旗幼男今应给粮优养俟出幼补役

上从之因谓尚书张本等曰

祖宗立法徼劳必报如此类皆是仁厚之意虽万世行之可也本等顿首曰

陛下圣德恪遵成宪臣等敢不钦承

○闰十二月丙辰保安王志垞奏请以前陕西都指挥使陈怀故宅为洛川县主居第

上谓行在工部尚书吴中曰宗室之亲朕岂吝惜但陈怀功臣若尚有亲属居其中而迁□处夺之不可其令陕西三司覆勘果空闲则与之

○宣德六年六月癸丑

上退朝御左顺门谓兵部尚书许廓等曰人臣事君虽当鞠躬尽瘁若老疾则当优

待之都督郭志祁英杨泽今皆年老有疾宜令致事闲居有子孙者令嗣职

○己未赤城备御都指挥汪贵克减军士绵花入己法司论应斩

□曰朝廷念边军寒故赐之彼若能爱恤军士岂忍侵夺使下人受苦残忍不仁斩之非过但念其前劳姑宥死令充为事官诣广西听总兵官山云调使改过自效

○宣德七年二月癸丑命行在兵部清理贴黄

上谕之曰军职贴黄

祖宗时最为重务盖武臣百死一生致军功得荫及子孙不清理或有冒滥则有功者屏弃无功者反受利矣尔等宜致详慎不可怠忽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三终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四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备荒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无为州奏州民艰食已给预备仓粮济之

上谕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预备食储正为百姓比之前代常平最为良法若处处收积完备虽有水旱灾伤百姓可无饥窘此

太祖皇帝良法美意卿宜编行天下申明旧典务存实惠勿事虚文

○丙辰河南新安知县陶镛奏民甚艰公私无储独函关驿颇有储粮欲申明待报然后给济然民命危在旦夕已先借粮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给民候秋成还官

上谓尚书夏原吉曰知县所行良善朕闻近年有司不体人情苟有饥荒必须申报展转勘实赈济失时知县急于济人先给后闻是能称任使卿毋拘文法责其专擅

○宣德三年四月辛未户科给事中宋徵言洪武中郡县所余预备仓粮近皆废弛宜下郡县修仓徵收以备荒歉

上谓行在户部臣曰此

太祖皇帝备荒良策当百世行之今废弛如此皆有司之过宜即遣官巡视整理有慢令及欺弊者皆罪之

恤灾异

○宣德元年六月戊子河南布政司奏安阳临漳二县蝗

上谓尚书夏原吉等曰近者有司数言蝗蝻此亦可忧姚崇捕蝗终不为灾但患捕之不早耳卿宜遣人驰驿分督有司巡视但遇蝗生须早扑灭毋遗民患

○宣德二年八月戊辰

上谓尚书蹇义夏原吉等曰近者各处有司多奏水旱而山西郡县旱尤甚若禾稼不成其民何所仰给朕心惓惓思所以弭灾之道卿等当辅朕不逮以回天意若今大雨

民犹有望原吉对曰齐景公言善蒙惑为之退舍

陛下忧民如此

天心悦鉴必有以副

圣意顾臣等不职实切惶愧皆顿首谢

○十二月丁丑

上谓行在户部尚书夏原等曰今年陕西亢旱秋田无收其军屯子粒民间秋粮俱已蠲免比闻军民之中多因缺食流离岂可不恤其令有司开仓赈济仍于南京运绢五万匹绵布十万匹令隆平侯等用心拯救勿令失所

○宣德三年四月丙寅山西角□羊州潞州奏天旱民饥多流移他境者

上览奏惻然谓尚书夏原吉曰比闻山西久不雨朕心不安今果奏至其即遣人赈济且抚绥其民无令失所又曰闻旱灾之地颇阔弭灾之要修省在朕卿亦当敬谨勉尽乃职

○六月癸巳

上谕行在户部臣曰霖雨久不止水潦泛滥今城中薪刍涌贵凡有运载入城者悉免抽分违者罪之

○七月丙辰顺天河间真定保定等府及南直隶和州等州县各奏苦雨山水泛涨淹没田稼

上召六部尚书蹇义等以奏示之谕之曰天降灾祥在德朕览之凛然卿等皆当勉思恤民之道

○八月戊申

上巡边驻驛三河县县官朝见

上谕之曰善抚百姓今年此处水潦为灾宜以实闻当图优恤之毋妄有科扰朝廷授汝抚字之寄民不失所斯汝能尽职否则有罚

○宣德四年九月丁巳山西万泉县丞王琦奏去年少雨耕种无收今春至夏亦旱民多艰食

上以奏示户部太子太师郭资进曰山西他郡县未有奏旱饥者当遣官察视

上曰旱潦之灾天用儆朕有司所言勿用致疑即量免其租税仍令有司善抚恤之

○宣德五年四月甲午易州奏蝗蝻生

上谓右都御史顾佐曰今禾苗方生宿麦渐茂而蝗蝻为灾若不早捕民食无望即选贤能御史往督有司发民并力扑捕初发扑之则易若稍缓之即为害不细

○六月己卯永平等卫及河间府静海等县奏蝗蝻生尚书郭敦请遣官往捕

上从之曰遣官之际亦须戒飭颇闻往年朝廷遣人督捕蝗者贪酷害人不减于蝗卿等须知此毙是日晚出御制捕蝗诗示敦等曰蝗之在患此诗备矣卿遣人往捕当如救焚拯溺不可缓也

○宣德九年十二月庚申直隶扬州湖广四川各府州县俱奏旱乾疾疫人民流亡上闻之惻然谓尚书胡濙等曰上天降灾非水则旱加以疾疫民何以堪朕深忧惧卿等当勉图匡济有可以回天意拯民命者其悉以闻

抑祥瑞

○洪熙元年八月丁卯朔鲁王肇辉遣长史进瑞粟尚书吕震以为丰稔之应请上表贺

上曰近日畿内州县屡奏水潦卿不闻乎朕方夙夜忧民艰食若以此为瑞则山东一隅之民可当之如他处何其止勿贺王所遣长史赉之遣还

宣德七年五月甲戌行在礼部尚书濙以山西进龙马驹请偕群臣上表贺

上曰二三年间水旱告灾继踵而来朕方日夕惕励一兽之异何救民饥而欲表贺其止之

○宣德八年闰八月辛亥苏门答刺及诸番国来朝贡麒麟象马诸物

上受之行在礼部尚书胡濙以麒麟瑞物率群臣称贺

上曰远方之物朕非有爱但念其尽诚远来故受之不足贺也

武备

○洪熙元年九月壬子

上谕行在兵部尚书张本曰兵以御侮当国家无事时正须整肃士伍修举兵政书曰张皇六师诘尔戎兵正此之谓今内外卫所军士徒具名数比遣御史给事中点阅多有逃亡者尔职典兵事宜即遣人追捕庶几士伍不缺

○宣德元年正月丁巳太师英国公张辅言在松操备官军凡缘边诸卫及陕西等都司皆已遣还合于河南等都司及直隶睢阳诸卫选调至京以时校阅

上曰然天下虽安不可忘武今国家无事正须训兵练将卿等当为朕留意

○七月丁未

上罢朝退御左顺门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侍语及军卫

上曰昔

皇祖尝言元末之时管军武臣多务贪纵军政不修队伍废缺人问士卒安在则抚夹袋曰皆在于此盖惟有其名耳所以驯至大坏今得无复踵此弊乎宜严谨饬令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时点阅不可怠忽

○十二月乙亥

上闲暇与学士杨溥语及治兵之道传曰兵贵乎训练有方抚养得宜不患其不用

上曰然养之厚则得其心练之精则得其用必其气锐志果而后可用若素不训养一旦驱之矢石之间进退失措何望有济溥曰诚如

圣谕

○宣德二年正月癸卯

上谕行在兵部尚书张本曰各处卫所官旗不能抚恤军士多致逃亡旧例皆有降罚朕宽待之限一年之内勾补不完然后加罪卿宜用心考核如有不完必须降罚古人云威克厥爱允济若更因循则军政必至废弛不可不用意

○宣德四年八月辛卯有献兵书者

上因与侍臣论用兵

上曰古之用兵者卿等试言其一二侍臣对曰昔赵括少学兵自以天下莫能当及为将以四十万众败于秦此不知合变曹操得孙武之术及其破荆州乃驱北方之人远涉江湖以八十万众败于吴此骄之过诸葛孔明知古陈法以为足以取天下然相持数年魏人不敢决战而孔明亦不能成功用古法诚难矣

上曰霍去病不学孙吴而伐匈奴功尝居多由是观之用兵制胜方略存乎人又不在拘古法也

上又曰兵法世称孙武止于疆霸曹操亦终不能取吴蜀所谓桓文之节制不能敌汤武之仁义者是也

马政

○宣德二年十一月甲辰北京太仆寺官奏请遣官阅孳生马

上谕之曰马畜于民间必宽民力而后有责成效国家立法固有定规其孳生不及数者亦屡下令免偿未尝以马伤人盖农民终岁勤动以营衣食又有偿马之费甚可悯也尔等但率旧典以示劝惩民有贫难者宜宽恤之

○宣德五年三月癸卯

上阅马命武士调习之顾谓侍臣曰军国之政马为先务今孳虏固当怀之以恩亦不可不示以威古人云事事乃其有备肆朕于马政尤所用心侍臣对曰今马蕃息视祖宗时加数倍矣

上曰此皆

祖宗之泽但朕遵用成法不敢少怠耳

备边

○洪熙元年八月乙亥辽东都司奏广宁等十八卫修理衣甲请支绵布三万四千余匹行在工部尚书吴中请给其半

上曰边军守御须仗甲兵彼卫身无甲则胆气衰何以责其御敌若甲仗坚利纪律严明士气自振足以慑服寇戎修甲何可惜费其即与之

○九月壬子陕西都司奏拟造铁盔青甲万副所用物料乞令布政司支官钞买办

上从之谓行在工部尚书吴中曰边防国家重事其切用者兵器兵器有备然后可以制敌古者郡国有库兵京师有武库今西陲极边兵器安可无备其令速造官给其费毋科扰于民又谓中曰内外卫所军器皆须遣人阅视凡损坏者官给物料悉为修理

○宣德元年十二月壬申

上御奉天门谓侍臣曰今四夷顺服边境晏然古人尝曰儆戒无虞又曰祸生于懈怠若守边将士稍起怠心少失防闲将有意外之患遂遣玺书戒励缘边守将令尽心防守不可怠忽

○宣德二年五月辛丑巡按御史冯彬奏缘边关隘黄石崖兰芳口城垣未完成守不备

上谕行在兵部臣曰边关戍守当昼夜严谨岂可自谓无事便有怠心古之良将御军严肃虽在闲时常若临寇故能永保无虞卿宜移文责问限日下完整稽违者罪之

○宣德三年八月丁酉

上将巡边太师英国公张辅等进扈从官军之数

上曰朕此行岂为田猎但以国家虽安不可忘武况边境之民每及秋则忧虏患若在我有备虏何能为患朕为民故特田猎阅武遂饬边备耳

○十一月壬戌巡按山东监察御史言辽东西长岭达贼入寇备御都指挥李敏等提督不严请罪之

上谕行在都察院臣曰军官备边但守常法以保境安民如能谨严岂有外患古之良将虽安闲之际常若临敌不可少怠今失机皆由主将号令不严军政不修所致其令御史治之如律

○宣德五年正月戊午敕都指挥韩镇等领兵自永宁至怀来巡捕凡诸隘口屯堡烟墩务令整齐严谨有寇则乘机剿捕

上因谓侍臣曰今虏寇虽衰然鼠窃狗偷乃其常性惟边防严密使彼无间得乘可也

○三月壬寅开平守将奏边务数事

上举其可行者付所司施行因谓侍臣曰方今海内小康惟残虏叛服不常古今制夷狄惟在守备若城堡坚固粮刍充足士卒精练哨瞭严谨彼亦何能为患朕屡以此戒饬边将但虑其因循玩愒今春气渐深政边民耕作之时一或农事防废秋收无望仰给于转输则劳矣遂敕边将严谨备

○宣德六年十月癸卯副总兵都督方政以新立龙门卫及龙门千户所器械旗鼓等物未备奏请给用具数以闻

上命行在工部如数给之谕尚书吴中曰兵甲坚利而后足以制寇不可不与然地利不如人和尤须戒励主将善抚士卒人心既和以守则固战则胜边境可永无虞

○宣德七年九月庚午命将率兵巡警

上谕之曰今国家无事边塞无警可以安逸然居安虑危乃保邦之道况西北二边虏常出没今秋高马肥宜预警备但师行须慎重无贪利轻进无肆杀戮申严号令整肃部伍坚利甲兵以振耀威武使虏慑服不敢侵掠而边城亦固封守此良策也

○宣德八年七月壬申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奏虏寇入雅儿崖杀千户朱铭等掠官马而去哨备都指挥佥事张淮及指挥蔡麟等皆怠慢失机请罪之

上敕亨曰虏乘间为寇杀官军掠官马岂独下人之过亦是主将平昔姑息纪律不严所致自今宜加严谨张淮蔡麟等悉降充戴罪官令专职哨备如再失机处斩因语侍臣曰御边之道惟在得人汉匈奴率十万骑入寇时赵充国将四万骑屯边郡单于闻之遁去以四万骑而使单于知畏非充国总制有道乎亨性谨厚但过于宽故边备屡有小失

任将帅

○宣德九年三月癸丑守开平指挥使杜福年老乞闲开平千户杨洪等奏福居边久练达兵务乞令仍守开平

上谕行在兵部尚书张本曰边将在得人昔魏尚守云中匈奴不敢近塞赵充国屯边羌虏远遁福练习边事素得安士心安可使就闲但当优待之耳遂以其子代令福为致仕官仍往开平协助都指挥唐铭等行事

○宣德三年五月乙亥以陕西都司都指挥使张麟老疾命致事以其子泰为宁夏左屯卫指挥使领马拣练仍命麟往训督之

上因谓侍臣曰古谓将门出将将盖子孙亲见祖父所为自然谙练麟虽老素有材识使泰能似之固于国有用于家亦可长保富贵

○宣德四年三月甲子初四川青川守御千户所百户倪让以例不当袭职罢及番寇攻青川城让与众竭力守城败贼有功总兵官都督陈怀以闻

上谕兵部臣曰韩整辈膺国家委任而以贪淫玩寇不能立功若此者人安可弃之今复旧职使再立功

○宣德五年二月丁丑

上御奉天门谓侍臣曰武备国家重事今军政不修实由将校之不职宜详察其实以示劝惩遂遣敕谕各都司按察司巡按御史用心察访务尽至公

○宣德七年三月壬午命故都督朱崇子震袭指挥使操练

上谓兵部尚书许廓等曰指挥使一卫之长才智过人方能称任不可以后生少年处之姑令操练俟年二十以上观其可任然后任之

谕将帅

○洪熙元年八月癸酉

上闻各卫头目虐害新军致其逃窜谕行在兵部尚书李庆曰凡为军官少有廉洁不思军士乃其富贵之本若抚绥得宜人心悦服遇有征调易以立功高官厚禄自此而致今所为如此岂徒负国亦自害身尔兵部宜戒严之

○宣德元年五月辛亥调晋府护卫官军四千余人赴大同备御

上遣人谕武安侯郑亨曰大同早寒比他处为甚凡备御将士离父母妻子而来所

恃者主张耳非抚绥得所人何以堪郭子仪抚士卒如子弟所以成功名保富贵卿老成宿将当以此为念

○八月乙亥

上亲征高照驻蹕直沽南召诸将谕曰为将虽有智勇必资士卒乃能成功古之名将皆以恤士为本平日抚恤得其心临敌之际必得其死力若素不能恤徒以威馭之缓急未必得用前已命兵部给从征官军马骡分载军资昨见军士多有负重者日晚始至营亦有困乏憩道榜者尔等略不加意但使人不知恤人岂为将之道其即以官给马驴均分驮载以苏其力中有疾病者太医院与善药如果不能前进付所在官司调理

○宣德三年五月甲寅命后军都督沈清总兵民运粮往宣府

上谕之曰军民挽运道路险艰总其事者当加意抚恤使人不知劳而事易集可也若横加笞捶逼取财物人心怀怨已亦不安耳尔宜自慎及禁戒下人俾知朕意

○八月癸卯

上将巡边召扈从诸将谕曰师行须预严纪律申号令衣甲必鲜明兵器必锋利军容必整肃毋纵士卒扰百姓为将馭卒须爱之如子弟即卒事将如父兄矣古之名将皆与其下同甘苦故能得其心汝曹勉之

○丁未

上巡边车驾渡潞河驻蹕虹桥召诸将谕曰朕深居九重岂不自乐但朝夕思念保民故为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经皆水潦之后秋田无获朕念民艰闵焉于心尔将士敢有一毫侵扰民者必杀不赦遂命锦衣卫遣官巡察

○宣德四年三月命都督郭义等督军士牧马

上谕之曰军士无知多纵口腹之欲为民害朝廷待军民一体无有重轻卿等宜严约束况今耕种之时尤不可纵恣蹂践妨废农业违者必治以法

○十二月丙戌

上命行在兵部于京卫选士卒通十万隶五军训练因谕成国公朱勇曰古人用兵虽有成法然以应变不穷为奇盖可教者坐作进退击刺之方至于随机制敌开阖往来使人不可测度此在兵法之外卿等闲暇更当读书观古良将方略融会于心自然有得

○宣德六年十二月癸卯顺天府固安县械系所获强盗张旺等三人至京未获者尚十一人旺隆庆右卫千户余皆武官家人

上命付行在都察院其未获者令锦衣卫急捕召武臣谕之曰国家优待武官皆有常禄死则禄及子何至为强盗

太祖皇帝尝言守俸如井泉井虽不满日汲不竭强盗虽一旦苟得然当杀身岂如守常禄可长久尔等老成旧人当严戒饬使守礼法若有犯致罪毋谓朝廷少恩众皆顿首而退

○宣德七年五月丙寅辽东总兵官都督巫凯请斩逃卒二人之诱女直为寇者

上从之因敕凯曰人情岂乐从异类此必有不得已如为将者能抚恤之动息以时温饱得所虽驱之不去尔等勉之

○九月己巳直隶隆庆卫指挥袁泰等奏保本卫指挥同知李景为指挥使

上不从因召诸武臣谕之曰爵赏当自朝廷景若有功朕岂吝此唐自中世以来威权不振河北将帅皆由军中所立所以渐至微弱此辈犹欲效之耶为人臣但当尽心竭力为国立功不患不富贵也

○宣德八年四月丙申初

上以四川都司奏劾总兵官都督陈怀以备御官军量退其软弱还助运粮守城怀言诸处官军已为三番犹有番蛮出没乞为三番调征官军仍存操备

上谓行在兵部侍郎王骥曰松藩昔无多军城池未尝失守番蛮亦不敢为非比年以来有总兵官镇重兵镇守番蛮时时出没岂不能抚御之彼只利军马不多□田□(八□召)□不思供给之难即遣人驰驿谕怀必如宁夏例不许辞拒命若蛮寇复出责有所归

恤将士

○洪熙元年六月庚申

上谕兵部尚书李庆等曰比闻陕西官军调来京师操备河南山西官军调往陕西甘肃备御交互往来甚是劳费凡事当顺人情若令陕西官军就彼防御河南山西官军来京操备岂不两便非徒省费亦人乐从尔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于道路

○八月丙申

上谕兵部臣曰国家养军士惟在抚恤有素得其心然后得其力比闻各卫军多逃亡皆由将领者不能存恤虐用其力减克其粮常以致饥寒切身无所告诉不逃何俟如此国家何望军士为用尔即榜谕武臣务存恤军士不许生事虐害

○九月乙卯给边军皮裘狐帽

上谓行在工部臣曰塞北苦寒未冬先雪士卒守关瞭望昼夜勤苦使无衣御寒其何以堪皮裘狐帽速遣人运往给之开平大同诸边卫皆循此例

○十月丁丑瞿塘卫指挥彭恭等奏本卫军士月粮比因造营减半月支五斗不足自贍今营造既止各卫粮多乞仍旧支給

上谕行在户部臣曰军士资其用力岂当使食不足月支一石国家旧制暂因事樽节安可为例今既罢工即俾复旧仍会计天下各卫所粮储凡士卒减支者悉全给之

○壬辰巡按御史顾达奏凤阳指挥萧敬等克减军士月粮

上谓侍臣曰古良将巡抚士卒足其衣食艰难则与同甘苦贫困则给以私财今所为如此平日残忍可知命刑部逮治之

○宣德元年正月甲寅阳武侯薛禄奏天城卫军士守边者月粮折绢人一匹千户潘海每匹但给二丈余皆入己

上谕行在兵部臣曰军粮一石折匹绢盖优与之使人得御寒而朕犹虑其乏食今乃三分取其一但知利己岂有恤军之心其执付法司罪之尔兵部仍给榜边卫戒约

○二月甲戌阳武侯薛禄言宣府怀安永宁诸卫俱边境将士严守备又令采办致多逋逃乞罢其役

上谕尚书吴中曰边方军士专务守备何以他歿劳之柴虽山谷有然运送甚艰宜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差军民必须计议得当而行不可轻率

○宣德五年正月丙寅

上御左顺门谓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曰马军比之步军尤为劳苦盖自备军装为难今后马军户内再免一口差役以助给之

○七月丙午行在户部奏山西陕西军士冬布因支給不敷应给绵布者一半折钞陕西每匹三锭山西每匹五锭例有不同

上曰布一疋价岂止三锭军士艰难但当倍与之安可从省其依山西例给来年预计蓄积尽给绵布

○八月癸酉副总兵都督方政奏独石赤城鹏鹞备御官军有患病者无医治疗

上谕行在礼部臣曰朕恒念边军劳苦况有疾乎其令太医院给药遣医士二人往辽半年一更

○九月都察院奏金吾卫军士应得宣德三年四月冬夏布至今年五月方给请治卫官稽缓之罪

上从之召武臣谕曰朝廷虑军士贫难令及时给之管军官当先时举行庶下人得用此辈安享俸禄上不体朝廷之意下失众人之望已命都察院罪之尔等当以军士为心勿踵斯弊国法不尔贷也

○宣德六年二月戊午行在刑部奏

长陵卫千户严忠诈取余丁财物罪应徒

上从之曰朕念军士艰难故免余丁之役使资助之管军官其父母乃不能体此意而剥削之此岂有心恤军小惩大戒亦小人之福

○五月初各卫余丁赴工而逃者例发口外充军

上谕兵部尚书许廓曰朕素知军士艰难尝有命凡军士皆免余丁一人差使俾得生理供给正军所司不遵朕言已是重役若又发遣充军人何以堪止罚工一年其有已发充军者皆取回

○十月癸丑副总兵都督方政奏今调大同等卫军士携家属往龙门卫戍守而郎中王良言口外冰冻军士家属且令勿往沮挠军务乞罪之

上曰政急欲成盖为国谋今天寒地冻军士携妻子暴露道途亦有可悯况新建卫所室未创粮未备良言亦是宜来春发遣遂命兵部移文谕政

○宣德八年五月戊午

上语兵部侍郎王骥曰昨尔奏遣官往南京各卫选取纪录幼军来操练朕虑有子幼母老转徙失所者其悉受之令于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处训练

○宣德九年十二月丁未大同参将都指挥使曹俭奏夜不收高政等艰苦请增其月粮

上谓尚书王骥曰古人饷廩称事彼出死力而与闲居者同食可乎其即从俭言保全功臣

○洪熙元年九月都察院奏广西故都指挥葛森妄许氏告总兵官镇远侯顾兴祖不法事请逮治之

上曰大臣总兵在外欲其靖寇安民若果所为如此法亦难容但朝廷当存大体岂肯輒信一妇人言而罪边将姑令自陈其实

○宣德五年五月癸丑公侯伯大臣奏应城伯孙杰以受赃应流如例罚役赎罪

上从之顾谓侍臣曰君子务德小人畏刑彼以前人功勋荣受爵禄当修德畏刑以图保今不修德亦不畏刑乃以贪赃得罪将何面目视人罚役薄示惩戒耳如能改过庶几长久

○宣德七年九月丁卯

上命安乡建平伯张安高远印烙马谕曰尔等藉前人功有爵禄未知稼穡艰难宜奉法循理保守富贵若不遵宪度恣行贪虐如孙杰所为必罪不宥

录勋臣子弟

○洪熙元年九月癸亥行在兵部尚书张本奏引故官子弟除指挥千百户镇抚

上悉召前谕之曰尔祖尔父昔从我

皇祖征伐立功致有禄位荫及尔辈尔辈年少气锐当思前人艰难得官慎守法度操习弓马勉树勋绩则于前人有光亦不负朝廷任使尔不可得官后輒放肆违犯礼法朝廷公法不尔贷也

○宣德元年正月乙卯

上罢朝御左顺门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侍语及世禄本曰唐虞之时赏延于世周文王时仕者世禄此皆先王用忠厚之意

上曰我国家待勋臣礼意尤厚

太祖皇帝开国功臣

太宗皇帝靖难功臣子孙世袭其爵年幼给全俸养之置武学教之稍长俾习武艺俟其成人然后任事著为令典视先王制尤备朕嗣位以来谨遵成宪功臣子孙咸录用恪勤职业者亦多有之是皆

祖宗教养之功若其不念先世积累之劳不体朝廷优待之意则自暴自弃矣

上又曰古云世禄之家鲜克由礼骄淫矜夸将由恶终此由教之不至耳

○十月癸未行在兵部引奏再阅试中武官

上谕曰凡军职在当精武艺亦当读书知道理近来军职子孙多不务此居闲无事惟思贪财好色纵酒博弈或剽窃书史以资谈论妄自高大及至使令茫然无措隳废前人功业古之良将如赵充国郭子仪岳飞武事既精忠孝兼备所以流芳百世尔曹当以此为法莫以今日侥幸试中便自足也

○宣德三年正月戊申行在兵部奏请选武官

上曰是皆因父祖有功故录用之比年以来军官子孙安于豢养浮荡成风试其武艺百无一能用之管军不能抚恤有司但知循例铨除一旦有警何以得人

祖宗时置武学教之书且俾习骑射当袭职之时严加比试赏罚之法载在典章尔申明之务求实效庶几人知劝惩

○二月吏部奏照磨等官四十人回部例应办事

上因问其中亦有才能出众者否对曰皆中才有一刘𧄦者洪武初诚意伯刘伯温曾孙

上曰伯温事

太祖高皇帝为开国名臣今尚有后昔萧何魏徵之后皆见显用亦以前人之故朕于𧄦岂惜一官处之即令复职

○四月丙辰英国公张辅奏各卫优给出幼并应袭子孙及袭替多余幼官宜遣官统领练习弓马

上从之谓辅等曰射乃军中长技古人多以此为务大抵操习勤则自精卿等教练当使熟于此是日

上视朝罢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侍语及操练事

上曰凡人学业须及早年若或过时终难成就况军官子孙尤宜谙练乃能保守禄位不废前人之功朕已命优给出幼及习替多余幼官练操重念官下应袭子弟亦须豫为训教宜皆令赴教场操练须要精熟勿致其惰逸也

○五月丁丑

上御左顺门谕行在兵部尚书张本曰昨日有总小旗子孙并枪不胜者十余人奏乞再并朕已许之盖此皆有志之人能念祖父辛苦得之故虽小名分亦思继承不坠今有祖若父为大官而子孙安于豢养不习武艺临事失惜隳废前人之功岂不为此人所笑尔宜谕勉之

厚勋戚

○洪熙元年十月命阎颜为教授教魏国公徐显宗

上谓吏部尚书蹇义曰勋戚家有教官此

祖宗所定大抵勋戚子弟生长富贵不知艰难惟肆骄奢蔑弃礼法往往隳前人之业故特选儒者教之中山王开国元勋其家尤须择老成有文章者

皇考在御惓惓督魏国公学其令颜日与讲论俾知仁义忠孝之道

○宣德三年二月丙子

上御奉天门谓左都御史刘观等曰自昔功臣子孙安于豢养虽承祖父爵位少有文武才能一旦委用多致狼狽今公侯伯新袭者众朝廷念其前人之功岂徒使之长享富贵亦欲成其才器庶几克绍前烈已令更番操习武事然人情恶劳喜安若稍宽纵必至怠惰卿宜遣刚正御史二人察视之有慢令不至者具以名闻

○五月以训导李鸣鹤为驸马井源家学录先是

上命吏部曰驸马不务诗书通古今晓忠孝仁义之道必至怠惰骄纵何以保富贵须使之亲近儒生

先朝驸马家有学录与之讲记经史训飭礼义今择端重儒者与井源至是吏部言鸣鹤可用遂命之

○宣德四年二月癸未

上以太师英国公张辅为国勋戚所宜优礼不欲烦以政敕谕辅曰卿以亲以贤祗事

祖宗多历年岁忠存社稷功注国家逮朕纒承大统勤诚辅弼元勋厚德岿然于今方当注倚之时矧居燮理之任不烦以政乃理攸宜可辍中军都督府事官职俸禄悉如旧朝夕在朕左右相与究论军国重务共宁邦家卿其专精神明道德益弘启沃之功用臻治平之效欽哉

○是日敕行在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张昇曰卿舅氏至亲而日理剧务不遑暇逸矧兵政之重吏或以欺谩连逮不问则废法问之则伤恩朕夙夜在念图善始终可辍左军都督府事官职俸禄悉如旧庶称朕优礼至亲共保富贵于无穷之意卿其体朕至怀欽哉

○宣德五年二月己卯巡按直隶御史白圭奏武定侯郭玘曰令家人强夺民田指挥吕昇阿附玘又夺官军屯田千余亩与玘请治玘等罪

上曰勋戚之家正当谨守礼法庶几长享富贵乃敢纵恣贪暴如此此非朝廷少恩玘姑宥之吕昇及玘家人皆执而治之

○宣德六年十二月乙巳南京锦衣卫指挥徐景璜及其弟千户景瑜得系囚之逃者径送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奏其违命不关白

上命都察院责景璜等罪俾戴罪还职景璜等有倍慢语法司奏大不敬应斩

上谕群臣曰朕念开国元孙之孙且

皇祖母族侄岂忍加重罪姑谪戍边俾自惩庶几保全之道盖二人皆中山武宁王孙也

○宣德八年五月勋卫陈昭坐同父宁阳侯懋欺官粮盐人已既宥罪罢闲法司请革其冠带

上曰昭安于豢养习奢傲彘以天寒命光禄赐勋卫酒肉昭独以不丰洁却之朕目

睹之固知其非令器今又以贪黷得罪革冠带良是但念勋戚姑与之令其省过用保富贵

○宣德九年二月乙丑吏部言阳武侯薛禄孙洗袭祖爵无追赠父母之文

上曰洗承祖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人今百官皆得封赠父母而彼独不与非所以示公也其与之

明赏罚

○宣德五年五月行在后军都督府奏宁山卫指挥使李昭毁城楼造私居占耕军士屯田及克军粮

上谕都御史顾佐曰为治之道赏善罚恶而已其恶如此不可不治即擒治如律

○九月庚戌

上临朝谓尚书张本等曰昨观都督山云奏访察广西所属军官其中能事者虽多然廉公而能者十才一二贪婪而能常八九盖武夫悍将唯知好利不务洁己恤军保守名爵今当正其赏罚使廉能者加勉贪暴者知戒庶几军政脩明远人获安

○十月丁亥

上巡边驻蹕洗马林晚御幄殿学士杨荣等侍

上问人君御世之权何者为重荣等对曰命德讨罪二者是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举十六相诛四凶而天下悦服此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也齐威王封即墨大夫以万家而烹阿大夫齐国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恶为好恶也故爵赏刑罚至公无私然后能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诚如

圣谕

○宣德六年十月乙未甘州卫千户姚宁奏北征曲先与舍人王敬等俱先哨了例皆升赏其间指挥王杰等俱非哨了之数妄冒升职未惬众心

上谓兵部尚书许廓等曰升赏之法所以酬前劳勉后效若有功不得则材勇之人忿无功而得则侥幸之心启将来何以使人宁等所言宜令总兵官覆勘果当升与否具实奏来务合至公无惮改过

○宣德九年十一月镇守甘肃都督王贵奏肃州卫指挥胡麟等追杀虏寇有功军士李成战死

上谕行在兵部臣曰有功必赏赏罚明则士气振官军有功者俱升一级军士战死者以其子为总旗余官军悉赏如例

赏功

○洪熙元年七月辛未

上谕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比观卿等所言

天寿山营造军匠月支粮赐旗军所给比工匠差减勤劳既同而粮赏不一何以协人心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工匠旗军其一例给之

○宣德元年七月丙辰行在兵部尚书张本奏昨升都督僉事费瓛为右军都督府左都督及诸指挥千户升擢者五十八人请如例附选

上谓本曰赏当功则人劝昔项羽于有功当封刻印刑忍不能予所以失人心今朕于报功酬劳不吝爵赏若有未当卿等亦须执奏计议可否而行

○九月癸卯封乳母李氏为奉圣夫人保母张氏为佑圣夫人其故夫皆赠都督僉事

上谓行在吏部尚书蹇义曰古人云无德不报李与张其劳皆多亦皆纯实谨厚今兹之报非曰私恩亦出公义若其如王圣纵恣则朕不取

○宣德五年三月壬戌三法司奏苏州卫副千户张开源擒获强盗例应升赏缘开源前任百户已因擒盗得升虽今有劳虽再升

上曰为强盗者皆轻生擒之亦犯危险况国家大信不可失宜如例升遂升开源为正千户

○丁卯吏部奏主簿周显差浙江至海宁县获强盗二十余人例当升赏然前无民官获盗之例

上曰给榜定赏格正欲捕盗榜以令众令以示信岂问军民官邪其赏升如例

○宣德七年正月甲申安定卫指挥同知果脱卜花从征曲先叛寇时为向道有所擒获且招抚番人复业事平论功以斩馘为上而果脱卜花例不应升自陈其指示之能招抚之功居多兵部尚书许廓执奏以为例不应升

上曰不闻萧何发纵指示之功居诸将上乎彼为向道且有功何得不升升为指挥使仍赐敕嘉劳之

褒忠节

○洪熙元年九月戊申监察御史尹崇高奏诸暨县孟氏女蕴许嫁县学生员蒋文勛未嫁文勛充贡入监为御史病卒蕴年谗二十号哭归蒋氏执丧三年甘守苦节年已六十乞旌表其门

上谓行在礼部臣曰夫死妇守节世恒有之此女但许嫁能执妇礼守志不二可谓贞女人所难能者宜旌表以励风化

○宣德元年三月己亥

上闻交趾又安知府琴彭守茶笼州叛寇攻城昼夜备御粮尽援绝不屈而死特赠为交趾左布政使遣官赐祭且敕交趾布政司曰彭恪恭朝命坚持臣节毕力抗贼死不易心忠义之诚明如皦日朕怀悯夙夜不忘敕至即厚恤其家仍遣人护送其子一人来京官之

○宣德二年二月遣顺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上曰人臣之义当务尽忠此人心如鉄石元君百方诱之降终不屈可谓万世不磨若夏贵辈真犬彘不若矣礼部尚书胡濙对曰

陛下此言诚万世公论

○宣德三年五月辛未赠交阯死节辽东都指挥等官李任等为都督同知等官初交阯布政使戈谦以任死节事闻

上恻然曰大丈夫为国固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任等可谓无愧矣于是有褒赠之命

○宣德四年八月庚寅兵部尚书陈洽在交阯宁桥之败洽被执不屈骂贼而死事闻

上恻然谓侍臣曰大臣以忠殉国一代几人王通与贼连和陈洽骂贼而死使通与洽同志何至辱国朕用人之不明也赠洽荣禄大夫少保谥节愍

○宣德八年八月甲申江西吉安府知府陈本深言庐陵县城南畝有忠节祠祀乡先贤宋楚国文忠公欧阳脩忠襄公杨邦乂忠简公胡铨盖国文忠公周必大文节公杨万里信国公文天祥比来官屡更代事致因循旷缺祀典乞举行盛典敕有司每岁春秋致祭

上谕行在礼部臣曰褒崇忠节足以正人心厚风化此国家先务其从所言令春秋祭祀命府官行礼仍命有司以时备葺祠宇

体群情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少师吏部尚书蹇义奏内外官吏有坐罪遇赦即以亲丧告丁忧者恐或挟诈难听其去

上曰父母之恩莫大焉君子不逆诈宜悉听其去若果怀奸事发治之未晚

○七月戊子故通政使贺银之子法

仁宗皇帝授以鸿胪寺司宾署丞俾读书太学至是自陈母老病乞放回养母

上曰学者学为忠与孝也母老可使违养乎命礼部从之

○闰七月戊申行在中军都督府奏监生马聪历事勤谨欲如近例送监读书以俟科举出身

上谓行在吏部尚书蹇义等曰

先皇帝欲学者皆为实材故必令科举出身以成远大之用然人才性有高下年有老少亦可各随所宜今后历事勤谨有志科举者听令读书余如永乐旧例毋使淹滞

○丙辰行在礼部尚书吕震言光禄寺厨子李伍等俱告年老有疾乞免役

上曰仕者有疾亦赐告老七十则令致事此辈执役之人劳苦累岁老病岂可不恤其悉放还乡

○八月丁丑贵州水德江长官张沂奏奉部符令民计口纳食盐钞贵州郡县皆溪洞蛮民自耕以食商旅不至无货易钞乞赐免纳

上谕行在户部臣曰贵州边远之地蛮民何由得钞朕方绥抚欲其安业若令纳盐钞未必不至惊扰方面郡县皆不以闻卿等亦不虑及此官土乃能言之是土官能恤民

也其免之

○九月壬子石匠方真诉兄弟六人供役卒于京师惟真与次兄令仍执役有母年八十居原籍严州乞免一人还乡侍养通政使司以闻

上顾工部臣曰此于天理人心如何尔曹亦皆有母乎其即令一人侍母终身其一人亦令省母后还役

○十月甲申河南右布政使萧省身自陈三年考满例得本身诰命若封赠父母必俟九年今臣父年八十余矣诚可惧之时乞停臣诰命先授臣父俾得生沾荣命

上谓吏部尚书蹇义曰此孝子迫切之情其从之遂封其父以省身之官

○十一月丙辰国子学正曾才鲁言有母年七十余居乡户无丁男乞归侍养

上顾行在吏部臣曰唐阳城为国子司业诸生不省亲者斥之况为师乎其从之

○十二月癸酉陕西行都司所属卫卒送官驼二百七十至京死者三十五有司以其失于饲养奏请罪之仍追驼偿官

上曰一驼价直数马虽十卒不能偿甘肃至京道路甚远其间岂无伤损而毙者不必罪亦免追偿

○壬午直隶顺德府唐山县民武凤诉父送夏税绢赴京中途遭盗劫县官日夕杖责父偿家贫急不能偿乞姑缓期限

上谓行在户部臣曰民被盗非得已县吏不思捕盗惟酷刑责偿子不忍其父之苦来诉情亦可矜即移文令有司免其偿而急捕盗

○宣德元年正月己酉行在前军都督府都督韩僖奏守卫西华门千户路旺私擅下直请执付法司治之

上曰昔

皇祖悯恤守卫官军凡有疾及父母家室有疾者许白所管官下直此人得非有故乎命锦衣卫官讯之旺言有父病不及告暂归诚有罪

上曰都督劾之是而人情亦有当矜恤者姑宥之

○三月壬子太子太保阳武侯薛禄奏宣府临边重镇洪武中置六卫戍守后皆改调惟存宣府前一卫而左右二卫今屯定州请令复还宣府

上谓行在兵部尚书张本曰定州畿内地以宣府两卫口彼者永乐初权宜耳宜令复旧但两卫军士家属不下二三万人屯处已久今遽徙之人情稍难俟秋分两番往来守备且俾预营庐舍一年后并以家属行

○六月壬申苏州卫指挥使何济坐罪输作毕当调卫自陈有母年八十余无他兄弟乞复原卫养母

上问兵部尚书张本曰济以何事当调本对曰以市薪不如价

上曰市薪小过养母至情姑从之

○七月辛丑

上谓行在工部尚书吴中曰前日卿奏内官监欲取民间幼丁学匠艺行移应天府选取五千人彼幼未谙事令习技艺不能则必加督责其父母之心如何且人家谁无幼子尔其体此心速止之

○庚申行在工部言工匠逃亡者赦后赴工过期请差官追捕

上曰工匠久处京师有司不能存恤饥寒切身不免逃亡赦后虽欲赴京道途之费岂能猝备况有远在数千里外者宜量地远近宽立期限命本处有司起送赴京不用差官烦扰且今京师无他营造工匠亦可省用徒多聚无益也

○宣德二年二月癸亥

上谓行在吏部尚书蹇义曰昨日卿奏山西临晋县学生员年才十三入学五阅月御史考退发来充吏朕再思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未成童岂堪吏役朝廷命官考绩黜陟亦待九年何况童蒙初学此不近人情甚矣可发此生还学仍移文戒饬御史如再任意妄行必黜罚之

○宣德三年三月丁未放免老幼残疾军民匠九百九十二人先是有言工匠多老幼残疾不堪役者

上谕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等曰老幼残疾不堪役者屡命尔放免而仍一概拘役有仁心者不如此其速阅验放遣至是始以名闻遂悉免之

○宣德四年三月己丑有纸匠诉云执役天财库去家远日给为难通政司官以闻上谕尚书郭敦曰官府但知役之而不知养之岂政理哉凡工匠役内府者悉月给食米三斗

○四月丙戌行在兵部奏甘州前卫千户石安等送官马至京中途马多死由不用心之故请送法司罪之仍追偿马

上曰人亦有病岂但马若送马人道病死者官司未必以闻马死不必罪亦不必偿

○六月癸丑赤城管屯开平卫指挥方敏奏臣所守地正临极边数有声息遣人飞报及其回还行在兵部不与廩给脚力道路艰难

上谕兵部臣曰飞报边警岂是小事而令徒步以归是不达事体轻重自今悉如甘肃宁夏例与之

○九月己未行在兵部奏昨遣给事中往山东等处选调带操新军赴京宿卫请处于亲军之中

上从之曰用人须令得所若身未得所何以责其效力宜先令亲军卫分为定居止之处俾至即得安居不失所矣

○宣德五年三月辛亥成国公朱勇等奏操备官军陕西巩阶州者来京师甚远请以陕西内地官军易之又山东内地官军备倭海上沿海卫所却至京操备若此者甚多彼此不便请通行兑换

上悉从之因谕勇等曰大凡用人必须审其便利则人乐于趋事若不量度地里远

近人情难易既不便下人亦有误公务卿等宜速行之

○四月辛巳行在礼部尚书胡濙奏监生周琮省亲还乡违限请逮治之

上曰人情固是恋土然亦有父母在不忍遽离者但移文趣之

○宣德六年六月乙巳行在户部奏广东琼州府遣人赍赃罚银五两四钱赴京进纳

上谕行在户部曰琼州府至京师计其道路之费比所进加数陪所司何不体人情今后如此类者但令于所在官库收贮无以劳民

○七月癸未常州民陈浚以贤良举至京奏臣兄弟三人长济任赞善次洽兵部尚书俱卒臣母唐氏已封太夫人年八十乞归侍养

上顾尚书郭璉曰洽死王事济事

先帝亦博学今浚又以贤良举非贤母无此二子其免浚归养母他日用之未晚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四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五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审刑罚

○洪熙元年七月乙未北京刑部工曹主事鲁宗儒坐受赇杀人等罪行在都察院奏事经虽赦而情犯深重

上命杖一百戍广西因谕都御史刘观曰五刑谓之天讨以其至公无私若以私意为重轻非天讨矣尔法司能以公存心而行之以忠厚亦可感召和气为邦家之福于尔亦有利焉若立心不公轻重任情枉及良善人将归咎朝廷鬼神监之亦非尔等之福如犯者情有可矜罪有可疑尔怀顾虑不欲自断者为朕言之当为裁决

○是日行在大理寺奏刑部都察院所问大辟重囚

上曰刑法非致理之本然有罪不治无以惩恶必得实情则施刑者无愧受刑者无怨卿等最宜详慎

○十月甲戌行在刑部尚书金纯奏宝庆府知府李誉先奏府吏犯法会赦免吏告誉受赇事亦在赦前誉当免问

上曰此当问非欲以罪加誉但事有当别白者奸吏告讐未可輒信如所告实则誉不可复用虚即当治其挟私妄告之罪以为小人之戒

○十二月辛未金山卫指挥魏保奏千户萧旻日事酣饮倭寇临境调遣不至请治其罪

上谕行在刑部臣曰军官职在御倭寇至不应援不可宥即追至罪之又曰一人之言或好恶不出于公俟至必究其情实而后加罪

○宣德元年正月辛亥大理卿胡概执松江土豪虐民者至京其中有杀人取财夺人妻女及老吏猾胥府县不能制者

上以付行在都察院谕都御史刘观等曰朕为天下主惟欲民皆得安夫安民之道必去害民者譬如治田有蝗蝻则嘉谷不成今此徒皆号民蠹然更须详审或情有可矜事有可疑亦当与辩所谓罚当罪则民服惟务至公勿有偏徇

○戊午行在大理寺奏猗氏县民郭小生妻王骨都夜与姑同绩仇人于八潜入小生室杀之而遁小生父疑骨都私于邻人谋杀之执以告有杨恭者知于八谋首其事于八不服骨都被拷掠诬服狱上行在刑部不与辩将加刑骨都诉冤命文武大臣覆讯得诬状时于八已死

上命释骨都遂谕刑部官曰罪至死谓之极刑况妻杀夫尤为大恶法司于此不用心何所用心彼若不言必枉杀之矣仁人君子于一草一木不肯轻折何况人命朕数戒尔等须存钦恤之心何得仍有此事今姑容不问若再枉人如此岂得更容

○四月癸酉辨义勇右卫阎群儿等非强盗释之

上谕左都御史刘观曰昔隋炀帝令于士澄治盗但有疑似輒加考掠同日斩决二千余人其中六七人者盗发之日先禁他所不胜楚毒亦自诬服有司明知不复执奏今非各人自言岂不冤抑而死是尔等皆士澄也宜戒约诸道凡治狱必察实情此事若已论决朕必不汝贷矣

○六月己卯四川都司械松潘等处力劫簇叛寇阿兀等二十余人至京兵部请奏斩之

上曰叛寇固当诛况阿兀首恶法不可贷但番人语言口异恐有诈伪又二十余人或有协从者未可一概加刑令三法司审实惟阿兀等十八人应斩余皆协从

上命应斩者如律协从皆释之

○七月乙巳溧阳县民史英父子恃富暴横殴杀其乡人乃贿有司诬为劫盗又执其家属禁锢之大理寺卿胡概廉察得实械送英父子并受贿者二十余人至京

上命都察院鞫之曰杀人必死不宥但二十余人中有无辜者宜推究情实庶不枉滥御史鞫之皆伏罪应死至大理寺审覆亦无异词遂引奏

上召至前亲问之当英父子死余罚输作以无罪释者七人

○宣德二年五月丙午

上亲虑囚杂犯死罪皆减就徒徒流笞杖论轻重罚工因谓侍臣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彼能因事改过即为善良若怙终不悛终亦不免又尝曰唐太宗号称明君除断趾法禁鞭背而悔杀张蕴古帝王用刑不可不慎

○六月戊寅富峪卫故指挥使张晦庶子夺嫡官行在刑部不能正嫡反得罪击鼓诉冤始得白

上曰此刑部之不明也使其不击鼓再诉则庶袭而嫡废如公义何遂谕三法司官

曰凡听两造之辞必明必审不明而枉直倒置人将谓朝廷用尔等不当而怨诽典矣其可不慎

○宣德二年六月丁未

上退朝御左顺门召三法司官谓曰近来在外有司多以犯赃得罪此固小人重利轻身然其间亦有君子奉公守法不徇私情奸宄之徒恶其不便于己装饕诬之法司昏懦不能辨理而自诬伏者亦有之矣凡人一被污陷子孙皆以为辱卿等切须详慎是是非非勿有所枉

○十二月丙申巡抚浙江大理寺卿胡概等械强贼平康之党三百人至京

上谕三法司官曰二康罪必不宥但一人之恶而累众如此其中岂无善良诬误者乡等宜与之辨无罪者不可滥刑有罪者不可幸免必须得实

○宣德四年三月己巳遵化卫总旗王彪妻蒋氏姑杨欲取其奁具与己女不从姑疾蒋氏之不允积忿诬蒋稔其喉欲加害使彪讼之行在刑部蒋当斩罪蒋屡称冤且引小姑及邻姬为诬事闻

上曰论狱不可纵宥不可枉彼欲杀姑姑女肯曲为角□羊乎遂召小姑邻姬至皆言蒋实无杀姑意

上命释之因谓行在刑部侍郎吴廷用等曰姑慈妇孝当两尽其道今以小忿而欲寘之死则不可其以此意谕遣之

○四月乙未

上退朝御右顺门谕三法司官曰昨大理寺奏陕西军卒因盗一羊而杀人论罪当斩朕思一羊之直几何而致于杀人取之所得甚微而所丧甚重愚哉凡重狱中有可疑者卿等更须详审

○六月甲午吏部尚书郭琿奏文官有犯以纳米赎罪例徒流赃罪降一等

上曰例者所以权一时之宜岂可常行若久之使贪污者益肆其志廉公者无所激劝其可乎今后文职官吏犯赃罪俱依律仍命谕法司知之

○九月丙辰巡抚苏松等府大理寺卿胡概等械送土豪至京皆以奸杀人夺人妻女田宅侵盗官粮等罪应死

上谓三法司官曰国家孜孜安民而豪猾害民如此非治以法良善何由得安然卿等更须详审处置使之心服

○宣德五年四月乙亥行在一法司奏重罪应斩绞者十七人

上取奏牒亲阅之曰杀人者必死其中有诬告人致死者比之操刃故杀宜有不同皆杖一百发戍辽东于是免死者十人

○十二月丙戌行在大理寺奏旧例凡犯偷盗揽纳等罪皆充军按律盗官物者当绞斩今例止罚役请皆从充军例

上曰断狱须论情实若当重而轻则人易犯法当轻而重则人谓不平宜从一例然

尤须详审勿致失当

○宣德六年五月己卯福建永春县典史王显章奏县民有深居山谷不供徭役抗拒官府者请发官军捕之

上谓尚书胡濙等曰古贤守令德化所感有蝗不入境虎渡河者岂有人而不可化者彼之抗拒必有其由而遽欲加兵非道其令三司及巡按御史同往抚谕且察其所由果民之顽犷亦具以闻

○七月癸未大兴县民张三驴以役事歛里人陈售显财物相殴提曳售显母抱未猝幼男奔救失足跌仆地伤幼男首而死遂诬告三驴击杀之行在刑部论绞罪三驴不能自明事闻

上曰先月亦有一事类此婴儿在怀抱非与斗者安可击杀宜覆核至是刑部逮其亲邻及旁见者皆云实跌伤死非击伤也遂论售类诬人死罪未决当流三驴科歛取财当徒以闻

上谕侍郎樊敬等曰尔等职司刑罚而往往轻率如此下人受枉必多矣朕盖惭见卿等卿等宁不自惭乎敬等皆顿首

○八月乙巳海南卫千户俞华奏臣与指挥黄瑀捕寇臣率兵径进被寇突伤力战乃退而瑀不应援反以挫衄告臣巡按御史欲加臣罪

上谓都御史顾佐等曰古语善用兵如率然谓首尾相应盖同力一心则功可成今前后不相应固是取败之道宜令御史与一明辩务尽至公

○庚申行在大理寺奏汾州民憾其伯祖以徭役委己又捶撻之诬伯祖妖书诽谤事应斩

上曰正家当先正身彼为家长必所行有未善致不肖子孙造诬今寘之死亦过但杖一百发戍辽东使为子孙知所儆为家长者因此亦可以反思

○宣德八年十月乙亥释苏氏女死罪苏氏嫁夫何俭与父同居俭死将扶丧归葬其乡父利俭赀固不遣女志坚决不可夺父诬女詈己法司当以绞罪大理寺以闻

上曰彼送夫丧归葬是理之正而父之所为皆非正亦不闻女有非理言何以论绞治刑而昧理如此所枉必多此女释不问仍追财给女俾归夫丧

○宣德九年三月戊戌右副都御史贾谅奏四川获强盗阴海等一百三十一人番异者四十八人副总兵署都督佥事王瑜等奏淮安已获强盗马玉等四十五人俱服罪

上览奏谓侍臣曰捕强盗必得实不可以累无辜于士澄诬执滥杀深可为戒今四川淮安之盗凡百余人虽云服罪其中岂无枉者当令会官审实庶几不冤遂敕谅及瑜等即与伸理不可诬饰以取己便

○六月庚戌浙江三司奏见监强盗当决不待时

上曰强盗当斩但不可使有冤汉诬杀一妇致旱三年遂敕三司及巡按御史再会审果无冤则取决

○七月壬辰行在刑部右侍郎施礼奏昨请决重囚十四人有旨命再会官审覆今有词者九人服罪者五人

上谓礼曰刑当罪则人不冤有词者必有冤即再与覆勘务期其实然亦不可纵有罪服罪者皆如律临决之际亦再实勿令有冤朕已再三与卿等言若纵有罪杀无罪是卿等之咎不可不慎

恤刑

○洪熙元年十月辛巳金坛民有相告讦官司捕之而持兵拒捕伤人都察院以谋反论首从皆斩妻子为奴家产没官其所在大赦前请旨裁决

上曰固当死但已经赦推其情则初因相告讦畏吏捕故逃捕急愈畏遂持刃拒抗此愚戆所为也杀之则可矜宥之则废法姑全其生悉发戍边卫

○宣德元年五月甲午谕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断薄刑出轻系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顺时令重人命也我

祖宗之时每遇隆冬盛暑必命法司审录囚系卿等皆

先朝旧臣尝所闻知者朕体

祖宗之心敬慎刑狱冀不枉民命上格

天心今天气向炎不分轻重而悉系之非钦恤之道古人谓刑为祥刑以其用之至当足以召和气福国家卿等当体此心即量情罪轻重而区别之务存平恕毋致深刻

○六月壬午

上御奉天门谕三法司官曰朕夜来观周书立政篇有云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此深有意味盖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滥则仁恩浹洽足以培固国本福祚岂不□长今不必论劾验但当以敬为主有虞钦恤王是此意□等宜夙夜勿忘都御史刘观等皆顿首曰臣等敢不祇服

○九月丁酉兵部引奏金吾卫军妇遗火烧官民房舍当送法司治罪

上遥见其老遣问年几何对曰八十余矣且无子叹曰老而有罪当赎况无子乎命释之

○十二月丁卯敕法司决遣系囚

上因谓少保夏原吉等曰昔尧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时刑措不用皆是君臣同德故能致理如此朕德凉薄虽夙夜尽心而仁化未孚犯者益众卿等宜勉力匡辅庶几无愧古人书曰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宜深存此意

○宣德二年七月丙申

上谕三法司官曰今盛暑朕与卿等深居静处犹觉可畏罪囚骈首就系熏蒸烦郁宁得无病宜即检勘有应罚役者即时发遣应奏者即具所犯来处置勿令久淹若或疾病死于无辜足为阴德之累卿等宜体朕意

○宣德三年七月甲戌

上御奉天门谕行在刑部侍郎施礼等曰京师人众斗殴骂詈自是常事兵马司擒获皆送法司此等非有重罪宜即剖断发遣今天气炎热岂可久淹或有因病而死即为枉杀无辜卿等宜深存恻隐之心毋枉人命

○十二月乙未行在刑部都察院奏决重囚

上命公侯伯都督尚书都御史同审覆谕之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审覆毋致枉死太师英国公张辅等覆审还奏诉枉者五十六人上命法司重与勘实又励之曰杀不辜者纵勉人责难逃鬼诛不可不慎

○宣德五年十二月丁亥直登闻鼓给事中年当奏重囚二十七人以奸盗当决击鼓诉冤切详各犯临刑畏死烦渎朝廷不可宥

上曰登闻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渎自今凡死囚击鼓诉冤者必如例录情词以进令法司与辩若蒙蔽及阻遏罪直鼓者

○宣德六年正月丙戌直隶常州府知府莫愚言本府监系强盗为从者二人皆从父兄行劫得财律应斩臣询察其祖父皆以捕鱼为业父兄行劫时年皆十二非能助盗今父兄皆死二人情有可矜

上谓行在刑部侍郎施礼等曰虞舜罚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我

皇考尝诏天下非谋反大逆父子毋连坐况事发时尚幼宜得宽减命释之

○六月丁未行在刑部奏钱成孙尝与王忠相殴忠妻郭氏从旁救之误堕所抱婴儿伤脑死忠诬成孙踢杀论以绞罪大理审允具奏

上以为狱有疑令再鞫之具得实状成孙得免死

上谕刑部侍郎樊敬等曰法司不体朕恤刑之心不以人命为重专用榜掠承伏人何得不冤其原问原审官吏俱罚粮俸三月仍命刑移识之再犯不宥

正法

○洪熙元年八月丁丑皇城守卫百户李谅等怠于巡更先晚豫于巡更簿内押字识字军欲奏之指挥杨辅收系之不得奏事闻

上曰带刀夜巡所以防奸怠惰欺慢者可罪党邪抑正者尤可罪命悉付行在都察院治如律

○九月丙午御史戴诚奏太常寺赞礼郎吕得真买羊湖州逼取贿赂

上谕行在都察院臣曰国家重祭祀故牺牲诸物皆买于民间令酬实价不许损民今假此以求贿赂人既兴怨神岂歆享就令御史治之

○宣德元年二月乙丑辽东义州备御都指挥同知李信挟私杖死指挥马迅都察院逮问当斩

上曰草木虽微尚当爱惜人命至重岂可枉害况指挥朝廷命官而都指挥以私忿杀之则虐士卒可知命如律斩之

○二月戊戌羽林前卫指挥使陈广贪酒暴横结亡赖为盗杀人法司当以斩罪

上谕法司曰二品正官受禄不薄犹为盗杀人此其人可知今内外军职谁非功臣此而不诛是无法也其斩之如律

○四月大理寺奏嘉兴县民以私忿杀平民一家七人侵盗官粮千二百余石强夺民田律当斩

上曰居下而敢肆恶如此是一乡一豺虎也小民何以得安命斩之家属皆徙边又曰朕非好用刑但扶植善柔不得不尔

○宣德二年正月戊午行在兵部奏保定卫指挥使李暲等皆因揽纳粮米当降官上曰朕念武人得官甚难凡有过误每曲意含容今暲等所为盖恃功妄作若又矜恕将无忌惮小惩大诫小人之福其降罚如例

○四月庄浪卫百户张春无故殴军人至死事闻

上谕都督府臣曰为将必善抚士卒古名将士卒吮痂故能得其死力身享富贵今凶暴如此军士何辜令都司执而罪之

○九月戊戌行在大理寺奏汾州民粗知医怒其乡人求他医用咒咀术杀之法当斩

上曰医术本在活人不能其术乃为邪术杀人然咒咀亦岂能杀但其心当诛诛之如律

○十月己巳

上以松藩卫千户钱宏激变番蛮都指挥韩整等虐害军民失机误事叛寇愈肆谕都御史刘观等曰凡军政不肃由威令不行威令不行由己身不正朕于此岂可姑息周世宗斩败将七十余人而军声大振所向口捷令须遣廉正御史一人往问其实凡有罪者朕断不容之

○宣德三年四月癸亥都察院奏大宁中卫百户刘勉管军操练受军士赂纵遣还家又冒支其马料又殴病军求财而诬奏其避操于律当斩

上曰朕常戒约军士谓古良将能恤士卒所以能成功名令其周意抚绥无横加害此辈纵恶又复面谩岂可贷也械置教场榜以示众后处决如律

○五月戊辰御史严暲等耽溺酒色旷废职务又不朝参事觉命三法司锦衣卫同鞫之皆引伏

上曰礼以待君子刑以治小人彼既放荡无廉耻岂可复以礼待遂命枷项以狗

○九月山东新城县董谅奏岳景贤等四十一人欺公玩法把持公事不纳税粮乞惩治之

上谓行在户部臣曰祖宗之世立老人正如古乡师党正以教小民诀小颂必须年高有德者为之近闻此场辈多不出于推择悉是以贿求充妄讦上官侵害下民以私灭公无所不至诚如谅所言其令布政司治之以法庶儆其余

○十二月癸巳陕西副使胡永成奏岷州卫指挥千百户庞敬等盗卖凤翔等府秋

粮应提问

上曰朕虑边饷不足常切留心今奸毙如此军士何所仰给古云军灶未炊将不言饥今但务肥己不恤士饥此岂可用命悉治之如律

○宣德四年三月辛亥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劾奏交趾道监察御史顾达巡按淮安考通判何正不称职遭正辱骂玷辱风宪请黜之

上谕行在吏部臣曰风宪官为人所辱而甘受之不任可知其改用之又奏苏州卫千户朱毓妄陈获强盗求升赏今勘覆明白请治其罪

上谕行在兵部臣曰赏功朕未尝吝但施不当则人怀侥幸奸毙日滋矣毓不可恕

○壬子锦衣卫舍人张恕差江西取逃匠并家属赴京恕肆贪虐人以所居易银与之不足固繫而捶其妻至死又取其幼女事觉法司鞫问得实

上曰逃匠非有大罪肆毒如此鬼神不容其斩于市

○三月己巳行在大理寺奏山西阳曲县典史马钦诈称母丧避事去律当杖于近例纳米赎罪

上曰君子不忍死其亲今此举忠孝两亏矣杖之百谪为边民

○四月乙未赃罚库副使王斌窃库物当斩

上曰君子近利而不没于利乃为可贵受命管库以防盗乃自为盗实犯而死何辞命如律

○六月北安门守卫百户杨清奏昨夜一更初指挥李春进题本臣递至北中门守卫官不肯传递

上命取所进本取之谕行锦衣卫指挥王节等曰

祖宗成法朝罢外廷有事急奏者不问晨夜即具本进守口者即为上达所以通警急绝壅蔽今敢若此不可宽贷其口付法司罪之

○乙未大理寺奏莱州府学生程章姜辛诬告教授戚虎抵罪章应绞辛应徒近例罚工应还学

上口学者当务孝弟忠信两人存心如此尚可教乎章依律口杖一百发戍极边

○丙申登州卫指挥戚桂以操备科歛军士绵衣万七千余匹事觉山东按察司请治其罪

上从之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近闻军卫科歛皆是减除月粮是国家徒费粮而军士不得食此辈上干国法下失士心不可不惩

○庚子兵部等衙门议凡军人犯罪应调者不拘地里远近仍调本都司极边卫所余丁发充军

上曰法不可偏重若严于下而不严于上则下将有受其害者管军官亦须禁约庶几公平于是法司议军官若害军及抗拒上司不服差遣或因他事犯徒流者服里卫分调边卫调极边杂犯死罪依例降一等调用从之

○七月甲子御史沈闰受土豪金帛出其杀人死罪事觉闰引状法司奏律应绞但事在赦前应杖

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赂纵死罪是耳目蔽矣岂可贷其免杖发戍辽东边卫

○癸亥行在金吾左卫将军李春奏管队指挥张三未经奏请擅收王荣李舟为将军令上直带刀

上命行在都察院同锦衣卫鞫之谕之曰将军侍朕左右最系切要之人非经兵部奏请谁敢擅收唐太宗时长孙无忌入阁忘角口羊佩刀为是勋亲得免今此辈何人而擅令带刀在朕左右必审问谁所指使纵是公侯大臣亦不贷

○十一月武德卫指挥高山横取军士月粮事觉

上谕锦衣曰指挥月俸与军粮厚薄悬绝挟势横取岂知良将与下同甘苦之道命执付刑部治之

○宣德五年正月戊申山东文登县僧明本等以妖言惑众欲为乱县官执送京师

上谓侍臣曰道佛二教本欲离世绝俗养生治性其后乃说祸福亦欲诱人为善而亡赖之徒往往以妄言造祸其付锦衣卫穷治之

○三月己未行在都察院奏北京国子监生许节等三人公差往应天府受民白金于律当徒

上曰为士当谨义利之辨诸生尚未受官便汲汲求利若使得位岂能卓然有立今太学诸生不少宜如律治之以示警

○丁卯山西赵城县知县张秉差役不公民有欲诉之者秉执而杖杀之民妾又欲诉执而烙其肢体亦死法司论以律当斩

上曰县令民父母当爱民如子今以私意杀一家二人是民贼也无故伤人畜产食人瓜菓尚有罪况杀人乎斩之如律

○四月山西参议王俊与沁州知州杨瑀判官游萃挟妓饮酒又受瑀等银绢巡按御史廉察以闻

上谕右都御史顾佐曰人无私欲乃能立事功一受私即志屈气馁岂能立事参议方面之臣所为如此岂能施善政耶令御史治之如律

○五月壬子彭城卫指挥甘雨勾军河南设诈取镇平王财城王马仪宾家财行刑部论罪当绞

上曰礼蹶路马岂有诛何况宗室朝廷至亲今宗室家尚受其害况细民乎小民肆无忌惮当死但更审覆勿令有冤

○乙卯行在兵部奏山海一卫军逃者二千余人管军官有应降职者应罚俸者

上曰边卫备御全仗军士将虽智勇绝出一人能御几贼今一卫军亡者过半贼猝至何以御之如律罪之不可贷

○六月行在都察院奏宣府前卫指挥佾事王林守龙门关不严守备私令军士出

境捕鹿为寇所伤寇因入屯堡杀掠人畜鞫讯明白律当斩

上曰朕常戒边将虽无寇时亦常如寇在目前日夜严借此人不遵朕言集将校斩以徇

○七月壬子江西按察司奏横海等卫千户文庄等领旗军以公用为名斩伐袁州府分宜县民纳税山木及夺商人已贾之木掠民家财震惊乡村所得三万余根又皆卖财入己请治其罪

上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朝廷号令屡戒官军安分而违犯者不已固是武人但知贪利亦由风宪之臣不能振举法度纵其无所忌惮其令巡按御史同按察司官鞫治如律

○宣德六年正月庚辰河南按察司奏洛阳护卫千户沈能等受已获强盗白金纵其逃逸请罪之

上曰强盗譬诸豺虎共恶而欲杀之彼纵之是纵豺虎害人命治之如律

○癸巳德清县丞张寿以歛民财当徒角口羊赴京匿上林苑监丞郑颺家都察院奏颺亦当罪

上曰观近臣以其所为主颺庇贪人颺之为人可知并罪之

○二月己亥枣强县典史周宗本挟私杖杀皂隶御史任祖寿受其马减为因公事觉应流

上曰御史不能正直而与罪人交徇私枉法若相率成风法度废矣如律罪之以儆其余

○戊申驸马焦敬纵中使擅收官马为御史劾奏

上曰驸马贵戚岂少一马而甘为小人之行命下锦衣卫狱

○四月乙卯江西按察司奏赣州卫镇抚刘福常以私事干贛县典史不从遇于路嗔不避以马策击之事属违法

上曰典史非卫属官敢挟私凌辱况以策马者施诸人乎武夫横暴不可不惩命罪之如律

○丙辰初应天府溧阳县人钱成诈言子死复生云见李老君谓其有福可图大事成遂聚众谋叛有司捕之不获襄城伯李隆以闻

上曰道家贵清静绝嗜欲后来小人苟求利己诈长祸福以诳惑愚民谓不忠不孝诵经皆得免罪愚民无知倾心向之是以奸人多托以举事前代祸乱不可悉举今此辈又欲为张角邪敕隆发兵捕之至是悉就获械至斩诸市

○五月丁卯行在都察院奉定州卫军三人夜窃入城楼盗鉄器遗烛烬延火药毁城楼军器请治罪指挥冯洪等防守不严之罪

上曰愚人自取死不足惜但城楼器械皆军民竭力所为可惜也又将重有劳费向使卫官能严约束安致此失悉执而罪之

○壬辰能仁寺僧孤纳芒葛辣以游方谒诸王又诈言奉旨采察凡事辽王奏之法司论当斩

上曰出家为僧本欲绝去尘累乃造伪惑众取财既犯国法亦是其教之罪人大抵此辈愚夫多信向之不可不治俟秋罪斩之

○六月戊午行在大理寺奏苏州民有弱孙窃银与人赌博者又诱之使尽窃其祖所藏遂杀之以灭口弃尸水中当斩

上从之因曰赌博大是恶事亡赖少年一口而不反未有不失身丧家者故家长于子孙必严训戒使务实彼不接于见闻则心不乱矣今死者亦是失教之过岂可不戒又奏镇江金坛县主簿郝端怒吏王俊慢己因事捶杀之又捶杀其父叔兄三人冀得息词于律应绞凌迟处死

上曰县官以私忿杀四人恶无以加其论如律因曰当官先以暴怒为戒诚是要语仕者所当务也

○九月丁亥总兵官都督刘广奏秦州卫指挥于谅等宣德三年调甘州操备至兰县逃归促之三年到庄浪逃归请治其罪

上曰忠臣之赴国事当奋不顾身令顽不听调则不知为臣之义此而不治朝廷将何以使人命都察院执而罪之

○十一月辛卯陕西按察司奏汉中府缺知府同知王聚置酒邀教授张迪及所属知县求荐己为知府请治其罪

上谕群臣曰此亦无耻甚矣士君子患无诸己诚有之人将求我何俟于求人今卑辞下气请托属官举之不思得之何颜居其上廉耻道丧不可不惩命按察司并教授知县悉罪之

○十二月甲午行在中军都督府奏太仓卫指挥徐整以运粮减除军粮百余石归己当治其罪

上曰节百家之口以足一人之欲比与士卒同甘苦者何如罪之不贷
宽宥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衡州蛮民潘康生等相讎杀既而首服又遇赦兵部尚书李庆请必正其罪

上曰蛮民相讎杀乃其习俗既能首服又经赦原便可宽贷若复追论往愆则沮自新之路非所以广德其放遣复业若再为非必寘重法更以此意谕之使知改过

○宣德元年六月开平卫指挥同知方敏屯赤城交递逃军不遣人狎送致有逃者论敏当杖降用

上曰朕尝闻阳武侯言敏抚军有方周知边事今小过姑宥之又曰朕每闻人有一善辄识之不忘凡有一才可取未尝以小过轻弃之不但敏也

○九月丁未行在礼部尚书胡濙奏比者

车驾东往大赉将士银钞监察御史沈润等监给都督佥事崔聚重给鸿胪寺丞何敏等违例多给运粮官军应赏钞皆冒关银当问罪追银还官

上召湊至榻前密谕之曰朕以廉耻待人崔聚何敏朝夕在左右若皆追银彼复何施颜面姑宥不问其不应赏银而冒给者度今皆费用亦不必追沈润等当是时繁致误亦姑宥之

○宣德三年三月戊申行在兵部引奏军官比试武艺不中者请加之罪

上曰此辈不思前人立功艰难平居懒惰不习所以临事失措凡人立军功皆由勤于武艺懒惰有未能成者且定限立回习熟若再试不中皆罪之

○宣德四年七月庚午都御史刘观贪赃狼籍败坏宪纪其子辐交通刑部郎中许性御史严皜等过付赃私动以千计

上初有闻犹以观旧臣曲容及御史劾奏其父子之罪备得实状然后发之法司论观斩罪辐应流

上曰刑不上大夫观虽不善朕终不忍加刑命以辐及其党皆谪戍辽东观随子居公议称快

○宣德六年四月丁未御史劾奏四川总兵官都督陈怀夺官军屯田及僭分等罪怀自首实谢过

上谕行在都察院臣曰怀武人不学之过姑宥之已而顾侍臣曰朕尝闻

皇祖言中山王国家元勋旦暮稍暇輒亲儒生讲说礼义而谦已下贤老而弥笃是以荣名令终今怀辈坐不亲儒者不闻善言安得无过

○八月刑部奏辽东百户张富程<王巳>从指挥皇甫斌巡边猝遇寇围斌而富等皆走不救于律应斩

上曰姑宥其死皆杖一百降充军俾立功如再失机必斩不贷谕刑部曰古人有用败将而成功者昔

皇祖亦为朕言使功不若使过今姑宥之

○宣德七年六月御史孙纯刑部主事王镇以监决重囚误斩首为凌迟法司论纯等罪应斩

上宥之命罚役以赎既而谕侍臣曰凌迟本律之文命斩首盖出于朕一时之不忍然凌迟非过也故止令罚役耳

○宣德八年正月丁丑监察御史给事中劾奏宣府总兵官都督谭广杖杀万全都司经历萧翔又造虚词誑过请正其罪

上曰汉大将军卫青统兵在外将士有罪未尝轻戮皆请天子自裁时以为知礼盖擅作威福良臣不为广武夫不学不达此道但念其守边久效勤劳故宥之都察院即封示此章俾之知警

○八月辛巳宥南京刑部右侍郎段民等罪初诏书言罪囚除谋杀祖父母父母外

余宽减一等诏书未下民兄以所鞫重囚付大理详审奏请及诏下民不待报有犯殴祖父母父母者一依宽减例发遣既而所奏者得旨断决乃复追还而逃逸已数人民具以闻

上曰书云予曰宥汝惟勿宥惟厥中汉唐之世律有未载得引经为断今诏书有未备者法司当量情轻重可宽减者与宽减不可者当奏何得一概释之此不得中矣遂命法司宥民等罪逃逸者令捕论如律刑科给事中年富等执奏民等不当宥

上曰尔言果是但朕已宥之不欲反覆其封章示之使自励

○宣德九年十一月己卯行在刑部员外郎杨绍宗自陈前任北京刑部主事时有朋友史彬为保定府推官因上计吏馈臣胡桃后奸吏举其事倾彬遂连及臣□□坐是不获受诰伏望

圣明矜闵

上曰用法当量情以朋友馈遗之微而终身受污名过矣命吏部与之诰辨邪正

○宣德元年六月甲戌

上退朝御便殿翰林儒臣侍因进致治在用人之说

上曰易泰否二卦尽之矣君子进小人退上下情通斯谓泰小人进君子退上下情不通斯谓否泰之时人君大有为以成参赞功否之时君子退不可以有为求否泰之端则在乎君子小人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当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隐

○宣德四年五月有建言治道而泛滥无寔者

上因论为治之要侍臣对曰为政在人知人为要

上曰知人固难然临事听言之际以理为主君子小人亦可辨天下即尧舜处之亦取善于人未必已见皆是人臣有爱君之心随事规正以利国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国家阿意曲从以求容悦此小人也对曰知人诚难言有似是而实非者

上曰然岂独言哉于行亦然少正卯是已

○宣德六年三月丙寅

上御便殿儒臣进讲毕

上曰秦誓曲尽君子小人情状人君审乎此则好恶用舍当矣后世若汉唐中叶小人幸位妨贤病国卒为厉阶圣贤之言岂非万世龟鉴

○九月丁卯河南府奏永宁县税课局旧任大使李时复任新任大使刘迪当还吏部迪置请老人言其廉能于上官乞留之事觉请治其罪

上从之因谕尚书郭璉等曰朕意各处保官皆出公道今观此事人言不可尽信邪然君子小人操行不同亦不可因此尽疑之古人言众好必察众恶必察卿等不可不审斥奸佞

○洪熙元年八月丙子交趾人阮克孝上言交趾有蜈蚣采之可得明珠为希世之宝
上谓侍臣曰彼欲以谄媚希恩也凡人进言虽不当朕未尝拒此人语却妄诞左右
有请罪之者

上曰但不听之耳蛮民何足罪

○宣德元年三月丁巳龙江卫吏龙渊言钞法阻滞乞禁止民间毋以布米麦交易
则钞可通行

上曰布帛菽粟民所服食不可一日无者互相贸易以厚其生岂可禁绝俗吏妄言
可听乎

○宣德二年十月己卯

上燕闲与少保夏原吉语及古人信谗事

上曰谗佞小人真能变白为黑诬正为邪听其言若忠究其心则险是以帝王暨
孔子远佞人唐太宗以为国之贼朕于此等每切防间若有其萌必杜绝之不使奸言
得入枉害忠良齐杀斛律光国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寝谋卿等所宜务也

○宣德四年三月壬子听选官欧阳齐言旧任浙江永康县丞县有山产铜矿宜发
工匠烹炼以充国用又言在京工匠逃者一次的决令上工二次三次者宜刺字罚工
终身则有所惩戒

上谕行在工部曰此小人妄言求进其斥之

○宣德七年八月甲辰有建言云有尧舜禹汤文武之君而后有唐虞三代之治下
至汉唐宋莫不皆由其君之贤明以致义安而其言不及于臣

上曰必君臣同德而后可以致治岂当专归于君古人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政以
同体相资也言者谬矣遂斥之

退不肖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浙江参议王和袁昱陕西按察司佥事韩善坐赃遇赦吏部奏拟
复职

上曰士大夫当务廉耻古人不饮盗泉盖恶其名三人者皆贪污岂可复任方面悉
罢为民

○癸亥行在吏部奏浙江左布政使孙隽河南左参议王徵俱犯罪经赦例应复职
然所犯者赃罪

上曰犯赃污丧廉耻矣虽经赦宥岂可复居民上其皆罢为民

○七月戊寅巡按湖广监察御史赖巽言布政司参议庄谦才及按察司府县官多
非其才宜加黜罚具以名闻

上命吏部如所奏降黜又谕之曰牧伯守令以承流宣化为职任非其才下人受害
尔吏部宜加意旌别毋忽

○宣德三年三月甲申行在吏部尚书蹇义等引奏择退吏典人品鄙猥及曾犯赃

私并不谙文移者一百余人当罢为民

上曰甄别贤否为治之要此辈无益于用汰去诚是但虑今次所当汰者未必止此颇闻外间言古人戒用吏今日多用吏民之不安率由于此卿等不可不慎择

○宣德五年正月庚午南京都察院考送贪污官郎中黄<王巳>等十七人懒惰不治事郎中陈懋等十四人至

上谓行在吏部臣曰官无大小皆务廉勤况郎中尤重此辈贪污懒惰即如例降黜自今当慎择人不可滥授

○宣德六年五月壬午行在刑部奏历事监生彭本鞠囚受白金十两罪当徒

上从之语侍臣曰士非廉洁正直不可用今未授官而使之学为政已齷齪苟利尚可用乎

○十二月庚戌工部主事谢孚以淫秽得罪行在吏部言孚已罚役当对品改除

上曰田野民无行人犹绝之此人尚可依品授官乎遂降典史

抑侥幸

○洪熙元年七月壬辰行在工科劾奏工部侍郎蔡信前已奏求南京来宾楼一所以居家人今隐而不言又请南京廊房十间贪冒欺诈宜寘之法

上曰小人务利何有厌足但今山陵方资其用姑宥之廊房亦不与

○十月戊子漳州卫千户甘斌初以外戚推恩为锦衣卫指挥坐罪降千户至是经赦乞复旧官

上曰贵戚豪横鲜不致败如薄昭亦所不免甘斌豪横多矣强夺民田诈传诏旨无所不至为御史劾奏

皇考天地之量不寘于法但降黜之以全其生今尚敢希恩求进邪法不可以私纵恩不可以幸得押赴漳州

○宣德元年三月丁酉正一嗣教真人张宇清欲求龙虎山道人度牒而难于自奏行在礼部侍郎胡濙代为之请

上曰僧道给度牒

祖宗有定制无托人转求之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教也尔以朕意谕之

○宣德三年六月乙巳金吾左卫指挥同知傅广自宫愿效用行在礼部以闻

上曰已有禁令此人身为指挥尚欲何求而勇于自残求进若不畏死而勇于立功何患无高爵厚禄其付刑部治罪

○宣德四年七月庚戌行在兵部奏锦衣卫带俸百户黄胜因匠艺得官今告老乞以子代

上曰武官皆由艰难积累所以传之子孙然自开国之初从军效劳今尚有为旗军者此以工艺一时蒙特恩果何劳而欲世官不允

郤贡献

○洪熙元年闰七月庚申守居庸关都督沈清遣人道黄鼠

上谓侍臣曰清受命守关当练士卒利器械固封疆朝廷岂利其贡献邪况黄鼠不足登鼎俎取之徒劳人耳其敕清谨守关城勿有所献

○宣德元年二月癸巳朝鲜国王李禔遣陪臣尹须弥等奉表贡方物谢恩先是朝鲜所献方物有金银龙头盃之属

上谓侍臣曰朝鲜进贡频数每有金银器皿小国措办必难宜止之遂敕禔曰金玉非尔国所产自今贡献惟以土物效诚而已禔感悦至是遣须弥等奉表谢

○宣德七年十一月辛未朝鲜国王李禔遣陪臣赵璵金玉振等贡腌松菌及鹰

上谕行在礼部臣曰朝鲜贡献频数已非朕所欲今又献松菌及鹰菌食物也鹰何所用珍禽奇兽古人所戒可谕其使自今所贡但服食器用之物若鹰犬之类更勿进献屏异端

○宣德四年四月庚辰庆寿寺僧志了奏城西故有万安寺久废请化缘于民重作之

上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化缘者巧取诬夺以蠹吾民不可听

○五月乙丑行在工部尚书吴中言昨山西代州圆果寺奏本寺是古迹道场为国祝厘之所旧塔损坏乞役为之

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为福其止之勿劳吾民

○六月丁亥顺天府真元观女冠成志贤等九人请给度牒礼部言

太宗皇帝时命尼皆还俗今成志贤等亦宜遣还父母家

上命遵

先朝令仍严女妇出家之禁

○宣德六年九月辛未行在户部言宛平县民以果园地施崇国寺请蠲其税

上曰民地衣食之资乃以赐僧又求免税甚无谓令亟以还民

○宣德七年三月壬戌申严僧人化缘之禁

上谓都御史顾佐曰佛本化人为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务祖风往往以创寺为名群舁佛像徧历州郡化缘所得财物皆非礼耗费其申明洪武中禁令违者必罪之

○宣德九年十二月丙午有僧自陈欲化缘脩寺祝延

圣寿者

上斥之既朝罢顾谓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寿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国绵远其时岂有僧道岂有神仙之说秦皇汉武求神仙梁武事佛宋徽宗道效验可见矣世之人终不悟甚可叹也

怀远人

○洪熙元年六月癸亥瓦剌部属亦速不花等来归礼部奏定赏例

上曰远人慕义举家来归抚之当厚本雅失理乃彼故主今其妻亦远来名分不同

恩亦当异其别与好第宅于是各赐金织裘衣彩币银钞鞍马有差

○七月壬午赐朝鲜使臣孟思诚等钞币裘衣

上因谕行在礼部尚书吕震曰远国朝贡固有常分然我

祖宗以来待下素厚今朕即位之初凡事必循旧典勿失远人之心

○闰七月癸丑行在兵部奏在京居住鞑官千户也先不花言初归附时其子也先帖古里为哈密忠义王所拘今随哈密使臣来朝乞给与侍养

上曰父子至亲岂夷虏异情哉应给与之但今自哈密来留之不遣彼将谓拘其使臣非待远人之道令归言于忠义王遣之再来

○十一月乙未罕东卫土官指挥那那奏所属蕃民负差发马多逃赤斤乞招抚复业

上谓行在兵部尚书张本曰此失于抚绥致其逃窜彼虽悍犷我能安之则彼亦安矣其令总兵官费瓛等招抚令归无责其过旧所负差发马悉免之

○十二月丁亥行在户部奏忠勇王金忠岁禄宜米麦兼支

上曰彼挈家来归待之宜厚且他无所营所恃者俸禄耳米麦宜以时给之勿令不足庶称

皇祖怀远人之意

○宣德元年正月壬寅行在礼部奏请宴劳外夷朝贡使臣

上曰四夷宾服世所贵也其使臣今不远万里而来者皆有慕于中国饷廩宴赐必丰庶昭朝廷优待之意

○三月乙亥渤泥国王遐旺之父在

皇祖太宗皇帝时举家来朝及还没于路因命遐旺袭爵朝廷待之既优彼之忠诚逾笃今复遣使远来可嘉宜优赐之于是颁赐遐旺文锦金织文绮彩币纱罗倍诸蕃国

○六月癸亥朔遣使赐琉球国中山王尚巴志皮弁冠服

上谓礼部尚书胡濙曰远夷归诚固是美事特赐冠服亦表异恩古人言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朕与卿等尤当念之

○七月庚子白葛达国使臣和者里一私来朝贡遭风坏舟贡物尽溺和者里一思至京请罪且请赐冠带归见国王庶知其实造阙下可免罪责

上命礼部赐之冠带俾附邻国贡舟还复进和者里一思等谕之曰仓卒风水岂人力所能制归语尔王朕嘉王之诚不在于物自今惟贤尔诚足矣

○十月辛未遣使以五经四书及性理大全通鉴纲目赐朝鲜国王李禔

上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圣人之道与前代得失具在此书有天下国家者不可不读闻禔勤学朕故赐之若使小国之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乐也

○宣德二年九月丁酉缅甸以故宣慰使新加斯无继嗣请以大头目莽得刺治其地行在兵部请下云南三司体审

上曰远方蛮夷因人情而遂与之使兵寝民安亦抚夷之道其即授为宣慰使不须再行体审

○宣德三年二月戊寅

上语尚书夏原吉曰书云民罔常怀怀于有仁盖以能养己也北虏不纳失里自远来归亦欲求养于此今已死其妻非能耕桑何以自给宜计其家口优养之毋令失所

○宣德四年二月甲午亦马刺兀者弗提屯河等卫指挥亦里伴哥等遣人来朝奏言昨大军至兀良哈诸卫皆恐怖不自保

上慰谕之曰天道福善祸淫人君赏善罚恶一体天心岂有私哉兀良哈有罪则朝廷讨之岂肯滥及无罪尔等但安分守法即长享安乐何用恐怖皆赐赉遣还仍降敕抚安其众

○九月癸丑掌岷州卫土官都指挥佾事后能奏土官例无俸给臣父祖旧有田地房屋水磨今悉为人占据乞令还臣以代俸禄

上谕尚书郭敦曰古者公卿有圭田免其租税使耕以自给今文武官皆有廩禄代耕而土官无俸固当给田土况是其父祖旧业其即移文有司令悉还之

○宣德五年二月丙戌迤北和宁王阿鲁台使臣阿都赤等陛辞

上嘉阿鲁台勤诚遣都指挥曹者赤帖木儿赉敕同往赐之金织文绮并所求药因谓尚书胡濙等曰阿鲁台归心朝廷实由

祖宗威德所致今以病求药亦悉与之朕以至仁待人人亦当识朕意濙对曰陛下心同天地薄海内外无思不服譬诸草木皆戴生成之恩矣

○宣德六年四月乙未言阿鲁台为瓦剌所逼率家属南奔请出兵击之者

上曰此虏自永乐中归附贡献不绝未有大过今势穷蹙义当矜悯但彼未尝自言朕亦不欲劳中国之力以事远夷若又逼之于险岂仁者所为哉

○十一月乙亥辽东总兵官都督佾事巫凯上广宁马市所市达官马牛之数

上谓侍臣曰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市盖以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

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之仁

○宣德八年十一月乙酉赐朝鲜国王李禔五经四书大全初王奏欲遣子诣北京国学或辽东学校读书

上嘉之故赐之书且敕禔曰王欲遣子入学具见务善求道之心但念父子远违情不相舍兼山川隔远气候不同或致不安不若就本国中务学之便也今遣书赐王以为教子之资王其体朕至意

○宣德九年二月辛未苏门答赖国王弟哈利之汉朝贡至京以疾卒

上谓行在礼部曰彼万里来朝倾诚归向今死当隆始终之恩遂赠鸿胪寺少卿赐诰命官治丧葬给守冢户

○十一月己卯近臣自辽东还言外夷多以幼男女易米于辽东者官军得之他日往来交通泄漏边事请禁止

上曰此必饥寒所迫故割爱以求活禁止必至失所敕辽东总兵官都督巫覲等凡夷人有鬻男女者官给与直男女悉送京师育之

驭夷狄

○洪熙元年七月辛卯辽东总兵官武进伯朱荣奏朵颜卫指挥哈刺哈禄等朝贡不至请掩击之

上曰古者驭夷狄来不拒去不追今虽不朝贡亦不敢扰边边□处加以兵非怀柔之道遂敕荣曰驭夷宜宽用兵宜审况虏多诈未可轻忽但整<□木朔>部伍谨慎堤备其来不来不足计也

○八月戊辰陕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挥李英讨安定曲先寇败之安定王桑加儿失夹等躬诣阙请罪

上谓侍臣曰安定本畏兀儿之地我朝置卫设官以安集其人待之素厚夷狄见利忘义今之败实其自取然朝廷驭夷叛则计顺则抚彼能悔过归诚朕何吝宽贷

○甲申行在兵部奏初思州思南土军皆本处夷人聚则为兵散则为民前宣慰田琛田宗鼎各奏设千户所今二宣慰司已革罢土军悉复为民独思州思南二千户所官尚存若仍存之则当聚兵使之率领不然亦请罢之

上曰抚治蛮夷当循旧俗若再聚兵非靖安之计宜改除之千户令归旧卫所其本土头目仍属各长官司后或用土兵令其率领

○十一月甲寅总兵官镇远侯顾兴祖征剿广西蛮寇以斩首级之数来闻

上谓侍臣曰蛮民亦朕赤子其为患不已固当用兵但杀之动以十数其间岂无胁从非辜者乎苟得良牧守如贾琮刺交州开示恩信慰抚而降之安得杀伤之多如此

○宣德元年正月辛丑

上谓行在兵部尚书张本曰比镇远侯奏广西蛮贼覃公旺已就戮其余尚有未平者朕思蛮寇劫掠若所在官军制驭严密亦可无患致其猖獗皆因失于防闲今杀戮既多亦可怜悯其未平者更令人招抚若不悛改然后加兵亦未为晚遂敕镇远侯顾兴祖遣人抚谕

○七月丁未镇守山海都督陈景先奏比巡边官军至鲇鱼石关遇虏寇与贼败之追杀殆尽获其所乘马以归

上谕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曰虏好鼠窃但防守周密来则击之去则勿追保境安民此为上策宜戒景先等毋贪小利

○宣德二年四月甲戌广东三司奏琼山县黎寇平械首贼王观政等至京师

上命付行在刑部因谓尚书蹇义等曰蛮性虽难驯然好生恶死之心则同若抚绥有道彼亦安肯自取杀戮今之为变必有所激致之死地亦可矜怜宜严戒抚黎官宽以

驭之若生事激变国有常刑

○宣德四年四月辛巳广西总兵官都督山云讨柳浔二州寇并诛其从寇二千四百八十人梟首境上以徇归寇所掠军民男妇四百四十六人以闻

上谓尚书张本等曰蛮性凶悍其死皆所自取今瘴疠之时宜速令云息兵有未服者遣人招谕若能顺服亦可宽贷

○七月己酉兵部奏湖广保清军民宣慰司同知副使佥事皆缺请命流官往治之上曰蛮夷之性难驯流官不谙土俗治之尤难必其同类乃能相安其令都督萧授就土人中择其素有恩信众所推服可任用者具名奏来更令授从公选择不可滥举

○宣德五年十月己巳巡按云南御史杜宗言土官有犯奏请提问而蛮夷恃恩每犯则迁延避匿请如流官例五品以上奏请六品以下即提问庶革奸弊

上以其奏示法司且谕之曰蛮夷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琮所言过矣其循祖宗成宪毋改

○宣德六年六月乙卯四川龙州儒学训导田琼言松潘蛮叛服不常而山林深阻用兵实难宜遣官分守要害使不得耕种彼既困乏击之则易

上谓行在兵部臣曰此言虽似可采然天生此类其性固殊为人君者但抚谕之使不为盗在此者不罹其毒在彼者亦得安生此朕之心也其令总兵官尽心区画务在得宜

○宣德七年二月乙卯镇守洮州卫都指挥使李达奏思曩日簇番民盼舌搠尔节强掠本簇人畜杀千户搠尔结臣今入番收马请治其罪

上谓行在兵部臣曰番民杀部长是无上下之分不治则纪纲隳矣当处之有道不废法亦不激变乃为得宜尔其以朕意谕之

○己未巡按贵州御史陈斌奏竿子坪生苗梗化累肆劫掠请发兵四面攻之必可殄灭

上谕行在兵部尚书许廓等曰蛮人虽常劫掠若防守严密安能为患何至便兴兵殄灭天地生物虎狼蛇蝎何所不有岂能尽灭之但当慎防而已且彼蛮夷亦好生恶死宜令授及贵州三司差人抚谕使改过自新

○四月癸卯甘肃总兵官都督刘广奏初鞞鞞脱脱不花等二十余户既降复叛今在铁门关西请发军掩捕

上谕兵部尚书许廓等曰虏性难驯朕以宽待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今以二十余家輒欲兴兵捕之所得几何徒自劳费保境安人要为上策尔移文令广慎固封守勿轻出兵

○十月辛亥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刁招散遣人贡方物且奏云波勒常以土西土雅之兵来寇杀人掠财乞发兵讨之

上谓侍臣曰闻八百大甸去云南五千余里荒服之地也波勒土西土雅皆未尝归

化朕岂劳中国之人为远夷役乎且夷性犷悍必两有未善岂皆波勒之过宜降敕慰諭使敦睦邻好保境安民

○宣德八年二月己亥行在兵部奏扯儿禅指挥伯兰火者等告宣德四年来归时经沙州卫西番劫其人口四百马驼一千余羊五万乞追还

上曰事虚实未可知实而不理则失其向化之心不实而理之将激怨远夷敕总兵官都督刘广究果有即令沙州卫追还不然具奏区处

○六月丙午四川都司奏比以乌撒乌蒙二府土官知府禄呢尼禄等争地讎杀蒙遣行人章聪侯璉奉敕往諭之皆悦服乌蒙耆老念其世亲以所争地十之三让乌撒永息争讼

上顾左右曰蛮夷能让亦是天理未泯特患训諭不至耳果能开诚布公何不可化上巡边猎于洗马岭诸将密请于

上曰此外不百里虏人常至围猎可出兵掩击之

上曰彼不为患即已可不听其围猎乎诸将曰此辈豺狼野心终不能保其不为边患失今不图后将悔之

上曰朕此来飭边备耳非为捕虏且常遣人抚虏矣今掩击之是朕失信岂可为乎尔等固是为国之心但朕欲存大信耳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五终

宣宗章皇帝宝训序

朕惟古昔圣帝明王之御天下其功德隆盛凡命令告诫之辞皆有以垂世立教若尧舜禹汤文武典谟训诰之言炳然如日星之丽天千万世所共仰也洪惟我

皇考宣宗皇帝赞承

列圣尊居大宝德化之盛万方清谧爰暨

祇嗣洪业永惟帝王之孝莫先于丕显

先德爰敕儒臣编纂实录

神功圣烈备载不遗又辑

圣言之淳切者总若干条分类为十二卷题曰宝训用朝夕览省呜呼我

皇考兼文武之资备中和之德缉熙圣学刚健不息是以一令之颁一言之出皆蔼然道德仁义之懿上足以媲美典谟训诰者也 朕方逊志务学思迪大猷周书曰敬明乃训用奉若于先王诗曰于乎皇王维序思不忘敢不倦倦服膺用图无忝谨序诸篇端以自励云

正统三年四月十二日

宣宗章皇帝宝训序终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一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 彘- 彘 >昌谨阅

敬天

○宣德元年正月甲辰以大祀

天地

上致斋武英殿命礼部太常习礼殿上

上观之既谕尚书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曰祭享之礼莫严于此朕承大统躬祀
天地为天下苍生祈福不敢不敬卿等亦宜秉诚相朕庶几感通之道义等皆叩首
而退

○三月乙巳灊县民充郊坛户者有司责令养官牛又俾充递运夫民诉于朝

上谓侍臣曰国家重祭祀而郊祀最重旧制郊坛户悉免他役者虑其不能专有司
不知所重不恤民难可责也姑宥之遂命行在礼部申明郊坛户免杂役之令

○九月庚戌行在太常寺奏

天地坛每岁皆自十月拨军扫除今已及时

上曰

祖宗敬事

天地故立法如此朕念谨守成宪卿等亦当恭体此心躬亲临视务令洁净

○宣德八年正月丙寅

车驾诣

郊坛自

祖宗以来皆朝百官后乃行至是

上先日谕礼官明旦早行不视朝既至南郊躬诣神厨凡诸祭物一一阅视召太常
寺官谕之曰祭物固应精洁典祭之官皆以虔诚为本宜秉寅清以率百执事口毫无慢
庶几神明有歆享之道晚御斋宫旗手卫奏请暮夜如故事放烟火不从顾谓侍臣曰朕
早来不视朝之故盖一心对越无暇他及今又暇观烟火乎是晚阴云四合至夕雨雪行
礼之际云歛风静星月朗霁天气融和助祭执事咸中礼度

上大悦

圣孝

○洪熙元年六月丙寅礼部尚书吕震奏

大行皇帝丧礼请依遗诏二十七日而除自七月初一日为始

上服浅淡色衣于奉天门视事

上曰固是遗诏然朕心何能忍古人云虽加一日愈于已初一日仍素服坐西角门
不鸣钟鼓待漏百日再议

○八月甲申遣郑王瞻埈还南京谒

孝陵

上谓之曰

太祖高皇帝开创鸿业以遗子孙陵寝所在如何能忘今即位之初政务所系不遑躬谒汝其代行其洒扫有弗虔封树有弗勤周卫有弗备皆严饬之必恭必慎以称予意

○九月壬寅葬

献陵先是

仁宗皇帝宾天

上命有司择葬地得吉兆于天寿山之阳召尚书蹇义夏原吉等谕之曰国家以四海之富葬其亲岂惜劳费然古之圣帝明王皆从俭制凡孝子思保其亲之体魄于永久者亦不欲厚葬秦汉厚葬之患足为明戒况

皇考遗诏务从俭约天下所共知今建山陵予以为宜遵先志卿等之意如何义等对曰

圣见高远发于孝诚万世之利于是命成山侯王通工部尚书黄福总其事其制度皆

上所规画三月告成至是葬其山周正圆厚冈峦拱揖川源逶迤与长陵相比云

○宣德元年二月乙酉初

上谓侍臣曰朕自幼钟爱于

皇祖未尝一日不侍左右弘谟伟略随事训教

皇祖妣同历艰难弼成国家抚育朕躬慈爱备至我

皇考德绍

先烈仁覆苍生不期年而遽□处上宾劬劳之恻终身先

山陵在望霜露之感尤切将以清明日展谒至是

车驾启行丙戌

车驾至

天寿山

上遥望

二陵松柏郁茂因呜咽流涕诣

陵行谒祭礼不胜哀恻左右亦皆感泣

○五月乙巳

仁宗皇帝小祥

上躬祀凡筵出御奉天门谓侍臣曰皇考圣仁爱民如子万为国家培固基本以遗子孙而遽□处上宾传之于朕今及小祥岂胜哀感因呜咽流涕

○宣德三年二月丁卯

上奉

皇太后游西苑自

上即大位尊事

皇太后极其孝敬每旦暮谒西宫朝谒愉色奉承惟恐弗及

皇太后慈仁隆至每见

上则忻然从容询及政事及所平决

上敷陈明达

皇太后喜动颜色凡军国大政必禀命而行四方贡献虽瓜果之物必先以奉

皇太后

皇太后或时召

上虽有急务必促驾而往至是恭请

皇太后游西苑皇后皇妃皆侍行

上亲掖

皇太后舆登万寿山奉觞上寿献诗颂

圣德

皇太后悦酌酒赐

上且谕曰今天下无事吾母子得同此乐皆

天与

祖宗之赐也天下百姓皆

天与

祖宗之赤子为人君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于饥寒则吾母子斯乐可永远矣

上拜稽首曰谨受教是日甚乐将晚

上及皇后皇妃送

皇太后还宫

○九月癸亥

上巡边大败虏寇驻蹕铁将军店遣诸将索虏巢穴未至以孟冬庙享之期不远应早旋师群臣有言宜少俟诸将庙享之期如迫请敕一亲王代行礼

上曰事

祖宗与待将士孰重孔子言吾不与祭如不祭必不可待有如诸将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必以明日班师

○宣德五年二月庚辰

万寿圣节

上诣

奉先殿行礼

皇太后前上寿毕出御正朝受贺谕文武群臣曰朕初度之旦上念劬劳大德夕切于心幸侍

圣母皇太后洪福万年每当兹晨奉觴拜庆伸婉愉之诚致天伦之乐必在从容以愜所志尔文武群臣应宴者悉于光禄寺给宴物自今悉准此例

○癸巳

上以清明节近召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等谕之曰

皇太后圣心笃念

祖宗朝夕弗寘每谕弗寘每谕朕曰

祖宗之鸿业惟勤□荷

祖宗之成宪惟敬遵承朕不敢怠忽昔汉明帝奉太后谒陵著于史册今朕将奉

皇太后谒

长陵

献陵庶少慰

圣心礼欤义等对曰

皇太后圣孝

陛下敬承之天理人心之正也

上以闻于

皇太后

皇太后曰是吾心也遂命钦天监择日敕五军严备有司供具越二日

上躬橐鞬骑导

皇太后攀至清河桥下骑扶攀既渡桥

上复乘骑时畿甸之民迎拜夹道瞻望感悦山呼之声震动林野是日

驻驿沙河

上侍

皇太后膳退召义士奇等谕之曰

母后天性至孝今日朕随侍于道中指

天寿山言此下即

二陵所在

母后望之感怆今日天气清和人心欢悦亦是

母后诚孝所感义等对曰

太后圣孝

陛下奉承之足以感格天人既而

上恻然曰朕昔侍

皇祖往来两京每令朕过农家问其疾苦盖欲知稼穡之艰难自嗣位以来凡昔

皇祖教诏之言未尝敢忘今出都门望村落居民及其田作追思往事愴戚之情自不能抑义等对曰

陛下圣孝久而不忘

祖宗在天之灵应当永佑丙申

车驾至陵下

上易浅淡服先诣谒

陵毕徘徊陵下召学士杨士奇杨荣等曰

皇祖尝言古帝王陵寝有崇奢丽及藏宝玉者皆无远虑吾子孙宜戒之不可蹈也此语朕恒记忆不忘今所建寝殿皆

皇祖当时规画不敢有增益又曰

皇考遗诏山陵务从俭约盖平日仁民爱物之心不忘于弥留之际朕不敢违越士奇等对曰

陛下钦承

先训此圣孝之大者

○宣德六年二月乙巳召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杨荣尚书胡濙至文华后殿谕之曰昨日恭侍

太后进寿觞

太后甚欢朕及暮还宫不觉亦醉既觉而思仰荷

上天眷祐

祖宗庆泽

圣母之训教今田谷屡豊天下粗安得朝夕侍奉

圣慈遂天伦之乐可谓幸矣又念国事赖卿等旦夕同心协虑遂出御制诗赐义等并赐特宴云

○十一月壬戌朔以御制述祖德诗赐少傅杨士奇等谕之曰朕念我

仁祖积德累善笃生

太祖皇帝维天立极创业垂统

太宗皇帝汛扫奸回再安

宗社我

皇考仁宗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鸿业朕承大位夙夜不忘记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传不仁是用撰述成诗揭之座上朝夕观览勉图继述庶几永保天命今以刻石特赐卿等摹本卿等亦当思我

祖宗开创之难守成之不易尽心辅朕国家安卿等亦与享荣利士奇等稽首受赐圣学

○宣德二年三月己酉

上御文华殿翰林儒臣讲孟子离娄章毕

上曰伯夷太公皆处海滨而归文王及武王伐纣太公佐之伯夷扣马而谏所见何以不同讲臣对曰太公以救民为心伯夷以君臣之义为重

上曰然太公之心在当时伯夷之心在万世无非为天下生民计也

○宣德三年二月癸酉

上退朝御文华殿翰林儒臣讲舜典竟

上曰观二典三谟则知万世君臣为治之道不出乎此历象日月星辰以闰月定四时天道以明平治水土奠高山大川分别九州任土作贡地道以成克明峻德以至协和万邦人道以建九官十二牧所掌礼乐刑政及养民之道后世建官繁简虽不同大要不出乎此当时君臣都俞吁咈更相告戒用图治功气象蔼然何后世之不能及也讲臣对曰明良相逢故其治化之盛如此

上曰是盖天生圣人为后世法程孔子删书断自唐虞使人知有尧舜诚所谓万世帝王之师也

○十月庚寅翰林儒臣进讲春秋竟

上曰圣人匡世之功忧世之心备见此书当时先王礼乐法度日隳废乱臣贼子接迹而起有此书而后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书以尊周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劝齐梁之君何也侍臣对曰孔子之时周室虽微天下犹知尊周孟子之时七国争雄天下不复知有周矣

上曰圣贤之心无非为天下生民之计孟子时不有王者兴何以角口羊生民之涂炭遂赐讲臣坐命左右赐菓茗

○宣德四年四月甲申

上退朝御便殿与儒臣论史因问汉唐诸君在位孰久对曰汉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

上曰汉武好大喜功海内费耗末年能惩前过玄宗初政有贞观之风久而恣欲疏忠任邪遂致祸乱窜身失国武帝犹为彼善于此又曰善心生则明欲心生则闇武帝以田千秋为贤玄宗以李林甫为贤此乱治所由异也

○宣德八年四月丁亥

上御奉天门视朝罢顾谓少傅杨士奇杨荣曰朕在宫中无事时偶有真趣则赋一诗自适不然则取书籍玩味亦得胸次开豁故在皆置书籍及楮笔之类今修葺广寒清暑二殿及西琼岛欲于各处皆置书籍卿二人可于馆阁中择能书者数十人取五经四书及说苑之类每书各录数本分贮其中以备览阅

○七月戊寅

上与侍臣论汉高帝唐太宗皆开创之主侍臣有盛称太宗英武过高帝者

上曰太宗才胜高帝义胜高帝不事诗书而大义了然太宗文雅足称而大义未明

○宣德九年十二月辛酉

上退朝御文华后殿召少傅杨士奇等出御书洪范篇及御制序文示之且谕之曰所论或未当卿等宜直言勿隐士奇等对曰

圣论皆当真得古人精蕴

上曰朕在宫中虽寒暑不废书册士奇等曰帝王勤学问则宗社生民有赖矣惟愿陛下始终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湏直言朕不为忤

英武

○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汉王高煦反

上亲征之命太师英国公张辅曰今朕亲督师一切机务卿其相朕辅对曰高煦徒怀不臣之心而素怯懦且今所拥悉非能战之人愿假臣二万卒保为

陛下擒之不足仰烦

至尊

上曰朕任卿一人足以擒贼但新即位小人尚有怀二心者亦当有以慑服之朕行决矣分遣诸将严各城守备中外戒严下令京城搜索高煦所遣奸细许自首免罪给赏敕各处守帅以兵从征庚辰

车驾至盐山阳武侯薛禄等驰奏前军已至乐安城下高煦约以明日出战

上令大军蓐食兼行尚书蹇义夏原吉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进曰军临敌境尤宜慎重古云师行日三十里况万乘亲征兼行非所宜也英国公张辅安远侯柳升等亦进曰前军已至乐安彼知大军在后或设伏林莽间伺我不虞况百里趋利兵法所忌请少驻兵广哨望而后进

上曰兵贵神速我师直抵其城下则彼为阱中虎耳虽有爪牙将安施乎况彼以反为名乌合之众人怀疑贰闻大军至凶凶为计不暇又岂能设伏御我乎卿等无过虑也遂行辛巳昧爽抵乐安城下壬午高煦就擒

○宣德三年九月辛亥

上巡边至石门驿喜峰口守将遣人驰奏兀良哈之寇万众侵边已入大宁经会州将及< 𠄎 十见 >河

上览奏曰天遣此寇投死耳召诸将谕之曰孽虜无能为也今湏擒之不可纵也然此出喜峰口路狭且险单骑可行若大军并进虑缓事机先以铁骑三千进出其不意禽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与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办擒贼遂决策亲征乙卯

车驾出喜峰口明日昧爽至< 𠄎 十见 >河距虏营二十里虏望我军以为戍边之兵即悉众战

上命分铁骑为两翼夹攻之亲射其前锋三人殪之两翼飞矢如雨射虏虏不能胜

继而神机铙叠发虏人马死者大半馈悉溃走大获其生口驼马牛羊辎重

谦德

○宣德三年九月庚午

上巡边还至三河县在京诸王及文武衙门各遣官进平胡表至

上览表竟以示近臣曰称道过矣朕于虏寇初不过严备之耳岂有意诛剿之而虏不悛其恶朕安得坐视民患而不救至于诛之擒之皆

天与

祖宗之祐将士之用命朕何与力焉

○十月辛巳直隶常州府进粳米且言今岁雨暘顺调田谷茂盛

上谓尚书胡濙曰今年各处多奏水灾深虑百姓艰食常州独言豊熟颇慰朕心濙对曰

陛下爱民常愿豊稔圣心所欲天必从之

上曰天果从之岂有他处水潦之患亦是为善未至不能格天也自今朕与卿等更当勉之

○宣德四年二月己丑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献驹虞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请上表贺

御批答曰祇敬

祖宗恭養

圣母皆职分当然何德之有感瑞之云良增惭愧朕夙夜祇念

祖宗付托之重惧弗胜负荷惟赖尔文武群臣同心同德赞辅不逮溢美虚词非所乐闻其止勿贺

○宣德五年七月戊申四川茂州守臣进瑞麦有一茎三穗五穗者时

太庙之侧产嘉禾有一茎四五穗至六七穗者礼部臣请表贺

上曰瑞麦嘉禾固是豊年之庆但朕以菲德居位且比来四方屡奏水旱可言贺耶然产于

太庙侧实

天与

祖宗神灵之所敷佑昔周人贻我牟来之诗必归于先公之德

上帝之命朕何德以致此其勿贺

○闰十二月戊戌行在钦天监奏含誉星见群臣上表称贺贺毕

上谕群臣曰表辞称道过实朕甚愧之今海内粗安皆由

天地

宗庙垂祐

圣母皇太后训教及群臣匡辅所致朕何德也书曰儆戒无虞诗曰夙夜敬止朕及卿等

相与飭励罔有怠心庶几共保福祿于永远

○宣德七年八月辛丑陝西永寿等县献嘉禾有同本三茎或五茎茎十数穗穗一尺有余者有同本十九茎或二十茎茎十余穗又多至数十穗者又有一茎五岐六岐或一节一岐者

上览之谓群臣曰诸物不足为瑞谷以養民今蕃异如此可以为瑞是日又有献嘉瓜者尚书胡濙言瓜连理而生有瓜瓞绵远之兆二者皆祯祥请奉表贺

上不许曰嘉禾瑞瓜虽年豐物阜之应皆

天地

宗庙之所垂祐朕何德以致之夙夜内省有歉多矣其止勿贺

节俭

○洪熙元年八月庚午行在工部奏内府供用纁丝纱罗计九千匹请下苏杭等府织

上曰供应之物虽不可缺然当念民力今百姓艰难可減半造又諭尚书吴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为言卿等其体此意

○十月壬子行在工部奏制造御用膳亭及器皿所用物料不足请买于民间

上曰汉文服御帷帐无文绣史称其恭俭爱民朕方慕之以俭约率下所造服食器用当从朴素不須华靡所用物料就库藏中给用不必买于民

○宣德元年二月庚辰司苑局言种蔬上供当用葛秸三千束芦苇蒲五千余束例于顺天府取给

上曰内用蔬菜几何而取于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顾谓侍臣曰大禹恶衣菲食惟恐奉養之过劳民费财朕安可以园蔬重劳费百姓

○宣德二年八月壬申行在户部奏光祿寺明年所用厨料请如例买之民间

上曰光祿供祭祀宾客之费固不可缺然与其多取于民莫若俭以足用卿等宜斟酌樽节不可过中

○宣德三年四月辛酉行在户部奏内府供用库岁用香蜡银朱等物凡三万余斤当下郡县支官钱买办

上曰所买太多所用太侈其会计可省者省之且闻买物支官钱近时为有司克減屡有告讦者必令从公毋蹈前弊

<☰十见>仁

○洪熙元年十月乙巳陝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挥同知李英至京进所获安定番童一十五人

上谓兵部臣曰番人作过不得已征之得其首恶足矣童子何罪即遣还本土无父母可依者付各卫令善養之

○宣德元年八月

上亲征乐安州癸未

驻蹕城南

上谕户部尚书夏原吉曰今高煦就擒与之同谋者数人罪不可赦其余军民被胁从者一切不问其榜谕安业勿有疑畏仍命阳武侯薛禄兵部尚书张本及御史给事中等官抚安军民

上谕之曰今罪人已得除同谋首恶外其余一切不问民有兵器者令送官免罪

○宣德七年三月乙酉广西总兵官都督山云奏斩获广西桂平等县蛮寇覃公专等首级之数

上顾尚书许廓曰蛮夷害我良民譬之蠹贼害稼不可不去然杀之过多亦所不忍廓对曰兵以诛有罪彼皆自取灭亡非朝廷有意杀之

上曰天地以生物为心今虽杀贼官军亦岂得无损朕之意但欲两全之庶几不愧天也

○六月甲午

上谕三法司官曰今天气炎热见系罪囚宜速决遣轻罪有例者皆如例情重者具实奏闻复命法司凡强盗病死狱中但验实勿斩首先是强盗死者例悉斩首至是

上悯之以强盗罪恶当斩戮死人则太过故罢之

明断

○洪熙元年夏

上奉

命往南京

仁宗皇帝不豫驰书召

上即日就道时南京颇传言

仁宗上宾臣下未敢以闻但言兹正戒严之时宜整兵卫而后行或劝

上从间道行

上曰

君父在上天下归心岂有他虞且予始至山口处还非众所测况

君父召岂可稍迟遂由驿道还北京

○六月壬寅

上自南京还京城以

仁宗皇帝上宾戒严已久

上至之明日召英国公张辅谕之曰山陵之期尚远今天气炎热戒严甚久将士烦劳其悉撤之辅等对曰

殿下未正大位军卫未可撤

上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

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遂即日解严

○宣德元年三月己亥行在户部言驸马都尉宋瑛奏求白河边废地牧马其中间有民田四十七顷

上曰人与马孰重此辈生长富贵恃恩恣肆岂知轻重湏遣人覆勘如果皆是废地与之但有民田勿与

○宣德元年八月癸酉

驻蹕冰河铺顾谓侍臣曰朕待诸王皆厚至如汉王以其

皇考至亲待之尤厚何为而反邪侍臣对曰彼蓄反心非一日非恩德所能驯者

上曰试与卿等言之彼计今将安出或对曰乐安城小彼必先取济南以为巢穴或曰彼往时不肯离南京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以朕计之不然济南虽近攻之未易下况大将军至彼何暇攻城彼所集土民及护卫军父母妻子皆在乐安肯弃之走南京乎且高煦临事狐疑不决外为夸诈中心实怯今敢猖狂为此一则轻朕年少且新立众心未附二则料朕不能亲出必遣将来讨彼得以危言厚利诱之以侥幸成事今朕亲征其新聚之众已胆落又敢出战乎况天下无事无故弄兵以毒生灵

天地

祖宗岂容之大军一至即成擒矣

○宣德四年三月壬子行在都察院奏山海卫指挥赵忠领军备御开平斡军财行赂求回原籍而私有其半事发当降用今所领军以忠能恤下告乞复其职

上曰彼能恤下曷为科斡而私有其半此必以贿求之朝廷赏罚至公有罪不惩何以令众小人敢以私情挠公法邪不听

○四月戊戌

上御奉天门谓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曰昨会宁伯李英言西宁卫旧选随驾官军五百人请于内拨五十人赴京随从满岁而更朕思所选五百人盖是

太宗皇帝征沙漠时所用今京师侍卫自有亲军何必外求其意盖欲自随非为国家计也旧制在京公侯伯皆无官军随从之例岂可以变

祖宗之法英言不可听

○九月壬戌辽东总兵官都督巫凯以哥吉河卫指挥秃能哥等入境剽掠送京师法司讯之秃能哥等云初入境求贸易耳实非剽掠

上曰此或实情剽掠则当有兵器命释之

○十二月己卯临洮卫指挥李敬千户王瑀尝与临洮府推官许壘同捕强贼敬瑀畏贼退缩角口羊铠甲腰刀付民丁赴斗民丁奋斗直前皆有擒获壘尝奏之敬等闻之惧得罪遂诬府官受赇事

上命陕西按察司逮问且谕都察院臣曰其令按察司必明虚实不可枉人已而语

侍臣曰此必指挥诬府官忿府官前所奏也武臣国之爪牙一有调发当奋不顾身今遇小寇輒畏缩设遇大敌岂能奋勇成功乎

○宣德五年四月戊寅初监察御史李骥巡通州仓遇军斗高祥等盗粮执而鞫之祥父妄告祥同张贵等盗粮骥受贵等白金纵之不问而独问祥行在刑部论骥绞罪骥上章诉冤

上曰御史既擒盗岂有受赃之理若其受赃即此事泯灭不发安肯尚存事端命尚书侍郎都御史等官同讯之骥实冤但应奏不奏当杖

上曰既实冤并免杖令复职因谕刑部侍郎施礼等曰人命至重尔等论刑何为不详慎骥不自言几于冤死后将何以使之礼等顿首谢

○五月戊辰豹坊勇士奏与民分居

上曰勇士在京师皆十余年安得今尚无居此必民居< 𡩇十见 >好欲舍而就彼民艰难作一居尔徒欲得之民何罪尔何功锦衣卫指挥王节奏此人今有居在城中上怒命杖之一百以百斤枷号令警众

○宣德六年二月己未上元县人王拜住年十四为陈氏养子其父死生母贫行乞于途拜住遇之哀哭不告养母以情诉于官乞归养生母养母闻之讼其詈已刑部论拜住死罪

上曰彼年十四依陈氏养母之恩岂能踰生母遇生母行乞而不动心是禽兽也今归养生母但失于不告养母耳可杖之二母皆令终养

○六月庚子先是直隶定兴县民王林子锁定输草虚买实收事觉行在刑部四川司鞫治林当斩以瞽得赎大理寺审允以奏

上曰瞽者能输草乎更详审之勿使无辜受枉奸慝幸免遂下刑部再问林瞽实锁定冒父名代输用白金绮赂收草千户张敬虚收至是覆奏

上以刑部大理寺堂上官治狱不谨姑宥其罪而罚刑部四川司并大理寺左寺官俸三月

○九月丁卯浙江都指挥许亨言海宁等卫军告本管官人命等事牵连至百余人及追逮鞫问而原告皆逃被告淹滞年久者多

上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此不难知盖小人始造诬词及当质对恐露实情则必反坐故逃匿不与之辨意使困滞以快其私此小人之尤者其令放遣被告各还职役而严督追捕俟捕至与别白是非苟有诬罔不可轻恕

○宣德八年正月甲戌常州府知府莫愚朝覲至京有府吏告愚受赇等事愚亦言此吏尝盗用府印及犯他罪论徒而逃所告臣事皆诬请与质对

上谕行在刑部臣曰朕选用郡守责其除奸可使为奸人反噬即杖吏一百发赤城充军令愚复任

○宣德九年八月戊申辽东都指挥黄顺王祥张荣等五人赴任至蓟州分宿民家

荣酒醉自刎死荣弟永等报顺顺与祥等疑其事擒永遣人械送行在刑部鞠治永永憾顺擒已遂诬顺杀荣逮顺至论谋杀重罪顺妻诉冤枉法司久未决

上曰顺何有恶于荣且何所图之遣御史张聪诣蓟州荣等止宿处复实其所舍之家皆言荣畏往辽东守边坐卧口语不已晚因醉遂自刎实非杀死聪还奏

上曰朕固疑非顺所谋苟不审察其冤曷伸今得实矣即释顺还职并荣弟释之儆戒

○宣德三年十月戊戌大雪

上喜谓侍臣曰今年四方多言水旱生民艰食朕恒为忧惟冀

天地垂祐雨旸及时庶丰稔可望今冬初即见雪其来岁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

天心朕当日加兢惕因赋雪诗以志不忘

○宣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当食阴雨不见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以为即同不食请率群臣上表贺

上不许敕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谨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贤去邪而后当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

祖宗大统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祇惧惟甚可比于是钦传不云乎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阴雨不见得非朕昧于省过而然欤况离明照四方阴云所蔽有限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欤朕尚图修省以仰答天意尚赖尔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贺

○十二月庚辰朝罢

上示群臣喜雪之诗复赐赏雪宴盖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

上喜而成诗群臣遂进和章

上视阅视择其有警戒语者别录而为之序其中有曰冬雪消毒疹殄遗蝗滋茂宿麦迨冬不雪民心则忧民之忧朕之忧也乃十二月己卯之夕大雪盈尺遍于远迩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又曰古之明君未尝因一事之顺适而忘致警于其德其臣亦未尝因一事之顺适而忘致警于其君唐虞三代皆然也又曰朕以凉薄之德嗣

祖宗大业为天下生民主恒惧不克口荷而所望于群臣戒警辅翼者惟日不足今是诗之副予所望者裁十一二诗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朕安得不表章之以朝夕自益哉

○宣德七年七月庚辰

上燕闲阅内库书尽得元赵孟俯所绘豳风图而赋长诗一章召翰林词臣示之曰豳诗周公陈后稷公刘致王业之由与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艰难万人君皆当鉴此朕爱斯图为赋诗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励尔其书于图之右监成宪

○永乐八年春

太宗皇帝亲征北虏命

上留守北京以尚书夏原吉赞辅时诸司政务填委且师行之际调度挽运事烦左右有言艰大者

上曰

祖宗悉有成法惟遵行之耳

○洪熙元年六月丁巳主事陈良建言武职亦湏考核黜陟

上谕行在兵部臣曰军职以功为秩次子孙承袭者试弓马有罪者论功定义

祖宗成宪如此毋庸他言

○宣德元年五月甲午朔

上听政罢御左顺门语侍臣曰朕祇奉

祖宗成宪所以诸司事有疑碍而奏请者必命考旧典盖

皇曾祖肇建国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详备况历涉世务练达人情谋虑深远子孙遵而行之犹恐未至世之作聪明乱旧章驯至败亡往事多有可鉴古人云口周子孙能守先王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此诚确论

○宣德二年九月丙午

上语吏部尚书蹇义等曰昨四川龙州奏地连生番近遭攻劫盖缘州治势轻请升为宣慰使司筑城置军镇守庶几民得安业已令卿等议今思之龙州开治历年久矣生番接境自昔已然近日之事盖因失于防慎若能觉察岂致疏虞且彼土人若有征调聚则为兵散则为民岂不自便今欲编集入伍蛮性未必乐从

祖宗建置已定惟当谨守彼盖乘势要求若使得志边方小人必将仿效生事造端不可不慎今但湏遵守旧章不必更议

○宣德三年四月丙寅

上朝罢谓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等曰朕近著一论以曹参为说卿等试观之论曰汉世贤相称萧何曹参何之相业著矣参惟守何之法以清静宁民后世谓之以为不事事朕意不然嗣世之君当守祖法为辅相者固当清静处之书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参亲见秦政纷更以乱天下又亲见高祖立国之不易则以镇静辅嗣君固老成之士也观其居齐用盖公清静民自定之言及属后相无扰狱市至为相务掩人细过择谨厚长者为丞相史吏刻薄者辄斥去此其意固有在岂诚耽于酒而块然不事者哉吾固曰参国之老成人也后世有老成如李沆相宋真宗务守祖法不变一切浮薄新进喜事之人不用君子论宋名相得大体者推李沆第一则亦参之心也有不为参者如王安石吕惠卿辈相神宗以毙天下之人其效可见矣嗟乎安石辈动引经谊述三代非参所能与也然国家用参未至乎病民参其未可深谓哉士奇等观

毕

上问曰卿等以为何如士奇等对曰此诚确论自古创业之君辅运之臣皆老于人情熟于世故立法垂宪至精至密子孙奉而行之足以为治若变乱纷更必致祸败往事昭然可为明鉴

陛下所论非惟得参之心实万世继体图治者所当取法

○六月戊申

上阅

皇明祖训终卷顾谓侍臣曰自古创业难守成不易我

太祖皇帝起布衣与群雄并驱将二十年乃悉平僭乱奄有中夏申明礼义之教而万几之暇复制

祖训一编示法子孙盖历六年始克成书思虑之周防范之密至矣备矣后世子孙但谨守

先训每事遵用不敢违越岂有过举哉侍臣对曰诚如

圣谕然以今日言之躬蹈当自

陛下始

上曰然亦赖卿等匡辅若一言一行或背

祖训卿等须直言之书云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亦贤臣以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宣德四年十二月癸未有建言洪武永乐中法制有当改易以从宜者

上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创业垂统必有成宪以贻子孙子孙能谨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聪明或惑于小人而变更之不免生祸乱如唐府兵其制颇近古后一变为彍骑再变为方镇遂使武夫悍卒得专方面唐遂以亡宋赋役祖宗时皆有定制其后信用小人变为新法民不胜其烦扰自是朝政反覆国事日非卒致夷虏之祸是皆可监侍臣对曰子孙惟恭俭则能保守

上曰然亦须任老成人如宋任用李沆岂有改祖法之事

○宣德六年二月丁未陕西平凉卫指挥佾事哈刺苦出奏永乐中尝选本土军民北征师旋之日军归原伍民还原业今虑或有征调未经操习马匹衣装皆无素备请以原选之人免其远差令之操习每月朔望点阅

上谓行在兵部尚书许廓等曰

太宗皇帝虑事周密其立法已定不可改更命悉如旧

论治道

○宣德元年正月癸丑

上退朝御左顺门与侍臣论理之道

上曰民为国本闾里小民或阽于饥寒或困于征徭或为豪强所抑岂能达之朝廷

所赖良有司抚养存恤庶不至失所侍臣曰亲民之职莫若守令必严选举以副

圣意

上曰人之贤否恒不易知必任之以事而后可见古帝王选任贤良三载考绩三考黜陟盖以此也然以今观之九载而后黜陟藉使所任非人民受其毙多矣今在外有司从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考察贪婪不律者即糾举之最为良法朝廷择守令固为急务而御史按察司官尤宜择人御史按察司官得人则守令贤否有不待于考绩而后黜陟者矣

上又曰继自今御史及按察司官考满亦湏以考察有司贤否为功绩

○宣德二年十二月乙卯侍臣进讲贞观政要

上曰予尝反覆是书谓安天下必湏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谓治国犹栽树根本不摇则枝叶茂盛君道清静则百姓安乐皆要语也

○宣德三年二月乙亥

上退朝御文华殿谓侍臣曰朕观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给衣食设学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顽慝者然后刑之盖非得已不然则无以安善良然观肉刑亦过于惨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至汉文帝除之自是人轻冒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备故犯法者少后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系于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赎而四凶之罪止于流放窜殛可见当时被肉刑者必皆重罪况汉承秦弊挟书有律若概用肉刑民受伤残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处断其肢体刻其肌肤亦所不忍隋唐以后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观明堂针灸图禁鞭背皆后世仁政文帝培植汉之国脉太宗肇启唐祚享国长久有以哉

○八月辛巳

上御武英殿问侍臣历代户口盛衰侍臣举夏禹以来至高宗户口盛衰之大概以对

上曰户口之盛衰足以见国家之治忽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观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岂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知悔过炀帝遂以亡国玄宗至于播迁皆足为世之大戒

○宣德五年三月戊午

上御武英殿偶与侍臣论汉以下创业诸君侍臣有言汉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权力袭取天下唐太宗惭德尤多汉高帝及我朝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而礼文制度不脩我太祖高皇帝剪除群雄革前元敝俗申明中国先王之教尤为过之侍臣皆叩首以为至论

○七月己酉

上燕闲与侍臣论口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汤武顺天应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时德垂后裔所以天下归之传之子孙历世长久

上曰天命所归盖非偶然唐虞之时契敷五教百姓亲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汤放桀武王伐纣遂有天下诚以先世功德在民笃生圣哲周集大命有不可辞者于其子孙享国久亦惟仁义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九月戊申有献历代纪年图者

上览既顾侍臣曰唐之后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祸极矣周世宗英武观其进取之略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对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非人谋所及

上曰国家创业垂统贵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汉高帝扫除秦苛以济苍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规模皆弘远所以传之子孙皆长久若后周之主称兵为逆劫掠京城曾无匡济之功家室先覆而世宗以养子继之欲其宗祀长久得乎宋太祖陈桥之变一号令之间秋毫无犯拯生民于沦溺革叔季之兵祸子孙享国与汉唐同久者盖有仁厚为之根本岂偶然哉

○宣德八年正月癸酉

上宴闲问侍臣王政所先侍臣对曰教养为先

上曰然先王法制猝难复后世惟重农抑末轻徭薄赋足以致富庶兴举学校惇崇孝悌足以立教化固不必尽合古制

○四月癸卯

上问侍臣曰唐虞何以为盛治侍臣对曰尧舜圣人以德为治所以盛也

上曰有其君亦贵有其臣使是时无禹稷契皋陶伯益尧舜能独治乎元首股肱必相资也但当时君臣又皆互相戒谨不敢有一毫自满之心此其所以盛也万世之下论唐虞盛治当本诸此

○宣德九年三月癸巳

上与侍臣论两晋侍臣曰晋武惩魏氏刻薄奢侈之弊欲矫以仁俭及平吴之后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外戚用事势倾内外曾不一传祸生闺闼驯至戎羯之乱元帝继统江左恭俭有余明断不足大业未复祸乱内兴明帝明敏有机断故能诛剪凶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后类为孱弱寄命于强臣奄奄百有余年亦为幸矣

上曰晋武以开创之主不为远图树立失宜托付非才况羗胡鲜卑杂处内郡而不能以时区处所以国祸方殷而戎寇遽至东晋仅能立国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犹延数世者亦有贤人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维持天下以礼教为本两晋风俗淫僻士习浮薄先王礼乐教化于是荡然岂久安之道哉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一终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二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 胤- 丿 >昌谨阅

严祀礼

洪熙元年闰七月癸卯行在太常寺奏明年春

郊祀及各坛祭祀牺牲请如例遣官赍钞往保定及山西诸郡收买

上谕之曰此奉

天地神祇宜戒所遣官必加敬慎所市牺牲必依时值毋一毫损民苟有怨咨神不
顾享旧制凡买祭物直隶移文巡按御史在外移文按察司官严督使无渎慢尔等其勿
违旧制庶几称朕敬

天地

祖宗之意

○九月丁未太常寺奏岁暮孟春当享

太庙而牺牲瘠小请于顺天府预买喂饲以备用

上从之谕府尹王骥曰祭享大事牺牲不成岂可以祭若低价抑买人情不恠神亦
不享尔宜慎之

○宣德元年正月壬寅行在太常寺奏祭祀

上谕之曰国家祭祀掌之礼部而复置太常尤重其事也卿等佐朕事

天地事

祖宗非他职事之比协恭同寅以承祀事朕盖有赖然必诚敬之心素有持养粢盛
之荐极于精洁庶几神明歆格而生灵蒙福卿等勉之

○二月乙亥以初即位改元遣永康侯徐安等祭告

祖陵

皇陵及历代帝王陵寝岳镇海渎等神谕之曰

列祖陵寝庆泽之源朕永念在心若名山大川镇奠宇内及圣帝明王皆朕所向慕
者今即位改元之初特命卿等往修祀礼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惟诚与敬其往慎
之

○壬午尚膳监奏

奉先殿祭器及帷幔岁久漫漶

上曰

祖宗神御所用皆宜鲜好其令工部新制不可苟简俭薄

○壬辰南京守备太监郑和等奏

天地坛山川坛殿廊厨库俱朽敝请加修理

上谕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等曰祀神国之大事其祠宇皆当完固况郊坛山川坛尤重其令南京工部即发匠脩葺

○十二月丁丑

上御左顺门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明年二月祭先师太社还用上丁上戊日不可改初有言是月上旬祭期适当

万寿圣节恐妨行礼请改用中旬

上曰此

祖宗以来定礼今以为未便而轻改岂诚敬事神之意至是申命焉

○宣德二年正月丙辰北京牺牲所养牲百户叶贵坐罪罚工当复职

上曰国家重祭祀凡与其事者皆选清慎之人养牲卒有过尚黜况官乎贵调外任别选无过者补之

○三月乙卯行在太常寺奏供祭少北羊请买之平阳府

上曰朕昔侍

皇考见太常寺奏买牺牲

圣意惓惓以事神为重以爱民为心盖事神之物买之民间若有一毫损民民心不悦虽以奉祭神岂歆享天之视听在民尔等当体此意

○宣德三年正月辛丑四川万县儒学训导李铎言各处从祀先贤名位多有差讹且失次序若不考正实乖祀典

上谓礼部尚书胡濙曰昔我

太祖皇帝断自圣心大正神祇名号惟于先圣先贤悉从其旧将以垂宪万世岂可差谬其速考正颁示天下

○二月己卯

上退朝御左顺门语及祭祀谓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等曰南京造制帛祀神最为重事洪武中尝选无过犯恶疾工匠更衣沐浴焚香浣手然后用工其人专供此役更无别差

祖宗礼神之意谨严如此卿宜申明旧制务令精专毋有褻慢

○四月丁丑总兵官都督谭广奏天下郡县俱设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坛春秋祭祀为民祈福宣府久置军卫请如郡县立坛致祭行在礼部言宣府边卫似难比例

上曰奉祀神明为人祈福军卫独非吾民乎其准所言令于农隙之时为之纳谏

○宣德二年十月丙寅

上谓侍臣曰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言之效善言有益于君德有补于治道如此岂可不听

○宣德五年四月辛巳有建言请设谏官者

上曰

祖宗定制不可改但朕有过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谏而纳之不为违岂不所得者多欤因谓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纳谏当时之臣若魏徵王圭亦善谏故有贞观之治宋太祖曰唐太宗受人谏常自引咎不以为耻不若己不为非使人无可谏一者孰是侍臣对曰宋太祖所言为优

上曰宋太祖固是务本之论然人所行岂能皆是若禹闻善言则拜汤从谏弗拂改过不吝禹汤犹取善于人况其下者乎朕以为人君者当以太宗为法

求言

○洪熙元年闰七月己亥都督府吏左辅等建言驿站养马等事礼部尚书吕震言其希求进用

上曰圣人不弃刍蕘之言前下诏书凡军民利病许诸人陈言朝廷但当察其言之当否不必计其人之贵贱其如例会官议果有可行者即与施行

○宣德二年三月癸卯行在工部侍郎蔡信请取大同诸卫军匠在京执役者家属至京凡二万余人

上以兵备国家重事不可减彻不从谓兵部尚书张本曰昔魏文帝欲徙冀州户十万户实河南非辛昆切谏不能止朕尝叹魏文躁急不知民艰方以兹自傲卿等于事之不利军民者苟有所闻必为朕言之

○六月庚寅以右都御史王彰言事不切遣敕责之曰朕欲闻军民休戚安否之实故命卿出按今所言率常事不切于军民利病卿为国大臣岂当不识朕心敕至凡有关于军民安危利害之故皆详具以闻慎勿应故事而已

上谕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数千里常虑驿使往来或有暴扰或水旱灾伤疾沴民有饥窘不安皆朕所欲闻者朝臣往还御史巡历皆不以告故遣王彰巡视冀闻其实今其所言乃毛举细故不切大体大臣如此予复何望尔等朝夕左右当悉朕意凡所见闻皆湏详陈君臣同体勿有所疑

○宣德三年四月癸亥行在礼部奏官民建言请同六部尚书都御史六科给事中会议以闻

上曰致理之道莫先于广言路盖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谓明主视天下犹一堂满堂饮酒一人对隅而泣则一座为之不乐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妇不得其所实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讳言或激切亦其心发于忠若以其言激切而弃之孰肯进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闻庶几有补于治

○宣德四年正月己巳

上罢朝御斋宫学士杨溥侍

上曰比来臣下往往好进谀词令人厌之卿宜勉辅朕于善道溥对曰臣受国厚恩

敢忘报称

上曰但觉朕有过举直言无隐是即为报矣溥顿首曰自古直言非难而容受直言为难

陛下乐闻忠言如此臣等敢不尽心

○四月庚辰监察御史张纯言四事

上皆从之谓右都御史顾佐等曰朝廷立法凡诸司官员及百工技艺之人皆许言事况风宪官职当言路朕所倚信者岂可有所顾忌尔宜以其职喻之若当言不言以失职论

○宣德六年三月戊辰巡抚侍郎周忱请蠲松江府被水沦没官民田粮又官田古额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太子太师郭资等以忱欲变乱成法请罪之

上曰忱职专粮事此亦其所当言朝议以为不可则止何为讵口处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

○宣德九年九月戊子

上率师巡边驻蹕怀来夜召侍臣杨士奇等至幄中问道途所见对曰居民比五年过时增多矣

上曰朕亦觉之但未知生理何似对曰臣曾过道傍人家问今秋所收言大熟前二三年皆不及

上喜又问军士道中扰人否对曰虽未闻扰人但行军常湏警饬之

上曰然因出示御制诗数篇谕士奇曰此朕马上遣兴也士奇拜观毕

上命左右取楮笔命士奇赋诗遂赐酒馔又谕之曰道路所见有当言者勿隐

教太子

○宣德三年二月乙卯赐

今上皇帝名且以玺书谕之曰朕为天下之君尔为朕长子所以正国家之大本承万年之天序皆在于尔今赐尔名为□□夫祁者至大之义镇者安重抚定之道

宗社之尊海宇之广民庶之繁所系甚重必有至大之德用能膺之惟诚惟敬永奉宗庙

社稷惟< 𡇗 十见 > 惟仁弘福海宇民庶道德功用斯为至大而上天之眷祐下民之归戴皆本于斯尔其敬之服膺惟永

○二月御制帝训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亲仁民经国勤政恭俭儆戒用贤知人去邪防微求言祭祀重农兴学赏罚黜陟恤刑文治武备馭夷药饵以教子孙词简义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大要备具又亲为序以致惓惓之意云

○宣德九年三月己卯群臣以初朝

皇太子贺

上于奉天门奏曰

皇太子龙姿凤表天命人心所在国祚隆长之庆天下生民之福谨以为
陛下贺皆五拜稽首

上曰太子虽美天资尤湏学问古人云蒙以养正将来尚赖卿等讲论赞辅以成其
德庶几天下受福

睦亲

○洪熙元年七月辛卯赵王高燧奏彰德军民之家多有闲地而护卫军无地置营
请令有司勘实拨赐

上从之谕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曰细民有不得所朝廷当与处置况亲王乎且裁
有余以补不足亦是均平之道

○宣德元年三月丁酉

上以旧制诸王子女婚娶皆由朝廷选授比以宗室蕃盛选之难悉得人乃致书诸
王曰自今婚娶或有不及时者悉自行选配然后闻之朝廷授以冠服册诰仪物诸王便
之

○五月丁酉永兴王府镇国将军志堦奏请从人命秦王于西安护卫量给秦王奏
护卫官军俱有他役而永兴王府自有校尉五百人请量给与之

上曰是秦王不爱弟也拥三护卫不肯分乃欲五百人中分之何其不推恕心命兵
部于西安三护卫以五百人给之

○七月辛丑赵王高燧奏今之国彰德北京广有仓原存禄米八百五十石请归之
户部

上谓尚书夏原吉曰赵叔至亲今方就国正资用度禄米在北京者姑从所言即令
平江伯以所运粮米如数送彰德偿之

○十二月庚午行在户部主事李仪上< 疏 疏-金 >言高煦作送今已讨平赵王
高燧尝与同谋宜去护卫兵以绝后患

上览所言谓侍臣曰汉赵虽兄弟然兄弟亦有不同德者今事未著何名而夺其兵且朕
惟此叔当厚以待之诚以感之彼其心独无天理耶宜寝勿言

○宣德二年十月丙寅

上御武英殿观唐玄宗所书孝经顾谓侍臣曰尧协和万邦本于亲九族舜绍尧致
治本之克谐以孝盖帝王之治皆自亲亲始

○宣德三年五月戊辰先是朝廷尝命洛阳中护卫左右二所军建伊厉王享堂及
修昇宫宇免其下屯至是河南都司虑亏子粒取军回屯种伊王颺焮以闻

上谓工部曰伊府军士朕已免其下屯亏子粒与亏宗亲之恩孰重军官不识大体
将使朝廷失信于王其速移文止之

○六月辛卯辽王贵爚奏请以前荆州府教授陈绍先为本府纪善永兴王志堦奏
举陇西县学教谕冯益为教授

上谕行在吏部臣曰王欲亲近儒者讲论经史且资辅导此意良嘉其从之吏部言选才授官出自朝廷王岂可自择

上曰朕推诚以待宗室不必校此

○七月丁卯宁王权遣人进扇且奏求铁笛

上命工制铁笛与之谓左右曰古人谓笛者涤也所以涤邪秽纳之于正宁王之意其在此乎铁笛虽无当新制与之

○宣德四年二月乙未命内官杨礼移郢靖王宫眷居南京旧内敕太监王景弘等每岁时朝暮衣服饮食百需皆内府依期给之仍时遣人省视不许怠慢先是

上谓侍臣曰郢靖王无嗣其宫眷尚留安陆国中无主朕欲移寘南京旧内庶供给皆便于义何如侍臣对曰此

陛下亲亲之仁处置当矣遂有是命

○宣德五年三月丙辰平江伯陈瑄遣其子仪密奏湖广大藩楚王兵强国富又卫所之官多结婚亲或有异图乞尽选其精锐运粮北京就留操备则剪其羽翼矣

上不纳顾谓侍臣曰从来楚国无过

祖考待之皆厚朕尤加意礼之瑄何其过虑也调兵运粮一时权宜运毕则遣归拘留操备上失宗亲之心下失军士之心鄙哉瑄也

○甲子宁化王济焕奏本府旧除教授一员后起送吏部今有子五人皆堪入学请除教授俾专训诲

上谓行在吏部臣曰人未有不学而能成才德者苟失时不学纵有美质亦徒然矣宗室子弟其伴读教授有阙宜速迁授不可稽误

○四月癸未玉牒成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以进

上览之曰古人重世谱盖欲正伦理笃恩义我国家宗族之盛皆由

祖宗积德所致又曰今于朕虽有亲疏然所自实本于一人朕何敢忽士奇等对曰周自后稷以来世积忠厚是以子孙众多维持王业历年最远国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如远宗帝尧明俊德以亲九族则将来盛福当过有唐

上曰然

○宣德六年六月丙辰建昌府知府陈鼎奏荆府承奉萧韶强占民家池塘土地护卫指挥文斌纵军牧马伤民田稼又生事繫縛捶辱军民掠取财物

上谕都御史顾佐曰朝廷待王以礼王亦安分守藩凡此害民皆小人之罪百姓未知归怨于王王之令德悉为所累其取韶至鞫之令江西按察司执斌治之凡所侵夺百姓者即令退还禾稼计亩给偿遂遣敕谕王使知小人之罪

○宣德八年四月戊子监察御史王绍等劾奏应城伯孙杰往蜀府行丧礼受文绮白金工部主事张鲁为沈府治坟受鞍马金币又闻比者朝臣以嘉礼诣王府者皆受馈

遗当明正典刑以励廉耻

上曰御史言是昔

皇祖尝言凡朝臣以事至王府者惟酒食待之不以财货若与之出于王意犹可岂当需索近颇闻有尚宝司丞至楚府王已厚与钞币又逼求白金形之词色王执礼终不与此礼部不择人而遣也然朕闻此语于一人更俟详察而后罪之今御史所奏者姑宥其罪凡所受皆追入官礼部仍移文各王府长史司使启王今后朝廷凡遣人至勿与财物

戒饬诸王

○宣德元年十一月己酉汝南王有勋数奏兄周王有燉之过

上知有勋之曲也遣书谕有燉曰过虽在彼叔宜笃爱弟之心不足与校因谓侍臣曰人之兄弟所以失和者多因谗言致忿驯至阅墙浸成大恶当念同气至亲各生爱敬则自然和协古人言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又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毋相犹矣此言最好凡为兄弟者皆当以此存心

○宣德三年十月庚辰宣谕各王府长史俾戒戢下人勿为非明日郑王瞻埈等入谢又谕之曰在下小人所为王当戒之吾与王同气有至爱存焉人情爱木者必去木□<□虫虫>爱苗者必去莠况吾兄弟至亲爱乎小人者其为害甚于木□<□虫虫>与莠也戒之于早可以消患于未萌不早戒之及其著则难制矣

○宣德六年十一月乙酉伊王私怨河南府知府李骥以冬至行礼来迟械系于狱而言□屈辱之事闻

上谓右都御史顾佐等曰朝臣遇节于大廷行贺礼亦皆于昧爽之际未尝以四更此必王府谗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计朕于王府官每礼待之未尝厉色盖以亲亲之故也纵令知府有过王当以闻朕自有处置岂可辄加威福此皆长史典仪承奉之过致书伊王宜谨守

祖法勿信谗枉下承奉长史典仪悉械送京师治之

正风化

○宣德元年四月甲戌安东屯卫指挥佾事姜通奏为其子裕聘朔州卫指挥使周忠女为配今已二年近为平阳王选妃不得成婚

上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婚姻人道之始风教所关昔唐太宗聘郑仁基女为充华闻其已许陆氏遂罢之亦是重礼教忠女宜归姜氏令平阳王别选妃

○五月庚子行在礼部奏锦衣卫总旗衡整女母病笃剖肝煮液饮之而痊宜旌表

上曰为孝有道孔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剖腹割肝此岂是孝若致杀身其罪尤大况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岂不大坏风俗女子无知不必加罪所奏亦不允

○六月庚寅旌表孝子权谨等孝行

上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孝者人道当然贤智之人不待劝勉中人以下湏激励乃能为善旌表之意正如此若权谨则朕所知谨质实人也宜旌之使人人见而思奋其于治道岂不有益

○宣德二年正月乙未行在通政使司奏刑部岁问罪囚数万应死者六百余人

上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曰唐虞成周刑措不用朕每以此自期今百姓轻犯法如此盖由教化未至卿等宜申明教化使礼让兴行风俗淳美庶几有成濙等顿首受命

○五月丙午行在吏部奏监察御史喻俊居亲丧不守礼法因与下人有隙诬以罪輒自拘问有亏孝道

上曰古人居丧自有礼节岂与外事况为御史尤当置身礼法之中今悖谬如此岂可用其黜为民

○七月乙卯

上谕礼部臣曰昔

皇考在位禁止自宫之人谓其毁伤父母遗体最是不孝凡有此等皆发充军朕遵承

先志亦尝援例发遣比者小人复有冒犯盖缘不知故尔妄作孔子曰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卿宜出榜遍谕天下使之遵守

○宣德四年二月丁酉

上谕三法司曰致理之道人伦为先五刑三千不孝最大今在外有司往往贪受贿赂< 〇〇〇〇十见 >纵不孝吏之坏法莫甚于斯自今但犯不孝及烝父妾收兄弟之妻为妻凡败伦伤化者在外有司毋擅决断悉令送京师如律鞫治若武官及其子弟有犯此者不许复职承袭永为定例

○五月庚申行在通政司奏神策卫经历郭豊考满当受敕命封赠父母其父尚存误作已故申吏部今自首乞免罪

上曰事固有无心而错误者然父母存歿岂当有误于此有误即平日所治职事可知不准所首付法司治之

谨名分

○宣德三年十二月甲午初宁王权言仪宾品秩未有定制

上命礼部考定其仪礼部奏洪武礼制云郡主仪宾秩从二品县主仪宾秩从三品郡君仪宾从四品县君仪宾从五品乡君仪宾从六品若遇行礼宜序于同等官员之左上曰礼不踰等仪宾虽亲当守定分此为定制其颁行遵守

○宣德四年二月乙未

上视朝罢御左顺门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朝廷之礼最先正名尊卑等级不可僭差凡内外官员士庶服饬仪从序立及尊卑称呼之类皆有定制近多越礼犯分亦有

在内府私行揖拜礼者其揭榜申明定制使无僭越

重名爵

○宣德四年六月丁酉

上御奉天门谕行在吏部刑部都察院臣曰文官久任有政绩者给诰敕以示奖劝劝惩有道则人勉于善而耻于不善尔等其循旧例但受诰敕之后有犯赃者追夺未授而犯者勿给

推诚

○宣德二年正月乙未

上以廷臣清理军伍凡有重役不与归并致其纷然陈诉谕兵部尚书张本曰清理军伍皆是廷臣朕所倚信君臣之间诚心相与但须务实勿怀疑畏卿宜以朕意移文喻之

○宣德三年九月丙辰

上巡边出喜峰口击败虏寇分遣诸将搜掳巢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请自效

上从之有密言于

上曰虏兽类也往则不复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为天下顾独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虽朝夕置于左右亦终去宁能久繫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则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诚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素厚犬马识豢养之恩况人乎彼当有以见报遂遣之数日皆获虏口及马牛羊来献

上喜命中官赐之酒馔而饮以大金爵并爵赐之顾□□臣曰王者任人亦诚而已既用之即勿疑上疑之则下思保身免祸谁复尽心昨者如惑于人言岂不失此二人心侍臣言外夷之人亦不可信任太过

上曰外夷人亦未必尽不可信但在审处得宜耳汉用金日磾何不可也

惇信

○宣德元年二月庚午

上谕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前下诏书令民间应有抛荒官田召人开耕依民田例起科近来各处有司多言户部不除旧粮总额仍复徵收若果如此岂不失信民粮远运艰难必致逃避则田将复荒卿等宜遵依诏书无失人心

○辛未巡按山西监察御史张政言各处逃民近奉诏书令其复业逋负税粮悉为蠲免欢腾远迹莫不来归今户部仍徵前所负租原其旧徵久弃生计尚无若复追徵则恐又逃

上谓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逃民初归固当<蠲六十见>恤大赦之后何逋不除岂可谓初未申闻便要徵纳累年逋负民何以堪其即下有司皆与蠲免

○三月庚戌巡按监察御史姚震奏山东诸州县夏税小麦奉命折钞已徵在官今户部仍追小麦乙准钞为便

上从其言谓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令出惟行不惟反前行折钞复改徵麦何以取信于民卿等朕所倚任切湏留意

○七月乙未以山东无麦下诏免其夏税

上谓户部尚书夏原吉曰山东民食大半仰麦今久不雨麦已无收秋穀亦未可知朕特免其夏税但旧闻诏书所蠲户部每复催徵或云已收在官或云伤未甚多方沮格致朝廷失信于民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已饥之伊尹作相一夫失所若捱于市卿国之大臣宜体此心慎勿复蹈前弊

○九月己未广东始兴民李克廉奏永乐八年犯徒罪发充交趾化州驿夫历十五年遇赦始归今化州复取供役虚□

圣恩乞矜免

上命释之谕行在兵部臣曰徒止于三年今已十五年且遇赦矣有司不恤下情又失朝廷大信用不得人如此其行外有司令遵诏书不许故违

○宣德二年八月甲戌

上视朝罢御便殿问侍臣曰颇闻朝廷下<䷆六十见>恤之令或为有司沮格者诚有之乎侍臣对曰亦闻有之

上曰治天下以信为本朕每出一诏令必豫度可行可守而后发不然徒失信于民岂为君之道为臣辅君理民以信义为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于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对曰此实政事之臣□

陛下所赖

陛下明断耳

○宣德三年四月丙辰行在户部奏去年十一月颁降诏书宣德三年税粮盐粮以十分为率蠲免三分而今年郡县实徵粮数未报拟差官催促并督粮税之当徵者

上曰免粮以<䷆六十见>恤百姓比闻有司多违诏书但用旧额徵粮不顾失信于民今徵粮必依诏书使民受惠遣官催办亦当选择庶不扰民

○宣德九年十二月癸亥巡抚江西侍郎赵新奏九江府岁办芦柴瑞州府盐钞宜从诏书例蠲免停徵

上谓尚书吴中胡濙曰诏书布大信于天下为大臣者乃欲使朝廷失信耶其悉免之岁徵盐钞本欲钞法通行民既饥窘皆湏停徵毋为苛扰

防微

○宣德元年七月己亥

上谕六科给事中曰尔官近侍职在记注凡朕一言一令内使传出者尔当备录覆奏再得旨而后可行庶几关防欺蔽不然必有诈伪者尔等自今恪谨乃职不许依阿随

附

○宣德七年二月癸丑甘肃总兵官都督刘广奏西番邀劫朝使命臣追理臣敢不用心然番寇劫掠是其常事乞勿加深究

上谕尚书许廓等曰邀劫朝使岂可以为常事自古寇患常起于细微是以君子必防微杜渐今广欲养痍长疽矣尔移文诘之令具实对

○四月辛丑御史林英还自山西言汾代等处多强盗

上曰山西有三司又命李谦镇守所宜察奸禁即以图安辑今强贼不制岂以为小盗不加意耶涓涓不已将成江河岂可使之滋蔓遂遣敕切责谦等令发兵捕之

○六月乙巳朔州卫指挥王瑛私役军卒出烟墩十里为虏寇所执卒后逃归白于千户谷胜胜与瑛等议匿不以闻事觉

上曰自古祸乱之兴皆由小人苟近利而忽远虑每以小事为无害隐而不言养痍长疽遂至狼狽今虏寇偷窃虽小事人臣蒙蔽乃大恶渐不可长令武安侯鞫之定罪以闻

继绝

○宣德元年四月丙寅

上视朝罢御文华殿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侍

上曰

太祖皇帝祖训有云四方诸夷及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其自不忖量来扰我边彼为不祥彼不为中国患而我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伤人切记不可后因黎氏弑其国主毒害国人

太祖皇帝不得已有吊伐之师初意但讨平黎贼之后即求前王子孙立之盖兴灭继绝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孙为黎氏杀戮已尽乃徇土人之请建郡县置官守非出

太祖皇帝本心自是以来交趾无岁不用兵一方生灵遭杀已多中国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

皇考常念及之深为隐恻故即位之诏施恩于特厚昨日遣将出师朕通夕不宁诚不忍生灵之无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乐初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义原吉对曰

太祖皇帝平定此方劳费多矣今小丑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

上顾士奇荣曰于卿两人云何对曰

陛下此心固天与

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当时不有其地而尧舜禹汤文武不失为圣君

陛下天下之父母何用与此豺豕辈校得失耶明日士奇荣奏事毕

上曰昨日所论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两人意与朕同第未可以口处言耳

○宣德二年正月乙巳

上退朝御文华殿召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谕之曰前者论交趾事蹇义夏原吉拘牵常见若从所言恐中国劳费未已朕观春秋之世夏徵舒弑陈灵公楚子讨之杀徵舒既县陈矣申叔时以为不可楚子即复封陈古人服义如此

太祖皇帝初定交趾即欲为陈氏立后当时下人不能顺承朕今欲成先志使中国之人皆安于无事卿等为朕再思果以为何如士奇荣对曰此盛德事惟

陛下断自圣志

上曰朕志已定无复疑者但干戈之际便令访求恐未暇及俟稍宁静当令黄福专意求之未晚也

○十月癸未成山侯王通遣指挥阍忠同前安南国王陈暉三世嫡孙暉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京请复其国

上览表以示文武群臣且谕之曰昔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安南最先四裔朝贡及贼臣篡弑其主毒害国人

太宗文皇帝发兵诛之固求陈氏之后立之不得乃郡县其地我

皇考每念陈氏无后形诸慨叹数年以来一方不靖屡勤王师朕岂乐于用兵哉今陈氏既有后宜与之群臣皆曰

陛下之心

祖宗之心也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与之实便

上曰论者不达止戈之义必谓与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亦奚恤人言于是遣礼部左侍郎李琦等赍诏往交趾罢兵且询暉果陈氏之后则复其国

仁政

○宣德元年四月兵杖局工匠二人老且盲诉乞免役

上问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等曰匠以万计何必此两人古之仁者不以羸马驾车尔等亦可谓忍人矣其即免之今后一应匠作老疾者准此例

○五月丙午陕西淳化县丞吴整言自京师通州至河南两岸多漂流骸骨乞官为瘞之

上谕行在礼部尚书吕震曰文王仁及朽骨丞所言当从之其即施行勿缓

○十一月戊戌

上谕顺天府尹王骥等曰自古仁政必先鰥寡孤独朝廷设养济院意正如此近闻京师颇有残疾饥寒之人行乞尔为亲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收养济院毋令失所

○宣德三年十二月庚子立春

上罢朝御左顺门礼部尚书胡濙等侍

上曰献岁发春生物之始人君当脩德行仁以承天意卿等宜同此心辅朕不逮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庚申

上谕行在兵部尚书张本曰前者诏书凡民年七十之上及笃废残疾者许一丁侍养念思各处取军其中岂无独子而父母老疾者若令远役则父母不免失所令有司勘实应充军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之上及笃废残疾者许于附近卫所充军

○宣德六年三月丁丑

上退朝御武英殿与侍臣论养民之道而叹井田之难复

上曰朕谓为国养民在有实惠何必拘于法古诚能省徭役薄税歛重本抑末亦足养民

○宣德七年九月癸亥顺天府尹李庸言所属州县旧有桑枣近年砍伐殆尽请令州县每里择耆老一人劝督栽种官常点视

上谕行在户部臣曰桑枣生民衣食之计洪武间遣官专督种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前屡有言者已命尔申明旧令至今未有实效其即移文天下郡县督民栽种违者究治

○宣德九年五月壬午

上谕顺天府臣曰比闻京城内外工匠罪人有死于道者无人收瘞暴露旬日此必穷苦无依者其令五城兵马及大兴宛平二县时常巡视遇有露尸即收埋瘞

勤民

○宣德二年二月丙子通政司进各处雨泽奏本

上览之顾谓侍臣曰

祖宗爱民之心保民之道于斯可见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藐不闻者岂是久安长治之道我国家自

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泽世世相承为成宪岁之丰歉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虑深矣

○宣德三年二月壬午浙江临海县民奏本县旧有胡谗诸闸积水灌田比因大水坏闸而金鳌大浦湖涑举屿等河遂皆壅塞或遇天旱禾稼不收粮税多欠乞为开筑

上曰水利为政急务使民自诉于朝此守令不得人尔工部即下郡县令秋收发民用工仍行天下凡水利当兴者命有司即行不许坐视

○宣德五年六月辛未

上罢朝御武英殿与侍臣语及礼记月令

上曰古人为治之道大概可见于此侍臣对曰是篇杂举三代及秦事如劝农讲武祭祀刑赏皆国之大计贵能顺乎天时

上曰为治之道敬天勤民为本尧历象日月星辰舜齐七政周协五纪皆为民事计国家之政不以时脩举则渐至废弛又如称兵动众不以其时则人受其弊月令大意上观天象下验庶物以脩人事耳又曰明堂之制口可考大抵为政贵有实惠及民

○九月丙午巡抚侍郎成均奏苏松嘉湖等府春夏雨泽调均至六月禾皆茂盛秋成有望

上谓侍臣曰朕所忧者四方旱涝况苏松诸郡国用所资今其地雨泽及时良快朕心但未知他处何如耳

○宣德六年三月壬申

上以时雨初降四郊沾足召少傅杨士奇杨荣至文华殿谕之曰农务正殷而雨泽久阙朕夙夜在虑夜来此雨殊快朕意士奇等对曰

圣心惓惓念民天必鉴格

上曰朕承

祖宗付托未尝敢忽遂命尚膳赐酒馔继出御制喜雨诗赐之

安民

○宣德元年四月癸巳召山东清理军伍大理卿汤宗还时山东久旱禾麦焦枯民饥流徙

上闻之谕兵部工部臣曰近数有言山东旱饥朕寝食不宁夫治国在安民无水旱之灾民足于衣食则安今民未安而汤宗往清军伍郡县官吏听受约束稽核兵籍奔走喧呼倍加骚扰民必惊骇逃者所以益众令兵部驿召宗还凡外卫军旗在山东取军者悉令还卫一切买办皆停罢

○宣德三年三月乙未朔顺天府官引京城坊厢长老人入见

上谕之曰京师五方之民杂居习尚不同不易治朝廷供亿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责办视外郡犹烦劳皆朕所悉今嗣承

祖宗大统期于海内相安于无事矧京师乎尔为民者胥相训告勤务本业孝亲敬长和睦乡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宪章则为良民有司体朝廷之心视民如子恤其饥寒均其徭役抚绥良善诘治奸恶俾吾民乐生则为良有司朝廷于为善者赏之为恶者罚之赏罚之典皆

祖宗成宪朕不敢违时纪元之初政今维新京师之民拱听

圣谕莫不称庆

○宣德六年五月甲戌巡抚江西侍郎赵新奏初永新县梅花洞贼萧彦真等出没劫掠调军三千剿除今踰年未获而官兵所至居民受害乞召回止以百人驻要地捕之

上谕行在兵部臣曰谚有恒言贼盗尚可官军杀我此甚言官军之害宜从新言遂敕江西湖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古人有单车喻贼而降之者有用计而贼自骇散者顾方略何如不在兴师动众也今此小寇用兵三千无益而有害其令官军各还原卫所止留二百人巡捕

重农

○宣德元年二月戊寅行在工部尚书吴中奏造军器缺熟铁请于江南收买道远

恐不及期拟于遵化铁冶先运以备用

上曰遵化既有铁何用买于江南况铁重滞远运尤劳民今当农时而有此役官吏里胥逼迫民必受害而妨废农功止取于遵化足矣

○五月戊申早朝退

上语侍臣曰天气向炎正农夫耕耘之时因诵聂夷中锄禾日当午之诗且曰吾每诵此未尝不念农夫又曰朕八九岁读书

皇考临视亲举笔写是诗以示且问曰解否对曰稼穡艰难在此也

皇考笑而颌之自是常教以农事铭于心不敢忘今宫车不复还矣言已泪下如注

○宣德二年正月丙申

上命行在户部申明屯田之法因谓侍臣曰今海内无事军士量留守备余悉屯种所收足以给衣食则国家可省养军之费且军士平日不习劳苦遇有征调畏惧艰难即思逃避使之屯种服劳农隙习武亦无骄惰之患我

皇祖临御深用意于此劝惩考较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强然朕以为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选老成军官提督屯田仍命风宪官以时巡察

○宣德三年四月戊午民有建言朝政当以重农为首务者

上顾谓侍臣曰此言有理国家重农则百姓得尽力天下富庶古之重农莫如周后稷以教民稼穡开国公刘克笃前烈文王时耕者九一武王重民食周公述豳风以戒成王备言农事当时民用阜成治协泰和周以下莫如西汉高帝困贾人以抑其末文帝二十余年勤勤以劝农免租诏有司武帝虽以土木兵戈劳民至其末年亦知劝农作以休息民至于元成之间朝政固有乖阙而百姓安业自若天下富庶几二百年成周享国过于夏□王莽篡汉终以民心不忘而复之养民之功大矣朕于斯事盖寝食未尝忘也

○宣德五年二月壬辰罢采木之役

上谕侍臣曰为国之道农事最急今国家无大营缮当东作之时而工部采运木植未已岂不妨废农业遂命书敕谕尚书李友直等凡已采之木随处堆积军夫悉罢遣归农

○三月辛丑朔

上以清明谒二陵毕驻蹕陵下是日雨

上召少傅杨士奇等从容语曰谚云一岁之计在春去冬少雪今春雨亦未洽朕昨观田陇间尚未有耕种者心为之忧今雨连日皆霏霖不骤远迩沾足甚慰民望士奇等对曰惟

皇上忧民一念不已

天必昭应

○戊申

上谒二陵还道中遥见耕者以数骑往视之下马从容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执耒

耜三推耕者初不知为

上也既而中官语之乃惊罗拜呼万岁

上顾谓侍臣曰朕三举耒已不胜劳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劳苦莫如农信矣命耕者随至营人赐钞六十锭已而道途所经农家悉赐钞如之

○宣德六年六月丁未

上罢朝御左顺门出御制悯农诗一章示吏部尚书郭璉曰朕昨宵不寐思农民之艰难能使之得其所则在贤守令因作此诗卿当为朕择贤母使农民受弊

○宣德七年九月庚辰

上视朝罢御便殿问侍臣曰民何事最苦侍臣曰四民之中农最苦

上曰朕固知之朕尝历田野见织妇采桑育蚕缲丝制帛累寸而后成匹亦甚劳苦侍臣曰惟

陛下明圣知民之艰难及此已而

上出所赋织妇词一篇以示左右臣曰朕非好为词章昔真西山有言农桑衣食本为君者当诏儒臣以农夫红女耕蚕辛勤之状作为歌诗使人诵于前又绘为图揭于宫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艰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赋此也

恤民

○洪熙元年七月戊寅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弋谦言有司于民间买办诸物多亏价值

上览之谓侍臣曰科买诸物每令实与价值亏益上则为损民宜速行戒约有不悛者必加之罪

○八月癸未以直隶及浙江诸郡有司不得其人土豪肆虐良民不安命大理卿胡概等巡抚

上谓行在吏部尚书蹇义等曰朕为生民主恩泽所施必先贫弱岂知奸豪为虐如此譬如治田不去稂莠嘉穀岂茂其命概等往巡察犯者悉治以罪必使小民皆得其所

○九月乙丑北京民党保等奏工部令买沙鱼皮造卤簿及器械之用此物北京素所不产

上谕行在工部臣曰凡物之需当随土地所产沙鱼皮产于近海郡县此何以责京民其给官钞就出产之处买之庶不扰下

○宣德元年三月丁未

上以春雨频降召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等谕之曰朕初承大统政化未洽念自古国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穷以致祸乱是以夙夜祇畏用图政理所冀天时协和年谷豊熟去年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泽似觉秋成可望然一岁之计在春尚虑小民阡于饥寒困于徭役不能尽力农亩其移文戒飭郡邑均徭徭役劝课农桑贫乏不给者发仓廩赈贷之

○宣德四年四月庚辰陕西绥德州奏去年旱灾州民艰食而上司赋役浩繁如运粮运茶之类乞稍<𠄎十见>之

上览奏以示行在户部尚书郭敦等曰卿等宁不与朕同忧乎恤民力当如掬焚岂可以缓运粮可酌量使之运茶之类一切停止

○宣德五年七月丁巳

上视朝罢御左顺门谓行在户部臣曰人情皆欲安居谁肯弃业他徙只缘有司不善抚恤横征暴斂致其如此比闻漳州强贼皆是逃民罪虽可诛情亦可悯推原其始责在有司尔即榜示各处戒约务从<𠄎十见>恤若有扰害致其逃亡者必罪不贷

○九月戊申

上谕兼掌行在户部事兵部尚书张本曰闻各处细民多因有司失于抚字及富豪之家施贷取息过虐以致贫窘流移外境既招复业蠲负租免差徭以优恤之尚虑贪墨官吏并豪民仍前肆虐尔户部榜示天下严禁约之并劝谕亲邻同里之人协助周恤有扰害者罪之

○十二月庚寅初镇守山西都督李谦奏阳曲县民张福等逃居大瓮寨请发兵捕之

上曰民逃岂其所欲必科差频频为有司逼迫故耳加之兵则伤其生但令府县招抚免其徭役彼必来归遂令太原府招之至是皆复业

○宣德六年二月戊午行在户部奏遣官巡视民瘼

上从之因谓侍臣曰堂下远于千里人君深居宫禁岂能尽谙民隐故不免遣人巡视若所遣非人下情犹未能悉达侍臣对曰国家仁民惟在择守令守令得人田里之民自安

上曰然

○宣德七年二月己未行在兵部请再遣官清理军伍

上曰军伍当清若果户绝勿累平民大抵深刻之徒妄意朝廷在于得军展转牵连累及良善遂至诉讼纷纷不知军与民皆国之根本朕抚视如一未尝有偏今宜谕以朕意是是非非务尽至公不可枉滥

○十月己未山西平阳府蒲州万全县丞何福全言本县民充军及死亡所负粮草悉属存者代纳又令运送京师及边卫民不胜敝比又令民办纳薪炭乞蠲所负而粮草之运输者止就近处并乞止薪炭之役

上谓行在户部工部臣曰山西土薄民贫朕恒念之加以徭税如此人何以堪自今粮草输官者改就近地荒地租税及薪炭悉蠲之

惜民力

○宣德元年三月丙申

上谕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等曰朕闻陕西去岁薄收军民艰食而脩襄陵乐平二王

府汉中运茶及采红花茜草之类皆用民力今东作之时何暇及此宜遣人驰驿谕所司姑停止所遣之人皆令还京

○戊午太子太保阳武侯薛禄奏万全右卫城在德胜关口地高乏水宜徙于近城七里宣城堡

上曰此城戍守已久安得重劳军民唐太宗时有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者太宗曰当扫清沙漠何用劳民远修堡障此役姑止

○宣德三年三月癸卯行在工部尚书吴中言山西人夫在京用工者今当更代

上曰山西去年旱人民艰食者多自给未能安可役之凡被灾之处一切停止见役于京者即皆遣还

○六月辛卯

上谕行在工部尚书吴中曰今天气炎热工作未休军民劳苦其必不可已者略加缮完他不急之役皆罢之

○十二月庚子行在户科左给事中许侃等奏六科俱合增盖板房如南京六科之制

上曰近日稍有营建言者多谓劳民朕皆从所言已之况六科规制已定且岁终当息民亦姑已之

○宣德四年六月丁丑

上退朝御奉天门召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等谕之曰去岁各处薄收湖广为甚其民艰难所宜<䷗十见>恤比闻工部采办竹木科买诸物动以万计何得不为国家爱惜民力而劳扰如此宜斟酌事之轻重缓急痛与裁省果是紧要合用之物则令营办余不急之事俟民力从容以渐为之<䷗十见>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卿等宜体朕意

○十月癸未行在工部奏明年正月四方番夷例应朝贡而北京会同馆虑不能容宜预增修

上曰四夷朝贡皆承

祖宗之旧昔能容矣今日岂便不足但脩葺其坏者不必增创劳民

○宣德六年五月庚辰

上视朝罢御左顺门召工部尚书吴中谕之曰各厂所贮材木初采甚难劳困军民殫极粮赏方得至此朕故加意爱惜卿亦当体朕意有不当用切勿妄费若本大材而工匠斲小用之罪亦不贷盖时有以事闻于

上者

上曰姑戒之戒之不改而后罪之

○九月壬戌朔行在户部奏平江伯陈瑄请再僉民运粮又工部令各处采木送淮安脩船又令福建造船海运

上曰民运粮已非易事又欲僉点助军是重劳民此不可行山东江西等府采木宜

减其半福建地远不可造船且度关踰险纵有船岂能度淮役民当度人情地势此事尤不可行

○宣德七年正月丁卯直隶兴州中屯卫奏去年十二月所给使臣车辆人夫之数上谓行在兵部尚书许廓等曰使臣经过应接烦劳今东作渐近湏爱惜人力其令所过之处量度节省

谨财用

○宣德元年六月丙戌

上谕户部尚书夏原吉曰国家养民今六十年卿

祖宗旧臣朕所倚任在户部四十年矣今户口登耗如何钱穀豊约如何皆当留意制节谨度使国本充实卿亦将有令名于世不可不勉原吉顿首谢

○宣德二年八月壬申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奏南京户部公宇栋梁榱桷多朽腐恐颓坏则愈费工力请预脩理

上从之因曰凡人治家治国理皆如此思其艰而图于早则用力少而成功不难若及艰难然后图之则劳费数倍功成不易矣

○宣德三年正月辛丑行在工部奏淮安脩改漕运船所费不少

上谕之曰漕运国之大事脩船岂可惜费昔刘晏于江淮造船皆豊其费船成经久不坏其后有司慳吝减损大半船遂脆薄漕运竟废此事足为监戒

○宣德二年七月壬子

上视朝罢因语侍臣曰隋文帝时户口繁殖财赋充足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在当时必有良法后世因其享国不永故无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财国之大事若汉唐初间立法未尝不善至其子孙或恃富厚遂力役频兴费用无度天下不能不凋敝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俭薄足至富庶岂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后世犹有存者亦未尝计其享国长久也大抵人君恭俭国家无事则生齿日繁生齿繁则财赋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乱之阶使炀帝不纵其奢欲能谨守隋文之业安得亡口处至败亡哉

○宣德六年三月丙寅

上视朝罢御便殿命翰林儒臣进讲大学平天下章竟

上曰治天下国家不可无财用即如生之者众四语行之固不必暴徵横歛而国用有余矣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二终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三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宽赋

○洪熙元年八月辛未行在户部奏镇江府金坛县官民田二千余顷水灾无收应纳粮未免

上曰田无收则民无食尚可徵粮乎即与开豁

○九月丙午福建连江县奏永乐初户口蕃多岁输盐粮二千余石后户口减而粮额如旧皆小民代输

上谕行在户部臣曰计口给盐以米输官口既耗减而犹准旧额徵米是厉民也即令有司勘实徵收无拘旧文

○宣德元年十一月戊申巡按湖广监察御史刘性善奏武昌荆州诸郡县旱潦民饥税粮难徵今又该运米百余万石赴北京乞宽恤

上谕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曰国与民本同一体民既无食若复逼迫之是不恤民凡被灾处税粮皆令折收布钞远运之粮令于见有仓储内运米

○宣德四年三月壬子四川安县茶户杜思聪诉本户茶株枯槁人一死亡积欠茶课郡县责徵日急乞如例免杂役得专办课

上谕尚书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资之不但为公家之用今有司以他役苦之则民不得尽力于此矣即令四川郡县缓其徵茶户当免徭役者皆免之又曰宋陈恕为三司使稍增茶课取利当时非之此事今任于卿岁课决不可增果虚耗则当减税课但当从宽耳

○宣德五年二月癸巳敕行在户部曰各处旧额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年为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自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

○闰十二月丁未

上御奉天门谕行在户部臣曰恤民必有实惠若惠民无实非恤下之诚比者郡县间有水旱税粮多欠积岁既久未能输官有司催徵逼迫而民愈困四方奏逃亡逋赋者皆以此故朕闻之惻然其宣德三年以前民欠粮税悉令折收钞与布绢尔户部定议务得其中无亏于民户部议以十分为率三分折阔布三分折阔绢四折钞

上曰如此虽然但布绢阔幅者亦难得宜只随民间所常用者依时价收之则民易办庶几民受实惠

○宣德七年三月庚申朔敕行在户部曰近年百姓税粮远运艰难官田粮重艰难尤甚自宣德七年为始但系官田塘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十日恩例减免中外该管官员不许故违

○辛酉

上谕尚书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赋重百姓苦之诏减什之三以苏民力此令务在必行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卿等皆士人岂不知此

○宣德九年五月乙未行在户部奏昨江西宜黄县耆民李崇政等言县民连年遭疫死亡者多官田重租艰于纳徵乞如旧例折纳土产苧布以为民便

上曰旧例折布正以租重故也况今民多死亡何忍复徵米使生者重困乎宜从其言

弛利

○宣德元年三月丙辰行在礼部奏锦衣卫力士甯直言山西中条山产胆矾乞令有司采进

上曰胆矾何切于用使民耕则有粟充饥桑则有帛御寒矾如山积何益饥寒乎小人之言不足听也古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泽之利皆弛其禁若矾可利民听其自采

○宣德三年闰四月庚子广东都司奏番禺县有铅沙县民私取烹炼可得白金铅錫请官开冶

上曰山泽之利民取之勿问冶不可_レ_レ口处开命巡按御史勘视至是御史何善奏发工匠取沙烹炼所得不偿所费

上谓尚书夏原吉曰朕料铅沙之烹所得无几若果有银利置冶烹炼岂待今日彼小民或窃取以求毫末之利无足怪朕已宥之不问其令有司悉填坑洞国家之利不藉此民亦免逐末之毙

○宣德六年九月丙戌初河南民言嵩县白泥沟地产银矿宜开官冶

上命主司郑诚往同三司官覆勘于是诚等用人力二千七百工止得黑铅五十斤银二两至是还奏

上曰小人献利之言不可听其罢之

○宣德九年六月甲戌行在工部尚书吴中言湖广及山西蔚州产木山场宜禁民采伐

上曰卿为国计意甚厚但山林川泽之利古者与民共之今不必屑屑其己之崇儒

○宣德元年正月庚子朔孔颜孟三氏子孙十人来朝辞归

上谓礼部尚书吕震曰朝廷待贤当厚彼皆圣贤子孙其给道里费又谓震曰孔颜孟三氏旧设教官训其子孙必选端重有学行者尔以朕言谕吏部知之

○十月癸未袭封衍圣公孔彦缙来朝既退

上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

先皇帝于其来朝亲定赏赐盖重圣人之道师其道则爱及其子孙今当加倍于是赐彦缙金织纁丝袞衣钞羊酒等物

○宣德二年七月丁酉改翰林院侍讲陈敬宗为国子司业

上曰侍讲清华之职司业师表之任秩虽末其任则重亦可谓儒者之荣矣

○宣德四年正月戊辰衍圣公孔彦缙欲遣人以钞往福建市书虑远行不敢自擅

咨于尚书胡濙以闻

上曰福建鬻书籍无禁先圣子孙欲广构亦何必言审度而后行亦见其能慎其令有司依时直为买纸摹印工力亦官给之

○十月庚辰

上临视文渊阁少傅杨士奇等侍

上命典籍取经史亲自披阅与士奇等讨论已询以时政从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馔赐士奇等并赐纂修实录官士奇等叩首谢

上曰朕闻有道之治愿治之主崇礼儒硕讲求治道卿等为朕传保与诸学士皆处秘阁朕躬至访问冀有所闻耳稍暇当复至

○宣德五年九月甲寅升北京国子监博士汪奉许子谔为翰林院检讨初监官考满者但复职至是行在吏部言奉等应复职

上曰国子监官有例复职因是优待儒者但他官九载俱升职监官独不可升乎亦升其秩仍典教事其升为翰林院检讨仍理博士事又曰若教官有学术才识出众者尤当不拘资格拔擢勿谓儒者不可用

○宣德七年五月辛未

上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王英母卒问尚书胡濙曰英母亦应得赐祭及营葬否濙对曰旧制官三品父母曾受封赠者官为营葬今英官四品其母受五品封

上曰儒臣吾所优礼者况非此母无此子其遣官赐祭仍命有司治葬勿为例

兴学

○洪熙元年七月己卯交趾布政司请除府州县学正官以董教事训土人庶革夷俗复华风

上曰古称立贤无方又曰有教无类况师者人之模范用夏变夷莫先于此其令吏部选除

○十一月辛酉贵州镇远府奏本府新设儒学训教生员期有成效请给廩膳以养人

上曰边郡开学教夷人若使自营口腹彼岂乐于为学凡贵州各府新设学校未与廩膳者皆与之

○十二月戊辰贵州铜仁府知府周季言本府新设儒学庙堂斋舍未备生徒肄业无所欲发民创构未敢自擅

上曰远方初开学校若无庙宇斋舍何以事祀饬变夷俗命工部从其所言

○宣德二年四月己巳行在礼部奏天下岁贡生员考试不中者发回原学肄业以待再试教官提调官如例责罚

上曰此辈在学若府县官勤于提督教官勤于训诲未必无成泰山之溜可以达石何况于人今上下偷惰虚度日月是以临文不知所措循例责罚薄示儆耳宜令内外风

宪官程督之考其勤惰明示劝惩庶几教学有成国家得用

○宣德五年四月庚辰南京国子监司业陈敬宗奏先圣庙及太学六堂诸生斋舍皆损坏

上谕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等曰庙学以尊礼先师教育贤才非细务其行南京工部即与修葺不可苟且

○宣德六年八月庚戌镇守洮州卫都指挥使李达奏修孔子庙材木皆备惟少油铁胶丹乞于陕西官库支給

上谓工部尚书吴中曰武将兴学使其下人皆知尊礼孔子而务忠孝诚可喜之事其悉从之

育人材

○洪熙元年七月丙戌交趾各府州县儒学选贡生员王宪等至京师

上谕行在礼部尚书吕震等曰交趾距京师万里远离亲戚而来须是教养得宜彼方乐学可望其成材尔与学官宜知朕此意其衣服岁赐一如云南之例

○宣德三年七月庚午行在六科给事中引奏监生王伦等办事半年例应给赏回监读书

上因谕伦等曰自古大贤君子通知古今然后能立功名垂久远所以国家立法令尔等习诗书又令通政事宜各勉力不惟国家得人为用尔亦能立身荣家显祖宗矣伦等顿首而退

○十一月辛未

上退朝御文华殿召侍臣问曰国家恒欲人才足用官使得人而才每不足官或旷职何也侍臣对曰人才出自学校学校兴不患无人才人才众多则官得人矣

上曰今国家郡邑有学以育秀民京师有学以升其成才者而复命之历事诸司考其才器之高下而用之立法可谓备矣然

祖宗时咸称得人闻比年生徒多不务学徒记陈言为出身之资及授以职讫无实用是盖师范不得人也唐阳城为国子师斥诸生之久不省亲者于是人知孝宋胡瑗教授苏湖置经义治事斋当时成就者多此政古人所谓师严而道尊道尊而官正侍臣对曰诚如

圣谕

○宣德五年三月己巳命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曰新进士多年少其间岂无有志于古人者朕欲循

皇祖时例选择俊秀十数人就翰林教育之俾进学励行工于文章以备他日之用卿等可察其人及选其文词之优者以闻于是士奇等选萨琦逯端叶錫陈玘林补王振许南杰江渊八人以闻

上命行在吏部俱改为庶吉士送翰林进学给酒馔房舍月赐灯油钞悉如永乐之

例复命兵部各与皂隶

上又顾士奇等曰后生进学必得前辈老成开导之卿等日侍左右无余闲其令学士王直为之师常提督教训所作文字亦为开发改窜卿等或一两月或三月一考阅使有进益如一二年怠惰无成则黜之

○八月丙戌

上罢朝御文华殿学士杨溥等侍语及治民事

上曰民之休戚系乎庶官之贤否何术可尽得其人溥对曰严荐举精考课不患不得

上曰欲得贤才当厚教养之法教养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责效于荐举考课之间盖求十一于千百也汉董仲舒言素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诚知本之论于今但当崇学重教

求贤

○宣德二年二月乙酉行在礼部尚书胡濙请以三月初一日临轩策士

上曰设科求贤国家大事昔之为君尝有祝云愿得忠孝之人以资国用今朕之心亦如此濙对曰

陛下心存用贤且养之有素必有可以当

圣心者

○十月丙辰

上谕吏部尚书蹇义等曰书云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盖天下未尝无贤贤者亦皆愿仕在乎人君举用之耳朕下诏求贤意亦诚切天下之大岂无若伊尹傅说诸葛孔明者而皆不见举比者一二大臣有所举荐或既受职即以贿闻或以庸鄙旷位大臣所举如此朕何赖焉卿以进贤退不肖为职尤当为朕留意举能其官惟尔之能必使野无遗贤官无废事然后副朕意义等顿首受命

○宣德三年正月戊申朔州知州张复奉举军中子弟杨鉴等有志操堪任使行在吏部言旧无举武人子弟例

上曰古人出贫贱中任大事成大功者多有之安知军伍中无才能者其召至京考察也

○宣德四年二月丁酉

上览欧阳脩文至梦卜求贤之说顾侍臣叹曰君臣相遇岂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贤辅未得说筑傅岩虽有致君泽民之志不能自达一旦得于梦寐间遂相与讲学论道而功被当时垂后世诚千载奇遇由此观之人君诚心求贤固无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猎遇太公亦岂非诚心相感盖天佑国家必生贤哲为之辅翊高宗思道之心盖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后可以梦言有传说之贤然后可以为相若汉文以梦得邓通光武讖用王梁岂不误哉

○宣德五年正月庚午

上谕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曰古人云惟贤知贤又曰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昨所举拔指口为都指挥者皆将领众任事其令各举二人以观其才识如何举不称者罚之

○三月乙卯

上御奉天门策试举人陈诏等一百人发策毕退御武英殿谓翰林儒臣曰朕于取士不尚虚文欲得忠鯁之士为用其间有若刘蕡苏辙辈能直言抗论庶几所望朕当显庸之于是赋策士歌以示诸读卷官云

○五月乙巳行在兵部覆奏工部尚书黄福言宜令天下都司于所属官员旗军内每岁慎选智勇廉能一人礼送来京都府会官从公试验用之宜如所言悉令选举

上曰此言诚是天下未尝无才但患访求未至耳然亦不可滥举以塞责其令尽心访举勿有遗才蔽匿不举者有罚滥举亦不恕

○八月甲申

上罢朝谓行在吏部尚书郭璉等曰东汉之初窦融保河西以孔奋为姑臧长姑臧最富饶奋独以洁廉自守众皆笑之谓其身处脂膏不能自润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属入朝即擢奋为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扬清浊为治之道使清浊无别何以劝惩天下光武即位未几举卓茂又举孔奋东汉多循良吏此之由也今天下未尝无廉洁士卿宜为朕甄别以闻朕当有以旌之若人有善而不知则为善者怠矣

○十二月戊辰

上谕行在吏部尚书郭璉等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当为朕择才昨郡守多缺乃劳廷臣共举古之人当斯任者必勤于访问有得即录之故官不乏才吕蒙正之夹袋虞兑文之材馆录是也自今留意璉等皆顿首

○宣德六年十二月丙申朔

上屡诏求贤虑尚有遗逸作招隐之诗以示大臣又自为之序其略曰朕闻君子之学将以致于用也故其未仕则汲汲以明道道既明矣则汲汲以措之天下伊尹耕于莘以尧舜之道自乐然致君泽民未尝忘也其后圣莫如孔子贤莫如孟子辙环天下亦欲行其道岂以独善为高哉又曰士君子当以伊尹孔孟为法顾乃卷而怀之遁于深山穷谷之中与麋鹿为伍而废人之大伦岂得为贤哉

○六月壬戌

上谕少师蹇义等曰朕尝作招隐诗赐群臣以示求贤之切然古亦有招隐诗盖彼欲招隐者与之俱遁朕则意在招徕贤者而用之使无久淹滞岩穴恐才德之士犹未悉朕意不肯轻出再赋七言招隐歌今以示卿等又谓义等曰卿等为国重臣同朕欣戚特示观之夫举贤为国人臣之忠其必有以勉副斯意勿徒视为空言可也

○宣德七年八月乙未

上视朝罢召少傅杨士奇杨荣至榻前谕曰今春命京官三品以上举方面郡守后又出旧作招隐猗兰之诗以示意已踰半岁都不举一人近因卿二人举黎括等朕思今天下之广岂果无人才但群臣不以国家生民为心故往往视朕言为虚文此由吏部之怠忽也其降敕责之

任官

○宣德元年正月庚申南京礼部左侍郎兼国子监祭酒胡濙来朝

上谓吏部尚书蹇义曰昔

皇祖

皇考皆尝言濙敬谨小心可用盖亦朝廷旧人可罢其所兼官留于行在礼部

○四月癸酉行在吏部尚书蹇义等奏请选官

上从容谕之曰庶官贤否关国家之治乱掌铨衡者以进贤退不肖为职一事得人则一事理一邑得人则一邑安推之庶政达之天下无二致也朕嗣承

祖宗大统维新治理以安民生选贤任能尤为切要古人取士于乡以其道艺著闻有素后世以言貌求其底蕴盖亦难矣况笃实之士率多恬退便僻之才巧于进取非至公无以胜私非至明不能格物严选举以遏冗滥精考核以防矫伪毋俾小人贻患于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贤事君国家膺福苍生受惠声名流芳于永世卿等勉之

○七月辛亥召四川按察使陈璉至改南京通政使专掌国子监事璉儒者持宪非所长是以吏部请改用之

上既命之顾尚书蹇义等曰命官称其才则不劳而职易举向所用非所长矣今其庶几乎然为天下贤士师表尤不易也

○宣德三年五月丙辰巡抚苏松等处大理寺卿胡概奏浙江嘉湖杭三府税粮浩大府县有治农官理辨粮税宜增布政司官一员以总之

上谓行在吏部臣曰税粮自是常赋国初以来徵歛输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滥岂得复设古语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

○十一月乙亥吏部言监察御史杨昺朱惠俱九年考满昺练达政务惠政迹未著上曰考绩黜陟所以示劝惩兴事功果得其宜则能者益劝中才亦将自勉于是以昺为浙江佥事惠为太仆寺丞

○宣德四年正月壬申浙江布政司奏所属缺府县及杂职官百一十员

上谕吏部侍郎郭璉等曰庶官所理皆天下事郡县亲民事尤切要久旷可乎自今内外大小职事有缺皆须早除勿致废事

○五月癸酉行在吏部尚书郭璉引中军都督府经历彭远等及进士监生二百人拟除御史主事及郡县正佐等官

上谕璉曰古人授官必量度才德之高下与职事之烦简而授之庶几能称选事方咨于尔其更勉修厥职

○宣德五年正月乙丑行在吏部奏选官退

上因与侍臣论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汉以下视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对曰时世不同也

上曰唐虞三代事简民淳不可比拟唐太宗定内外官七百三十员去古未远亦足为法侍臣对曰然必由君心静则事可简事简则官可省官省则民安矣若国家多事政务烦杂小人幸进冗食者多欲百姓免于烦扰难矣

上曰此诚确论清心者省事之本

用人

○洪熙元年七月戊子章丘县训导张居杰考满当升学者乞留

上命以为给事中因谕吏部尚书蹇义曰前代命官内外更践近颇闻外间言仕者一为教官即老于学校有志于世用者多不乐就此职自今用人不得执一

○庚寅四川雅州学正何源言本云南人以监生授学正不通经学难为师范愿改他职

上谕行在吏部尚书蹇义曰非经明不可为人师云南生固不通经量才授职则人皆效用官不废事此亦初授之际失于酌量其改为土官衙门吏目彼知土俗亦得展布

○闰七月甲寅兴州左屯卫军范济建言钞法等八事

上欲用之行在礼部尚书吕震言济故元进士洪武中尝为广信知府坐事戍兴州今年已八十四矣

上曰吕望八十遇西伯何不可也国家用人正在取老成者但不可处以烦剧耳命吏部以为训导

○九月庚申初汉中府训导李蕃上端本策于

仁宗皇帝

仁宗嘉之命召至是始至以为行在兵科给事中

上谕之曰古之人用其言则显其身朕嘉尔故擢此职夙夜匪懈进思尽忠尔尚益加勉

○十二月庚寅

上与侍臣语及汉光武保全功臣不使之任吏事

上曰功臣固贵保全然天生贤才以为世用彼诚公辅之器国家惟诚心倚任之待之以礼隆之以恩固无不保全者以其为功臣置而弗用亦过矣

○宣德元年九月辛亥亦马刺等处女直野人刀兀等二百余人来朝贡马命为指挥千百户等官

上因谓侍臣曰夷狄为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若究祸之本根盖自熙宁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变易法度民苦征徭军无纪律国家政事日陵月替遂为夷狄

所侮致有此祸高宗南渡政宜委任忠良恢复旧疆洗雪大耻乃复用小人力主和议为偷安之计以岳飞之忠卒死秦桧之谗小人之败国家如此

○宣德二年七月壬寅

上谕吏部尚书蹇义等曰唐太宗尝言用人当以德行学识为本此语甚是今之所用多是进士监生彼读书知古必能务德行广智识间有人才吏胥终亦少在要职大凡用人正如工匠用木小大长短各当其宜然后能成居室若用人不当何以成治功卿宜更加详察有在高位而德行学识未称则改用之有在下位而德行学识优长则进用之庶合至公而人莫敢不服

○宣德三年正月辛亥有举范文正公十二世孙范希正端敏诚笃才堪抚民者

上命行在吏部召用之因谓侍臣曰范仲淹尝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君子皆当以此存心

○宣德四年三月庚午

上退朝御左顺门谓吏部尚书蹇义曰今日都察院奏云南按察司吏受贿洗改文案脱免有罪法当绞朕闻

太祖皇帝尝言吏心术不正不可任用

圣见深远今六部都察院政本之地所用之吏尤须择人苟有赃私必寘之法若九年考满应授官者尤当考察庶不滥用以病百姓

○宣德六年九月壬申

上退朝遇与侍臣论汉唐诸君知人孰优或曰汉高帝用萧曹唐太宗用房杜皆称得人

上曰太宗非汉高比也其论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后皆如所言太宗遗命李世勳最为失当汉高优矣自古人君知人为难信哉

惜才

○洪熙元年七月丙戌以进士蔡子宜为训导子宜永乐六年以亲老归亲终服阕七年不起及是遇赦始起吏部劾其顾私忘公难以任用

上曰怀土人情之常非有大过且辛苦学问得成进士不可终弃其授以训导

○宣德元年十二月乙亥行在礼部奏两京国子监生多给假还乡年久托故不来请遣人提问

上曰古云才难诸生未及仕先负罪名即为终身之玷宜量地方远近定与限期如再于限外不来皆发充吏

○宣德二年八月庚申

上语吏部尚书蹇义等曰国家建学育才以资任用

祖宗以来得人为多比者各处考黜生员例应充吏有以患病为词者告乞再试彼既耻于罢黜必能悔过自新又或是学业垂成不甘中弃者宜从所请然须令翰林院严

切考试庶几人知所警自然向学

○宣德四年四月乙卯浙江上虞县人李志道充军死其孙侃已中乡试而卫追其补役尚书张本请依洪武中事例开其军伍俾读书会试自效

上从之曰

祖宗立法如此正以作士气成贤才朕遵承旧制又何急于一卒之用乎

○己丑行在吏部奏第二甲进士王<栴心>应授从七品官其兄尝为御史以误决死囚抵罪<栴心>乃极刑家属当罢不用

上曰士勤苦学问始登第一弃之可惜朕记忆

皇祖时一进士以极刑家当罢念其成才之难特命吏部录用此故事也其以<栴心>为州判官

○宣德六年四月甲寅行在吏部奏求贤所举官四十三人例当会官考试中有南试海卫丁难与考例

上曰古人立贤无方耕钓之中有王佐才其可以军丁弃之命考试如例

○宣德七年三月庚申敕吏部曰唐虞之世罚弗及嗣自洪熙元年五月以前犯罪典刑者已屡经赦宥其子弟今果有才行文学者听保举选用惟犯谋反大逆典刑者其子弟不在选用之例

○戊辰行在兵部尚书许廓奏比者武昌推官姜蕃诉其祖充五开卫军已死其父老病户无余丁今五开数取蕃补役援洪武中例乞除免今覆勘是实

上曰

太祖皇帝于生员有成尚不忍弃况蕃为官岂止一卒之用其除之俾修职自效严选举

○洪熙元年闰七月乙丑

上谕行在吏部尚书蹇义侍郎郭璉等曰天下之治必赖贤才古之大臣皆以进贤为首务卿等今居此任必当为朕择才若官得其人民安政举卿等岂不流誉后世昨观在外考核方面一处有去一二人或三四人者至于府州县尤多或一州一县全不称职者如此用人岂得民安政举今后除授方面官及府州县正官皆须慎择其人以称朕委任

○八月乙酉行在吏部以天下教官多缺请如旧例推选

上谓尚书蹇义等曰今之人才多出学校若无明师训诲何以望其成才监生选除固是旧例须令祭酒司业及诸学官务选经明行修之人不得滥举

○丙申陕西按察使陈智奏举咸宁县丞黄维等八人公勤有才能

上谓行在吏部尚书蹇义曰用人须辨贤不肖不肖者必退贤者必进智所言如询察果实即擢任之

○九月乙卯行在礼部奏定科举取士之额

上曰国家设科取士为致治之本其冒贡非才盖是有司之过人既苟得遂启幸心今角□羊额已定果行之以公不才者不得滥进自然人知务学其令各处凡考试官及诸执事先须择贤庶免冒滥

○十月丁亥都御史刘观王彰李素奏举才能之士前应天府尹于潜等十余人上曰卿大臣所举必当昔孙抃言吾辅政无功惟荐一二台臣无愧卿等必能知此复谕之曰古者除官则署举主姓名贪秽则连坐今亦当循此法

○宣德元年三月辛酉行在湖广道监察御史谢瑶荐贤奏牍误书姓自陈改正上谓行在吏部尚书蹇义曰古人奏牍皆存敬慎石庆书马字欠一点惧及死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其改外任遂为交阯知县所荐者亦不用

○十二月癸未吏部尚书蹇义等俱给事中彭璟等所举贤才姓名奏请取用上曰近命京官举贤欲得真才前日待诏边文进保赃滥之人苟徇私意不顾公论人言惟贤知贤文进不才小人故狂妄如此今已皆罪之卿等自今更须详审勿为小人所欺

○宣德二年正月庚戌

上语行在吏部尚书蹇义等曰诏书求贤不问已仕未仕近观各处所举亦有拔自民间天下之大岂无遗才皆当召至考其所学试其所能然后命之以官君子小人各以类进但观所举之贤否则举主之贤否可知卿等切须详慎务得真才勿容滥举

○六月甲戌

上谕吏部尚书蹇义等曰今之武职皆是勋旧子孙少谙政事一切皆由首领官若能公心亦克有济近有告科歛害军减克月粮者盖首领官多至吏胥除授卿等初除之际必谓此小官不及精详及其受罪而去军士已被其害以此言之不可不慎

○宣德三年二月己卯

上御奉天门谕尚书蹇义等曰比下诏求贤欲得实才为用而所举多非其人自今召至者引于内廷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命题考试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锦衣卫官监视理明辞达者用之否则罚其举主

○四月癸未

上谕行在吏部臣曰唐尧用人犹曰试可乃已况于后世更当详慎朕下诏求贤四方荐举来者甚众卿等未尝考察岂能知其贤否而輒授以官欲官皆得人难矣今未授者必会官考试取其可者用之已授官者俟考满至日试之如例试不中者黜之

○宣德七年四月己丑应天府奏请乡试同考官乞命兵部给脚力

上从之顾谓礼部尚书胡濙等曰考官取士但据文章不悖经意即可充选然应举之人皆凭学校有司保送其人果孝弟忠信而又通今博古科目取之足为世用若德行不修而徒有文辞亦终无益考官须是学问老成心术正大之士不然亦能颠倒是非卿

等宜申明朕意亦使知慎

○宣德八年七月庚辰四川按察司副使朱与言言设科取士

圣朝盛典洪武间考官必用经明行修之士比年有司多举亲故去敢不公今后考官必访求文学老成之士

上命礼部从之顾谓侍臣曰朕亦闻在外举考试官多出私意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已无学识安能分别人之高下贤才鲜有不为所枉矣

重守令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巩昌知府孙亶满九年当去军民乐其仁恕奏乞留之

上谓行在吏部臣曰郡得一贤守则一郡之人安古之龚黄亦人耳人苟有志无不可及孙亶能得众心可以为贤宜允所奏使天下郡守皆如此人百姓岂有不安

○戊午安平县丞耿福缘累以冗员当汰民怀其惠累奏乞留之

上谕行在吏部臣曰州县官爱民如子则民亦爱之如父母若贪虐无道民视之如仇讎岂肯保留至于再三不已其升为平知县

○七月辛未山东平度州同知王璠以冗员去昌邑主簿刘整以旧官代还民皆言其能恤民瘼戢吏弊请复其职

上谕行在吏部臣曰为人上者惟顺民心古语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尧舜之治亦民好恶而已其悉从之

○闰七月庚子靖州知州张干以旧官代还州民赴京诉前知州贪刻干廉勤乞留以惠民

上曰新知州可为君子其留之以慰民望又曰古人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若其慎终如始则愈善矣

○九月乙卯山东长清县知县薛慎以亲丧服阙县民相率诣阙奏乞复慎长清吏部尚书蹇义以闻且言长清别除知县已久即如民所言又当易之

上曰必其不如慎故民求旧国家任守令但欲其得民心苟得民心虽屡易何害

○宣德元年正月丁巳博野县知县陈哲以旧官代还县民诉于巡按御史言其有父母斯民之心乞留哲事闻

上谕吏部臣曰朝廷选用守令正在求民安耳哲能得民心如此称所用矣古人有言所欲与之所欲与之所恶勿施其召旧官还而令哲复任

○宣德二年三月辛丑

上谕西汉循吏其略曰以一郡一邑之民付之守令者欲其教养之而已教养之道农桑学校而已农桑之业修则民足于衣食而遂其生学校之政举则民习于礼义而全其性如是足以为善治矣

○五月丙辰浑源州知州陈渊有罪当罢为民耆数十人诣阙言渊爱民如子逃亡复业因备御千户陈贵纵军毁民室庐占民田地渊不忍民被害列奏贵罪为贵所诬自

渊离职民失所望乞复渊职

上谕吏部臣曰守令中未尝无贤者往往为小人所伤法司又不能别白是非枉直亦岂得无过其从民所言令渊复职

○宣德五年七月癸亥

上视朝罢御左顺门谓侍臣曰郡县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贤否混淆无激劝则中才之士皆将流而忘返吏部以进退人才为职亦未闻有所甄别何也因降敕申谕

○十一月癸卯湖广沅陵县有恶虎为民患敕总兵官都督萧授等捕之

上因谕行在吏部尚书郭璘曰古之守令有善政者蝗不入境虎自渡河今沅陵有虎患其有司之政可知即移文戒饬之使之脩政弭患则固胜于人力也

○宣德六年正月庚辰苏州知府况钟奏长洲知县徐亮到任半年政事不理民失所望乞别除知县代之

上谕吏部臣曰长洲剧县须廉干吏乃能治何以不量才授任即选贤能者驰驿代之

○癸巳行在吏部言镇江府知府同知苏州府吴县知县皆以贪去请用丁忧起复知府尤（音）耑（音）同知赵郁知县宋彬代

上曰守令当用廉正有才能者毋拘拘循资格此数人既可朕当从但旧官以贪鄙去今所用胜彼则可不然徒劳费无益

礼群臣

○洪熙元年七月戊寅行在吏部言四川永宁宣抚司经历张规等皆年七十之上不能任职

上曰七十致仕古今通典然亦有不听去者以其尚可也既皆聪明不逮留之何益听致仕去以顺人情

○宣德二年八月庚申监察御史严继先言近吏部放遣患病官还乡例皆革去冠带为民中亦有曾授诰敕封赠父母者既非得罪輒去冠带无以激劝后进敦厚风化

上谓尚书蹇义等曰以理去官与见任同今后曾受诰敕以老疾去者皆令冠带还乡

○宣德三年十月乙酉

上谓群臣曰古者师保之职论道经邦寅亮燮理不烦以有司之政今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杨荣皆

先帝简畀以遗朕者而年俱高令兼有司之务非所以礼之于是赐敕谕义士奇原吉荣曰卿等祇事

祖宗多历年所忠谏议积效勤诚朕嗣统以来尤资赞辅夙夜在念图善始终盖以卿春秋高尚职典繁剧忧劳待贤礼非攸当况师保之重寅亮为职不烦庶政乃副倚毗可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相与讨至理共宁邦家职名俸禄悉如旧

○宣德四年八月戊寅翰林院学士沈度乞致事

上谕行在吏部尚书郭璉曰度诚谨

皇祖眷之弥厚今虽老精神未衰亦不可烦以事但令京居食禄免朝参有召则入

○宣德七年三月辛巳南京国子监奏请给学官皂隶充使令

上曰旧不与皂隶者以其非常参官然贵贱相承礼之常分遂命兵部如例与之
谕臣下

○宣德元年七月甲午

上御奏天门谕兵部尚书张本等曰近来民有诉妄角口羊充军者此乃有司之过
彼意盖谓朝廷所重在军不知民乃国家根本夫朝廷于军民正如舟车任载不可偏有
轻重今后卿等须令有司审实军则为军民则为民毋致妄冒违者必罪不恕

○宣德二年正月辛卯敕谕群臣其略曰惟尔群臣执德以廉为要廉者发之公而
政得其平治人以仁为本仁者施之厚而下得其所忠以奉国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
斯道其勛之哉

○六月乙亥直登闻鼓给事中以所受词上闻

上因谕之曰朝廷虑刑狱有冤下情不能达故设登闻鼓然前代置院设官托耳目
于一人非兼听广览之道我国家命六科给事中轮直最得其当尔等无畏权势无易孤
茆惟其所言即时为达庶几事无壅蔽幽隐毕闻况给事中为朝廷近侍诚能效职当显
用尔无或阿比以忝所任

○宣德四年八月丙子命工部右侍郎罗汝敬等往苏松浙江等处督运粮赋汝敬
等陛辞

上谕之曰比来有司徵收多弊输纳违期今命尔等往督之催科当戒苛刻持己当
加廉慎无袭奸贪所为也

○宣德六年五月丁亥巡按四川监察御史王翱奏西安卫官军二百余人随都督
陈怀至四川既支行粮原卫又支月粮而并无差遣请令还西安

上谕行在兵部尚书许廓等曰近来边卫多奏缺官而此辈乃优闲无事若总兵官
当有随从四川未必无人古之良将为国家立功名者必使人各尽其才而有志之士亦
不肯自暇自逸苟安务得者小人事也遂敕怀尽遣还原卫

○宣德七年六月丙辰御制官箴成以示百官

上谕之曰朕承大宝临抚兆民实赖中外文武群臣同心同力以兴起治功昔舜命
九官十二牧皆孜孜训谕虞史书之夫以大舜为君禹皋稷契辈为之臣犹致傲如此况
朕菲薄敢不究心然远臣既不得数见而人谕之近臣虽朝夕相接亦不得数言谕因
取古人箴傲之义凡中外诸司各著一篇使揭诸厅事朝夕览观庶几有傲然古之君臣
有交傲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谏告朕者尤朕所乐闻也箴凡三十五篇

戒飭臣下

○洪熙元年七月壬午遣鸿胪寺司宾署丞焦循摄礼部郎中颁诏朝鲜

上谕之曰朝鲜为国东藩世修职贡朕嗣承大统所宜诏告简尔将命当以礼自持用副任使其慎之

○闰七月癸卯

上谕尚书吴中等曰比闻工部差人催办诸事多有暴酷伤人事有不可已者亦当从容使人措办若暴酷逼迫为朝廷歛怨失人心矣宜询察一二人痛治之以儆其余

○丙午行在吏部以内外官应给诰敕封赠为请

上从之谕尚书蹇义曰国家封赠之典所以劝励百官苟能修职显亲扬名岂不忠孝兼尽若纵盗贪婪旷废职业上亏朝廷下辱父母非朕所望也

○丁未

上谕行在吏部尚书蹇义等曰前命御史考察在外等官正欲任贤退不肖庶几民受其惠近闻考察之官少能着实但信偏言更不博询其有勤于职业因理公务不免施刑小人不喜诬为酷暴今辄罢退庸滥之官纪纲不立人所狎玩或贪赃贿低首下气依阿度日小人贪其易与乃更保留如此不当孔子曰众好恶必察焉宜严戒饬之务尽至公毋使正人受诬小人得志如或不当责有所归

○宣德元年正月甲寅

上御奉天门谕群臣曰前日御史奏通政秦川往湖广督赋受赃川大臣何得全无知汉大司农田延年贪求赃贿一旦败露自杀身命为重财贿为轻此乃以至重博至轻况赃物法当入官于己何益

太祖皇帝尝言守俸如井泉井虽不满日汲不竭川俸亦不薄若清廉公正尽忠为国岂不长享富贵今至此罪岂可容古人云祸福无不自己求之凡在官者当以此人为戒群臣皆顿首受命

○四月戊寅初

上以载籍所记前代外戚及臣下善恶足为鉴戒乃采其事制外戚事鉴历代臣鉴至是书成颁赐群臣及外戚谕之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亲亲始至于文武之臣亦欲同归于善然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故于暇日采辑前代近戚及文武群臣善恶之迹与其所得之吉凶类为此书用示法戒其择善而从以保福禄于悠久

○宣德二年正月丁未

上谓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曰昨有四川千户调除广东不欲赴官奏乞仍旧者朕不许古之忠臣惟上所使每有征伐奉命即行今天下无虞调之广东亦复何患乃欲徇私自便岂是忘身徇国之人朕以其无知姑容不问若再有此必罪不宥

○宣德三月五月庚辰

上出酒谕示百官时郎官御史以酗酒相继败或请遂禁酒

上不从故作酒谕其文曰天生谷麦黍稷所以养人人以麴蘖投之为酒周官有酒

正以武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国用书柜鬯二亩曰明禋诗既载清酤賚我思成以享祀神则也厥父母庆洗腆致用酒以事亲也岂乐饮酒以燕臣丁也酒醴维醕酌以大斗酺酒有衍筮豆有□□□(□□戈)□燕父兄及朋友故旧皆其大者酒曷可废乎而后世耽嗜于酒大者亡国丧身小者败德废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足 毓一金>仪狄戒甘酒成汤至帝乙罔敢崇饮文王武王戒臣下曰无彝酒曰德将无醉曰刚制于酒孔子言不为酒困礼有一献百拜然则酒曷为不可有乎夫非酒无以成礼非酒无以合欢惟谨圣人之戒而礼之率焉庶乎其可也

○宣德四年七月丙寅给事中贾谅张居杰言户部郎中萧翊等不理职务惟日挟妓酣饮命悉下之狱

上谕尚书夏原吉等曰饮酒人之常情朕未尝禁但君子当以廉耻相尚倡优贱人岂宜褻狎近颇闻此风盛行如刘观辈尤甚每赴人邀请輒以妓自随故此辈仿倣若流而不返岂不坏礼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当以朕此言遍谕之

○八月丁亥

上谕六科给事中曰朝廷置给事中所以出纳命令封驳章奏关防百司之弊而朝政阙失庶官贤否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其他职事比也

祖宗时慎重用人其有敷奏详明莅事勤敏智识优长有补于政治者皆不次用之朕嗣承大统期于庶政修和尚赖左右侍臣之助古之士君子力学养德得君而用之莫不建功于时施泽于民流芳于后尔等受职有年谙达宪章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几朝无失正官无废事不惟国家有赖尔亦有闻于悠久其<□□楸心>勉之

○十一月己巳

上御奉天门御行在刑部侍郎施礼等曰昨日大理寺奏尔等遣吏送强盗赴寺审录中道受财纵之逃逸于律当绞朕已可其奏夫吏人心术已坏惟知利耳其中有廉耻者百无一二尔等宜严饬之使知守法畏刑彼能保身此亦省事今彼陷入死地非尔等宽纵之过乎当以为戒礼等皆顿首谢

○宣德五年二月己卯行在光禄寺厨子告言光禄窃减外夷供给之毙通政司以闻

上命行在刑部侍郎施礼执而罪之且谕礼曰光禄寺之毙不止此

祖宗以来饮食供给皆有定规比闻擅自坛减应给之人率不得凡得者率非应给之人惟虚立案牒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顾侍臣曰毋谓饮食细故然亦干大体华元杀羊享士羊斟不与遂致丧师勾践投醪于江与众共饮心感悦遂成伯业以此而论所系岂轻

○八月壬申湖广按察司奏五开卫指挥倪善赵兴怀私不和妨废职务请皆治其罪

上谕右都御史顾佐令按察司俱治之谓佐曰同僚有兄弟之谊当情意相孚可否

相济譬如操舟行车虽众论不齐但欲舟车可行而已何必争兢此辈皆胶于私意以致妨废职务若仓猝蛮夷有警不能协和何以济事故不可不治以示儆也

○宣德六年六月癸丑建昌府知府陈鼎以县丞徐政率里长供给饮食日费钞五十贯贪饕害民执之械至京

上命付行在都察院治之顾侍臣曰饮食虽小事然廉节君子务养大体不肯以口腹累人羊续者不可学邪

○七月丁卯行在刑部侍郎施礼奏强盗反狱请遣人四出擒捕从之仍命锦衣卫执其巡狱官及司狱卒治罪

上谕礼等曰罪囚系狱凡狱具轻重各有宜施尝闻

太祖皇帝言仁于仁不仁于不仁强盗何足矜悯而待以姑息今之逸如虎出柙人复被害矣此由堂上官纵施故下人得以生弊推情论法尔亦当罪姑停俸治事必俟盗获而后与俸盗不获尔罪不免

○八月癸巳朔

上御奏门谕都御史顾佐等曰各处体审官员本欲分别贤否使人有所激劝近日累有奏陈言奸民摭拾其罪或言御史及方面官以好恶为去留纷纷不已朕惟矫诈者固多诬枉者亦未必无之卿等其以朕意申戒饬之去取务合至公今后有徇私偏听以枉为直以贤为不肖者必罪不宥

○宣德八年二月乙酉以戊子祀

社稷預告

宗庙請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配太常寺所進祝版誤書日月

上覽之促命改書召太常寺卿姚友直責之曰一歲之間兩祭

社稷而于

祖宗前怠忽如此豈是小過汝等皆授職有年正是官怠于宦成自今宜常加敬慎

○六月庚寅行在广东道監察御史羅銓等劾奏刑部郎中厲思溫員外郎孟芳屢爭忿公堂侍郎吳廷用施禮寬縱不言又不具奏

上命執思溫芳鞫治召廷用禮諭之曰凡為官長當寬不至縱嚴不至殘爾今縱矣刑部掌天下刑罰豈應其如此繼今宜勉自飭勵

勵風紀

○洪熙元年十一月丁酉擢翰林庶吉士王璉等為監察御史

上諭之曰爾在翰林久故擢爾為御史爾亦知御史之職乎正其身端其志振肅憲綱糾擊奸宄反冤獄庶几其可或尸位素餐或擅威虐下或貪黷貨賄有玷風紀必罰必黜不爾貸也

○宣德元年三月乙卯行在都察院奏引监察御史唐舟等二十一人分往各布政司直隶诸府州照刷文卷

上谕舟等曰刷文卷以察奸毙正违错须以清洁无私为本不然则是非黑白不能分别然又当安详平恕勿事烦苛尔等宜职朕意

○十月癸亥升行在河南道监察御史张政为山西按察使

上谕之曰今以一道宪纲付尔当谨守礼法以肃众俺正庶官事有当为者即为之务合至公勿有所循

○十二月癸酉升行在贵州道监察御史林硕为浙江按察使

上谕之曰浙江地大人众有司未必皆贤军民之中亦有豪横非理者必须纪纲修明法度整饬然后奸豪斂戢善柔得安然后治人必先自治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尔其勉之硕顿首受命

○宣德二年二月甲申行在都察院奏遣御史往巡江西浙江

上谕都御史王彰曰御史巡按当务大体先须清心寡欲然后能明察庶事伸理冤抑兴利除害若逞小才作威福此岂朝廷委任之意卿须戒饬之

○四月癸未广东按察司初分四道后以所辖州县多增设广州道而佥事仍旧至是按察司请增置佥事

上从之曰按察佥事分巡一道官吏廉污民生休戚系焉宜慎择人不可滥授

○宣德三年八月庚寅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奏监察御史多缺臣访举进士邓棨等十四人监生程富等十一人听选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谨堪任御史

上曰风宪固当用端谨者亦须有才猷方称未可迂口处授此职俱令于各道历政三月尔察其言行考其贤否第为三等朕将选择而任之

○宣德五年五月壬寅行在都察院请差御史巡按福建广东

上命章杲陈汭因谕之曰御史出巡先须考察官吏官吏守法然后百姓受福凡有恶有迹者易于惩治其有贪暴虐民而强辩饬诈及外示善柔心实险恶者最要明白究实若徇私废公媵媵姑息容恶长奸使百姓受害则尔罪均杲等顿首受命

○八月甲午行在都察院奏巡按江西御史刘伯大以同行监生买布亏价罪之监生告伯大枉道还家受人馈遗请罪伯大

上从之因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古云无诸己然后非诸人已身不正而欲正人得乎凡在风宪必以洁己为先

○宣德六年二月庚子命监察御史于奎往蓟州等处缘边点阅戍守官军

上谕之曰缘边关口戍守已定所以频点阅者虑有怠纵失于防关尔为朝廷耳目官若知其纵弛而不举或苛细生事皆失其职奎顿首受命

○五月己巳初御史傅吉巡按江西布政使孟桓等俱率官属出郭迎候又陪朝王宁府官奏其违法

上命吉等自陈至是吉等皆服罪

上宥之谕都御史顾佐等曰风纪官先须守法乃能以法治人今御史多轻薄少年不以礼法自治喜人谀佞苟失迎送輒生事挫辱在外官亦不能自执礼法諂佞成风其榜示禁约违者悉罪之

○十月己亥

上谕行在吏部尚书郭璉等曰朝廷置御史托之耳目凡政务阙失民生利病百官贤否皆得奏举岂可以任匪人比来有相朋比同流合污者有依势作威凌蔑良善者甚至贪淫秽浊不可以言者如此何望其能举职虽以逐之自今必择老成谨厚识达治体者以闻朕将试用之又谕之曰在外按察司掌一道风纪亦宜慎选毋任匪才

恤旧劳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山东盐运司唐鉴故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铎之弟

太祖皇帝选为散骑舍人累升今职年老目眇巡按御史言其昏怠不任事鉴亦以病自陈行在吏部言当免为民

上曰闻铎洪武中名臣鉴之进用盖以铎故今老疾无过亦可见其循谨宜体太祖进用之意俾冠带致仕以全始终之恩

○八月壬申行在礼部右侍郎邹师颜卒行在礼部尚书吕震言其家贫不能归丧

上曰朕闻其人清慎其卒可惜遂命给官舟载归因谓左右臣曰为官而贫可嘉今岂独邹师颜但朕未悉知耳自今京终于位皆仿此例

○十月壬午

上谕行在三法司曰卿等所奏刑名多有军职杂犯死罪及应徒流者朕念其祖父立功或本身效劳艰难得官一因愚戇遂致罪戾情有可悯但令于边境充军立功其真犯死罪者不赦

○甲申行在兵部引奏故军官子孙之当优给者

上从之谕尚书张本曰古之从军死事者其派养于羽林盖念前人之劳而怜其孤幼惟恐其失所今优养已有定制闻比来亦有不能自给者尔兵部当如期给俸厚加抚恤且时督武学训诲使知道理长成袭爵庶几得用

○宣德元年五月辛亥宁王权奏诸女将嫁未有第宅请以都指挥吴干等所居处之

上曰干等皆

先朝旧臣其居处已久一旦夺之人必谓朝廷重私亲轻旧臣非所以示天下遂贻书王别择闲旷之地以护卫军创造庶几得宜

○七月乙卯行在兵部尚书张本以故官妻子优给事闻

上曰武臣生勤王事没无资产所遗妻子寡弱与独无子者非得优给岂能自存今后若此者审覆是实即须奏给更勿迟疑

○宣德二年十月丙子行在兵部奏隆庆右卫故百户霍玉无应袭子孙止一女十岁当如例月给米五斗候其适人则罢给

上从之因谕之曰

祖宗立法最为仁厚既不负前人之功亦不使其为无告之人恩意曲尽矣凡若此等卿等当务推行

○宣德五年三月丙寅行在兵部奏各卫故总小旗幼男今应给粮优养俟出幼补役

上从之因谓尚书张本等曰

祖宗立法微劳必报如此类皆是仁厚之意虽万世行之可也本等顿首曰

陛下圣德恪遵成宪臣等敢不钦承

○闰十二月丙辰保安王志垵奏请以前陕西都指挥使陈怀故宅为洛川县主居第

上谓行在工部尚书吴中曰宗室之亲朕岂吝惜但陈怀功臣若尚有亲属居其中而让□处夺之不可其令陕西三司覆勘果空闲则与之

○宣德六年六月癸丑

上退朝御左顺门谓兵部尚书许廓等曰人臣事君虽当鞠躬尽瘁若老疾则当优待之都督郭志祁英杨泽今皆年老有疾宜令致事闲居有子孙者令嗣职

○己未赤城备御都指挥汪贵克减军士绵花入己法司论应斩

□曰朝廷念边军寒故赐之彼若能爱恤军士岂忍侵夺使下人受苦残忍不仁斩之非过但念其前劳姑宥死令充为事官诣广西听总兵官山云调使改过自效

○宣德七年二月癸丑命行在兵部清理贴黄

上谕之曰军职贴黄

祖宗时最为重务盖武臣百死一生致军功得荫及子孙不清理或有冒滥则有功者屏弃无功者反受利矣尔等宜致详慎不可怠忽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三终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四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备荒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无为州奏州民艰食已给预备仓粮济之

上谕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预备食储正为百姓比之前代常平最为良法若处处收积完备虽有水旱灾伤百姓可无饥窘此

太祖皇帝良法美意卿宜编行天下申明旧典务存实惠勿事虚文

○丙辰河南新安知县陶镕奏民甚艰公私无储独函关驿颇有储粮欲申明待报然后给济然民命危在旦夕已先借粮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给民候秋成还官

上谓尚书夏原吉曰知县所行良善朕闻近年有司不体人情苟有饥荒必须申报展转勘实赈济失时知县急于济人先给后闻是能称任使卿毋拘文法责其专擅

○宣德三年四月辛未户科给事中宋徵言洪武中郡县所余预备仓粮近皆废弛宜下郡县修仓徵收以备荒歉

上谓行在户部臣曰此

太祖皇帝备荒良策当百世行之今废弛如此皆有司之过宜即遣官巡视整理有慢令及欺弊者皆罪之

恤灾异

○宣德元年六月戊子河南布政司奏安阳临漳二县蝗

上谓尚书夏原吉等曰近者有司数言蝗蝻此亦可忧姚崇捕蝗终不为灾但患捕之不早耳卿宜遣人驰驿分督有司巡视但遇蝗生须早扑灭毋遗民患

○宣德二年八月戊辰

上谓尚书蹇义夏原吉等曰近者各处有司多奏水旱而山西郡县旱尤甚若禾稼不成其民何所仰给朕心惓惓思所以弭灾之道卿等当辅朕不逮以回天意若今大雨民犹有望原吉对曰齐景公言善莠惑为之退舍

陛下忧民如此

天心悦鉴必有以副

圣意顾臣等不职实切惶愧皆顿首谢

○十二月丁丑

上谓行在户部尚书夏原等曰今年陕西亢旱秋田无收其军屯子粒民间秋粮俱已蠲免比闻军民之中多因缺食流离岂可不恤其令有司开仓赈济仍于南京运绢五万匹绵布十万匹令隆平侯等用心拯救勿令失所

○宣德三年四月丙寅山西角□羊州潞州奏天旱民饥多流移他境者

上览奏惻然谓尚书夏原吉曰比闻山西久不雨朕心不安今果奏至其即遣人赈济且抚绥其民无令失所又曰闻旱灾之地颇阔弭灾之要修省在朕卿亦当敬谨勉尽乃职

○六月癸巳

上谕行在户部臣曰霖雨久不止水潦泛滥今城中薪刍涌贵凡有运载入城者悉免抽分违者罪之

○七月丙辰顺天河间真定保定等府及南直隶和州等州县各奏苦雨山水泛涨淹没田稼

上召六部尚书蹇义等以奏示之谕之曰天降灾祥在德朕览之凛然卿等皆当勉

思恤民之道

○八月戊申

上巡边驻驛三河县县官朝见

上谕之曰善抚百姓今年此处水潦为灾宜以实闻当图优恤之毋妄有科扰朝廷授汝抚字之寄民不失所斯汝能尽职否则有罚

○宣德四年九月丁巳山西万泉县丞王琦奏去年少雨耕种无收今春至夏亦旱民多艰食

上以奏示户部太子太师郭资进曰山西他郡县未有奏旱饥者当遣官察视

上曰旱潦之灾天用儆朕有司所言勿用致疑即量免其租税仍令有司善抚恤之

○宣德五年四月甲午易州奏蝗蝻生

上谓右都御史顾佐曰今禾苗方生宿麦渐茂而蝗蝻为灾若不早捕民食无望即选贤能御史往督有司发民并力扑捕初发扑之则易若稍缓之即为害不细

○六月己卯永平等卫及河间府静海等县奏蝗蝻生尚书郭敦请遣官往捕

上从之曰遣官之际亦须戒饬颇闻往年朝廷遣人督捕蝗者贪酷害人不减于蝗卿等须知此毙是日晚出御制捕蝗诗示敦等曰蝗之在患此诗备矣卿遣人往捕当如救焚拯溺不可缓也

○宣德九年十二月庚申直隶扬州湖广四川各府州县俱奏旱乾疾疫人民流亡

上闻之惻然谓尚书胡濙等曰上天降灾非水则旱加以疾疫民何以堪朕深忧惧卿等当勉图匡济有可以回天意拯民命者其悉以闻

抑祥瑞

○洪熙元年八月丁卯朔鲁王肇辉遣长史进瑞粟尚书吕震以为丰稔之应请上表贺

上曰近日畿内州县屡奏水潦卿不闻乎朕方夙夜忧民艰食若以此为瑞则山东一隅之民可当之如他处何其止勿贺王所遣长史赉之遣还

宣德七年五月甲戌行在礼部尚书濙以山西进龙马驹请偕群臣上表贺

上曰二三年间水旱告灾继踵而来朕方日夕惕励一兽之异何救民饥而欲表贺其止之

○宣德八年闰八月辛亥苏门答刺及诸番国来朝贡麒麟象马诸物

上受之行在礼部尚书胡濙以麒麟瑞物率群臣称贺

上曰远方之物朕非有爱但念其尽诚远来故受之不足贺也

武备

○洪熙元年九月壬子

上谕行在兵部尚书张本曰兵以御侮当国家无事时正须整肃士伍修举兵政书曰张皇六师诘尔戎兵正此之谓今内外卫所军士徒具名数比遣御史给事中点阅多

有逃亡者尔职典兵事宜即遣人追捕庶几士伍不缺

○宣德元年正月丁巳太师英国公张辅言在松操备官军凡缘边诸卫及陕西等都司皆已遣还合于河南等都司及直隶睢阳诸卫选调至京以时校阅

上曰然天下虽安不可忘武今国家无事正须训兵练将卿等当为朕留意

○七月丁未

上罢朝退御左顺门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侍语及军卫

上曰昔

皇祖尝言元末之时管军武臣多务贪纵军政不修队伍废缺人问士卒安在则抚夹袋曰皆在于此盖惟有其名耳所以驯至大坏今得无复踵此弊乎宜严谨飭令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时点闸不可怠忽

○十二月乙亥

上闲暇与学士杨溥语及治兵之道传曰兵贵乎训练有方抚养得宜不患其不用

上曰然养之厚则得其心练之精则得其用必其气锐志果而后可用若素不训养一旦驱之矢石之间进退失措何望有济溥曰诚如

圣谕

○宣德二年正月癸卯

上谕行在兵部尚书张本曰各处卫所官旗不能抚恤军士多致逃亡旧例皆有降罚朕宽待之限一年之内勾补不完然后加罪卿宜用心考核如有不完必须降罚古人云威克厥爱允济若更因循则军政必至废弛不可不用意

○宣德四年八月辛卯有献兵书者

上因与侍臣论用兵

上曰古之用兵者卿等试言其一二侍臣对曰昔赵括少学兵自以天下莫能当及为将以四十万众败于秦此不知合变曹操得孙武之术及其破荆州乃驱北方之人远涉江湖以八十万众败于吴此骄之过诸葛孔明知古陈法以为足以取天下然相持数年魏人不敢决战而孔明亦不能成功用古法诚难矣

上曰霍去病不学孙吴而伐匈奴功尝居多由是观之用兵制胜方略存乎人又不在拘古法也

上又曰兵法世称孙武止于疆霸曹操亦终不能取吴蜀所谓桓文之节制不能敌汤武之仁义者是也

马政

○宣德二年十一月甲辰北京太仆寺官奏请遣官阅孳生马

上谕之曰马畜于民间必宽民力而后有责成效国家立法固有定规其孳生不及数者亦屡下令免偿未尝以马伤人盖农民终岁勤动以营衣食又有偿马之费甚可悯

也尔等但率旧典以示劝惩民有贫难者宜宽恤之

○宣德五年三月癸卯

上阅马命武士调习之顾谓侍臣曰军国之政马为先务今孽虜固当怀之以恩亦不可不示以威古人云事事乃其有备肆朕于马政尤所用心侍臣对曰今马蕃息视祖宗时加数倍矣

上曰此皆

祖宗之泽但朕遵用成法不敢少怠耳

备边

○洪熙元年八月乙亥辽东都司奏广宁等十八卫修理衣甲请支绵布三万四千余匹行在工部尚书吴中请给其半

上曰边军守御须仗甲兵彼卫身无甲则胆气衰何以责其御敌若甲仗坚利纪律严明士气自振足以慑服寇戎修甲何可惜费其即与之

○九月壬子陕西都司奏拟造铁盔青甲万副所用物料乞令布政司支官钞买办

上从之谓行在工部尚书吴中曰边防国家重事其切用者兵器兵器有备然后可以制敌古者郡国有库兵京师有武库今西陲极边兵器安可无备其令速造官给其费毋科扰于民又谓中曰内外卫所军器皆须遣人阅视凡损坏者官给物料悉为修理

○宣德元年十二月壬申

上御奉天门谓侍臣曰今四夷顺服边境晏然古人尝曰傲戒无虞又曰祸生于懈怠若守边将士稍起怠心少失防闲将有意外之患遂遣玺书戒励缘边守将令尽心防守不可怠忽

○宣德二年五月辛丑巡按御史冯彬奏缘边关隘黄石崖兰芳口城垣未完成戍守不备

上谕行在兵部臣曰边关戍守当昼夜严谨岂可自谓无事便有怠心古之良将御军严肃虽在闲时常若临寇故能永保无虞卿宜移文责问限日下完整稽违者罪之

○宣德三年八月丁酉

上将巡边太师英国公张辅等进扈从官军之数

上曰朕此行岂为田猎但以国家虽安不可忘武况边境之民每及秋则忧虜患若在我有备虜何能为患朕为民故特田猎阅武遂饬边备耳

○十一月壬戌巡按山东监察御史言辽东西长岭达贼入寇备御都指挥李敏等提督不严请罪之

上谕行在都察院臣曰军官备边但守常法以保境安民如能谨严岂有外患古之良将虽安闲之际常若临敌不可少怠今失机皆由主将号令不严军政不修所致其令御史治之如律

○宣德五年正月戊午敕都指挥韩镇等领兵自永宁至怀来巡捕凡诸隘口屯堡

烟墩务令整齐严谨有寇则乘机剿捕

上因谓侍臣曰今虏寇虽衰然鼠窃狗偷乃其常性惟边防严密使彼无间得乘可也

○三月壬寅开平守将奏边务数事

上举其可行者付所司施行因谓侍臣曰方今海内小康惟残虏叛服不常古今制夷狄惟在守备若城堡坚固粮刍充足士卒精练哨瞭严谨彼亦何能为患朕屡以此戒饬边将但虑其因循玩愒今春气渐深政边民耕作之时一或农事防废秋收无望仰给于转输则劳矣遂敕边将严谨备

○宣德六年十月癸卯副总兵都督方政以新立龙门卫及龙门千户所器械旗鼓等物未备奏请给用具数以闻

上命行在工部如数给之谕尚书吴中曰兵甲坚利而后足以制寇不可不与然地利不如人和尤须戒励主将善抚士卒人心既和以守则固战则胜边境可永无虞

○宣德七年九月庚午命将率兵巡警

上谕之曰今国家无事边塞无警可以安逸然居安虑危乃保邦之道况西北二边虏常出没今秋高马肥宜预警备但师行须慎重无贪利轻进无肆杀戮申严号令整肃部伍坚利甲兵以振耀威武使虏慑服不敢侵掠而边城亦固封守此良策也

○宣德八年七月壬申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奏虏寇入雅儿崖杀千户朱铭等掠官马而去哨备都指挥僉事张淮及指挥蔡麟等皆怠慢失机请罪之

上敕亨曰虏乘间为寇杀官军掠官马岂独下人之过亦是主将平昔姑息纪律不严所致自今宜加严谨张淮蔡麟等悉降充戴罪官令专职哨备如再失机处斩因语侍臣曰御边之道惟在得人汉匈奴率十万骑入寇时赵充国将四万骑屯边郡单于闻之遁去以四万骑而使单于知畏非充国总制有道乎亨性谨厚但过于宽故边备屡有小失

任将帅

○宣德九年三月癸丑守开平指挥使杜福年老乞闲开平千户杨洪等奏福居边久练达兵务乞令仍守开平

上谕行在兵部尚书张本曰边将在得人昔魏尚守云中匈奴不敢近塞赵充国屯边羌虏远遁福练习边事素得安士心安可使就闲但当优待之耳遂以其子代令福为致仕官仍往开平协助都指挥唐铭等行事

○宣德三年五月乙亥以陕西都司都指挥使张麟老疾命致事以其子泰为宁夏左屯卫指挥使领马拣练仍命麟往训督之

上因谓侍臣曰古谓将门出将将盖子孙亲见祖父所为自然谙练麟虽老素有材识使泰能似之固于国有用于家亦可长保富贵

○宣德四年三月甲子初四川青川守御千户所百户倪让以例不当袭职罢及番

寇攻青川城让与众竭力守城败贼有功总兵官都督陈怀以闻

上谕兵部臣曰韩整辈膺国家委任而以贪淫玩寇不能立功若此者人安可弃之今复旧职使再立功

○宣德五年二月丁丑

上御奉天门谓侍臣曰武备国家重事今军政不修实由将校之不职宜详察其实以示劝惩遂遣敕谕各都司按察司巡按御史用心察访务尽至公

○宣德七年三月壬午命故都督朱崇子震袭指挥使操练

上谓兵部尚书许廓等曰指挥使一卫之长才智过人方能称任不可以后生少年处之姑令操练俟年二十以上观其可任然后任之

谕将帅

○洪熙元年八月癸酉

上闻各卫头目虐害新军致其逃窜谕行在兵部尚书李庆曰凡为军官少有廉洁不思军士乃其富贵之本若抚绥得宜人心悦服遇有征调易以立功高官厚禄自此而致今所为如此岂徒负国亦自害身尔兵部宜戒严之

○宣德元年五月辛亥调晋府护卫官军四千余人赴大同备御

上遣人谕武安侯郑亨曰大同早寒比他处为甚凡备御将士离父母妻子而来所恃者主张耳非抚绥得所人何以堪郭子仪抚士卒如子弟所以成功名保富贵卿老成宿将当以此为念

○八月乙亥

上亲征高照驻蹕直沽南召诸将谕曰为将虽有智勇必资士卒乃能成功古之名将皆以恤士为本平日抚恤得其心临敌之际必得其死力若素不能恤徒以威馭之缓急未必得用前已命兵部给从征官军马骡分载军资昨见军士多有负重者日晚始至营亦有困乏憩道榜者尔等略不加意但使人不知恤人岂为将之道其即以官给马驴均分驮载以苏其力中有疾病者太医院与善药如果不能前进付所在官司调理

○宣德三年五月甲寅命后军都督沈清总兵民运粮往宣府

上谕之曰军民挽运道路险艰总其事者当加意抚恤使人不知劳而事易集可也若横加笞捶逼取财物人心怀怨已亦不安耳尔宜自慎及禁戒下人俾知朕意

○八月癸卯

上将巡边召扈从诸将谕曰师行须预严纪律申号令衣甲必鲜明兵器必锋利军容必整肃毋纵士卒扰百姓为将馭卒须爱之如子弟即卒事将如父兄矣古之名将皆与其下同甘苦故能得其心汝曹勉之

○丁未

上巡边车驾渡潞河驻蹕虹桥召诸将谕曰朕深居九重岂不自乐但朝夕思念保民故为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经皆水潦之后秋田无获朕念民艰闵焉于心尔将士敢

有一毫侵扰民者必杀不赦遂命锦衣卫遣官巡察

○宣德四年三月命都督郭义等督军士牧马

上谕之曰军士无知多纵口腹之欲为民害朝廷待军民一体无有重轻卿等宜严约束况今耕种之时尤不可纵恣蹂践妨废农业违者必治以法

○十二月丙戌

上命行在兵部于京卫选士卒通十万隶五军训练因谕成国公朱勇曰古人用兵虽有成法然以应变不穷为奇盖可教者坐作进退击刺之方至于随机制敌开阖往来使人不可测度此在兵法之外卿等闲暇更当读书观古良将方略融会于心自然有得

○宣德六年十二月癸卯顺天府固安县械系所获强盗张旺等三人至京未获者尚十一人旺隆庆右卫千户余皆武官家人

上命付行在都察院其未获者令锦衣卫急捕召武臣谕之曰国家优待武官皆有常禄死则禄及子何至为强盗

太祖皇帝尝言守俸如井泉井虽不满日汲不竭强盗虽一旦苟得然当杀身岂如守常禄可长久尔等老成旧人当严戒饬使守礼法若有犯致罪毋谓朝廷少恩众皆顿首而退

○宣德七年五月丙寅辽东总兵官都督巫凯请斩逃卒二人之诱女直为寇者

上从之因敕凯曰人情岂乐从异类此必有不得已如为将者能抚恤之动息以时温饱得所虽驱之不去尔等勉之

○九月己巳直隶隆庆卫指挥袁泰等奏保本卫指挥同知李景为指挥使

上不从因召诸武臣谕之曰爵赏当自朝廷景若有功朕岂吝此唐自中世以来威权不振河北将帅皆由军中所立所以渐至微弱此辈犹欲效之耶为人臣但当尽心竭力为国立功不患不富贵也

○宣德八年四月丙申初

上以四川都司奏劾总兵官都督陈怀以备御官军量退其软弱还助运粮守城怀言诸处官军已为三番犹有番蛮出没乞为三番调征官军仍存操备

上谓行在兵部侍郎王骥曰松藩昔无多军城池未尝失守番蛮亦不敢为非比年以来有总兵官镇重兵镇守番蛮时时出没岂不能抚御之彼只利军马不多□田□(八□召)□不思供给之难即遣人驰驿谕怀必如宁夏例不许辞拒命若蛮寇复出责有所归

恤将士

○洪熙元年六月庚申

上谕兵部尚书李庆等曰比闻陕西官军调来京师操备河南山西官军调往陕西甘肃备御交互往来甚是劳费凡事当顺人情若令陕西官军就彼防御河南山西官军来京操备岂不两便非徒省费亦人乐从尔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于道路

○八月丙申

上谕兵部臣曰国家养军士惟在抚恤有素得其心然后得其力比闻各卫军多逃亡皆由将领者不能存恤虐用其力减克其粮常以致饥寒切身无所告诉不逃何俟如此国家何望军士为用尔即榜谕武臣务存恤军士不许生事虐害

○九月乙卯给边军皮裘狐帽

上谓行在工部臣曰塞北苦寒未冬先雪士卒守关瞭望昼夜勤苦使无衣御寒其何以堪皮裘狐帽速遣人运往给之开平大同诸边卫皆循此例

○十月丁丑瞿塘卫指挥彭恭等奏本卫军士月粮比因造营减半月支五斗不足自贍今营造既止各卫粮多乞仍旧支給

上谕行在户部臣曰军士资其用力岂当使食不足月支一石国家旧制暂因事樽节安可为例今既罢工即俾复旧仍会计天下各卫所粮储凡士卒减支者悉全给之

○壬辰巡按御史顾达奏凤阳指挥萧敬等克减军士月粮

上谓侍臣曰古良将巡抚士卒足其衣食艰难则与同甘苦贫困则给以私财今所为如此平日残忍可知命刑部逮治之

○宣德元年正月甲寅阳武侯薛禄奏天城卫军士守边者月粮折绢人一匹千户潘海每匹但给二丈余皆入己

上谕行在兵部臣曰军粮一石折匹绢盖优与之使人得御寒而朕犹虑其乏食今乃三分取其一但知利己岂有恤军之心其执付法司罪之尔兵部仍给榜边卫戒约

○二月甲戌阳武侯薛禄言宣府怀安永宁诸卫俱边境将士严守备又令采办致多逋逃乞罢其役

上谕尚书吴中曰边方军士专务守备何以他歿劳之柴虽山谷有然运送甚艰宜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差军民必须计议得当而行不可轻率

○宣德五年正月丙寅

上御左顺门谓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曰马军比之步军尤为劳苦盖自备军装为难今后马军户内再免一口差役以助给之

○七月丙午行在户部奏山西陕西军士冬布因支給不敷应给绵布者一半折钞陕西每匹三锭山西每匹五锭例有不同

上曰布一疋价岂止三锭军士艰难但当倍与之安可从省其依山西例给来年预计蓄积尽给绵布

○八月癸酉副总兵都督方政奏独石赤城鹏鹞备御官军有患病者无医治疗

上谕行在礼部臣曰朕恒念边军劳苦况有疾乎其令太医院给药遣医士二人往辽半年一更

○九月都察院奏金吾卫军士应得宣德三年四月冬夏布至今年五月方给请治卫官稽缓之罪

上从之召武臣谕曰朝廷虑军士贫难令及时给之管军官当先时举行庶下人得用此辈安享俸禄上不体朝廷之意下失众人之望已命都察院罪之尔等当以军士为心勿踵斯弊国法不尔贷也

○宣德六年二月戊午行在刑部奏

长陵卫千户严忠诈取余丁财物罪应徒

上从之曰朕念军士艰难故免余丁之役使资助之管军官其父母乃不能体此意而剥削之此岂有心恤军小惩大戒亦小人之福

○五月初各卫余丁赴工而逃者例发口外充军

上谕兵部尚书许廓曰朕素知军士艰难尝有命凡军士皆免余丁一人差使俾得生理供给正军所司不遵朕言已是重役若又发遣充军人何以堪止罚工一年其有已发充军者皆取回

○十月癸丑副总兵都督方政奏今调大同等卫军士携家属往龙门卫戍守而郎中王良言口外冰冻军士家属且令勿往沮挠军务乞罪之

上曰政急欲成盖为国谋今天寒地冻军士携妻子暴露道途亦有可悯况新建卫所室未创粮未备良言亦是宜来春发遣遂命兵部移文谕政

○宣德八年五月戊午

上语兵部侍郎王骥曰昨尔奏遣官往南京各卫选取纪录幼军来操练朕虑有子幼母老转徙失所者其悉受之令于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处训练

○宣德九年十二月丁未大同参将都指挥使曹俭奏夜不收高政等艰苦请增其月粮

上谓尚书王骥曰古人饷廩称事彼出死力而与闲居者同食可乎其即从俭言保全功臣

○洪熙元年九月都察院奏广西故都指挥葛森妄许氏告总兵官镇远侯顾兴祖不法事请逮治之

上曰大臣总兵在外欲其靖寇安民若果所为如此法亦难容但朝廷当存大体岂肯輒信一妇人言而罪边将姑令自陈其实

○宣德五年五月癸丑公侯伯大臣奏应城伯孙杰以受赃应流如例罚役赎罪

上从之顾谓侍臣曰君子务德小人畏刑彼以前人功勋荣受爵禄当修德畏刑以图保今不修德亦不畏刑乃以贪赃得罪将何面目视人罚役薄示惩戒耳如能改过庶几长久

○宣德七年九月丁卯

上命安乡建平伯张安高远印烙马谕曰尔等藉前人功有爵禄未知稼穡艰难宜奉法循理保守富贵若不遵宪度恣行贪虐如孙杰所为必罪不宥

录勋臣子弟

○洪熙元年九月癸亥行在兵部尚书张本奏引故官子弟除指挥千百户镇抚上悉召前谕之曰尔祖尔父昔从我

皇祖征伐立功致有禄位荫及尔辈尔辈年少气锐当思前人艰难得官慎守法度操习弓马勉树勋绩则于前人有光亦不负朝廷任使尔不可得官后輒放肆违犯礼法朝廷公法不尔贷也

○宣德元年正月乙卯

上罢朝御左顺门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侍语及世禄本曰唐虞之时赏延于世周文王时仕者世禄此皆先王用忠厚之意

上曰我国家待勋臣礼意尤厚

太祖皇帝开国功臣

太宗皇帝靖难功臣子孙世袭其爵年幼给全俸养之置武学教之稍长俾习武艺俟其成人然后任事著为令典视先王制尤备朕嗣位以来谨遵成宪功臣子孙咸录用恪勤职业者亦多有之是皆

祖宗教养之功若其不念先世积累之劳不体朝廷优待之意则自暴自弃矣

上又曰古云世禄之家鲜克由礼骄淫矜夸将由恶终此由教之不至耳

○十月癸未行在兵部引奏再阅试中武官

上谕曰凡军职在当精武艺亦当读书知道理近来军职子孙多不务此居闲无事惟思贪财好色纵酒博弈或剽窃书史以资谈论妄自高大及至使令茫然无措隳废前人功业古之良将如赵充国郭子仪岳飞武事既精忠孝兼备所以流芳百世尔曹当以此为法莫以今日侥幸试中便自足也

○宣德三年正月戊申行在兵部奏请选武官

上曰是皆因父祖有功故录用之比年以来军官子孙安于豢养浮荡成风试其武艺百无一能用之管军不能抚恤有司但知循例铨除一旦有警何以得人

祖宗时置武学教之书且俾习骑射当袭职之时严加比试赏罚之法载在典章尔申明之务求实效庶几人知劝惩

○二月吏部奏照磨等官四十人回部例应办事

上因问其中亦有才能出众者否对曰皆中才有一刘𧄦者洪武初诚意伯刘伯温曾孙

上曰伯温事

太祖高皇帝为开国名臣今尚有后昔萧何魏徵之后皆见显用亦以前人之故朕于𧄦岂惜一官处之即令复职

○四月丙辰英国公张辅奏各卫优给出幼并应袭子孙及袭替多余幼官宜遣官统领练习弓马

上从之谓辅等曰射乃军中长技古人多以此为务大抵操习勤则自精卿等教练

当使熟于此是日

上视朝罢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待语及操练事

上曰凡人学业须及早年若或过时终难成就况军官子孙尤宜谙练乃能保守禄位不废前人之功朕已命优给出幼及习替多余幼官练操重念官下应袭子弟亦须豫为训教宜皆令赴教场操练须要精熟勿致其惰逸也

○五月丁丑

上御左顺门谕行在兵部尚书张本曰昨日有总小旗子孙并枪不胜者十余人奏乞再并联已许之盖此皆有志之人能念祖父辛苦得之故虽小名分亦思继承不坠今有祖若父为大官而子孙安于豢养不习武艺临事失惜隳废前人之功岂不为此人所笑尔宜谕勉之

厚勋戚

○洪熙元年十月命阎颜为教授教魏国公徐显宗

上谓吏部尚书蹇义曰勋戚家有教官此

祖宗所定大抵勋戚子弟生长富贵不知艰难惟肆骄奢蔑弃礼法往往隳前人之业故特选儒者教之中山王开国元勋其家尤须择老成有文章者

皇考在御惓惓督魏国公学其令颜日与讲论俾知仁义忠孝之道

○宣德三年二月丙子

上御奉天门谓左都御史刘观等曰自昔功臣子孙安于豢养虽承祖父爵位少有文武才能一旦委用多致狼狽今公侯伯新袭者众朝廷念其前人之功岂徒使之长享富贵亦欲成其才器庶几克绍前烈已令更番操习武事然人情恶劳喜安若稍宽纵必至怠惰卿宜遣刚正御史二人察视之有慢令不至者具以名闻

○五月以训导李鸣鹤为驸马井源家学录先是

上命吏部曰驸马不务诗书通古今晓忠孝仁义之道必至怠惰骄纵何以保富贵须使之亲近儒生

先朝驸马家有学录与之讲记经史训饬礼义今择端重儒者与井源至是吏部言鸣鹤可用遂命之

○宣德四年二月癸未

上以太师英国公张辅为国勋戚所宜优礼不欲烦以政敕谕辅曰卿以亲以贤祇事

祖宗多历年岁忠存社稷功注国家逮朕纘承大统勤诚辅弼元勋厚德岿然于今方当注倚之时矧居燮理之任不烦以政乃理攸宜可辍中军都督府事官职俸禄悉如旧朝夕在朕左右相与究论军国重务共宁邦家卿其专精神明道德益弘启沃之功用臻治平之效钦哉

○是日敕行在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张昇曰卿舅氏至亲而日理剧务不遑暇逸矧

兵政之重吏或以欺谩连逮不问则废法问之则伤恩朕夙夜在念图善始终可辍左军都督府事官职俸禄悉如旧庶称朕优礼至亲共保富贵于无穷之意卿其体朕至怀钦哉

○宣德五年二月己卯巡按直隶御史白圭奏武定侯郭玘曰令家人强夺民田指挥吕昇阿附玘又夺官军屯田千余亩与玘请治玘等罪

上曰勋戚之家正当谨守礼法庶几长享富贵乃敢纵恣贪暴如此此非朝廷少恩玘姑宥之吕昇及玘家人皆执而治之

○宣德六年十二月乙巳南京锦衣卫指挥徐景璜及其弟千户景瑜得系囚之逃者径送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奏其违命不关白

上命都察院责景璜等罪俾戴罪还职景璜等有倍慢语法司奏大不敬应斩

上谕群臣曰朕念开国元孙之孙且

皇祖母族侄岂忍加重罪姑谪戍边俾自惩庶几保全之道盖二人皆中山武宁王孙也

○宣德八年五月勋卫陈昭坐同父宁阳侯懋欺官粮盐人已既宥罪罢闲法司请革其冠带

上曰昭安于豢养习奢傲彘以天寒命光禄赐勋卫酒肉昭独以不丰洁却之朕目睹之固知其非令器今又以贪黷得罪革冠带良是但念勋戚姑与之令其省过用保富贵

○宣德九年二月乙丑吏部言阳武侯薛禄孙洗袭祖爵无追赠父母之文

上曰洗承祖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人今百官皆得封赠父母而彼独不与非所以示公也其与之

明赏罚

○宣德五年五月行在后军都督府奏宁山卫指挥使李昭毁城楼造私居占耕军士屯田及克军粮

上谕都御史顾佐曰为治之道赏善罚恶而已其恶如此不可不治即擒治如律

○九月庚戌

上临朝谓尚书张本等曰昨观都督山云奏访察广西所属军官其中能事者虽多然廉公而能者十才一二贪婪而能常八九盖武夫悍将唯知好利不务洁己恤军保守名爵今当正其赏罚使廉能者加勉贪婪者知戒庶几军政脩明远人获安

○十月丁亥

上巡边驻蹕洗马林晚御幄殿学士杨荣等侍

上问人君御世之权何者为重荣等对曰命德讨罪二者是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举十六相诛四凶而天下悦服此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也齐威王封即墨大夫以万家而烹阿大夫齐国大治此不以左右之

好恶为好恶也故爵赏刑罚至公无私然后能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诚如

圣谕

○宣德六年十月乙未甘州卫千户姚宁奏北征曲先与舍人王敬等俱先哨了例皆升赏其间指挥王杰等俱非哨了之数妄冒升职未惬众心

上谓兵部尚书许廓等曰升赏之法所以酬前劳勉后效若有功不得则材勇之人忿无功而得则侥幸之心启将来何以使人宁等所言宜令总兵官覆勘果当升与否具实奏来务合至公无惮改过

○宣德九年十一月镇守甘肃都督王贵奏肃州卫指挥胡麟等追杀虏寇有功军士李成战死

上谕行在兵部臣曰有功必赏赏罚明则士气振官军有功者俱升一级军士战死者以其子为总旗余官军悉赏如例

赏功

○洪熙元年七月辛未

上谕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比观卿等所言

天寿山营造军匠月支粮赐旗军所给比工匠差减勤劳既同而粮赏不一何以协人心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工匠旗军其一例给之

○宣德元年七月丙辰行在兵部尚书张本奏昨升都督佥事费瓛为右军都督府左都督及诸指挥千户升擢者五十八人请如例附选

上谓本曰赏当功则人劝昔项羽于有功当封刻印刳忍不能予所以失人心今朕于报功酬劳不吝爵赏若有未当卿等亦须执奏计议可否而行

○九月癸卯封乳母李氏为奉圣夫人保母张氏为佑圣夫人其故夫皆赠都督佥事

上谓行在吏部尚书蹇义曰古人云无德不报李与张其劳皆多亦皆纯实谨厚今兹之报非曰私恩亦出公义若其如王圣纵恣则朕不取

○宣德五年三月壬戌三法司奏苏州卫副千户张开源擒获强盗例应升赏缘开源前任百户已因擒盗得升虽今有劳虽再升

上曰为强盗者皆轻生擒之亦犯危险况国家大信不可失宜如例升遂升开源为正千户

○丁卯吏部奏主簿周显差浙江至海宁县获强盗二十余人例当升赏然前无民官获盗之例

上曰给榜定赏格正欲捕盗榜以令众令以示信岂问军民官邪其赏升如例

○宣德七年正月甲申安定卫指挥同知果脱卜花从征曲先叛寇时为向导有所擒获且招抚蕃人复业事平论功以斩馘为上而果脱卜花例不应升自陈其指示之能招抚之功居多兵部尚书许廓执奏以为例不应升

上曰不闻萧何发纵指示之功居诸将上乎彼为向道且有功何得不升升为指挥使仍赐敕嘉劳之

褒忠节

○洪熙元年九月戊申监察御史尹崇高奏诸暨县孟氏女蕴许嫁县学生员蒋文勛未嫁文勛充贡入监为御史病卒蕴年谗二十号哭归蒋氏执丧三年甘守苦节年已六十乞旌表其门

上谓行在礼部臣曰夫死妇守节世恒有之此女但许嫁能执妇礼守志不二可谓贞女人所难能者宜旌表以励风化

○宣德元年三月己亥

上闻交阯又安知府琴彭守茶笼州叛寇攻城昼夜备御粮尽援绝不屈而死特赠为交阯左布政使遣官赐祭且敕交阯布政司曰彭恪恭朝命坚持臣节毕力抗贼死不易心忠义之诚明如皦日朕怀悯夙夜不忘敕至即厚恤其家仍遣人护送其子一人来京官之

○宣德二年二月遣顺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上曰人臣之义当务尽忠此人心如鉄石元君百方诱之降终不屈可谓万世不磨若夏贵辈真犬彘不若矣礼部尚书胡濙对曰

陛下此言诚万世公论

○宣德三年五月辛未赠交阯死节辽东都指挥等官李任等为都督同知等官初交阯布政使戈谦以任死节事闻

上恻然曰大丈夫为国固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任等可谓无愧矣于是有褒赠之命

○宣德四年八月庚寅兵部尚书陈洽在交阯宁桥之败洽被执不屈骂贼而死事闻

上恻然谓侍臣曰大臣以忠殉国一代几人王通与贼连和陈洽骂贼而死使通与洽同志何至辱国朕用人之不明也赠洽荣禄大夫少保谥节愍

○宣德八年八月甲申江西吉安府知府陈本深言庐陵县城南畝有忠节祠祀乡先贤宋楚国文忠公欧阳脩忠襄公杨邦乂忠简公胡铨盖国文忠公周必大文节公杨万里信国公文天祥比来官屡更代事致因循旷缺祀典乞举行盛典敕有司每岁春秋致祭

上谕行在礼部臣曰褒崇忠节足以正人心厚风化此国家先务其从所言令春秋祭祀命府官行礼仍命有司以时备葺祠宇

体群情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少师吏部尚书蹇义奏内外官吏有坐罪遇赦即以亲丧告丁忧者恐或挟诈难听其去

上曰父母之恩莫大焉君子不逆诈宜悉听其去若果怀奸事发治之未晚

○七月戊子故通政使贺银之子浚

仁宗皇帝授以鸿胪寺司宾署丞俾读书太学至是自陈母老病乞放回养母

上曰学者学为忠与孝也母老可使违养乎命礼部从之

○闰七月戊申行在中军都督府奏监生马聪历事勤谨欲如近例送监读书以俟科举出身

上谓行在吏部尚书蹇义等曰

先皇帝欲学者皆为实材故必令科举出身以成远大之用然人才性有高下年有老少亦可各随所宜今后历事勤谨有志科举者听令读书余如永乐旧例毋使淹滞

○丙辰行在礼部尚书吕震言光禄寺厨子李伍等俱告年老有疾乞免役

上曰仕者有疾亦赐告老七十则令致事此辈执役之人劳苦累岁老病岂可不恤其悉放还乡

○八月丁丑贵州水德江长官张沂奏奉部符令民计口纳食盐钞贵州郡县皆溪洞蛮民自耕以食商旅不至无货易钞乞赐免纳

上谕行在户部臣曰贵州边远之地蛮民何由得钞朕方绥抚欲其安业若令纳盐钞未必不至惊扰方面郡县皆不以闻卿等亦不虑及此官土乃能言之是土官能恤民也其免之

○九月壬子石匠方真诉兄弟六人供役卒于京师惟真与次兄令仍执役有母年八十居原籍严州乞免一人还乡侍养通政使司以闻

上顾工部臣曰此于天理人心如何尔曹亦皆有母乎其即令一人侍母终身其一人亦令省母后还役

○十月甲申河南右布政使萧省身自陈三年考满例得本身诰命若封赠父母必俟九年今臣父年八十余矣诚可惧之时乞停臣诰命先授臣父俾得生沾荣命

上谓吏部尚书蹇义曰此孝子迫切之情其从之遂封其父以省身之官

○十一月丙辰国子学正曾才鲁言有母年七十余居乡户无丁男乞归侍养

上顾行在吏部臣曰唐阳城为国子司业诸生不省亲者斥之况为师乎其从之

○十二月癸酉陕西行都司所属卫卒送官驼二百七十至京死者三十五有司以其失于饲养奏请罪之仍追驼偿官

上曰一驼价直数马虽十卒不能偿甘肃至京道路甚远其间岂无伤损而毙者不必罪亦免追偿

○壬午直隶顺德府唐山县民武凤诉父送夏税绢赴京中途遭盗劫县官日夕杖责父偿家贫急不能偿乞姑缓期限

上谓行在户部臣曰民被盗非不得已县吏不思捕盗惟酷刑责偿子不忍其父之苦来诉情亦可矜即移文令有司免其偿而急捕盗

○宣德元年正月己酉行在前军都督府都督韩僖奏守卫西华门千户路旺私擅下直请执付法司治之

上曰昔

皇祖悯恤守卫官军凡有疾及父母家室有疾者许白所管官下直此人得非有故乎命锦衣卫官讯之旺言有父病不及告暂归诚有罪

上曰都督劾之是而人情亦有当矜恤者姑宥之

○三月壬子太子太保阳武侯薛禄奏宣府临边重镇洪武中置六卫戍守后皆改调惟存宣府前一卫而左右二卫今屯定州请令复还宣府

上谓行在兵部尚书张本曰定州畿内地以宣府两卫□彼者永乐初权宜耳宜令复旧但两卫军士家属不下二三万人屯处已久今遽徙之人情稍难俟秋分两番往来守备且俾预营庐舍一年后并以家属行

○六月壬申苏州卫指挥使何济坐罪输作毕当调卫自陈有母年八十余无他兄弟乞复原卫养母

上问兵部尚书张本曰济以何事当调本对曰以市薪不如价

上曰市薪小过养母至情姑从之

○七月辛丑

上谓行在工部尚书吴中曰前日卿奏内官监欲取民间幼丁学匠艺行移应天府选取五千人彼幼未谙事令习技艺不能则必加督责其父母之心如何且人家谁无幼子尔其体此心速止之

○庚申行在工部言工匠逃亡者赦后赴工过期请差官追捕

上曰工匠久处京师有司不能存恤饥寒切身不免逃亡赦后虽欲赴京道途之费岂能猝备况有远在数千里外者宜量地远近宽立期限命本处有司起送赴京不用差官烦扰且今京师无他营造工匠亦可省用徒多聚无益也

○宣德二年二月癸亥

上谓行在吏部尚书蹇义曰昨日卿奏山西临晋县学生员年才十三入学五阅月御史考退发来充吏朕再思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未成童岂堪吏役朝廷命官考绩黜陟亦待九年何况童蒙初学此不近人情甚矣可发此生还学仍移文戒饬御史如再任意妄行必黜罚之

○宣德三年三月丁未放免老幼残疾军民匠九百九十二人先是有言工匠多老幼残疾不堪役者

上谕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等曰老幼残疾不堪役者屡命尔放免而仍一概拘役有仁心者不如此其速阅验放遣至是始以名闻遂悉免之

○宣德四年三月己丑有纸匠诉云执役天财库去家远日给为难通政司官以闻上谕尚书郭敦曰官府但知役之而不知养之岂政理哉凡工匠役内府者悉月给

食米三斗

○四月丙戌行在兵部奏甘州前卫千户石安等送官马至京中途马多死由不用心之故请送法司罪之仍追偿马

上曰人亦有病岂但马若送马人道病死者官司未必以闻马死不必罪亦不必偿

○六月癸丑赤城管屯开平卫指挥方敏奏臣所守地正临极边数有声息遣人飞报及其回还行在兵部不与廩给脚力道路艰难

上谕兵部臣曰飞报边警岂是小事而令徒步以归是不达事体轻重自今悉如甘肃宁夏例与之

○九月己未行在兵部奏昨遣给事中往山东等处选调带操新军赴京宿卫请处于亲军之中

上从之曰用人须令得所若身未得所何以责其效力宜先令亲军卫分为定居止之处俾至即得安居不失所矣

○宣德五年三月辛亥成国公朱勇等奏操备官军陕西巩阶州者来京师甚远请以陕西内地官军易之又山东内地官军备倭海上沿海卫所却至京操备若此者甚多彼此不便请通行兑换

上悉从之因谕勇等曰大凡用人必须审其便利则人乐于趋事若不量度地里远近人情难易既不便下人亦有误公务卿等宜速行之

○四月辛巳行在礼部尚书胡濙奏监生周琮省亲还乡违限请逮治之

上曰人情固是恋土然亦有父母在不忍遽离者但移文趣之

○宣德六年六月乙巳行在户部奏广东琼州府遣人赍赃罚银五两四钱赴京进纳

上谕行在户部曰琼州府至京师计其道路之费比所进加数陪所司何不体人情今后如此类者但令于所在官库收贮无以劳民

○七月癸未常州民陈浚以贤良举至京奏臣兄弟三人长济任赞善次洽兵部尚书俱卒臣母唐氏已封太夫人年八十乞归侍养

上顾尚书郭璉曰洽死王事济事

先帝亦博学今浚又以贤良举非贤母无此二子其免浚归养母他日用之未晚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四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五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审刑罚

○洪熙元年七月乙未北京刑部工曹主事鲁宗儒坐受赇杀人等罪行在都察院

奏事经虽赦而情犯深重

上命杖一百戍广西因谕都御史刘观曰五刑谓之天讨以其至公无私若以私意为重轻非天讨矣尔法司能以公存心而行之以忠厚亦可感召和气为邦家之福于尔亦有利焉若立心不公轻重任情枉及良善人将归咎朝廷鬼神监之亦非尔等之福如犯者情有可矜罪有可疑尔怀顾虑不欲自断者为朕言之当为裁决

○是日行在大理寺奏刑部都察院所问大辟重囚

上曰刑法非致理之本然有罪不治无以惩恶必得实情则施刑者无愧受刑者无怨卿等最宜详慎

○十月甲戌行在刑部尚书金纯奏宝庆府知府李誉先奏府吏犯法会赦免吏告誉受赇事亦在赦前誉当免问

上曰此当问非欲以罪加誉但事有当别白者奸吏告讦未可輒信如所告实则誉不可复用虚即当治其挟私妄告之罪以为小人之戒

○十二月辛未金山卫指挥魏保奏千户萧旻日事酣饮倭寇临境调遣不至请治其罪

上谕行在刑部臣曰军官职在御倭寇至不应援不可宥即追至罪之又曰一人之言或好恶不出于公俟至必究其情实而后加罪

○宣德元年正月辛亥大理卿胡概执松江土豪虐民者至京其中有杀人取财夺人妻女及老吏猾胥府县不能制者

上以付行在都察院谕都御史刘观等曰朕为天下主惟欲民皆得安夫安民之道必去害民者譬如治田有蝗蝻则嘉谷不成今此徒皆号民蠹然更须详审或情有可矜事有可疑亦当与辩所谓罚当罪则民服惟务至公勿有偏徇

○戊午行在大理寺奏猗氏县民郭小生妻王骨都夜与姑同绩仇人于八潜入小生室杀之而遁小生父疑骨都私于邻人谋杀之执以告有杨恭者知于八谋首其事于八不服骨都被拷掠诬服狱上行在刑部不与辩将加刑骨都诉冤命文武大臣覆讯得诬状时于八已死

上命释骨都遂谕刑部官曰罪至死谓之极刑况妻杀夫尤为大恶法司于此不用心何所用心彼若不言必枉杀之矣仁人君子于一草一木不肯轻折何况人命朕数戒尔等须存钦恤之心何得仍有此事今姑容不问若再枉人如此岂得更容

○四月癸酉辨义勇右卫阎群儿等非强盗释之

上谕左都御史刘观曰昔隋炀帝令于士澄治盗但有疑似輒加考掠同日斩决二千余人其中六七人者盗发之日先禁他所不胜楚毒亦自诬服有司明知不复执奏今非各人自言岂不冤抑而死是尔等皆士澄也宜戒约诸道凡治狱必察实情此事若已论决朕必不汝贷矣

○六月己卯四川都司械松潘等处力劫簇叛寇阿兀等二十余人至京兵部请奏

斩之

上曰叛寇固当诛况阿兀首恶法不可贷但番人语言口异恐有诈伪又二十余人或有协从者未可一概加刑令三法司审实惟阿兀等十八人应斩余皆协从

上命应斩者如律协从皆释之

○七月乙巳溧阳县民史英父子恃富暴横殴杀其乡人乃贿有司诬为劫盗又执其家属禁锢之大理寺卿胡概廉察得实械送英父子并受贿者二十余人至京

上命都察院鞫之曰杀人必死不宥但二十余人中有无辜者宜推究情实庶不枉滥御史鞫之皆伏罪应死至大理寺审覆亦无异词遂引奏

上召至前亲问之当英父子死余罚输作以无罪释者七人

○宣德二年五月丙午

上亲虑囚杂犯死罪皆减就徒徒流笞杖论轻重罚工因谓侍臣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彼能因事改过即为善良若怙终不悛终亦不免又尝曰唐太宗号称明君除断趾法禁鞭背而悔杀张蕴古帝王用刑不可不慎

○六月戊寅富峪卫故指挥使张晦庶子夺嫡官行在刑部不能正嫡反得罪击鼓诉冤始得白

上曰此刑部之不明也使其不击鼓再诉则庶袭而嫡废如公义何遂谕三法司官曰凡听两造之辞必明必审不明而枉直倒置人将谓朝廷用尔等不当而怨诽典矣其可不慎

○宣德二年六月丁未

上退朝御左顺门召三法司官谓曰近来在外有司多以犯赃得罪此固小人重利轻身然其间亦有君子奉公守法不徇私情奸宄之徒恶其不便于己装饬诬之法司昏懦不能辨理而自诬伏者亦有之矣凡人一被污陷子孙皆以为辱卿等切须详慎是是非非勿有所枉

○十二月丙申巡抚浙江大理寺卿胡概等械强贼平康之党三百人至京

上谕三法司官曰二康罪必不宥但一人之恶而累众如此其中岂无善良诬误者乡等宜与之辨无罪者不可滥刑有罪者不可幸免必须得实

○宣德四年三月己巳遵化卫总旗王彪妻蒋氏姑杨欲取其奁具与己女不从姑疾蒋氏之不允积忿诬蒋稔其喉欲加害使彪讼之行在刑部蒋当斩罪蒋屡称冤且引小姑及邻姬为诬事闻

上曰论狱不可纵尤不可枉彼欲杀姑姑女肯曲为角口羊乎遂召小姑邻姬至皆言蒋实无杀姑意

上命释之因谓行在刑部侍郎吴廷用等曰姑慈妇孝当两尽其道今以小忿而欲寘之死则不可其以此意谕遣之

○四月乙未

上退朝御右顺门谕三法司官曰昨大理寺奏陕西军卒因盗一羊而杀人论罪当斩朕思一羊之直几何而致于杀人取之所得甚微而所丧甚重愚哉凡重狱中有可疑者卿等更须详审

○六月甲午吏部尚书郭璉奏文官有犯以纳米赎罪例徒流赃罪降一等

上曰例者所以权一时之宜岂可常行若久之使贪污者益肆其志廉公者无所激劝其可乎今后文职官吏犯赃罪俱依律仍命谕法司知之

○九月丙辰巡抚苏松等府大理寺卿胡概等械送土豪至京皆以奸杀人夺人妻女田宅侵盗官粮等罪应死

上谓三法司官曰国家孜孜安民而豪猾害民如此非治以法良善何由得安然卿等更须详审处置使之心服

○宣德五年四月乙亥行在一法司奏重罪应斩绞者十七人

上取奏牍亲阅之曰杀人者必死其中有诬告人致死者比之操刃故杀宜有不同皆杖一百发戍辽东于是免死者十人

○十二月丙戌行在大理寺奏旧例凡犯偷盗揽纳等罪皆充军按律盗官物者当绞斩今例止罚役请皆从充军例

上曰断狱须论情实若当重而轻则人易犯法当轻而重则人谓不平宜从一例然尤须详审勿致失当

○宣德六年五月己卯福建永春县典史王显章奏县民有深居山谷不供徭役抗拒官府者请发官军捕之

上谓尚书胡濙等曰古贤守令德化所感有蝗不入境虎渡河者岂有人而不可化者彼之抗拒必有其由而遽欲加兵非道其令三司及巡按御史同往抚谕且察其所由果民之顽犷亦具以闻

○七月癸未大兴县民张三驴以役事歛里人陈售显财物相殴提曳售显母抱未猝幼男奔救失足跌仆地伤幼男首而死遂诬告三驴击杀之行在刑部论绞罪三驴不能自明事闻

上曰先月亦有一事类此婴儿在怀抱非与斗者安可击杀宜覆核至是刑部逮其亲邻及旁见者皆云实跌伤死非击伤也遂论售类诬人死罪未决当流三驴科歛取财当徒以闻

上谕侍郎樊敬等曰尔等职司刑罚而往往轻率如此下人受枉必多矣朕盖惭见卿等卿等宁不自惭乎敬等皆顿首

○八月乙巳海南卫千户俞华奏臣与指挥黄瑀捕寇臣率兵径进被寇突伤力战乃退而瑀不应援反以挫衄告臣巡按御史欲加臣罪

上谓都御史顾佐等曰古语善用兵如率然谓首尾相应盖同力一心则功可成今前后不相应固是取败之道宜令御史与一明辩务尽至公

○庚申行在大理寺奏汾州民憾其伯祖以徭役委己又捶撻之诬伯祖妖书诽谤事应斩

上曰正家当先正身彼为家长必所行有未善致不肖子孙造诬今真之死亦过但杖一百发戍辽东使为子孙知所做为家长者因此亦可以反思

○宣德八年十月乙亥释苏氏女死罪苏氏嫁夫何俭与父同居俭死将扶丧归葬其乡父利俭赀固不遣女志坚决不可夺父诬女詈己法司当以绞罪大理寺以闻

上曰彼送夫丧归葬是理之正而父之所为皆非正亦不闻女有非理言何以论绞治刑而昧理如此所枉必多此女释不问仍追财给女俾归夫丧

○宣德九年三月戊戌右副都御史贾谅奏四川获强盗阴海等一百三十一人番异者四十八人副总兵署都督佥事王瑜等奏淮安已获强盗马玉等四十五人俱服罪

上览奏谓侍臣曰捕强盗必得实不可以累无辜于士澄诬执滥杀深可为戒今四川淮安之盗凡百余人虽云服罪其中岂无枉者当令会官审实庶几不冤遂敕谅及瑜等即与伸理不可诬饰以取己便

○六月庚戌浙江三司奏见监强盗当决不待时

上曰强盗当斩但不可使有冤汉诬杀一妇致旱三年遂敕三司及巡按御史再会审果无冤则取决

○七月壬辰行在刑部右侍郎施礼奏昨请决重囚十四人有旨命再会官审覆今有词者九人服罪者五人

上谓礼曰刑当罪则人不冤有词者必有冤即再与覆勘务期其实然亦不可纵有罪服罪者皆如律临决之际亦再实勿令有冤朕已再三与卿等言若纵有罪杀无罪是卿等之咎不可不慎

恤刑

○洪熙元年十月辛巳金坛民有相告讦官司捕之而持兵拒捕伤人都察院以谋反论首从皆斩妻子为奴家产没官其所在大赦前请旨裁决

上曰固当死但已经赦推其情则初因相告讦畏吏捕故逃捕急愈畏遂持刃拒抗此愚戇所为也杀之则可矜宥之则废法姑全其生悉发戍边卫

○宣德元年五月甲午谕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断薄刑出轻系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顺时令重人命也我

祖宗之时每遇隆冬盛暑必命法司审录囚系卿等皆

先朝旧臣尝所闻知者朕体

祖宗之心敬慎刑狱冀不枉民命上格

天心今天气向炎不分轻重而悉系之非钦恤之道古人谓刑为祥刑以其用之至当足以召和气福国家卿等当体此心即量情罪轻重而区别之务存平恕毋致深刻

○六月壬午

上御奉天门谕三法司官曰朕夜来观周书立政篇有云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此深有意味盖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滥则仁恩浹洽足以培固国本福祚岂不□长今不必论劾验但当以敬为主有虞钦恤王是此意□等宜夙夜勿忘都御史刘观等皆顿首曰臣等敢不祇服

○九月丁酉兵部引奏金吾卫军妇遗火烧官民房舍当送法司治罪

上遥见其老遣问年几何对曰八十余矣且无子叹曰老而有罪当赎况无子乎命释之

○十二月丁卯敕法司决遣系囚

上因谓少保夏原吉等曰昔尧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时刑措不用皆是君臣同德故能致理如此朕德凉薄虽夙夜尽心而仁化未孚犯者益众卿等宜勉力匡辅庶几无愧古人书曰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宜深存此意

○宣德二年七月丙申

上谕三法司官曰今盛暑朕与卿等深居静处犹觉可畏罪囚骈首就系熏蒸烦郁宁得无病宜即检勘有应罚役者即时发遣应奏者即具所犯来处置勿令久淹若或疾病死于无辜足为阴德之累卿等宜体朕意

○宣德三年七月甲戌

上御奉天门谕行在刑部侍郎施礼等曰京师人众斗殴骂詈自是常事兵部司擒获皆送法司此等非有重罪宜即剖断发遣今天气炎热岂可久淹或有因病而死即为枉杀无辜卿等宜深存恻隐之心毋枉人命

○十二月乙未行在刑部都察院奏决重囚

上命公侯伯都督尚书都御史同审覆谕之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审覆毋致枉死太师英国公张辅等覆审还奏诉枉者五十六人上命法司重与勘实又励之曰杀不辜者纵勉人责难逃鬼诛不可不慎

○宣德五年十二月丁亥直登闻鼓给事中年当奏重囚二十七人以奸盗当决击鼓诉冤切详各犯临刑畏死烦渎朝廷不可宥

上曰登闻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渎自今凡死囚击鼓诉冤者必如例录情词以进令法司与辩若蒙蔽及阻遏罪直鼓者

○宣德六年正月丙戌直隶常州府知府莫愚言本府监系强盗为从者二人皆从父兄行劫得财律应斩臣询察其祖父皆以捕鱼为业父兄行劫时年皆十二非能助盗今父兄皆死二人情有可矜

上谓行在刑部侍郎施礼等曰虞舜罚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我

皇考尝诏天下非谋反大逆父子毋连坐况事发时尚幼宜得宽减命释之

○六月丁未行在刑部奏钱成孙尝与王忠相殴忠妻郭氏从旁救之误堕所抱婴儿伤脑死忠诬成孙踢杀论以绞罪大理审允具奏

上以为狱有疑令再鞫之具得实状成孙得免死

上谕刑部侍郎樊敬等曰法司不体朕恤刑之心不以人命为重专用榜掠承伏人何得不冤其原问原审官吏俱罚粮俸三月仍命刑移识之再犯不宥

正法

○洪熙元年八月丁丑皇城守卫百户李谅等怠于巡更先晚豫于巡更簿内押字识字军欲奏之指挥杨辅收系之不得奏事闻

上曰带刀夜巡所以防奸怠惰欺慢者可罪党邪抑正者尤可罪命悉付行在都察院治如律

○九月丙午御史戴诚奏太常寺赞礼郎吕得真买羊湖州逼取贿赂

上谕行在都察院臣曰国家重祭祀故牺牲诸物皆买于民间令酬实价不许损民今假此以求贿赂人既兴怨神岂歆享就令御史治之

○宣德元年二月乙丑辽东义州备御都指挥同知李信挟私杖死指挥马迅都察院逮问当斩

上曰草木虽微尚当爱惜人命至重岂可枉害况指挥朝廷命官而都指挥以私忿杀之则虐士卒可知命如律斩之

○二月戊戌羽林前卫指挥使陈广贪酒暴横结亡赖为盗杀人法司当以斩罪

上谕法司曰二品正官受禄不薄犹为盗杀人此其人可知今内外军职谁非功臣此而不诛是无法也其斩之如律

○四月大理寺奏嘉兴县民以私忿杀平民一家七人侵盗官粮千二百余石强夺民田律当斩

上曰居下而敢肆恶如此是一乡一豺虎也小民何以得安命斩之家属皆徙边又曰朕非好用刑但扶植善柔不得不尔

○宣德二年正月戊午行在兵部奏保定卫指挥使李暲等皆因揽纳粮米当降官

上曰朕念武人得官甚难凡有过误每曲意含容今暲等所为盖恃功妄作若又矜恕将无忌惮小惩大诫小人之福其降罚如例

○四月庄浪卫百户张春无故殴军人至死事闻

上谕都督府臣曰为将必善抚士卒古名将士卒吮痂故能得其死力身享富贵今凶暴如此军士何辜令都司执而罪之

○九月戊戌行在大理寺奏汾州民粗知医怒其乡人求他医用咒咀术杀之法当斩

上曰医术本在活人不能其术乃为邪术杀人然咒咀亦岂能杀但其心当诛诛之如律

○十月己巳

上以松藩卫千户钱宏激变番蛮都指挥韩整等虐害军民失机误事叛寇愈肆谕

都御史刘观等曰凡军政不肃由威令不行威令不行由己身不正朕于此岂可姑息周世宗斩败将七十余人而军声大振所向口捷令须遣廉正御史一人往问其实凡有罪者朕断不容之

○宣德三年四月癸亥都察院奏大宁中卫百户刘勉管军操练受军士赂纵遣还家又冒支其马料又殴病军求财而诬奏其避操于律当斩

上曰朕常戒约军士谓古良将能恤士卒所以能成功名令其周意抚绥无横加害此辈纵恶又复面谩岂可贷也械置教场榜以示众后处决如律

○五月戊辰御史严暲等耽溺酒色旷废职务又不朝参事觉命三法司锦衣卫同鞫之皆引伏

上曰礼以待君子刑以治小人彼既放荡无廉耻岂可复以礼待遂命枷项以狗

○九月山东新城县董谅奏岳景贤等四十一人欺公玩法把持公事不纳税粮乞惩治之

上谓行在户部臣曰祖宗之世立老人正如古乡师党正以教小民诀小颂必须年高有德者为之近闻此场辈多不出于推择悉是以贿求充妄讦上官侵害下民以私灭公无所不至诚如谅所言其令布政司治之以法庶儆其余

○十二月癸巳陕西副使胡永成奏岷州卫指挥千百户庞敬等盗卖凤翔等府秋粮应提问

上曰朕虑边饷不足常切留心今奸毙如此军士何所仰给古云军灶未炊将不言饥今但务肥己不恤士饥此岂可用命悉治之如律

○宣德四年三月辛亥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劾奏交趾道监察御史顾达巡按淮安考通判何正不称职遭正辱骂玷辱风宪请黜之

上谕行在吏部臣曰风宪官为人所辱而甘受之不任可知其改用之又奏苏州卫千户朱毓妄陈获强盗求升赏今勘覆明白请治其罪

上谕行在兵部臣曰赏功朕未尝吝但施不当则人怀侥幸奸毙日滋矣毓不可恕

○壬子锦衣卫舍人张恕差江西取逃匠并家属赴京恕肆贪虐人以所居易银与之不足固繫而捶其妻至死又取其幼女事觉法司鞫问得实

上曰逃匠非有大罪肆毒如此鬼神不容其斩于市

○三月己巳行在大理寺奏山西阳曲县典史马钦诈称母丧避事去律当杖于近例纳米赎罪

上曰君子不忍死其亲今此举忠孝两亏矣杖之百谪为边民

○四月乙未赃罚库副使王斌窃库物当斩

上曰君子近利而不没于利乃为可贵受命管库以防盗乃自为盗实犯而死何辞命如律

○六月北安门守卫百户杨清奏昨夜一更初指挥李春进题本臣递至北中门守

卫官不肯传递

上命取所进本取之谕行锦衣卫指挥王节等曰

祖宗成法朝罢外廷有事急奏者不问晨夜即具本进守口者即为上达所以通警急绝壅蔽今敢若此不可宽贷其口付法司罪之

○乙未大理寺奏莱州府学生程章姜辛诬告教授戚虎抵罪章应绞辛应徒近例罚工应还学

上口学者当务孝弟忠信两人存心如此尚可教乎章依律口杖一百发戍极边

○丙申登州卫指挥戚桂以操备科斂军士绵衣万七千余匹事觉山东按察司请治其罪

上从之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近闻军卫科斂皆是减除月粮是国家徒费粮而军士不得食此辈上干国法下失士心不可不惩

○庚子兵部等衙门议凡军人犯罪应调者不拘地里远近仍调本都司极边卫所余丁发充军

上曰法不可偏重若严于下而不严于上则下将有受其害者管军官亦须禁约庶几公平于是法司议军官若害军及抗拒上司不服差遣或因他事犯徒流者服里卫分调边卫调极边杂犯死罪依例降一等调用从之

○七月甲子御史沈闰受土豪金帛出其杀人死罪事觉闰引状法司奏律应绞但事在赦前应杖

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赂纵死罪是耳目蔽矣岂可贷其免杖发戍辽东边卫

○癸亥行在金吾左卫将军李春奏管队指挥张三未经奏请擅收王荣李舟为将军令上直带刀

上命行在都察院同锦衣卫鞫之谕之曰将军侍朕左右最系切要之人非经兵部奏请谁敢擅收唐太宗时长孙无忌入阁忘角口羊佩刀为是勋亲得免今此辈何人而擅令带刀在朕左右必审问谁所指使纵是公侯大臣亦不贷

○十一月武德卫指挥高山横取军士月粮事觉

上谕锦衣曰指挥月俸与军粮厚薄悬绝挟势横取岂知良将与下同甘苦之道命执付刑部治之

○宣德五年正月戊申山东文登县僧明本等以妖言惑众欲为乱县官执送京师上谓侍臣曰道佛二教本欲离世绝俗养生治性其后乃说祸福亦欲诱人为善而亡赖之徒往往以妄言造祸其付锦衣卫穷治之

○三月己未行在都察院奏北京国子监生许节等三人公差往应天府受民白金于律当徒

上曰为士当谨义利之辨诸生尚未受官便汲汲求利若使得位岂能卓然有立今太学诸生不少宜如律治之以示警

○丁卯山西赵城县知县张秉差役不公民有欲诉之者秉执而杖杀之民妾又欲诉执而烙其肢体亦死法司论以律当斩

上曰县令民父母当爱民如子今以私意杀一家二人是民贼也无故伤人畜产食人瓜菓尚有罪况杀人乎斩之如律

○四月山西参议王俊与沁州知州杨瑀判官游萃挟妓饮酒又受瑀等银绢巡按御史廉察以闻

上谕右都御史顾佐曰人无私欲乃能立事功一受私即志屈气馁岂能立事参议方面之臣所为如此岂能施善政耶令御史治之如律

○五月壬子彭城卫指挥甘雨勾军河南设诈取镇平王财城王马仪宾家财行刑部论罪当绞

上曰礼蹴路马刍有诛何况宗室朝廷至亲今宗室家尚受其害况细民乎小民肆无忌惮当死但更审覆勿令有冤

○乙卯行在兵部奏山海一卫军逃者二千余人管军官有应降职者应罚俸者

上曰边卫备御全仗军士将虽智勇绝出一人能御几贼今一卫军亡者过半贼猝至何以御之如律罪之不可贷

○六月行在都察院奏宣府前卫指挥金事王林守龙门关不严守备私令军士出境捕鹿为寇所伤寇因入屯堡杀掠人畜鞫讯明白律当斩

上曰朕常戒边将虽无寇时亦常如寇在目前日夜严借此人不遵朕言集将校斩以徇

○七月壬子江西按察司奏横海等卫千户文庄等领旗军以公用为名斩伐袁州府分宜县民纳税山木及夺商人已贾之木掠民家财震惊乡村所得三万余根又皆卖财入己请治其罪

上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朝廷号令屡戒官军安分而违犯者不已固是武人但知贪利亦由风宪之臣不能振举法度纵其无所忌惮其令巡按御史同按察司官鞫治如律

○宣德六年正月庚辰河南按察司奏洛阳护卫千户沈能等受已获强盗白金纵其逃逸请罪之

上曰强盗譬诸豺虎共恶而欲杀之彼纵之是纵豺虎害人命治之如律

○癸巳德清县丞张寿以歛民财当徒角□羊赴京匿上林苑监丞郑颺家都察院奏颺亦当罪

上曰观近臣以其所为主颺庇贪人颺之为人可知并罪之

○二月己亥枣强县典史周宗本挟私杖杀皂隶御史任祖寿受其马减为因公事觉应流

上曰御史不能正直而与罪人交徇私枉法若相率成风法度废矣如律罪之以儆

其余

○戊申驸马焦敬纵中使擅收官马为御史劾奏

上曰驸马贵戚岂少一马而甘为小人之行命下锦衣卫狱

○四月乙卯江西按察司奏赣州卫镇抚刘福常以私事干贛县典史不从遇于路嗔不避以马策击之事属违法

上曰典史非卫属官敢挟私凌辱况以策马者施诸人乎武夫横暴不可不惩命罪之如律

○丙辰初应天府溧阳县人钱成诈言子死复生云见李老君谓其有福可图大事成遂聚众谋叛有司捕之不获襄城伯李隆以闻

上曰道家贵清净绝嗜欲后来小人苟求利己诈长祸福以诳惑愚民谓不忠不孝诵经皆得免罪愚民无知倾心向之是以奸人多托以举事前代祸乱不可悉举今此辈又欲为张角邪敕隆发兵捕之至是悉就获械至斩诸市

○五月丁卯行在都察院奉定州卫军三人夜窃入城楼盗鉄器遗烛烬延火药毁城楼军器请治罪指挥冯洪等防守不严之罪

上曰愚人自取死不足惜但城楼器械皆军民竭力所为可惜也又将重有劳费向使卫官能严约束安致此失悉执而罪之

○壬辰能仁寺僧孤纳芒葛辣以游方谒诸王又诈言奉旨采察几事辽王奏之法司论当斩

上曰出家为僧本欲绝去尘累乃造伪惑众取财既犯国法亦是其教之罪人大抵此辈愚夫多信向之不可不治俟秋罪斩之

○六月戊午行在大理寺奏苏州民有弱孙窃银与人赌博者又诱之使尽窃其祖所藏遂杀之以灭口弃尸水中当斩

上从之因曰赌博大是恶事亡赖少年一口而不反未有不失身丧家者故家长于子孙必严训戒使务实彼不接于见闻则心不乱矣今死者亦是失教之过岂可不戒又奏镇江金坛县主簿郝端怒吏王俊慢己因事捶杀之又捶杀其父叔兄三人冀得息词于律应绞凌迟处死

上曰县官以私忿杀四人恶无以加其论如律因曰当官先以暴怒为戒诚是要语仕者所当务也

○九月丁亥总兵官都督刘广奏秦州卫指挥于谅等宣德三年调甘州操备至兰县逃归促之三年到庄浪逃归请治其罪

上曰忠臣之赴国事当奋不顾身令顽不听调则不知为臣之义此而不治朝廷将何以使人命都察院执而罪之

○十一月辛卯陕西按察司奏汉中府缺知府同知王聚置酒邀教授张迪及所属知县求荐己为知府请治其罪

上谕群臣曰此亦无耻甚矣士君子患无诸己诚有之人将求我何俟于求人今卑辞下气请托属官举之不思得之何颜居其上廉耻道丧不可不惩命按察司并教授知县悉罪之

○十二月甲午行在中军都督府奏太仓卫指挥徐整以运粮减除军粮百余石归己当治其罪

上曰节百家之口以足一人之欲比与士卒同甘苦者何如罪之不贷
宽宥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衡州蛮民潘康生等相讎杀既而首服又遇赦兵部尚书李庆请必正其罪

上曰蛮民相讎杀乃其习俗既能首服又经赦原便可宽贷若复追论往愆则沮自新之路非所以广德其放遣复业若再为非必寘重法更以此意谕之使知改过

○宣德元年六月开平卫指挥同知方敏屯赤城交递逃军不遣人狎送致有逃者论敏当杖降用

上曰朕尝闻阳武侯言敏抚军有方周知边事今小过姑宥之又曰朕每闻人有一善輒识之不忘凡有一才可取未尝以小过轻弃之不但敏也

○九月丁未行在礼部尚书胡濙奏比者

车驾东往大赉将士银钞监察御史沈润等监给都督僉事崔聚重给鸿胪寺丞何敏等违例多给运粮官军应赏钞皆冒关银当问罪追银还官

上召濙至榻前密谕之曰朕以廉耻待人崔聚何敏朝夕在左右若皆追银彼复何施颜面姑宥不问其不应赏银而冒给者度今皆费用亦不必追沈润等当是时繁致误亦姑宥之

○宣德三年三月戊申行在兵部引奏军官比试武艺不中者请加之罪

上曰此辈不思前人立功艰难平居懒惰不习所以临事失措凡人立军功皆由勤于武艺懒惰有未能成者且定限立回习熟若再试不中皆罪之

○宣德四年七月庚午都御史刘观贪赃狼籍败坏宪纪其子辐交通刑部郎中许性御史严皜等过付赃私动以千计

上初有闻犹以观旧臣曲容及御史劾奏其父子之罪备得实状然后发之法司论观斩罪辐应流

上曰刑不上大夫观虽不善朕终不忍加刑命以辐及其党皆谪戍辽东观随子居公议称快

○宣德六年四月丁未御史劾奏四川总兵官都督陈怀夺官军屯田及僭分等罪怀自首实谢过

上谕行在都察院臣曰怀武人不学之过姑宥之已而顾侍臣曰朕尝闻

皇祖言中山王国家元勋旦暮稍暇輒亲儒生讲说礼义而谦已下贤老而弥笃是

以荣名令终今怀辈坐不亲儒者不闻善言安得无过

○八月刑部奏辽东百户张富程<王巳>从指挥皇甫斌巡边猝遇寇围斌而富等皆走不救于律应斩

上曰姑宥其死皆杖一百降充军俾立功如再失机必斩不贷谕刑部曰古人有用败将而成功者昔

皇祖亦为朕言使功不若使过今姑宥之

○宣德七年六月御史孙纯刑部主事王镇以监决重囚误斩首为凌迟法司论纯等罪应斩

上宥之命罚役以赎既而谕侍臣曰凌迟本律之文命斩首盖出于朕一时之不忍然凌迟非过也故止令罚役耳

○宣德八年正月丁丑监察御史给事中劾奏宣府总兵官都督谭广杖杀万全都司经历萧翔又造虚词辞过请正其罪

上曰汉大将军卫青统兵在外将士有罪未尝轻戮皆请天子自裁时以为知礼盖擅作威福良臣不为广武夫不学不达此道但念其守边久效勤劳故宥之都察院即封示此章俾之知警

○八月辛巳宥南京刑部右侍郎段民等罪初诏书言罪囚除谋杀祖父母父母外余宽减一等诏书未下民兄以所鞫重囚付大理详审奏请及诏下民不待报有犯殴祖父母父母者一依宽减例发遣既而所奏者得旨断决乃复追还而逃逸已数人民具以闻

上曰书云予曰宥汝惟勿宥惟厥中汉唐之世律有未载得引经为断今诏书有未备者法司当量情轻重可宽减者与宽减不可者当奏何得一概释之此不得中矣遂命法司宥民等罪逃逸者令捕论如律刑科给事中年富等执奏民等不当宥

上曰尔言果是但朕已宥之不欲反覆其封章示之使自励

○宣德九年十一月己卯行在刑部员外郎杨绍宗自陈前任北京刑部主事时有朋友史彬为保定府推官因上计吏馈臣胡桃后奸吏举其事倾彬遂连及臣□□坐是不获受诰伏望

圣明矜闵

上曰用法当量情以朋友馈遗之微而终身受污名过矣命吏部与之诰辨邪正

○宣德元年六月甲戌

上退朝御便殿翰林儒臣侍因进致治在用人之说

上曰易泰否二卦尽之矣君子进小人退上下情通斯谓泰小人进君子退上下情不通斯谓否泰之时人君大有为以成参赞功否之时君子退不可以有为求否泰之端则在乎君子小人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

朕所用有不当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隐

○宣德四年五月有建言治道而泛滥无寔者

上因论为治之要侍臣对曰为政在人知人为要

上曰知人固难然临事听言之际以理为主君子小人亦可辨天下即尧舜处之亦取善于人未必己见皆是人臣有爱君之心随事规正以利国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国家阿意曲从以求容悦此小人也对曰知人诚难言有似是而实非者

上曰然岂独言哉于行亦然少正卯是已

○宣德六年三月丙寅

上御便殿儒臣进讲毕

上曰秦誓曲尽君子小人情状人君审乎此则好恶用舍当矣后世若汉唐中叶小人幸位妨贤病国卒为厉阶圣贤之言岂非万世龟鉴

○九月丁卯河南府奏永宁县税课局旧任大使李时复任新任大使刘迪当还吏部迪置请老人言其廉能于上官乞留之事觉请治其罪

上从之因谕尚书郭璘等曰朕意各处保官皆出公道今观此事人言不可尽信邪然君子小人操行不同亦不可因此尽疑之古人言众好必察众恶必察卿等不可不审斥奸佞

○洪熙元年八月丙子交阯人阮克孝上言交阯有蜈蚣采之可得明珠为希世之宝

上谓侍臣曰彼欲以谄媚希恩也凡人进言虽不当朕未尝拒此人语却妄诞左右有请罪之者

上曰但不听之耳蛮民何足罪

○宣德元年三月丁巳龙江卫吏龙渊言钞法阻滞乞禁止民间毋以布米麦交易则钞可通行

上曰布帛菽粟民所服食不可一日无者互相贸易以厚其生岂可禁绝俗吏妄言可听乎

○宣德二年十月己卯

上燕闲与少保夏原吉语及古人信谗事

上曰谗佞小人真能变白为黑诬正为邪听其言若忠究其心则险是以帝王暨谗孔子远佞人唐太宗以为国之贼朕于此等每切防间若有其萌必杜绝之不使奸言得入枉害忠良齐杀斛律光国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寝谋卿等所宜务也

○宣德四年三月壬子听选官欧阳齐言旧任浙江永康县丞县有山产铜矿宜发工匠烹炼以充国用又言在京工匠逃者一次的决令上工二次三次者宜刺字罚工终身则有所惩戒

上谕行在工部曰此小人妄言求进其斥之

○宣德七年八月甲辰有建言云有尧舜禹汤文武之君而后有唐虞三代之治下

至汉唐宋莫不皆由其君之贤明以致义安而其言不及于臣

上曰必君臣同德而后可以致治岂当专归于君古人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政以同体相资也言者谬矣遂斥之

退不肖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浙江参议王和袁昱陕西按察司佾事韩善坐赃遇赦吏部奏拟复职

上曰士大夫当务廉耻古人不饮盗泉盖恶其名三人者皆贪污岂可复任方面悉罢为民

○癸亥行在吏部奏浙江左布政使孙隽河南左参议王徵俱犯罪经赦例应复职然所犯者赃罪

上曰犯赃污丧廉耻矣虽经赦宥岂可复居民上其皆罢为民

○七月戊寅巡按湖广监察御史赖巽言布政司参议庄谦才及按察司府县官多非其才宜加黜罚具以名闻

上命吏部如所奏降黜又谕之曰牧伯守令以承流宣化为职任非其才下人受害尔吏部宜加意旌别毋忽

○宣德三年三月甲申行在吏部尚书蹇义等引奏择退吏典人品鄙猥及曾犯赃私并不谙文移者一百余人当罢为民

上曰甄别贤否为治之要此辈无益于用汰去诚是但虑今次所当汰者未必止此颇闻外间言古人戒用吏今日多用吏民之不安率由于此卿等不可不慎择

○宣德五年正月庚午南京都察院考送贪污官郎中黄<王巳>等十七人懒惰不治事郎中陈懋等十四人至

上谓行在吏部臣曰官无大小皆务廉勤况郎中尤重此辈贪污懒惰即如例降黜自今当慎择人不可滥授

○宣德六年五月壬午行在刑部奏历事监生彭本鞠囚受白金十两罪当徒

上从之语侍臣曰士非廉洁正直不可用今未授官而使之学为政已齷齪苟利尚可用乎

○十二月庚戌工部主事谢孚以淫秽得罪行在吏部言孚已罚役当对品改除

上曰田野民无行人犹绝之此人尚可依品授官乎遂降典史

抑侥幸

○洪熙元年七月壬辰行在工科劾奏工部侍郎蔡信前已奏求南京来宾楼一所居家人今隐而不言又请南京廊房十间贪冒欺诈宜寘之法

上曰小人务利何有厌足但今山陵方资其用姑宥之廊房亦不与

○十月戊子漳州卫千户甘斌初以外戚推恩为锦衣卫指挥坐罪降千户至是经赦乞复旧官

上曰贵戚豪横鲜不致败如薄昭亦所不免甘斌豪横多矣强夺民田诈传诏旨无所不至为御史劾奏

皇考天地之量不寘于法但降黜之以全其生今尚敢希恩求进邪法不可以私纵恩不可以幸得押赴漳州

○宣德元年三月丁酉正一嗣教真人张宇清欲求龙虎山道人度牒而难于自奏行在礼部侍郎胡濙代为之请

上曰僧道给度牒

祖宗有定制无托人转求之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教也尔以朕意谕之

○宣德三年六月乙巳金吾左卫指挥同知傅广自宫愿效用行在礼部以闻

上曰已有禁令此人身为指挥尚欲何求而勇于自残求进若不畏死而勇于立功何患无高爵厚禄其付刑部治罪

○宣德四年七月庚戌行在兵部奏锦衣卫带俸百户黄胜因匠艺得官今告老乞以子代

上曰武官皆由艰难积累所以传之子孙然自开国之初从军效劳今尚有为旗军者此以工艺一时蒙特恩果何劳而欲世官不允

郤贡献

○洪熙元年闰七月庚申守居庸关都督沈清遣人道黄鼠

上谓侍臣曰清受命守关当练士卒利器械固封疆朝廷岂利其贡献邪况黄鼠不足登鼎俎取之徒劳人耳其敕清谨守关城勿有所献

○宣德元年二月癸巳朝鲜国王李禔遣陪臣尹须弥等奉表贡方物谢恩先是朝鲜所献方物有金银龙头盞之属

上谓侍臣曰朝鲜进贡频数每有金银器皿小国措办必难宜止之遂敕禔曰金玉非尔国所产自今贡献惟以土物效诚而已禔感悦至是遣须弥等奉表谢

○宣德七年十一月辛未朝鲜国王李禔遣陪臣赵璵金玉振等贡腌松菌及鹰

上谕行在礼部臣曰朝鲜贡献频数已非朕所欲今又献松菌及鹰菌食物也鹰何所用珍禽奇兽古人所戒可谕其使自今所贡但服食器用之物若鹰犬之类更勿进献屏异端

○宣德四年四月庚辰庆寿寺僧志了奏城西故有万安寺久废请化缘于民重作之

上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化缘者巧取诬夺以蠹吾民不可听

○五月乙丑行在工部尚书吴中言昨山西代州圆果寺奏本寺是古迹道场为国祝厘之所旧塔损坏乞役为之

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为福其止之勿劳吾民

○六月丁亥顺天府真元观女冠成志贤等九人请给度牒礼部言

太宗皇帝时命尼皆还俗今成志贤等亦宜遣还父母家

上命遵

先朝令仍严女妇出家之禁

○宣德六年九月辛未行在户部言宛平县民以果园地施崇国寺请蠲其税

上曰民地衣食之资乃以赐僧又求免税甚无谓令亟以还民

○宣德七年三月壬戌申严僧人化缘之禁

上谓都御史顾佐曰佛本化人为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务祖风往往以创寺为名群异佛像偏历州郡化缘所得财物皆非礼耗费其申明洪武中禁令违者必罪之

○宣德九年十二月丙午有僧自陈欲化缘脩寺祝延

圣寿者

上斥之既朝罢顾谓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寿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国绵远其时岂有僧道岂有神仙之说秦皇汉武求神仙梁武事佛宋徽宗道效验可见矣世之人终不悟甚可叹也

怀远人

○洪熙元年六月癸亥瓦剌部属亦速不花等来归礼部奏定赏例

上曰远人慕义举家来归抚之当厚本雅失理乃彼故主今其妻亦远来名分不同恩亦当异其别与好第宅于是各赐金织裘衣彩币银钞鞍马有差

○七月壬午赐朝鲜使臣孟思诚等钞币裘衣

上因谕行在礼部尚书吕震曰远国朝贡固有常分然我

祖宗以来待下素厚今朕即位之初凡事必循旧典勿失远人之心

○闰七月癸丑行在兵部奏在京居住鞑官千户也先不花言初归附时其子也先帖古里为哈密忠义王所拘今随哈密使臣来朝乞给与侍养

上曰父子至亲岂夷虏异情哉应给与之但今自哈密来留之不遣彼将谓拘其使臣非待远人之道令归言于忠义王遣之再来

○十一月乙未罕东卫土官指挥那那奏所属番民负差发马多逃赤斤乞招抚复业

上谓行在兵部尚书张本曰此失于抚绥致其逃窜彼虽悍犷我能安之则彼亦安矣其令总兵官费瓛等招抚令归无责其过旧所负差发马悉免之

○十二月丁亥行在户部奏忠勇王金忠岁禄宜米麦兼支

上曰彼挈家来归待之宜厚且他无所营所恃者俸禄耳米麦宜以时给之勿令不足庶称

皇祖怀远人之意

○宣德元年正月壬寅行在礼部奏请宴劳外夷朝贡使臣

上曰四夷宾服世所贵也其使臣今不远万里而来者皆有慕于中国饷廩宴赐必

丰庶昭朝廷优待之意

○三月乙亥渤泥国王遐旺之父在

皇祖太宗皇帝时举家来朝及还没于路因命遐旺袭爵朝廷待之既优彼之忠诚逾笃今复遣使远来可嘉宜优赐之于是颁赐遐旺文锦金织文绮彩币纱罗倍诸蕃国

○六月癸亥朔遣使赐琉球国中山王尚巴志皮弁冠服

上谓礼部尚书胡濙曰远夷归诚固是美事特赐冠服亦表异恩古人言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朕与卿等尤当念之

○七月庚子白葛达国使臣和者里一私来朝贡遭风坏舟贡物尽溺和者里一思至京请罪且请赐冠带归见国王庶知其实造阙下可免罪责

上命礼部赐之冠带俾附邻国贡舟还复进和者里一思等谕之曰仓卒风水岂人力所能制归语尔王朕嘉王之诚不在于物自今惟贤尔诚足矣

○十月辛未遣使以五经四书及性理大全通鉴纲目赐朝鲜国王李禔

上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圣人之道与前代得失具在此书有天下国家者不可不读闻禔勤学朕故赐之若使小国之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乐也

○宣德二年九月丁酉缅甸以故宣慰使新加斯无继嗣请以大头目莽得刺治其地行在兵部请下云南三司体审

上曰远方蛮夷因人情而遂与之使兵寝民安亦抚夷之道其即授为宣慰使不须再行体审

○宣德三年二月戊寅

上语尚书夏原吉曰书云民罔常怀怀于有仁盖以能养己也北虏不纳失里自远来归亦欲求养于此今已死其妻非能耕桑何以自给宜计其家口优养之毋令失所

○宣德四年二月甲午亦马刺兀者弗提屯河等卫指挥亦里伴哥等遣人来朝奏言昨大军至兀良哈诸卫皆恐怖不自保

上慰谕之曰天道福善祸淫人君赏善罚恶一体天心岂有私哉兀良哈有罪则朝廷讨之岂肯滥及无罪尔等但安分守法即长享安乐何用恐怖皆赐赉遣还仍降敕抚安其众

○九月癸丑掌岷州卫土官都指挥佾事后能奏土官例无俸给臣父祖旧有田地房屋水磨今悉为人占据乞令还臣以代俸禄

上谕尚书郭敦曰古者公卿有圭田免其租税使耕以自给今文武官皆有廩禄代耕而土官无俸固当给田土况是其父祖旧业其即移文有司令悉还之

○宣德五年二月丙戌迤北和宁王阿鲁台使臣阿都赤等陛辞

上嘉阿鲁台勤诚遣都指挥曹者赤帖木儿赉敕同往赐之金织文绮并所求药因谓尚书胡濙等曰阿鲁台归心朝廷实由

祖宗威德所致今以病求药亦悉与之朕以至仁待人人亦当识朕意濙对曰

陛下心同天地薄海内外无思不服譬诸草木皆戴生成之恩矣

○宣德六年四月乙未有言阿鲁台为瓦剌所逼率家属南奔请出兵击之者

上曰此虏自永乐中归附贡献不绝未有大过今势穷蹙义当矜悯但彼未尝自言朕亦不欲劳中国之力以事远夷若又逼之于险岂仁者所为哉

○十一月乙亥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巫凯上广宁马市所市达官马牛之数

上谓侍臣曰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市盖以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

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之仁

○宣德八年十一月乙酉赐朝鲜国王李禔五经四书大全初王奏欲遣子诣北京国学或辽东学校读书

上嘉之故赐之书且敕禔曰王欲遣子入学具见务善求道之心但念父子远违情不相舍兼山川隔远气候不同或致不安不若就本国中务学之便也今遣书赐王以为教子之资王其体朕至意

○宣德九年二月辛未苏门答赖国王弟哈利之汉朝贡至京以疾卒

上谓行在礼部曰彼万里来朝倾诚归向今死当隆始终之恩遂赠鸿胪寺少卿赐诰命官治丧葬给守冢户

○十一月己卯近臣自辽东还言外夷多以幼男女易米于辽东者官军得之他日往来交通泄漏边事请禁止

上曰此必饥寒所迫故割爱以求活禁止必至失所敕辽东总兵官都督巫凯等凡夷人有鬻男女者官给与直男女悉送京师育之

驭夷狄

○洪熙元年七月辛卯辽东总兵官武进伯朱荣奏朵颜卫指挥哈刺哈禄等朝贡不至请掩击之

上曰古者驭夷狄来不拒去不追今虽不朝贡亦不敢扰边□处加以兵非怀柔之道遂敕荣曰驭夷宜宽用兵宜审况虏多诈未可轻忽但整<□□木朔>部伍谨慎堤备其来不来不足计也

○八月戊辰陕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挥李英讨安定曲先寇败之安定王桑加儿失夹等躬诣阙请罪

上谓侍臣曰安定本畏兀儿之地我朝置卫设官以安集其人待之素厚夷狄见利忘义今之败实其自取然朝廷驭夷叛则计顺则抚彼能悔过归诚朕何吝宽贷

○甲申行在兵部奏初思州思南土军皆本处夷人聚则为兵散则为民前宣慰田琛田宗鼎各奏设千户所今二宣慰司已革罢土军悉复为民独思州思南二千户所官尚存若仍存之则当聚兵使之率领不然亦请罢之

上曰抚治蛮夷当循旧俗若再聚兵非靖安之计宜改除之千户令归旧卫所其本

土头目仍属各长官司后或用土兵令其率领

○十一月甲寅总兵官镇远侯顾兴祖征剿广西蛮寇以斩首级之数来闻

上谓侍臣曰蛮民亦朕赤子其为患不已固当用兵但杀之动以十数其间岂无胁从非辜者乎苟得良牧守如贾琮刺交州开示恩信慰抚而降之安得杀伤之多如此

○宣德元年正月辛丑

上谓行在兵部尚书张本曰比镇远侯奏广西蛮贼覃公旺已就戮其余尚有未平者朕思蛮寇劫掠若所在官军制驭严密亦可无患致其猖獗皆因失于防闲今杀戮既多亦可怜悯其未平者更令人招抚若不悛改然后加兵亦未为晚遂敕镇远侯顾兴祖遣人抚谕

○七月丁未镇守山海都督陈景先奏比巡边官军至鲇鱼石关遇虏寇与贼败之追杀殆尽获其所乘马以归

上谕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曰虏好鼠窃但防守周密来则击之去则勿追保境安民此为上策宜戒景先等毋贪小利

○宣德二年四月甲戌广东三司奏琼山县黎寇平械首贼王观政等至京师

上命付行在刑部因谓尚书蹇义等曰蛮性虽难驯然好生恶死之心则同若抚绥有道彼亦安肯自取杀戮今之为变必有所激致之死地亦可矜怜宜严戒抚黎官宽以驭之若生事激变国有常刑

○宣德四年四月辛巳广西总兵官都督山云讨柳浔二州寇并诛其从寇二千四百八十人梟首境上以狗归寇所掠军民男妇四百四十六人以闻

上谓尚书张本等曰蛮性凶悍其死皆所自取今瘴疠之时宜速令云息兵有未服者遣人招谕若能顺服亦可宽贷

○七月己酉兵部奏湖广保清军民宣慰司同知副使佥事皆缺请命流官往治之

上曰蛮夷之性难驯流官不谙土俗治之尤难必其同类乃能相安其令都督萧授就土人中择其素有恩信众所推服可任用者具名奏来更令授从公选择不可滥举

○宣德五年十月己巳巡按云南御史杜宗言土官有犯奏请提问而蛮夷恃恩每犯则迁延避匿请如流官例五品以上奏请六品以下即提问庶革奸弊

上以其奏示法司且谕之曰蛮夷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琮所言过矣其循祖宗成宪毋改

○宣德六年六月乙卯四川龙州儒学训导田琼言松潘蛮叛服不常而山林深阻用兵实难宜遣官分守要害使不得耕种彼既困乏击之则易

上谓行在兵部臣曰此言虽似可采然天生此类其性固殊为人君者但抚谕之使不为盗在此者不罹其毒在彼者亦得安生此朕之心也其令总兵官尽心区画务在得宜

○宣德七年二月乙卯镇守洮州卫都指挥使李达奏思曩日簇番民盼舌搯尔节

强掠本簇人畜杀千户搠尔结臣今入蕃收马请治其罪

上谓行在兵部臣曰蕃民杀部长是无上下之分不治则纪纲隳矣当处之有道不废法亦不激变乃为得宜尔其以朕意谕之

○己未巡按贵州御史陈斌奏竿子坪生苗梗化累肆劫掠请发兵四面攻之必可殄灭

上谕行在兵部尚书许廓等曰蛮人虽常劫掠若防守严密安能为患何至便兴兵殄灭天地生物虎狼蛇蝎何所不有岂能尽灭之但当慎防而已且彼蛮夷亦好生恶死宜令授及贵州三司差人抚谕使改过自新

○四月癸卯甘肃总兵官都督刘广奏初鞞鞞脱脱不花等二十余户既降复叛今在铁门关西请发军掩捕

上谕兵部尚书许廓等曰虏性难驯朕以宽待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今以二十余家輒欲兴兵捕之所得几何徒自劳费保境安人要为上策尔移文令广慎固封守勿轻出兵

○十月辛亥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刁招散遣人贡方物且奏云波勒常以土西土雅之兵来寇杀人掠财乞发兵讨之

上谓侍臣曰闻八百大甸去云南五千余里荒服之地也波勒土西土雅皆未尝归化朕岂劳中国之人为远夷役乎且夷性犷悍必两有未善岂皆波勒之过宜降敕慰谕使敦睦邻好保境安民

○宣德八年二月己亥行在兵部奏扯儿禅指挥伯兰火者等告宣德四年来归时经沙州卫西蕃劫其人口四百马驼一千余羊五万乞追还

上曰事虚实未可知实而不理则失其向化之心不实而理之将激怨远夷敕总兵官都督刘广究果有即令沙州卫追还不然具奏区处

○六月丙午四川都司奏比以乌撒乌蒙二府土官知府禄呢尼禄等争地讎杀蒙遣行人章聪侯璉奉敕往谕之皆悦服乌蒙耆老念其世亲以所争地十之三让乌撒永息争讼

上顾左右曰蛮夷能让亦是天理未泯特患训谕不至耳果能开诚布公何不可化上巡边猎于洗马岭诸将密请于

上曰此外不百里虏人常至围猎可出兵掩击之

上曰彼不为患即已可不听其围猎乎诸将曰此辈豺狼野心终不能保其不为边患失今不图后将悔之

上曰朕此来饬边备耳非为捕虏且常遣人抚虏矣今掩击之是朕失信岂可为乎尔等固是为国之心但朕欲存大信耳

大明宣宗章皇帝宝训卷之五终